
武俠世界
第35年
1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寫的現代都市黑社會故事「十個小紅番」。龍英傑本是越戰偵察連長，命運的乖蹇，輾轉來到香江……他與亞芳，雖然出於不同因由，但共同的特點是爲了報恩，所以昧着良心做了他們不願做的事，當他們發現了這是陰謀者的手段，他們倆只不過是黑社會頭子們的利用工具時，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使他們的美夢……故事圍繞「十個小紅番」爲中心而高潮迭起，內容別開生面，文筆流暢簡潔，欲知兩隻狠狗肚子中的「十個小紅番」下落如何，鑽石劫案的主使人魯不凡、陳老闆的陰謀能否得逞，請君慢慢欣賞便知。

*　　*　　*

本期刊登的俠情倫理故事「恩仇劍」，故事新穎哀艷，描寫細膩，是難得的一篇小品文章，請欣賞。下期將繼續刊登下半部，以饗讀者。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旋璣訣」，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8期
(總號177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黑社會故事

十個小紅番

南宮宇·文
可飛·圖



感恩圖報　收買成功

龍英傑！

多麼威武而又帶英氣的名字，可是，如今想來，卻是令他苦笑。

這名字的確也有過光輝的日子。

那是十多年前，當連長的日子，那陣子的龍英傑，二十出頭，剛從軍校出來，便被派往對付犯境的越南人。

越南人驍勇善戰，而且陰險毒辣。

中國人擅打游擊戰，但越南人卻是天生的游擊戰專家，向來是神出鬼沒，攻無不勝，戰無不克。

那是雨季剛臨的日子。

半個師的人馬，被困在一個山谷之內。

那時龍英傑帶領着一個連，本有一百人左右，但屢遭伏擊，只剩下三十多人。

他接到要去拯救被困同袍的命令。

龍英傑發揮了他在軍校受訓的本領，加上他獨有的軍事天才，攻破了圍困，把陷在谷底的半師人馬救了出來，並且殲殺了五十多個越軍。

那段日子可風光了。

師長當然是感激他，其他的無論是上司或下屬，都尊稱他為龍爺。

他在軍隊內的前途是無可限量，升上去當營長、團長，甚至是師長，也是指日可待！

可是，現實畢竟是現實。

當他知道一個下屬，功高蓋主的時候，並不是福氣，而是大禍臨頭。

那位師長，表面上是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實際上卻是想盡辦法要剔除他。

剔除他也即是抹去那段歷史。

師長不想人提起那段歷史，那段歷史對龍英傑來說是光輝的一頁，可是，對師長來說，那是他最黑暗的一頁，沒有人想保留自己黑暗的一頁。

幸好龍英傑對自己的處境發現得快，他借故回鄉去看望年老的父母，離開了軍隊。

鄉中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龍英傑正如他的名字一樣，是不甘寂寞的。

他輾轉南下，來到了香江。

繁華熱鬧，目迷五色的香江，應該是龍英傑再寫人生光輝一頁的地方。

* * *

此刻，龍英傑是伏在那個後窗。

這是一間市上僅存的低級公寓，三十元房租一天，木板間房，比露宿好一丁點兒。

而今，他袋裏只有最後的三十元。

他不知道，究竟應該用這三十元勉強吃兩餐好，還是交了房租再多住一晚？

他伏在窗前，思潮起伏。

從窗口望下去，是一條陰暗的後巷。

忽然，後巷來了一個人，那人身材高大，手上拿着一疊報紙。

那人站在巷子的轉角處。

巷口是無法看見那人的，不過，龍英傑居高臨下，那人一舉一動，他都可以看得清楚。

那人究竟在等候什麼？

不一會，有一個大漢，匆匆的進入了巷子。

那人突然閃身而出，用報紙頂着那大漢的肚子。

大漢也沒有看清楚那人用什麼頂着他，他只是高舉雙手，那人一手攫取了大漢的錢包。

原來是搶劫！這地方並不叫搶劫，而是叫「劏死牛」！對，這情形就像劏死牛，那漢子便有如一隻死牛，半點反抗也沒有！

那人並沒有把錢包拿去，似乎是拿走了幾百元，看來他還是盜亦有盜，留下了一兩張十元紙幣，讓那人不致完全空袋而回。

那人叫漢子伏在牆邊，迅速的離開了巷子。

而那被劫的大漢，伏了一會，看看左右，再沒有那人的蹤影，他才迅速的離開這巷子。

出乎龍英傑意料之外是那漢子完全沒有叫「救命」或者是「打劫」的話，他只是口中喃喃自語，似是自怨自艾的離開！

原來「劏死牛」便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沒有反抗，手到拿來。

以那人的身手，跟自己比較起來……

呸！千萬不能這樣想。

龍英傑，豈是一個用來「劏死牛」的名字！

* * *

龍英傑在這附近一帶，已盤桓了三個多月，對環境也相當熟悉。

他閃進了那條巷子。

不，他實在不能這樣做，可是，袋中只有三十元，他可能過不了今夜。

難道真要露宿街頭？

露宿一天還可以，以後的日子又如何？

他決定只此一次！

他在巷子中隱伏着，外面是靜悄悄的，他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那次為拯救師長，冒着生命危險，在槍林彈雨中走過，自己的心跳也沒有這麼厲害。

一次，只此一次。

忽然，外面傳來急速的脚步聲。

這條巷子，接近一個停車場，是通往另一邊大街的捷徑，很多人泊好了車子，便會繞過另一邊橫街，但很多焦急的人，會進入這巷子。

有車階級的人，通常不算是窮人。

龍英傑選擇了一個好地方。

脚步聲越近，他心跳越是厲害。

一個戴着眼鏡，身材瘦削，手提公事包，外表十分斯文的男人終於出現。

龍英傑上前。

那人稍一遲疑，想退。

龍英傑身手敏捷，一閃身已擋住他的去路，他想一拳打過去。

可是，那人已高舉雙手。

龍英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他便高舉了雙手，一時之間，反使他不知如何是好。

那人竟先開口道：「要錢用？拿去！」

他竟然敞開外衣，示意龍英傑拿他的錢包。

龍英傑看看那人的公事包，公事包脹鼓鼓的。

不過，他沒有理會，迅速的拿了那人內袋的錢包。

那人道：「請全部拿去，不過，留下證件！」

龍英傑把錢包打開。

一叠金黃色的鈔票（面額壹仟元），驟眼看來，也有八張之多。

八千元！此時對龍英傑來說，是天文數字。

那人道：「錢財身外物，不過，證件留下，免得我要報失！」

龍英傑不再猶豫，把錢包中的「金牛」取了出來，另外還有幾張百元紙幣。

至於那些十元紙幣，他並沒有拿去。

他把錢包塞回那人口袋之內，把那人推向牆邊。

這人似乎是對被人搶劫有十足的經驗，不用龍英傑的吩咐，早已伏身牆上。

龍英傑迅速離開了巷子。

那人伏在牆上，等了一會，也迅速的走過巷子的另一邊，他不但沒有反抗，也沒有追出去的意圖。

他走到大街，挾着那個殘舊的公事包，打開了少許，自言自語道：「好彩！」

原來這個公事包之內，有幾叠「金牛」！

羔

*　*　*

八千多元，對這時的龍英傑來說，的確是天文數字，足夠他一兩個月的生活。

只此一次，他告誡着自己。

龍英傑是幹大事的名字，這一次，令名字蒙羞，也只是虎落平陽，江湖救急。

在香江，有了錢一切事都比較好辦。

單是買了一套較像樣的衣服去找工作，也較為容易，以前，自己衣衫襤褸，連找工作的機會也沒有。

不過，一個沒有身份証的人，也沒有什麼工好找，唯一最佳選擇，便是地盤工。

地盤工作，與在戰場上掘戰壕比較，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龍英傑終於在地盤找到一份工作，那是挖沉箱的工作，這份工作沒有多少人願意做。

不是薪金少，而是極有危險性。

挖沉箱，是要用繩索將人吊進地底之下，單獨一人，徒手挖泥，每分鐘都有被活埋，或者嗅到沼氣而身亡的事故發生，這份工作，不知奪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龍英傑並不害怕，挖沉箱與掘戰壕都是一樣的事情，挖沉箱還有錢收，而且不用與外人打交道，對他來說，實在是一份好工作。

他工作了一個星期，只收了一張「金牛」，對他來說，已是相當滿意。雖然，他明知是工頭尅扣了一大部份，不過，這是用勞力得回的報酬，他感到滿足。

只要肯安穩的工作，有了錢，生活安定之後，才可以有發展的機會。

人生並不可以一蹴而就的。

那日，他如常在沉箱井內工作。

忽然，他聽見外面有嘈雜的人聲，他沒有理會，繼續自己的工作。

不一會，他坐着的吊板動了一下。

那是上面要他上去的訊號，他心中有點害怕，難道是移民局來抓人？

如果是，也沒有辦法。

他把繩子一拉，通知上面，可以吊上去。

繩子慢慢的扯起。

一會，他已可以看到上面，似有幾人圍着。

忽然，龍英傑整個人僵了——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他以為自己在做夢。

他再張開眼睛。

不，不是他，他再閉上眼睛，他告訴自己，那是一個惡夢！

他看見一張臉孔，有點熟悉。

再看清楚一些，天——竟然是他。

天下間竟有如此寃家路窄之

事。

這人，站在沉箱口的人，竟是月前被他搶劫的那位仁兄！

既是惡夢，也要面對。

那人端詳了龍英傑一會，臉上泛起一陣獰笑。

龍英傑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那人只哼了一聲。

有人叫道：「快，快……還有沒有其他人？」

「沒有了！」

工頭道：「可能有人來抓人，你們自己『執生』！」

那些工人聽了，立即各自往地盤走去，龍英傑當然也不例外。

「你……」那位曾被龍英傑搶劫的人叫着。

龍英傑並沒有理會。

「喂，你跟我來。」

「亞傑，老闆叫你！」工頭道。

龍英傑知道再無倖免之理，唯有硬着頭皮，轉過身來，望着那人。

那人道：「你跟我來！」

龍英傑不知所措。

工頭道：「老闆叫你，還不跟他去？」

「我……」

「還我什麼？也許老闆看得起你！」工頭道。

龍英傑是有苦自己知。

工頭轉向那人道：「陳先生，還有什麼事？」

陳先生道：「暫時沒有，這人叫亞傑？」

工頭道：「是的，他工作不錯，關照他一下！」

龍英傑對工頭也十分感激，可是，這話來得太遲，而且在這情形之下，更好的話也無用。

「亞傑，跟我來！」

他沒有其他選擇，只好跟着那位陳先生，直往一個用貨櫃箱改裝的辦公室走去。

陳先生入內，道：「亞傑，關上門！」

龍英傑依言。

陳先生坐在那張高背椅上，掏出了香煙，竟然先遞了一支給龍英傑，然後道：「你還認得我嗎？」

龍英傑接過香煙，用點煙來掩飾自己的窘態。

陳先生道：「亞傑，你不用介懷，江湖救急，那是平常事。」

龍英傑聽了，整個人精神起來，道：「陳先生，我……我……」

「你不用介懷！」

「那八千三百元，我會……我會……」

「啊，錢財是身外物，那天，你只拿去了我八千多元，所有證件都留下，連我公事包內八十多萬元，看也沒有看一眼。」他笑了起來。

龍英傑也尷尬地笑起來，八十多萬！

陳先生道：「那天我是提了款趕回家，你知我們做判頭的，一定要用現金出糧（發薪金）給工人，常常要帶幾十萬元現金，那天我也是太心急，走那巷子……」

「陳先生，實在對不起。」

「事情已過去，算了吧！不過，傑哥，我向來看人沒有走眼，你一定會飛黃騰達的。」

龍英傑聽了，心中實在有無限的受用。

差不多大半年了，每天總是受人奚落的多，那有人會讚他？

而且出自一個曾被自己搶劫的人的口中。

龍英傑心中只覺得，他是受了陳先生一次重大的恩惠，心中有一種恩深似海的感覺。

陳先生道：「好好的做吧！」

「請陳先生關照提拔！」

「不用客氣！」

這時，外面有人敲門。

「進來！」陳先生道。

門一開，龍英傑又再冒汗。

外面站着三個穿制服的人——移民局的人員。

「呀，張督察，請進來！」

三人進來，並打量龍英傑。

「有沒有什麼事情？」陳先生問道。

張督察道：「沒有什麼，只是例行的巡查。」

「有沒有什麼發現？」

「沒有什麼……陳先生，這位是……」

龍英傑手心冒汗，額角濕透。

陳先生道：「啊，他是我的兄弟，來探我的！」

「啊！」張督察又再端詳了龍英傑一次。

陳先生道：「張督察連我也不相信？」

「不！不！」張督察堆着笑臉，續道：「沒有什麼了，陳老闆，再見！」

「不送了！」陳先生道。

門關了，龍英傑伸手抹汗，他覺得背部有一陣涼意，原來整個背部也濕了。

陳先生道：「不用緊張，有我在，你不用擔心！」

龍英傑喃喃道：「我眞不知怎樣感激你，陳……」

「不用客氣，我們的相識，總算一場緣份！」

*　*　*

自從見過陳老闆之後，龍英傑一直是忐忑不安。

天下間竟有這麼寬容大量的人？

他實在不能相信。

其實自己有那麼多把柄在他手

中，他要怎樣對付自己也可以，他要消滅自己，就如用手指去消滅一隻螞蟻那麼簡單。

但他沒有，而且沒有再找他。

相反來說，他的工作反而是輕鬆了一些，工頭對他也另眼相看，不再給他最難做的工作。

最令龍英傑振奮的，工資增多了，並不是加薪，而是工頭尅扣少些。

這一切，當然是陳先生關照的。

不過，對龍英傑來說，一個人對你越好，却又對你無所求，心中却越是不安。

陳先生究竟是什麼心意？

龍英傑眞想知道。

*　*　*

隆冬至初夏，轉眼便是半年。

沉箱工程已大部份完畢，龍英傑依然有工作，他體健如牛，又得到工頭關照，跟着別人學扎鐵。

扎鐵工作相當辛苦，不過，工資却是不錯。

樓宇一層一層的建築上去，看起來，眞好像堆積木似的，幾天又完成一層。

地盤這幾天，出現了一件非比尋常的事情。

有三個工人，無端被人從後面用力的向後腦一擊，其中一個，當場死了。

其餘二人，受了重傷。

被襲的人，身上財物盡失，原來是一個謀財害命的人所爲。

龍英傑心中實在不明白。

爲什麼劫財還要害命？

不過，很快便有了答案，原來那被襲至死的人，生前曾經欠過高利貸的錢，也有過一些桃色糾紛。

看來他是被人派殺手殺死的。

地盤出現殺手，使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龍英傑當然並沒有什麼，因爲自己問心無愧，又沒有與人結怨。

不過，最令他覺得不安的，是地盤發生了命案，很多警察來地盤，有些是軍裝的，倒容易避過，但那些便衣的，却不知如何去躲避。

他害怕那些人查案會查到自己的身上，那便殃及池魚。

唯一的辦法，是小心行藏，不過，經過差不多一年的香江生活，龍英傑也大部份同化了，連說話也沒有鄉音，當然，在緊張之時，還是會露出一些馬脚。

這幾天，陳老闆頻頻出現於地盤，他神色匆匆，工作十分忙碌。

龍英傑想去拜會他一下，也沒有機會。

這些日子，龍英傑早已把他當作自己的大恩人，總希望有一天可以報答他。

那日，陳先生竟然派工頭來找他。

龍英傑赤着膊，來到陳先生的辦公室。

「亞傑，工作可好？」

陳老闆又遞上了煙。

龍英傑恭敬地接過，道：「得蒙老闆關照，一切都好，還學上扎鐵的技能！」

「那好極了！扎鐵雖然辛苦一些……」

「並不辛苦！」

陳先生猛地吸了一口煙，然後徐徐噴出。

一時之間，辦公室內煙霧瀰漫。

陳先生眉頭深鎖。

「陳先生，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幫手？」

陳先生又再吸了一口煙，噴了出來，道：「你在內地是軍人出身？」

龍英傑道：「你怎麼知道？」

「我看過你的身手。」

龍英傑靦覥的笑了起來，道：「那算什麼身手。」

「不，我看你腰挺胸昂，走路精神抖擻，不像一般人那樣。」

「陳先生誇獎！」

「你做到什麼位置？」

「連長！」

「參加過什麼戰役？」

「剿越共！」

「呀！」陳先生似陷入沉思，半晌道：「你是正式軍校出身？」

「是。」

「唔！亞傑，我想你幫我一件事。」

「請說。」

「你也知道，地盤近日出現殺手之事？」

「知道。」

「警方正在偵查，不過，我有一個感覺，這殺手一直在我們的地盤內，他的目的我們不知道，無論如何，對我們整個地盤的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是的，陳先生意思是……」

「找出殺手交給我。」

「警方……」

「不用理會他們，很多事情，警察只是循例來查一查，一定沒有什麼結果。」

「好，我盡力而爲。」

陳先生忽然鄭重地道：「這事對我非常重要。」

龍英傑並沒有追問下去，他只感到十分興奮，因爲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可爲陳先生做一點事情。

雖然這工作並不易做。

*　*　*

自那天開始，龍英傑開始注意地盤內一切人等。

地盤的工作分類極多，而且流

動性也很大，今天有三二十人開工，大部份是陌生面孔。

另外一天，又只有十來人工作。

一切看來都沒有什麼異樣，十分平靜。

那日，在午飯之後，龍英傑在二樓一角轉角的地方抽煙，休息一會。

忽然，他看見一個人影，迅速向樓上奔去。

那人並沒有戴上工地硬帽，那是危險而又違法的事，那人一閃而過，十分詭秘似的。

龍英傑立即起來。

他並不沿樓梯追上去，因爲脚步聲很容易被人發覺，他從窗門的棚架上去。

他快捷的爬上了五層樓。

已看見那人，他躲在六樓一個有些木板的地方，龍英傑却無法看清楚那人的面孔。

這人在等什麼？

就在這時，上面傳來脚步聲。

那人手中似乎是多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支鐵筆，這工具地盤到處都有。

龍英傑從棚架躍上了窗台，從另一邊迫近那轉角的地方，他知道這便是地盤殺手。

脚步聲更近。

那人把鐵筆舉起，伺機撲出。

龍英傑隨手拿起了一條木棒。

當那人撲出，他也撲出。

從上面下來的人，驚呼了一聲。

龍英傑從後而來，那人反應也快，一個轉身，用鐵筆擋過了這一棒。

原來步下樓的是工頭。

他趁着龍英傑與那人互擊之時，向下急走。

龍英傑用木棒對付那人，有些吃力，因爲對方持的是一支鐵筆。

不過，那人有些驚慌，出手略爲遲鈍。

龍英傑對近身搏擊，極有經驗，他虛晃了一下，那人鐵筆揮下。

龍英傑一閃，右手包抄而出，順勢抓着那支鐵筆，好一招「空手入白刃」的招法。

然後他左手向那人腋下戳去。

那人手一軟，龍英傑右手已奪過了那支鐵筆，並且以鐵筆迎頭擊下。

那人迅速退去。

那知道，他退至樓梯旁，這些樓梯完全沒有扶手，再退一些，跌下去便會命喪當場。

忽然，那人從懷中抽出一根手槍。

龍英傑呆了一下。

那人格格而笑，並慢慢的退後，那笑聲充滿了邪惡的感覺。

龍英傑想逃，可是，無論逃向那一方也好，總是在那人手槍射程之內。

只要那人開槍，自己準死無疑。

那人笑聲更响。

龍英傑從那人的笑聲，與那不懷好意的眼神，他知道那人一定不會放過自己。

他不能再猶豫。

他突然轉身，後面是一幅粗糙的牆，還有幾條鐵枝突出來，他便利用這幾條鐵栅，踏足而上。

果然，「砰」的一聲。

子彈在他胯下而過，打在牆上，子彈並且反彈出去，龍英傑沒有被射中，是因爲他已利用突出的鐵枝，奔上了牆。

然後，他利用牆，先把身體縮矮，然後一撐，整個人便像一個炮彈般飛出去。

那人對龍英傑的快速動作，是始料不及的。

說時遲，那時快，龍英傑直飛向那人身上。

龍英傑動作之快速，令那人連開第二槍的時間也沒有，他只覺左手一陣劇痛，連手槍也跌在地上。

那人猛然退後。

龍英傑俯身把手槍拾起，然後指着那人。

那人在這突變的一刻，已完全失去了方向的感覺。

他一脚踏空，整個人失去了重心，便滾下了樓梯。

龍英傑撲上前去。

樓梯是完全沒有欄杆的，那人一直滾下去。

龍英傑走近樓梯，向下望去，只是那人一直滾了五層樓，然後僵卧在那裏。

龍英傑拿着手槍，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他奔下樓梯。

那人直挺挺的躺在那裏，胸口是一大灘血漬，龍英傑摸了摸那人額頭，只覺有點冰冷，再摸胸口，竟然是完全沒有了跳動。

死？這人已死了？

這眞是無妄之災，禍從天降！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讓自己冷靜下來。

這時，他才看清楚，原來那人奔下樓來，跌跌撞撞之際，背後竟被地上一口大鐵釘插了進去。

一切都不關自己的事。

可是，而今自己是手握手槍，地面上是一具還有一些體溫的屍體，加上自己的身份……

這件事如何解釋？

天下最愚蠢的人，也不會相信他無罪。

逃！這是最快出現的念頭，不

過，逃往那裏？一個沒有身份證的人，在這地方生活已是如此艱難，如果加上有謀殺罪，一定逃不了很遠，也逃不了多久！

龍英傑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

他知道，越是在危險的當兒，越是要冷靜。

他記起，這人首先是襲擊工頭。

解鈴還需繫鈴人。

他把手槍收了起來，逕直往找那位工頭。

雖然，他們在樓上有過一番追逐與搏鬥，甚至响了一聲槍聲，但地盤十分大，而且在這午膳時間，很多人都去了賭錢，因此並沒有驚動任何人。

龍英傑一直往工頭的辦公室。

辦公室內沒有人，附近有幾個人倚在牆邊午睡，龍英傑問過他們，沒有一個人看過他的踪影。

他一連到了幾處工頭慣於出沒的地方，仍然看不到他的人影。

龍英傑開始焦急，額頭滲汗。

忽然，有人叫道：「亞傑，找誰？」

他立刻回過頭來，那人竟是判頭陳老闆。

龍英傑登時好像在大海中找到了浮標，道：「我要找强哥。」

「强哥？他剛才來過，臉上神色有點不對，好像身體很不舒服，說了一句便走了。」

龍英傑聽了，心頭下沉。

「什麼事？我可以幫你嗎？」陳老闆問道。

而今，只有他是唯一可以救命的人。

龍英傑迅速進了陳老闆的辦公室，把門關上，然後用最簡單的話，把事情說了一遍。

陳老闆聽了，有點緊張，道：「屍體呢？」

龍英傑道：「還在樓上。」

「有人見到嗎？」

「暫時沒有……不過，不知道會否有人發現！」

「快帶我去看看！」

兩人迅速的往那地方。

屍體仍在那裏。

陳老闆小心地看了一會，道：「我去報警。」

「不……不，陳先生……我……」

「你不用擔心，他是從上面墜下來的，意外地跌在鐵釘之上，這是一次意外，一次工業意外而已！」

「這手槍？」

「你趕快把手槍收好，然後照常工作，這裏一切，我會處理。」

「陳老闆，你要好好的照顧我，我，我……」

「我明白，不用怕，其實你是救了亞强，唉！」他頓了一頓，道：「你先去工作，保持鎮定，然後，當警察查完這事之後，再來找我！」

「這手槍？」

「你想辦法好好收藏，這槍可能對你有用，你也要好好保護自己。」

龍英傑收好了手槍，然後往他扎鐵的地方走去。

他工作的伙伴，仍然沒有回來。

他先把手槍藏在那堆鐵板之下，再用冷水洗臉，心情暫時平伏了下來。

不一會，已有警車到來，還有一小隊警察。

接着，又有救傷車來，抬走了那死者。

警察召集了所有工人問話，龍英傑躲在一個沙井之內，總算逃過了一次盤問。

到了深夜，警察才離開。

龍英傑從沙井出來，回到地盤內的居所，他的伙伴明知他沒有身份證，也沒有追問他去了那裏。

他們整夜在談論這件事情。

龍英傑偶然問了一兩句，知道警方暫時把這件事列爲兇殺案，不過，大多數的人，都認爲這人是偷入地盤，有不軌的企圖而墜下喪生的。

龍英傑聽了，心中大石稍爲放下。

過了三天，警察有時來地盤，也詢問過一些工人。龍英傑爲避開警察，只是斷斷續續的工作。

第四天之後，警察再沒有來過，因爲他們已把這件事當作工業意外處理。

這天，他才眞正得到平靜。

他想找陳老闆說說這事，不過，他一直很忙，而且工程已進入緊張階段。

一直過了半個月，陳老闆才召見龍英傑。

他關上了辦公室的門，向龍英傑道：「近來怎樣？」

「還好！」

「這件事你實在幫了我不少忙！」陳老闆道。

「我……我其實……」

陳老闆從懷內拿出了錢包，並且抽出了一張證件似的東西。

那是一張身份證。

「你的！」陳老闆道。

龍英傑接了過來，一張身份證，上面竟然是自己的照片，一張自己的身份證。

「我的？」他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這照片是你的，這身份證當然是你的！」陳老闆笑道。

龍英傑小心再看，沒錯，那是自己的照片，可是，名字卻不是自己的。

「陳志强？」

「是的，以後查身份證，或者去銀行開戶口，或者其他有關身份問題的事情，你都叫陳志强。」

名字只是一個記號，沒有什麼關係。

叫龍英傑又怎樣，還不是像一隻東躲西避的老鼠？

陳志强，一個普通的名字，可以堂堂正正生活的名字，那才是一個眞正的名字。

「陳先生，要多少錢？我一時之間……」

龍英傑早已知道，在香江弄一張身份證並不太難，假如找對了門路，或者有足夠的金錢的話。

「我既然爲你弄妥，也就不要你什麼！」陳老闆十分平淡地說。

對龍英傑來說，這是一個大恩典。

他實在不能這樣白白的接受。

他是見過世面的人，知道天下間並沒有免費午餐的道理，他一定要付出代價。

一張身份證，對他來說，什麼代價也願意付出。

「我……」龍英傑實在不知怎麼說才好。

陳老闆道：「從今開始，你便是一個新人，我的意思是從新做人。」

「多謝你！」

「不用……爲了和你慶祝一下，我們應該好好的吃一餐。」

「好極，由我請！」龍英傑道。

陳老闆說了晚飯的地點，也再沒有多說什麼。

* * *

龍英傑回到自己工作的地點，但總無法集中精神工作，他既是興奮，又是忐忑不安。

終於放工，他洗澡之後，換了一套較像樣的衣服，前往約定的酒家。

走在市區內，龍英傑再沒有那種閃閃縮縮的感覺，他知道，身份證上資料完全有效，只是相片改換了，因此，他並不害怕警察查身份證。

陳老闆準時到達。

他點了非常精美的菜餚，龍英傑自己也認爲，自出娘胎以來，最好的便是這一餐。

陳老闆更開了一支「XO」拔蘭地。

龍英傑是聽過這種名酒，但從未嚐過，他只覺入口香醇，只有一個字的感覺：「好！」

陳老闆只是說了一些吃喝玩樂的話，完全沒有提及其他，並且頻頻與龍英傑乾杯。

陳志强心中納罕，爲什麼他對自己沒有什麼要求？

不過，他早已下了決心，只要不是殺人放火，他什麼事也可以答應他。

但如果是殺人放火呢？

他不敢往下想。

龍英傑吃得很飽。

陳老闆似有些酒意，道：「亞傑，你有沒有其他的約會？」

龍英傑搖了搖頭。

「好極，來我家坐坐。」

龍英傑當然沒有異議。

陳老闆雖然有些酒意，但駕着車子倒也不含糊，這是一部歐洲車，車身寬闊，沙發眞皮的氣味，令人不感到煩厭，反而是一種享受。

「你懂駕駛嗎？」

龍英傑搖了搖頭，道：「吉普車倒駕駛過，這種大房車，不易駕駛的。」

「不，這是自動波車，小孩子也懂駕駛，你可以試試看！」

「不，我沒有車牌！」

「呀，對，過幾天去考一個車牌。」

「好好！」龍英傑心中實在感激。

這時已是接近午夜。

車子駛入高速公路，陳老闆住在郊外，但有這樣豪華的房車，完全沒有不方便的感覺。

汽車平穩地前進着。

龍英傑也有些酒意，不過，他一直是頭腦十分清醒的，一駛入公路，他便覺得有一輛車跟着他們。

其實，那輛車並非駛入了公路才跟着他們，在市區的道路上，就開始跟踪着。

不過，那時他不敢肯定，市區那麼多車，誰跟着誰也不清楚。

但一駛入公路，車輛少了，那車子是明顯的跟着他們。

陳老闆並不爲意。

龍英傑也沒有出聲。

忽然，後面那輛車加速。

陳老闆有意讓他超前，可是，那車子並無意超前，但仍然加速。

龍英傑回身一望。

那車子似乎便要衝上前來。

他再回身，前面又有一輛車子，本來是在另一方面的，却又突然越線，撞向他們的車子。

這前後夾攻，陳老闆驚叫了一聲，拚命把駕駛盤扭向左邊。

左面是一個大斜坡，斜坡之下是海。

陳老闆車子已滾向斜坡，再下去的結果，是汽車爆炸，屍骨無存。

陳老闆酒意已全醒，但不知所措。

龍英傑一手把駕駛盤頂着，另

一隻手開了自己那一邊的車門。

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他一手拉了陳老闆，以雙手擁抱着他，一齊跳出車外。

斜坡是草地，並沒有使他們受嚴重的傷害。

龍英傑身手敏捷，護着陳老闆，翻了五個觔斗之後，便已停了下來。

而車子已直衝山坡之下。

一陣火光，接着是一聲爆炸，震耳欲聾。

在火光掩映之際，龍英傑往上一望，他可以看到上面有四條大漢站着。

他們好像要看到汽車爆炸了，成了碎片才安心。

龍英傑滾往一堆矮樹叢，低聲道：「陳先生，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還好！」

龍英傑放開了陳老闆。

陳老闆望着下面的火光，道：「亞傑，如果不是你在旁，我已成了焦炭！」

「是你身手靈活！」

汽車爆炸之後，火光也很快便熄滅，因爲車子已滾入了海中，而那地方海水十分深，汽車一滾下去，已是沒頂，火焰也完全熄滅。

一切的經過，有如電光石火。

如果此時不是骨頭有些刺痛，彷彿不知道這是現實，人生如夢，生死眞是只隔一線。

龍英傑向上一望，已再沒有人影。

他伸展一下筋骨，道：「可以爬上去嗎？」

陳老闆也伸了一下，突然「吔」的一聲。

「怎麼？」

「看來是斷了骨！」

「什麼地方？」

「是右脚脚踝的地方！」

龍英傑道：「你小心一點，我扶你上去。」

陳老闆試試站起來，他又「吔」的一聲。

看來他是無法上去。

龍英傑道：「我背你上去！」

「痲煩你了！」

「陳先生，你不用這麼說，我欠你太多了！」

「不，大丈夫一件事是一件事，你不用把其他事情混進去！」

陳老闆十分痛楚，但仍保持平靜。

龍英傑也不再說什麼，而今最重要的是走上斜坡，才可以想其他辦法。

陳老闆身體也十分高大，重量不輕，龍英傑並不感到吃力，這半年來扎鐵的工作，令他身體更强壯。

他一步一步的上斜坡。

當他剛到斜坡盡處，還有一步便上到平路。

忽然，龍英傑感到臉上一陣勁風。

他本來可以一閃，但背後背着陳老闆，假若一閃，他身體重心必然向後，那麼二人便要滾下去。

自己滾下去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陳老闆再滾下去，那斷脚實在不堪設想。

於是，他只好硬生生的迎着那勁風。

他感到臉上一陣痛楚。

不過，他並沒有慢下來，他仍拚了勁的上了斜坡，在地面上滾了一下，然後以身體護着陳老闆。

有人叫道：「我早知他死不了。」

另一脚又踢到龍英傑的身上。

這時，陳老闆已放開了龍英傑的肩膊，自己躺在地上，龍英傑不再接這一脚。

他在黑暗之中，聽風辨來勢，一手抓着那人的腿，順勢向後一扯。

那人踢脚極有力道，被龍英傑這就勢一扯，立時之間那人狂叫一聲。

空氣中有骨頭碎裂的聲音。

龍英傑已站了起來。

另一個人又再撲來，勁風之中，隱見刀刃的樣子，龍英傑不敢怠慢。

他向右一避，只見刀光一閃，他轉身避過，再以擒拿手，一手搭着那持刀的手腕。

再一發力，已奪了那人的刀。

有了刀他心中更鎭定。

前面一共是四人，其中一個已被龍英傑扭碎了足踝，另外三個手持着牛肉刀，如狠似虎的劈來。

龍英傑一連避開三刀。

在刀光之中，他劈出一刀。

這刀式是一招兩式，連環使出。

左邊一個，反應較爲靈敏，側頭偏身閃開，右邊一個，却沒有那麼幸運。

那人頸部中了龍英傑一刀，他狂叫退後，同時以刀擲向龍英傑。

龍英傑退後，一手接了擲來的刀。

這時，他手中有兩柄刀，左右用刀，更是凌厲。

對方四個人之中，已有二人受傷。

龍英傑的勇敢以及他出刀的凌厲，使他們心怯。

有人叫道：「走！」

他們一人扶着一個傷者，上了車子。

龍英傑沒有追，因爲地上仍躺着陳老闆。

他迅速上前，問道：「你沒事？」

「沒事！」陳老闆頓了一頓道：「亞傑，你實在了得，我沒有看走眼！」

龍英傑不明白陳先生話裏的意思。

他只問道：「我們怎樣回你家？」

陳老闆道：「截一部車！」

一輛「的士」駛過。

龍英傑揮手，但「的士」並沒有停下來。

陳老闆道：「你這樣當然沒有人敢停下來！」

「豈有此理！」

「那怎樣才好？」

「看我的！」他坐在路邊的石階，從袋中拿了一疊鈔票出來。

當有汽車出現，他便把那疊鈔票揮着。

一輛小型貨車經過，仍然是如風的駛過。

不過，那車子突然停了下來，然後退後，在他們跟前停了下來。

「往那裏去？」司機把頭伸出來，不知是看截車的人，還是看他手上的鈔票。

陳老闆勉强站了起來，把那疊鈔票遞往司機。

司機接過，道：「上車，去那裏？」

兩人上了車。

司機立即開車。

陳老闆說了他家地點。

那司機道：「不用擔心，很快便到，有這麼多的車錢，上廣州也可以。」

龍英傑聽了，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 * *

陳老闆的家很大，但沒有家人。

龍英傑扶了他入內，先看看他的脚踝，發現脚骨可能是斷了，肌肉已紅腫。

陳老闆道：「不礙事，我叫個醫生來！」

他撥了一個電話，說了幾句。

陳老闆道：「你看看有沒有受傷，當醫生來時，你也要檢查一下。」

龍英傑道：「不用了，有受傷也只是皮外傷。」

「你身手眞是敏捷！」

「也沒有什麼。」龍英傑謙虛地說。

「一個人，先奪兩刀，力敵四大漢，傷二人，還算沒有什麼，那我不知如何說才對了。」

龍英傑無言，太過謙虛有時會變成嘲諷。

「那些人……」

「說來話長，你當然還記得地盤上的事。」

「與這事有關？」

「我不清楚，不過，想不到亞强之事，竟然會惹到我身上來。」

龍英傑沒有追問。

他明白，對於這些仇殺之事，知道得越少越好，而且，陳老闆若要告訴自己的，一定會和盤托出。

陳老闆道：「那個亞强，是我一個堂兄弟，也是由大陸來的，不過，他並不規矩。」

「怎麼？」

「主要是好賭，欠下了一身債，結果是被人追上地盤，不過，他命大，遇到了你，撿回一條命！」

「他到了那裏？」

「我叫他『屈蛇』去台灣！」

「走了？」

陳老闆點了點頭。

「他走了，事情也應了結。」

「不過，我近日發覺，亞强這件事，並不是錢財那麼簡單。」

「還有什麼？」

「他簽了一份合約！」

「合約？什麼合約？」

「一份打劫的合約！」

「什麼？」龍英傑還以爲自己聽錯了，打劫也有簽約的？

陳老闆笑道：「那當然並不是眞眞正正一份文件合約，不過，在江湖上，一諾千金，比眞的用白紙黑字簽約還更重要。」

這點龍英傑當然明白。

這時，門鈴響了。

龍英傑去開門。

陳老闆道：「小心一點！」

龍英傑從防盜眼看出去，只見一個穿普通衣服的人，但手提一個皮箱，看來是個醫生似的。

「誰？」

「是醫生！」

陳老闆道：「是黃醫生，開門吧！」

醫生進來，並沒有多說話，看來他與陳老闆相當稔熟，他立刻替陳老闆敷藥。

他也爲龍英傑驗了一下，在較爲嚴重的皮外傷處，敷了一些藥。

然後，醫生便離去。

陳老闆道：「亞傑，你在這裏好好休息，整件事情明天再說。」

那夜龍英傑無法入睡。

看來，如果要報答陳老闆，殺人放火也許不會，但搶劫是免不了了。

搶劫？他心中實在不安。

* * *

翌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龍英傑感到全身也有痛楚，打架畢竟與一般日常扎鐵工作不同。

陳老闆比他起得早。

他竟然弄好了一些普通的早餐，包括咖啡與麵包。

龍英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陳老闆道：「睡得好嗎？」

龍英傑道:「好,你呢?」

「也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陳老闆你太客氣了。」

「亞傑,自從昨晚一場虛驚之後,我們再不是泛泛之交了,是……」

「是生死之交!」

「對!是生死之交。」

龍英傑沉默着,他喝了一口咖啡。

陳老闆却沒有說什麼話。

龍英傑心想:「陳老闆這個大恩大德,龍某一定要報,倒不如爽快一點。」他昂起頭來,道:「昨天的故事,你還沒有說完。」

「什麼故事?」

「你堂兄弟亞强。」

「他?」陳老闆歎了口氣,道:「我想過了,亞强的事,已累及了我,你是局外人,沒有理由……」

「那你見外了!」

龍英傑明知陳老闆是以退爲進,但他也不能迴避,自己欠他太多。

陳老闆道:「既然你要知道,我老實告訴你,亞强是從越南來的。」

「他是越南人?」

「也算是,不過,他是華僑第二代,與一般越南人有些不同,但也是經過了出生入死悲慘的生涯。」

「是的,他們一出世便打仗,戰爭沒有停過。」

「他有機會來這裏,算是死過再生,並且來到了天堂!」

天堂?香江是天堂?

對很多人來說應該是的。

很多人都說,香江遍地黃金,只要你懂得去抓!

其實這個感覺對龍英傑來說,也不陌生。

陳老闆續道:「亞强好賭,終於是陷入了『大耳窿』(高利貸)的陷阱裏面。」

「他欠了多少錢?」

「開始時,據說是一兩萬,而今,以我估計應在一兩百萬之間。」

這話令龍英傑也伸出了舌頭。

陳老闆道:「他永遠也還不了。」

「這事怎會連累你?」

「追殺的人來到地盤,一場兄弟,我也無法幫他,不過,那些人派出的殺手,恰巧是撞着你,他暫時是逃了命!」

「他去了那裏?」

「暫時躲起來。」

「也不能躲得太久。」

「是的,那些大耳窿集團,估計是找不到亞强,却找到了我,而累及了你。」

「不要這麼說,老闆。」

這時,電話響了。

陳老闆拿起電話,幾乎沒有說過話,一直在小心聆聽着,臉上變色,最後放下了電話。

「誰?」龍英傑問。

「一講亞强,便有他的消息。」

「他怎麼了?」

「死了!」陳老闆嘆了口氣。

「死了?被人亂刀斬死了?」

「是的。」

「實在太殘忍了,殺死了債主,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龍英傑有點不明。

「他們已轉移了目標。」

「向你?」

「從昨晚的事看來,他們目的不在我!」他想了一想,續道:「對,昨晚他們下手,要殺死的並不是我,而是你!」

「我?」

「是的,他們以爲你是亞强!」

龍英傑回心一想,陳老闆的推測大有道理。

「他們是想在我面前把亞强打至重傷,這樣是在我面前示威,使我就範,可惜的是,他們遇到的是你這一個身手不凡的人。」

「這次他們是鎩羽而歸。」

「他們不會這麼容易放手。」

龍英傑道:「這也不是辦法。」

「暫時避得一天算一天。」

「你總要回地盤!」

陳老闆點了點頭。

龍英傑道:「那搶劫合約又怎樣?」

「我不大清楚,他只是略略提過。」

「他們目的要亞强爲他們搶劫,而今亞强不在,他們會不會打消原意?」

「我希望會。」

龍英傑道:「如果他們迫你,你把我推荐給他們吧!」

「你?」

「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不,我知道你身手不凡,不過……」

「我明白,爲了報答你的大恩大德,我看這是最好的辦法。」

「不。」

龍英傑道:「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也是個不願受制於人的人,我老實的說,如果我可以爲你解決這難題,我再不欠你什麼,你也不欠我什麼。」

龍英傑實在是個粗中有細的人。

他把這想法,斬釘截鐵地說了出來,無論陳老闆安的是什麼心,他也會有個很好的打算。

陳老闆沉思了一會,道:「我還是要看看事情的發展才再作打算。」

他們休息了兩天。

第三天,龍英傑陪着陳老闆回到地盤。

龍英傑仍然回到扎鐵的地方工作,他的伙伴也沒有問他什麼,因爲他只是個散工。

在地盤工作的人,來自五湖四海,什麼人都有,他們習慣了不問他人的事。

下午,陳老闆便召見了龍英傑。

陳老闆道:「那些人來過了電話。」

「怎麼樣?」

「如你所料,他們提出了條件,一是我替亞强賠五百萬元。」

「他們好貪心!」

「另一個條件,是找一個代替亞强的人。」

「我沒有猜錯!」

陳老闆沒有再說話。

龍英傑道:「你答應了他們?」

「沒有!」

「爲什麼?」

「對你太不公平,而且太危險!」

龍英傑道:「不,我是甘心情願的,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我不會怨誰,你也別埋怨我。」

「那我……」

「你答應他們。」龍英傑非常爽快地說。

桌上電話響了。

陳先生拿起電話,說了幾句。

看他的臉色,這電話並非公事,大有可能便是那個大耳窿集團的。

他放下了電話。

龍英傑望着他。

陳老闆道:「他們的確是咄咄迫人。」

「你推薦了我?」

陳老闆點了點頭。

「好極,以後的事,由我擔起,我沒有什麼把握,不過,我會爲你爲自己,盡力而爲。」

陳老闆說出了一個地點,叫龍英傑去接洽。

玩弄詭計 兩人賣命

對於代替亞强去實踐這個搶劫的諾言,龍英傑當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不過,無論想法如何,都要看事情的發展,很多事情,尤其是江湖的事情,實在是身不由己。

約定的地點,是一個街頭電話亭。

龍英傑等了一會。

電話亭內的電話竟然響了!

龍英傑看看附近,並沒有任何人,他進入了電話亭,拿起了電話。

「喂?」

「亞强?」

龍英傑一時之間,並不知如何回答,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證是陳志强,陳老闆大有可能叫他用這個名字。

「是我。」

「好極,一會有一輛的士駛近,你上的士,他自然會把你帶來。」

龍英傑想說話,但電話已掛斷了。

他走出電話亭,不一會,果然有一輛的士駛來,一輛非常普通的的士。

龍英傑沒有說話。

的士司機是個普通模樣的人,也不說話,便把車子開動,往郊區進發。

半小時之後,的士停在一間古老大屋的門前。

的士司機示意他下車。

龍英傑下了車。

前面是唯一的屋子,附近並沒有其他建築物,他試推門,門是虛掩的。

他推門而進。

這是一間古老的大屋,屋內並沒有燈,但天窗透下一些月光,還可以勉强看到東西。

這古老大屋,並不荒廢,但傢俱並不多,進入了一個大廳之後,前面有四五道門,這地方似乎是四通八達的。

龍英傑不敢亂闖,叫道:「有人嗎?」

除了回聲之外,沒有人回答。

忽然,其中一道門有一個黑影閃過。

龍英傑迅速隨着那黑影閃過的地方追去,那道門引他進入了屋子的另一端。

可是,走了一會,却沒有再見人影。

他停了下來。

可是,另一個身影又在另一邊出現。

龍英傑一個箭步竄上,但身形又在一刹間消失,他不知對方是在弄些什麼把戲。

大有可能是一種考驗。

龍英傑再向那黑影處追去,那身影是奔向一間房間,門是半開的。

他明知房間是個陷阱,他也要走進去。

果然,當他一入內,房門便自動關閉了,室內是一片漆黑。

他貼近牆邊,想習慣黑暗。

可是,當他還沒有習慣,便感到一陣勁風撲面。

那是極有勁力的一拳。

龍英傑聽風辨來勢,側身一

閃，想把那人的拳反扣，但那人極爲機靈，他立時改爲一掌。

掌力的雄渾，使龍英傑不敢硬接。

他挫身揚腿。

「咄！」那人叫了一聲。

有了人聲，更好辨認，龍英傑好好的把握這一個機會，仍然順勢矮身，向前一撈。

那人實在估不到有這一招。

龍英傑已把那人的腰箍着，那是一個相當瘦削的人，當他自以爲可以制服這人之時，他感到頸間一涼。

那是槍管，冰冷的槍管。

龍英傑立時一托。

這一托實在是非常冒險，因爲自己的一托，並不一定快過對方，祇要慢了一秒，子彈可能已從自己的頸間穿過，畢竟他是功夫到家的人。

他不但把鎗托開，更迅速反手，把那人的手腕握着，再用力一握。

這一握比鋼箍還要厲害。

那人不得不放手，而鎗也落在龍英傑的手上。

他高興的感覺還沒有完，卻感覺到自己的左邊太陽穴又有一支冰冷的鎗管指着。

憑他的經驗，這鎗超過一點八口徑。

換句話說，若子彈射出，不單會穿過他的太陽穴，而是把他的頭立時打爆！

有人叫道：「勿動！」

龍英傑並沒有動，但他的手鎗仍然指着那個受制於他的人，要脅着對方一人，總算是對自己一些保障。

這時，燈亮了。

有單調的三兩下掌聲。

龍英傑看不到那是什麼人，因爲光綫强烈，一時之間，什麼也看不到。

「亞强，先放下鎗！」

龍英傑並沒有應命。

不過，他太陽穴上那支鎗已慢慢移開，這時，他已可以清楚的看見，被自己制服的人，果然十分瘦削。

而用大口徑手鎗指着自己的，卻是一個高大的人。

室的一邊，是一張大辦公桌，桌後坐着一個人。

那人道：「亞强，這次不過是一場小小的考驗。」

龍英傑慢慢移開了鎗。

那瘦削的人瞪了龍英傑一眼，然後閃身，退回辦公桌那邊。

那人向那拿着一柄「麥林」手鎗的人道：「如何？」

「身手不錯，也不太魯莽。」

「好極，你先出去。」

那人離開。

「請坐！」

龍英傑走近辦公桌，坐在前面的椅子上。

那人道：「我姓李。」

龍英傑道：「李先生……」

「你叫亞强，是陳老闆叫你來代替另一個亞强的，你也叫亞强？」

龍英傑點點頭。

李先生道：「對你的身手與反應，我們都極爲滿意，對不起，我們一定要先看身手，否則，他們來了一個膿包，我們不想費時失事。」

龍英傑道：「李先生，我的工作是……」

「先介紹你的拍檔。」

「拍檔？」龍英傑有點詫異。

李先生道：「亞方，這算是不打不相識，這是亞傑，以後一段日子，你們好好合作。」

龍英傑實在想不到會有什麼拍檔。

那位亞方望了龍英傑一眼。

龍英傑知道，他們既有如此安排，自己多講也是無益，便向亞方伸出了手。

亞方有點猶豫，但仍然伸出手來。

這人身材瘦小，連手也是比人細小，而且軟綿綿的。

李先生道：「不要小覷亞方，個子雖小，卻是個智勇雙全的人！」他頓了一頓，續道：「好了……這裏一切交由你們兩人。」

李先生走向房門。

龍英傑有太多的問題，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問起，因此無法發問。

李先生已經離開。

「方先生……」

「你叫我亞方好了。」

「請多多關照。」龍英傑道。

「不用客氣，你的功夫了得。」

「不，祇是馬馬虎虎。」

「不馬虎，可以在黑暗中奪我手鎗，如果認眞一點，那麼……」亞方語氣有些不滿。

龍英傑想不到，這本是謙虛的一句話，卻惹起亞方對自己的不滿。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你當然知道我們的任務？」

「當然。」龍英傑道：「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有拍檔的。」

亞方語氣嚴峻的道：「我也是……」他的語氣更爲冷酷。

龍英傑知道又再一次失言，亞方這人並不好相與，日後拍檔，恐怕……

亞方道：「不，我們不是拍檔，這裏一切由我指揮！」

龍英傑不想再把事情弄僵，也不再多言。

亞方見他似乎收斂了一些，便道：「你來了年多，老老實實的在地盤工作，到最近才有假身份證。」

「是的！」龍英傑暗暗吃驚，這集團的首腦，早已把自己的底細調查清楚。

「不熟悉香江？」

龍英傑搖搖頭。

亞方道：「以後更要聽我指點！」

既然對方是個要做一哥的人，何不順水推舟？

龍英傑道：「是的，方哥請多多關照。」

亞方道：「看情形而定，假若……」他沒有再說下去，這似乎是一個下馬威，也可能是一個警告。

龍英傑道：「我們的目標是……」

「目標？」

「下手對象。」

亞方笑了起來道：「一切都要由我們自己策劃。」

「怎樣策劃？」

「由選擇目標，定下行動計劃，實踐計劃……一切都由我們自己動手。」

龍英傑實在沒有想過，事情那麼複雜。

亞方道：「其實我已有了一個目標！」

「什麼？」

「十個小紅番！」

這說法是牛頭不對馬嘴。

「什麼？」龍英傑再問。

「那是我計劃的代號。」

龍英傑心中竟想笑起來，不過，他並沒有笑出來，因爲他害怕又再得罪人。

「不過，」亞方續道：「現在對你說，你也不明白，明天，我帶你出外走走，才告訴你。」

龍英傑也不追問。

亞方這個人，似有點奇怪，他身材瘦小，臉孔卻相當俊俏，但給龍英傑的感覺，是有些小器。

從他的說話，倒也不是一個沒有教養的人。

這晚，龍英傑在這房間的另一角，有一張長沙發，他便在那裏過了一夜。

亞方便在那大班椅上睡了一夜。

翌日醒來，龍英傑走遍了這大屋。

屋內房間極多，四通八達，祇有一部份房間有裝修，其他的是半荒廢。

亞方見了龍英傑，便道：「走！」

他們從後門出去，已有一輛小汽車泊着。

亞方開車，直往市區。

龍英傑忍不住的問，「什麼是十個小紅番？」

亞方道：「一會你便知道。」

* * *

汽車一直往市區中心。

泊好了車子之後，亞方帶着龍英傑進入了一間商業大廈，那是一間非常著名的拍賣所。

拍賣所並沒有拍賣進行，反而是舉行一個展覽會。

大門寫着：鑽石展覽。

旁邊有一行小字，寫着祇招待業內人士。

亞方居然有兩張邀請卡，這些邀請卡，其實也可算是入場券。

沒有這些入場券，是不可以進入場內的。

展覽會內並不太多人，可能是時間尚早。

這地方保安十分嚴密，尤其是當中一個大展覽櫃，就有八個持鎗的保安人員。

十個小紅番？是鑽石的代號？

展覽櫃內祇有一顆大鑽石，並不是十顆。

龍英傑有些不解。

亞方帶着他走到另一邊，那裏有另一個櫃，的確是有十顆鑽石！

上面有說明寫着：十顆全美十卡鑽石。

大顆的鑽石，當然值錢，但出手並不易，但十卡左右的鑽石，卻是不易尋。

尤其是全美的。

不過，這一次拍賣，主角卻是在那顆大鑽石。

亞方一直在看鑽石，不過，龍英傑看得出，他也小心觀察附近形勢，包括現場一切保安裝置，監察系統，還有那些保安人員。

龍英傑心中想着：要打劫這地方並不容易，首先要先破壞這地方的保安系統，全身而退更是一個大難題。

他們一直沒說話。

亞方領着龍英傑走出展覽館，找了一處十分高貴的咖啡館。

「怎麼樣？」

「你是指那地方？」

「那十個小紅番！」

「十顆完美的鑽石？」

「當然是。」

「那地方不易爲！」龍英傑簡單地說。

「錯了，我們並不是在那裏下手。」

「我不理你……若着手，目標價值多少？」

「當然物有所值，一顆值一百萬元，如果全套，超過一千五百萬元。」

「爲什麼值一千五百萬元?」

「如果一顆一顆計算，是百萬元一粒，但配以成套，却是一千五百萬元。」

龍英傑明白。

「既然目標已明，你也同意，我們回去，再定下詳細的計劃。」

龍英傑其實並沒不同意，但亞方既是如此說，自己多言無益。

他們吃了一些東西，然後離去。

但亞方並不是驅車回去，他帶着龍英傑走了幾處地方，包括拍賣館那商業大厦外面，又到了政府的物業署，找到了一些文件。

龍英傑對這些一竅不通，不過，他當作是市區一日遊，也是不錯的節目。

到了黃昏，他們好好吃了一頓。

當然，付賬出錢，一切由亞方負責，他極有大哥風範，龍英傑也有些心服。

* * *

亞方與龍英傑回到那大屋時，已是入夜時分。

他們稍爲休息一下，亞方便叫龍英傑開始工作。

亞方道:「假如我叫你去劫取那十顆完美的鑽石——以後我就用十個小紅番作爲代號，免被人竊聽!」

龍英傑道:「我沒有經驗!」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

龍英傑想了一下道:「那十個小紅番，一直留在那地方多久?」

「拍賣是下星期一舉行，今天是星期三，你自己可以計算得到。」

「一共是五天……」龍英傑沉吟着，他抬頭看看亞方的樣子，亞方似乎有點看不起他，如果一直讓他這樣對待自己，以後的日子也不好過。

龍英傑道:「我會再到會場勘察，先弄清地形與那些電子保安系統。」

亞方指指桌上的一堆文件道:「今日我已爲你準備一切資料了。」

龍英傑有點不大相信。

亞方把其中一卷文件打開後道:「這是拍賣館的地形詳細地圖，甚至有附近街道的形勢!」

龍英傑把文件打開細看，果然是那地方的地圖。

亞方立時從抽屜裏拿出紙筆，隨手繪了一張簡單的地圖，正是今天他們去過的拍賣館。

「好了，第二步呢?」

「電子保安系統?」

「對，我無法找到那些電視監察器如何安裝，總監察室又在那裏，不過，我已清楚他們所用的一套防盜系統，是歐洲最近發明的。」

他又打開了另一份文件，竟是那套保安系統的說明書，龍英傑實在佩服此人，他竟能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蒐集了這麼多的資料。

龍英傑道:「知道這系統也沒用!」

「不，這系統極爲先進，而且也十分敏感，幾乎要依照這個方法……」他打開另一張說明書。

亞方繼續道:「拍賣館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長方形空間，剛好是這示範的安裝空間一樣。」

龍英傑看了，本是無異議，但回心一想，讓亞方這麼威風八面，以後如何合作?

龍英傑道:「話是如此說，不過，關於電源，總監察室，還有人手的調派，總不會依着這個說明，一成不變的。」

亞方道:「這點我同意，再去看一次是必要的。」

龍英傑見他並不再堅持，心中也較爲舒服。

「然後呢?」亞方問。

「知道這保安系統之後，我會在星期日——拍賣前一天，潛入拍賣館，並躲到所有人離開之後才……」

「動手?如何動手?」

「先破壞這個保安系統。」

亞方大笑起來。

龍英傑被他笑得耳根發熱。

「這個系統是不能破壞的。」

「爲什麼?」

「因爲一經外來力量破壞，它便會爆炸，換句話說，是通知警方!」

「怎麼通知警方?」

「一經爆炸，不用五分鐘，整間大厦都會被警察包圍着。」

「警察有這樣的效率?」

「你不知道?本地警察效率之高，已成爲東南亞國家的模範。」

龍英傑實在無言以對。

「沒辦法?」亞方有點挖苦道。

龍英傑道:「你又有什麼好辦法?」

亞方大笑，其實他提出那麼多問題，又不斷的難倒龍英傑，目的也是迫他這句話。

亞方道:「你小心聽着，我以下所說的，也是我們制訂這十個小紅番的計劃。」

龍英傑也故作無可無不可。

「我不會潛入拍賣館，更不會用那些什麼飛天大盜的本領……那些祇是拍戲用的手法，看起來是不錯，但完全無實際用途。」

這話似是話中有話，諷刺龍英傑虛有其表。

「我會在拍賣那一天，是星期一那一天，當拍賣完畢，有了得主

之後，我們會在拍賣館門外，等候那些保安人員把十個小紅番送出來的時候才下手。」

亞方停了下來，目的是看看龍英傑的反應。

龍英傑並沒有什麼反應，雖然他心中也有些佩服。

「你負責去搶那顆大的鑽石!」

「什麼?你的目標不是十個小紅番嗎?」

「對，我們的眞正目標是十個小紅番，但在人們的價值觀中，他們認爲這顆大鑽石才是主角，你去劫這大鑽石，那麼我更容易下手。」

「是聲東擊西之法?」

「是的，但你並不是眞的去搶劫那大鑽石，而是造成一個十分混亂的場面……」

「然後逃離現場?」

「是的，你也是一個聰明人。」亞方在讚龍英傑，但聽在龍英傑的耳內，實在是諷刺。

「那麼，你是單獨行動，去搶那十個小紅番?」

「當然……不過，我還有兩個助手。」

「還有其他人?」

亞方笑了一笑。

「我聽老闆說過，這行動祇是我們兩人。」

「我什麼時候說過要人?」

「你說過助手並沒有規定一定要人的。」

「是貓是狗?」龍英傑故意諷刺。

「對，是狗，是兩隻大狼狗!」

「什麼?你在拍戲?」

「不，」亞方斬釘截鐵的道:「其實，那是我的行動部份，你也不用知道，不過，我們始終也是拍檔，我的行動，雖不用你參與，但你也要知道。」

龍英傑不言。

「兩隻德國種的大狼狗，會協助我嚇退護送十個小紅番的護衛，而你那邊正在製造一個大混亂場面，我會很容易得手，得手之後，我們分別離開。」

「那麼，怎樣拿走贓物?」

「這便是這個行動計劃最精采部份……就算我失手……我是個百無禁忌的人，我也不怕!」

「怎麼?」

「那十個小紅番已進入了兩隻大狼狗的肚子內。」

「呀!」龍英傑也不禁發出一聲讚歎。

「精采嗎?」亞方問。

龍英傑點點頭。

亞方得意的道:「那兩隻大狼狗經過我悉心訓練，會獨自離開現場，在一個特定地點等我。」

兩人沉默相對着。

龍英傑對這一個計劃，暫時也認爲可行。

他們這麼一說，已費了不少時間，這時已是夜深。

亞方打了一個呵欠道:「還有很多細節要商討，明天再說。」

* * *

翌日一早，亞方便推醒了龍英傑。

「什麼事?那麼早?」

亞方道:「去看狗!」

「什麼狗?」龍英傑還有點半睡半醒。

「計劃中的主角。」

亞方立刻起來。

兩隻大狼狗是放在一間狗酒店之內，原來在郊區，有很多狗場，除了繁殖狗隻，訓練狗隻，還設有狗酒店，替一些外出，或暫時照顧不到愛犬的人們，料理他們的寵物，使狗主可放心。

亞方與狗主人十分熟悉。

狗場主人帶他們到一間獨立的狗屋道:「你們自己看看。」

亞方還未走近狗屋，已有狗吠聲傳出，開始是十分快樂似的聲音，然後是一陣低聲的嗥叫。

亞方道:「亞尊、亞積!」

兩隻狗撲了出來，牠們雙脚爬在鐵網之上，足足高過一個人。

龍英傑看了，也感到有些害怕。

亞方道:「坐，坐!」

那兩隻狗似有點不願，但仍然坐了下來。

亞方道:「牠們不安，是因爲你是個陌生人。」

他一邊開那鐵門一邊道:「我會把你介紹給牠們，使牠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

「把我介紹給狗認識?」龍英傑感到啼笑皆非。

「是的，」亞方十分嚴肅地道:「你要依照我的指引，否則是後果自負!」

亞方開了門。

兩隻大狼狗蓄勢待撲，但並沒有撲過來。

亞方道:「亞强，你伸出一隻手，我會叫牠們嗅嗅你，然後便慢慢的從牠們鼻子摸上去，一直摸到牠們的頭上，然後再輕掃幾下。」

龍英傑道:「牠們會不會突然一口咬過來?」

「如果你不依從我，大有可能。」

亞方拉開門，又再關上問道:「你最近有沒有吃過狗肉?牠們是會嗅到的。」

「沒有。」龍英傑道。

亞方大笑，其實那是故意開龍英傑玩笑的。

他推開了門道:「來!」

兩隻大狼狗，立時走到亞方的兩旁，亞方本已身材瘦削，在兩隻大狗中間，更顯得很小。

「坐，坐！」

兩隻狗依言坐下，牠們的確是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並且非常聽話。

亞方轉向龍英傑道：「手！」

龍英傑伸出了手。

「先放在亞尊的鼻前。」

龍英傑依言，心中有些害怕，因此有點猶豫。

「不要表示你沒有信心。」亞方道。

龍英傑一咬牙齦，便把手伸到亞尊面前。

亞尊嗅着龍英傑的手。

「摸牠的鼻樑，直上額部，再摸牠頭上的毛，輕掃幾下。」

在這情形之下，龍英傑祇能一一依言。

亞尊的反應似乎不錯，當龍英傑撫摸牠的頭部之時，似是放下了敵意。

「再和亞積做一次。」

龍英傑又再重複那些動作。

亞積也再沒有發出那些低嗥的聲音。

「好了！牠們已把你認作朋友！」亞方道，然後，他又對兩隻狗道：「散開！」

兩隻狗如釋重負似的，在亞方跟前走動，就好像一雙久別的朋友一樣。

亞方也輕撫兩隻狗道：「你們也需要好好的運動一下。」

他推開了門，叫道：「走！」

兩隻狗向外奔去，走了一會，回過頭來，似乎是渴望主人能夠與牠們一起奔走。

亞方道：「我們也需要好好舒展一下筋骨。」

他追上兩隻狠狗。

龍英傑也追了上去，兩人兩狗，由兩狗帶路，直奔上前面一個小山。

兩隻狗對道路十分熟悉，一會已跑上了半山，回頭等待着主人。

亞方與龍英傑也跑上去。

亞方身手十分靈敏，跑起路來，龍英傑是及不上他的，不過，兩人終於跑到半山之上。

龍英傑喘着氣，亞方却是氣定神閒。

亞方對兩隻狗道：「你們自己走吧！」

兩隻狗似乎是明白亞方的意思，立即各自向山上跑去。

「喘氣嗎？」亞方問。

「有些，很久也沒有這麼跑了。」

「多運動，對身體也好！」他找到一塊石頭，坐在上面，望着遠處的山頭。

龍英傑也在他的旁邊的一塊石上坐下。

「這地方風景很美！」龍英傑道。

亞方沒有回答。

龍英傑道：「你十分喜歡狗？」

他點了點頭，半晌才道：「狗總比人好！」他頓了一頓又道：「我並不是說你。」

龍英傑道：「你的話沒有錯，見過亞尊、亞積，任誰也會說狗比人好，牠們那麼聽話。」

亞方嘆了口氣。

龍英傑道：「你也是從上面來的？」

亞方搖了搖頭。

「從外國回來？」

亞方有點詫異道：「你怎知道？」

「看你身手敏捷，對這個城市的熟悉，加上訓練狗隻有如此造詣，你當然是……」

「你倒是觀人於微！」

「我們這些人土頭土腦的，一看便知是『老表』。」

亞方笑了起來。

「你有學識，有本領，爲什麼會……」

他嘆了口氣道：「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你是爲了……」

「報恩。」龍英傑道。

「報恩？而今還有這種古老的說法？」

龍英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自己受了陳老闆的恩惠簡單的說了一遍。

亞方聽了，沉默不言。

龍英傑道：「我的說了，你的呢？」

「我？也是報恩。」

「你在懷舊，說些老土的故事？」

亞方道：「說來老土，但事實是如此，我是一個孤兒，二十年前被人棄置在樓梯間……入了社會福利署的兒童院後，總算我仍有運氣，被人收養了。」

「外國人？」

「不，是本地人，他在我八歲那年，便送我去英國，一直到前年。」

「你在外國學什麼？」

「犯罪學。」

龍英傑聽了，幾乎笑了出來。

「好笑？」亞方道：「我一直覺得好笑！一個學怎樣去解決犯罪問題的人，竟然要策劃犯罪。」

「爲什麼？」

「我已說過……報恩。」

「報那收養你的恩人？」

亞方點了點頭。

「他有錢供養你去英國，他已經是一個財主，他還要你去打劫？」

「是的，說來是不可能，事情是十分複雜，其實，我可以有第二個選擇。」

「什麼選擇？」

「我可以……」亞方突然止住了說話。

龍英傑也沒有追問下去，他知道，他想講的話，他自然會透露，不想講的，追問也是無用。

這時，兩隻狗已跑回來。

「坐！」兩隻狗雖然是氣喘喘，渾身是汗，但仍乖乖的聽主人的吩咐。

「走吧，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做。」

帶了那雙大狠狗回狗屋之後，亞方也向狗場主人道別，駕車離開。

亞方沒有說話，一直來到拍賣館。

經過這一次的談話，兩人瞭解也多了一些，有了一些默契，這對於履行他們的計劃會有幫助。

這天，他們並沒有進入拍賣館，祇是在外邊勘察，附近是四通八達，交通十分繁忙。

這地方對於逃走來說，有好也有壞。

好的地方是可以迅速離去，因爲通路多；壞的地方是，假若有交通擠塞，那就是死路一條。

龍英傑一直小心的察看着。

這拍賣館的橫面，有一條行人隧道。

他們一起走過那隧道，隧道相當長，出入的地方都是一排長長的階梯。

出了隧道口，是一個大廻旋處。

天橋也有四五條，眞是四通八達。

這些汽車天橋，全是高速公路的一部份，假若可以駕車來到這一邊，逃走是沒有什麼問題。

兩人雖然沒說話，但心裏有數。

亞方又再經過隧道，回到拍賣館的這一邊。

他向另一邊走去，那是接近半山的一邊。

「看這邊做什麼？」龍英傑不解，忍不住的問。

「是狗走的路。」

原來在他計劃之中，兩隻狠狗走的路並不是與他們一樣。

當然，最佳辦法是四散奔逃，警方人員將會不知如何是好，實在是好計謀。

看了半天，亞方似乎有了決定。

亞方並沒有立刻回去，他與龍英傑到了一兩間百貨公司之內走走，亞方居然買了一些香皂。

買香皂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那種香皂非常名貴，一般男人不會買的。

也許他是一個有潔癖的人。

回到大屋，亞方又開始與龍英傑討論。

亞方道：「你懂駕駛電單車嗎？」

「古老軍部那些……不過，也很久沒有練習了。」

「沒問題，基本駕駛的技術你懂便可以，明天我們去試一下車。」

他又在一張白紙之上，繪上了一個簡單的地圖。

這是拍賣館外的地圖。

亞方道：「如果你從這一邊乘坐電單車下隧道，上了天橋，便天空海闊任鳥飛！」

「多謝你爲我設計這條路，你自己呢？」

「你製造了混亂場面，而且你要搶劫的是大鑽石，他們追尋的重點在你身上，你走了，我也好辦！我會從這一邊走。」

「那邊是人多車多的地方。」

「我會徒步而走，步入人多車多的地方，最容易脫身，這點你明白嗎？」

「好，的確是個好主意！」

「兩隻狗呢？」

「牠們會沿山路這一邊。」

「牠們懂嗎？」

「教牠們便懂！」

「怎樣教？」

「現在快去休息一下，明天你便知道！」

* * *

亞方是一個非常有計劃的人，一切準備都是非常周詳，龍英傑眞慶幸有如此拍檔。

一早，他們離開了大屋。

亞方直駛往狗場，又向狗主人借了一輛客貨兩用車，把亞尊、亞積放在後面。

兩隻狗似乎十分懂性，似乎知道有任務。

牠們靜靜的躺在後面。

亞方先來到一間電單車出租公司，租了兩輛電單車，也放在客貨車的後面。

然後又再駛往拍賣館。

這次，亞方把車駛往近山那一處。

亞方道：「我們扮作放狗的人。」

他們各牽了一隻，往山邊走去。

上了山之後，是一大片斜坡。

亞方道：「放了牠！」

兩人解開了狗帶。

亞方拿出了一個哨子似的東西，放在口內，吹了幾聲，然後示意兩隻狗沿斜坡往上跑。

兩隻狗果然應命。

「我們也走。」

亞方與龍英傑並不是往斜坡跑，而是沿着大路，一直往山上跑。

亞方的體能十分好，到了某一地點，便吹起口哨來，他非常用力吹，但聲音並不大。

龍英傑實在懷疑，他道：「你的狗可有聽見？」

「當然聽見，這並不是普通的哨子，而是一種特低頻率的哨子，人不大聽得到，狗却對這些聲音十分敏感。」

龍英傑向上望，並沒有兩隻狗的蹤影。

「牠們去了那裏？」

「你想知道？」

龍英傑點了點頭。

亞方從袋內拿出了一個小型電視機出來，上面有一個螢光幕，却沒有狗出現。

他開了電視。

螢光幕上有兩個光點出現。

亞方道：「這是牠們的行踪。」

祇見兩個光點一直往上去。

龍英傑道：「牠們比我們快。」

「這個當然！」他頓了一頓，把那小型電視機收好了，又道：「我會吩咐牠們在什麼地方等我！走！」

兩人又向上走。

這一帶的道路，常常都有人作緩步跑，因此，也沒有什麼人特別留意他們。

他們終於來到山頂。

這邊山頂，並不是遊人常到的地方，到處都是矮而茂密的樹叢。

亞方用力吹了幾下哨子。

一會，傳來狗吠聲。

亞方叫道：「出來！」

兩隻狗才施施然的從樹叢之中走出來。

龍英傑看了，不由得佩服的道：「牠們眞是你的好助手。」

亞方輕撫着兩隻狗，兩隻狗爲主人做了事，也覺得非常開心似的。

亞方與牠們玩了一會道：「走嗎？」

龍英傑點了點頭。

亞方又用哨子吩咐兩隻狗，兩隻狗聽了，躍入草叢，轉眼不知所踪。

他們不用再跑下山。

亞方道：「兩隻狗有過一次上山經驗，下去是不用吩咐也懂的了。」

龍英傑道：「眞是那麼懂事？」

「去到山下，不由你不信。」

兩人截了一部計程車，往山下停車場去。

回到客貨車，亞方先上司機位，龍英傑跟隨着。

一上車，他已感到兩隻狗在後面，他驚奇地道：「誰給牠們開門上來的？」

「牠們會自己開。」

龍英傑對亞方訓練狗隻的神乎其技，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亞方道：「輪到考驗你了。」

「我？」龍英傑問道。

「是的，先訓練你的駕車技術，然後，你自己駛回狗場去。」

「我不認得路。」

亞方想了一下道：「好，倒不如我們來一次賽車。」

「在這光天化日之下？」

「你怕？」

「我怎會怕？」龍英傑立刻有反應。

亞方道：「其實也不算是什麼賽車，祇要你能跟得住我這輛客貨車，便算你贏。」

「跟得住你？那容易。」

「不要這麼快便說容易，一會你便知道。」

亞方下了車，就在停車場上教龍英傑開動電單車，並且指出幾處重要的技術怎樣掌握。

龍英傑本已懂得基本技術，而現在的電單車，一切都比從前的輕便得多，駕駛起來也容易得多。

不用一刻鐘，龍英傑已掌握了一般技術。

亞方也一再說明往狗場的道路，其實，也沒有什麼曲折的地方，最難的是上天橋的地方，如果繞過了入口，那便無法上去。

亞方在地上繪了簡圖。

龍英傑也明白，忽然，龍英傑因爲與亞方相當接近，嗅到一陣芳香。

龍英傑開玩笑道：「昨天買的香皂好香。」

亞方突然站了起來，十分靦覥，兩頰發紅。

龍英傑見他如此，道：「開始吧！」

亞方上了車。

龍英傑也開動了電單車。

亞方忽然道：「我們還沒有吃飯？」

「沒有。」

一提起吃飯，兩人腹如雷鳴。

亞方道：「先吃飯再出發。」

亞方領了他，進入了一間十分高尚的餐廳，兩人飽餐一頓。

然後，亞方駕着車子領路。

龍英傑駕着電單車，隨着他上了天橋。

這時天色已漸入黑，四面街燈亮起。

交通並不算繁忙，車輛絡繹不絕，亞方駕駛技術了得，在汽車與汽車之間，左穿右插。

龍英傑並沒有跟貼他，祇是利用靈活的駕駛技術，遠遠的盯住他，他知道祇要一駛入前面的直

亞芳帶着龍英傑到後園試驗烟霧彈……

路，他便處於有利的地位，那時，祇要一加油直衝，便能遠遠的拋離他，因此，他並不十分心急。

這小小銳氣，一定要好好的挫他一下！

轉眼之間已駛入了直路。

龍英傑轉入快線，立刻加油，電單車立時有如脫韁之馬，迫近亞方。

龍英傑故意在一個轉彎之處，一下子便利用右邊的虛位，超前了亞方。

亞方當然是不服氣。

他也一踏油門，車子如飛，可是無論如何，他總是無法超前。

龍英傑又再按燈，忽左忽右的來刺激亞方，亞方也是童心未泯，想盡辦法超前。

就這樣你追我趕的走了一段路。

忽然，前面有紅燈亮着。

龍英傑因不熟地理環境，不知前面發生了什麼事，他把車子減慢。

亞方却並沒有。

他轉了另一條線，反而把車子繼續加速。

當他們接近紅燈，龍英傑才知道那是一條火車橋，將有火車橫過。

他當然不敢衝過去。

可是，亞方却並不理會紅燈。

火車橋前那下垂的欄閘已開始緩緩的落下來，那表示火車快到。

龍英傑已停了下來。

可是，亞方却不理一切，一衝而過。

當他的車子尾燈還未全熄，火車已橫過那橋，並發出了一連串危險警告訊號。

龍英傑爲亞方抹了一把汗。

而亞方衝過了火車橋，回首一望，也爲自己抹了一把汗！

亞方知道自己的弱點是好勝，這樣贏了對方又如何？假若自己慢一點，可能早已粉身碎骨，這樣的冒險又有何價值？

他一直也告誡自己，性高氣傲，是自己致命的地方，他回首再望，火車正在橫過路面。

他再加油，相信亞强（龍英傑），再沒有法子追得上自己，他悠然自得地吹起哨子來。

忽然，他又看見前面有紅燈閃着。

他對這一段公路十分熟悉，明知這地方應該沒有什麼交通燈或其他交通訊號。

他開始把汽車減速。

原來前面是一個臨時的警崗，可能是檢查來往車輛，幾輛警車在一旁，另外一輛橫放着。

有一個警察用電筒向他示意，要他把車子駛向一旁，亞方依照指

示去做。

那警察上前道：「請把車引擎關掉，並且拿出駕駛執照。」

亞方依言。

這時，他突然想起，亞强亦會在不久之後來到，一查起駕駛執照，他便有痳煩。

警察道：「喂，快些！」

亞方望了那警察一眼。

那警察也望了他一眼，這一次眼神的接觸，亞方突然有一種感覺——不對勁的感覺。

警察目光一閃道：「下車！」

他的語氣相當粗暴。

亞方覺得奇怪，近年來警察的水準已大大提高，尤其是在警民關係方面，已有良好的聲譽。

沒有理由，身爲公僕的警察會如此對待納稅人，更值得懷疑的，是要他下車。

亞方一方面故作解開安全帶，看看四週。

在場的警察有五六個，每一個人都似乎是注視着他，自己又不是一個什麼嫌疑犯，爲什麼他們顯得有點緊張？而且，他們的衣服有點衣不稱身的感覺？

衣不稱身！

亞方立時已明白，這些大有可能是冒警！

他突然一扭車匙，汽車引擎已動。

那警察說了一句粗話，並拔出鎗。

這話更證實他是遇上了假的警察！

他立時一踏油門，汽車發出一些刺耳的聲音，他把軚盤扭向右邊，企圖衝出路障。

這時，所有的警察都拔出了配鎗。

亞方更加肯定，這班人全是冒警，他再踏油門，可是「轟」的一聲。

他感覺車子的右後面墮了下來。

後面的車輪已被子彈轟穿了。

他仍然不服氣，又再踏油門，接着又是「轟」的一聲，整輛車子立時向前衝！

左前輪又被轟了下去，車子引擎在這極端的情況下，自動停了。

有人用鎗指着他的車前玻璃。

「下車！」

在這近距離，他是沒有理由倖免的！

亞方道：「好，好，我下來。」

他故意拖延着，又道：「怎麼這樣對待我這個良好市民？」

有人走近，又是用鎗指着他。

亞方推開車門，同時竄出，一脚飛起。

那近車旁的警察，並沒有提防他有此一着，手腕被踢中，痛得他尖叫起來。

而亞方已下了車，趁這機會，一手搶了那警察的鎗，把他按下，並伏在車旁。

亞方叫道：「勿動，你們想怎樣？」

所有人都伏了下來。

亞方道：「快退開，否則我先殺此人！」

「退開，退開！」那個被亞方用鎗指着的人大叫，看來他在這羣人之中地位不低。

那些人退開，但仍手握着鎗。

「我與你們無仇無怨……是點錯相？你們看清楚我！」亞方叫道。

那個半躺在地上的人道：「對，對，老友，我們認錯了人！」

這麼快便直認，當然並不是眞的。

亞方道：「你們是誰？誰派你們來的？」

那人支吾着。

亞方用鎗壓着那人的面頰道：「說！」

就在這時，後面傳來一陣電單車的聲音。

亞方心中一凜，亞强來了，就是這樣一分神，躺在地上那人，突然飛起一脚。

這一脚把亞方踢個正着，整個人飛起。

其他人也圍攏而來！

亞方仍然手握着鎗，他人未下地，已發一鎗，其他的人也不示弱，也同時開火。

一時之間，鎗聲隆隆。

這時，亞方反而希望亞强快來，可是，那電單車聲却沒傳來。

他發覺了鎗戰？

忽然，有人拿了一柄機關鎗出來，他人沒有露臉，祇露出了那大鎗口！

那是一柄在它射程之內的機關鎗，無論你身手如何，都無法倖免。

那持鎗的人道：「舉高雙手！」

亞方無可奈何。

那拿着機關鎗的慢慢現身道：「陳老闆手下，眞是無弱兵！」

陳老闆？他們知道自己的來頭，那麼，這班人定是陳老闆的對頭人。

那人道：「上車！」

他用機關鎗指着他，要他上横放在路中央的警車。

亞方道：「既然認識我的老闆，那麼……」

有人上前，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

亞方怒極，反而不理一切，回身並踢出了一脚，這一脚有如風車，横掃那人。

那人猝不及防，跌在地上。

亞方回身再一脚。

這一脚竟然把那人活生生的抄了起來。

亞方趁着這混亂，已向後一退，把那人反手扣了，道：「勿開鎗！」

他以那人作擋箭牌。

那人急叫，「勿開鎗！」

看來這人祇是個小嘍囉，衆人並沒有放下手鎗，這人身軀龐大，正好做了亞方的擋箭牌。

有人衝上來。

亞方立時出手，可是，另一邊又有人衝上來，他們還是不敢開鎗。

亞方便一手扣着那人，一手對付來人。

他靠着那人作借力，一時左右脚踢起，無人能近，不過，那人雖然被他扣着，但仍在反抗。

這樣以一敵六，總無法持久。

忽然，「嘯」的一聲，一顆子彈横空而過。

衆人都呆了一下。

就在這時，一輛電單車從右邊斜坡衝了上來，並直剷向人羣之中。

衆人迅速退開。

祇聽到龍英傑的聲音道：「上車！」

龍英傑伸出一隻手，亞方非常機警，一抓他的手臂，已上了電單車的後座。

人未坐穩，車子已向另一邊斜坡衝去。

龍英傑回身，又再射出一鎗。

這些人伏地，不敢妄動。

龍英傑向着斜坡衝了下去，亞方驚魂未定，祇見他在樹叢之中，左穿右插。

眼看要撞着一棵樹幹，可是，龍英傑把車一扭，却又躲過了。

在有驚無險的情形之下，他們出了叢林。

龍英傑問道：「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快離開！」亞方的聲音有些異樣。

「回大屋？」

「當然，我相信他們不敢追來。」

龍英傑駛回公路，向大屋進發。

車子在高速飛馳，龍英傑祇感到亞方軟綿綿的身子靠着自己的背部，他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一種心猿意馬的感覺！

亞方似乎是受了傷，一直靠着他。

＊　＊　＊

龍英傑抱着亞方入了屋，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因爲亞方自己根本沒有床，他一向是睡辦公桌後面那張高背椅。

亮了燈，亞方的臉非常蒼白。

原來他背後正流着血。

龍英傑扯開他的衣服，立時發覺有些不對勁——男人那會穿着有花邊的內衣？

再看清楚，還有一條隱隱約約的横帶子，很明顯那是胸圍的帶子。

龍英傑立時縮了手！

亞方其實是個女人！

血仍是不斷的流出來，流量雖然不大，但這樣流下去，也會有性命危險。

找醫生？這個時候去什麼地方找醫生？他實在不知道，難道讓她……

當然不可以。

龍英傑在辦公桌內找到一些止血藥與繃帶，爲了救她的性命，也不能再避什麼男女之嫌。

況且是背部，不算是什麼。

亞方的背部，並不是被人所傷，而且在與敵人糾纏之時，可能是撞在一些尖利的鐵器上。

傷口並不大，但相當深。

龍英傑爲她止了血，並包好了傷口。

亞方在痛楚中曾醒過，但當傷口包紮好之後，她便安然入睡。

龍英傑一直在房內守候。

他坐在那高背辦公椅上，恍惚中入夢。

忽然，他被亞方的聲音驚醒。

「水……水！」

龍英傑倒了一杯水，送往她的唇邊。

亞方喝着水，眼睛半開半閉的道：「謝謝你！」

「沒有什麼，你好好睡一會！」

亞方沒有再答話，流血使她十分疲倦，轉眼又睡着了，並發出輕微的呼吸聲。

龍英傑看着她那標緻的臉龐，心想：「爲什麼自己這麼魯莽，日夕對着她，竟不知她是個女人！」

其實，這點也怪不得他。

亞方的打扮，非常男性化，連說話的聲音也是十分低沉，而且身手敏捷，根本與一般男人不遑多讓。

＊　＊　＊

第二天醒來，亞方並不在床上。

龍英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叫道：「亞方，亞方！」

亞方從門外進來道：「亞傑，我在這裏！」她手中還捧着兩大碗粥。

龍英傑道：「你還不好好休息？」

「我沒有什麼事了。」

「妳的傷口……」

「沒事……」她放下了粥道：「你知道了？」

「知道什麼？」

亞方倒是大方的道：「我是個女人！」

「啊！」反而是龍英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沒關係，你遲早也會知道的！」亞方頓了一頓道：「無論怎樣也好，我要多謝你的救命之恩。」

「不要這麼說，我們是拍檔，妳的事也是我的事！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大計劃，沒有妳，我總不能成事，對嗎？」

亞方笑道：「昨夜沒有你，我才不能成事。」

龍英傑道：「昨夜一場賽車，遇到了這樣的意外，我們還沒有賽完！」

「有機會一定要再賽一次！」

兩人吃着粥。

亞方道：「我其實叫亞芳，芬芳的芳。」

「亞方亞芳並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我眞是個男人，倒會少一些麻煩。」

「什麼麻煩？」

「我不是與你說過，我這次爲的是報恩？」亞芳道。

「是的。」

「我還說過什麼？」

「你說你有第二個選擇！」龍英傑道。

「是的，這個選擇却是荒謬的……他要我下嫁給他！」

「什麼？他是收養你的，可以做你的父親，竟然要你下嫁給他？」

「你說，是不是荒謬！」亞方道：「他是迫你非做這買賣不可？」

龍英傑嘆了口氣。

「什麼？」

龍英傑並沒有回答。

「是不是因爲我是個女人！」

「不，你身手敏捷，頭腦也勝人一籌，加上你的專業知識，你比我好百倍。」

亞芳道：「你太客氣，不過，我們還是好好合作！」

「當然。」

「今日我仍要休息一下，你却要去做一些事。」

「什麼事？」

「我發覺利用電單車逃走，對我們有利，而且有更大的把握，你先交還這輛電單車，並且賠償給車行，再租兩輛馬力更爲强大的。」

「這事容易辦。」

亞芳往抽屜中抽出了一大疊鈔票。

「還有，這裏有一個地址，你去找一個叫亞德的人，他會交一些東西給你。」

「什麼東西？」

「我暫時也不知道，不過，那些東西，對我們進行這個『十個小紅番』計劃，大有幫助。」

她把那個地址交了給龍英傑。

「你好好休息一下，對，你要吃些什麼？好好調養一下，補充血液。」

「不用了，不過，你在路途上要小心，因爲他們竟夠膽量冒警來截擊我們，我害怕他們還有更卑鄙的手段。」

「那些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大概是與陳老闆有恩怨的人。」

「這事應讓陳老闆知道。」

「我會通知他的。」

龍英傑駕着電單車，先去那租車公司。

有足夠的鈔票，自然好辦事，租車公司答應給他兩輛全新而馬力最好的電單車。

龍英傑指定星期一早上來拿。

車行職員道：「這是車的鎖匙，今日下午，什麼時候來拿也沒有問題。」

龍英傑想了一想道：「我還有事要辦，下午我先來取一輛，另一輛也許由我的朋友來取。」

「沒問題。」

那車行職員把車牌號碼告訴了他，並爲他辦了所有手續。

龍英傑仍然乘着舊電單車到亞德那處，找到亞德，那是一間普通的出入口公司。

這公司規模並不大，那個亞德也似乎是個普通職員，他並沒有多言，祇交了一箱東西給龍英傑。

龍英傑就把那個公事箱縛在車子的後面。

本來，一切事情已辦妥，他應該回去，不過，他一時心血來潮，把車子駛向那個拍賣館，再來一次勘察地形，這樣，對自己日後的行動也有好處。

街道上仍是車水馬龍。

龍英傑在那商業大厦周圍兜了一圈。

忽然，他看見那個拍賣館的後面，有幾個人似在閒逛，却又像在看形勢。

龍英傑是行家，再看便知道他們在測度退路。

換句話說，如果這班人也是要下手搶劫這批鑽石，那麼，整件事情會變得更爲複雜。

既要搶劫，與保安人員週旋，又要預防警察的來臨，如今又多了一股劫匪，那麼……

龍英傑一時之間，也無法想像將會有什麼場面出現。

他迅速往車行換了車，便立即風馳電掣的回到那古老大屋。

「亞芳，亞芳！」

他急不及待的找亞芳。

可是，亞芳並不在屋內，他再叫了幾聲。

亞芳從厨房那邊回應道：「什麼事？」

龍英傑循聲往厨房，祇見一個穿着女裝運動衣的女人，正在裏面。

「亞芳？」龍英傑疑惑地說道。

「哦……我這一身打扮好不好看？」

「不，原來你是這麼漂亮的。」龍英傑道。

亞芳的臉紅了，不過，她很快便再沒有窘態，道：「你想吃好東西嗎？」

「當然想。」

「那麼，快來幫手！」

亞芳不單是頭腦精明，手脚靈活敏捷，而且在烹飪方面，也有一手。

那一大碗雞湯也就令龍英傑垂涎欲滴。

龍英傑一邊吃，一邊把在拍賣館外面所見到的事情，告訴了亞芳。

亞芳沉思着，一會才道：「看來，我們的計劃應該有些修改。」

「怎樣修改？」

「應該有兩套應變之法。」

「爲什麼？」

「因爲我們現今不知道那班人會如何下手，但祇有兩個方法……一是如你所言，在館內下手。」

「這是個蠢辦法。」

「不是，我不用你這個辦法，是因爲我們沒有把握去戰勝那些電子保安系統，一觸及保安系統，那麻煩便大了。」

「那麼你的辦法……」

「他們也許會與我有同一的想法，如果是的話，我們定要先下手爲强。」

「假若大家同時動手？」

「那麼，將要上演一場劫上劫。」

「他們也是人强馬壯。」

「並不是角力的問題，而是時間上的問題，我這次計劃，是要分秒不差，我們便可拿到十個小紅番，也可以全身而退。」

「要與這些人週旋，少不免要多一些時間。」

「問題就是在這一方面。」

兩人又沉默了良久。

龍英傑道：「你看他們目標是什麼？」

「有可能是大鑽石！也有可能他們也會想要十個小紅番，他們也不是呆子。」

一時之間，他們沒有一個定論。

亞芳把那箱東西拿了出來，看了一會道：「他給了我們這幾個强力煙霧彈，看來大有用途。」

「這些是煙霧彈？」

「想不想試一下？」

龍英傑點了點頭。

亞芳道：「我們往後園去。」

他們到了後園，那花園日久沒有人打理，草高及膝，亞芳向草叢擲了一個煙霧彈。

「轟」的一聲，聲響並不大。

可是，濃煙突然迅速冒起，並有辛辣的氣味，不及兩秒，整個後園已被煙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

「很厲害！」龍英傑道。

「這個還厲害……一經爆開，能使人在三分鐘之內，無法睜開眼睛。」

「對！這個有用。」

「是的，不過，其他人睜不開眼睛，我們也同樣睜不開眼睛，那有什麼用？」

龍英傑想了一想道：「用防毒面具？」

「我也想過，不過，這東西大而難帶，而且一經戴上面具，人人都知道。」

龍英傑道：「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防毒面具。」

「怎麼簡單？」

「你先進來，我們研究一下。」

兩人入內，繼續吃東西。

龍英傑道：「我們乘電單車，也要有一個頭盔，頭盔已有一個護眼罩，我們再添一個在內，那麼，眼部應該沒有問題。」

「呼吸呢？」

「用一個土法子，那是我打越戰之時，向那些越共學的，他們用手巾吸尿。」

亞芳沒有作聲。

龍英傑道：「我們有備而戰，不必用尿，我們用阿摩尼亞，味道雖然難聞，但沒有那麼髒。」

「好極，這辦法好極。」

亞芳想了一會道：「我們仍照原定計劃，你往大鑽石那邊，把場面弄得越亂越好。」

「好極！」

那天，兩人再沒有出外。

亞芳的傷勢也好了不少，氣力也恢復不少。

爭獲專利　劫寶送禮

星期一，鑽石的拍賣日。

拍賣時間是上午十時開始，開始的時候，會有其他的項目拍賣。

高潮是在十二時左右。

十二時一刻左右，將會拍賣那十顆完美的鑽石，如果過程順利的話，十二時三刻左右，便會完成。

然後是拍賣那顆大鑽石。

無論是否有很多人出價，這一次拍賣將會費一段時間，到了接近一時卅分，拍賣應該結束。

至於辦理付款手續，那會是午餐之後的事。

保安專家將會在下午把所有鑽

石運回到他們的公司，然後根據拍賣行的指示，再送到各位買家的手上。

對於龍英傑與亞芳兩人來說，下午二時開始，便是他們最重要的時刻。

亞芳已有了一個行程時間表。

亞芳比龍英傑還要早起來，而且打扮整齊。

龍英傑一看，幾乎認不出那是亞芳。

「你看來像是個紳士。」龍英傑道。

「當然，去參觀拍賣的人，全是紳士淑女。」

原來亞芳穿了一套企鵝型的黑白色禮服。

「要這麼隆重？」

「當然要，你也有一套！」亞芳遞了一套黑白色禮服給他。

龍英傑接了，有些皺眉。

雖然，他樣貌不凡，但始終也是個老粗，可以說是從未穿過這種西式禮服。

亞芳道：「你先試試看。」

龍英傑拿着，發覺有點不知如何入手。

亞芳道：「這一套衣服，是我特別設計的，可以兩面穿，你看……」

她脫了上衣，把衣服一反，竟然是一件飛機恤模樣的外套，她再把褲筒的地方，拉了幾下，竟然變成一條窄身的運動褲。

立時，亞芳整個人也變了。

剛才是位高貴紳士的模樣，而今却是一個像緩步跑的健兒一般。

「為什麼要穿這套衣服？」

「還用問？我們出外時和逃走的時候，穿上紳士衣服，令人注目，一切都不方便，但拍賣館之中，太隨便的打扮，也會令人產生懷疑。」

亞芳指導他穿衣。

這套特別設計的衣服，很容易便穿上。

龍英傑穿上黑白企鵝式禮服，照着鏡子道：「原來我也像個紳士。」

「而且翩翩不凡呢！」亞芳道。

他把衣服反了過來，又拉了幾下褲筒，變成了運動裝，道：「這個又如何？」

「雄赳赳，大丈夫。」亞芳笑道。

兩人又收拾了一些東西，尤其是那公文箱的用具，亞芳叫了一部計程車，而龍英傑却自己駕駛電單車，直往拍賣館。

拍賣館附近，並沒有什麼特別安排措施。

可能是下午才有押運工作，保安公司不用那麼早便佈置一切。

香江是繁華都市，國際貿易中心，一天之中不知有多少宗大交易，這一宗雖然龐大，但仍不是哄動的交易。

在市區吃了早餐——他們不知算是早餐還是午餐，因為那時已是十時。

拍賣已經開始。

整個館中早已坐滿了人，男的是黑白色禮服，女的是曳地長裙，是個衣香鬢影的盛會。

幾組鑽石，都以高價成交。

這是一個好開始，普通的鑽石已有好的價錢，最重要的那兩組，包括大鑽石與那十顆完美鑽石，定然會有更好的成績。

亞芳突然低聲道：「你看那邊！」

龍英傑循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祇見有一個儀表相當出衆的男人，連他身旁的人，也是衣冠楚楚。

亞芳道：「他是城中出名的鑽石王老五。」

「什麼意思？」

「是最有錢的未婚男人。」

「還有另一個意思？」

「對他來說，還有另一個意思，因為他也是經營鑽石的。」

「那麼是名副其實。」

亞芳道：「這人有點古怪，你看他身旁的人是個大隻佬(壯健)，相信是他的保鏢。」

「那人姓甚名誰？」

「魯不凡……人稱魯公子。」

龍英傑看了他們幾眼，那邊也有人望過來，不知是否望他們，龍英傑祇好往他處望。

魯不凡沒有親自出價，不過，他是示意手下出價，看來他的確是個有型有款的鑽石商人。

忽然，龍英傑有種奇怪的感覺。

因為，他對魯不凡手下其中一人，似有點面善，却又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龍英傑輕聲問道：「你見過那人嗎？」

亞芳道：「那人……在魯不凡右邊那個？」

「是的。」

亞芳道：「有點面善，不過……」

「我也是，可是一時之間，却又記不起在那裏見過他。」

兩人想了一會，仍無法想到。

亞芳看看手錶，是十時卅分。

她輕聲道：「走！」

龍英傑隨着她，出了大門，看看左右沒有人，把衣服反轉，又成了另一個模樣。

「我們去拿電單車。」亞芳道。

「狗呢？」

「狗場主人會送來的。」

「兩隻龐然大物，會否礙眼？」

亞芳道：「這方面不用你擔心。」

龍英傑載着亞芳到電單車行，另一輛電單車已泊在門外，龍英傑早已有了鎖匙。

兩人風馳電掣回到拍賣館，那時剛好是一時，而拍賣大鑽石剛剛開始。

大鑽石的底價是三千萬元，每一口價是一百萬元，轉眼之間，已到了五千萬元。

人們開始哄動起來。

「五千萬，五千萬！」拍賣官大聲地叫。

等了一會，沒人出價。

終於有人舉手，新價是五千一百萬！

衆人都往出價的人望去，正是魯不凡這個集團。

「五千一百萬！五千一百萬！」

拍賣官又再叫了兩次，另外一邊，又有人舉手。

那是一個外國人，一頭銀髮，一個十分有型的紳士。

「五千二百萬！五千二百萬！」

魯不凡手下，又再舉手。

「五千三百萬！」

衆人目光集中在那個外國紳士的身上。

他似乎是有所考慮。

終於，他又舉手。

「五千四百萬！」

在場的人更為哄動。

可是，哄動未了，魯不凡竟親口叫道：「六千萬元！」

「六千萬元！」拍賣官叫道。

那邊的外國紳士，竟然也隨着衆人鼓起掌來，看來他已放棄。

「六千萬元，六千萬元，六千萬元！」

拍賣官終於把木鎚敲下。

很多記者立時上前，閃光燈向着魯不凡與他的手下，閃閃不停。

有很多人向魯不凡提出問題，他並沒有回答，祇有他的一個手下回答，「價錢也算合理。」

龍英傑與亞芳也不期然的望着他們。

閃光燈又再閃。

忽然，亞芳與龍英傑同時道：「我想起來了。」

「什麼？」龍英傑問。

「那人……」

「那人是冒警其中一人！」

「對！」亞芳道。

他們想追上前去，可是魯不凡已在人羣之中被簇擁着離開。

有記者問，「鑽石價如此高，保險的情形怎樣？」

「當然是依價錢而提升！」

「保險公司早已保證受保？」

「當然，否則我們怎會放心出價！」

他們已離開了拍賣館。

龍英傑忽然想起那十個較小的鑽石，問道：「十個小紅番的價錢如何？」

亞芳往拍賣品前的記錄看看，然後道：「不錯，總值也有二千多萬！」

兩人離開了場館。

亞芳道：「原來襲擊我們那帮人，是魯不凡手下的。」

「魯不凡也是個犯罪集團首腦？」

「沒有人知道，表面上他是一個正當的鑽石商人。」

「在商言商，一顆大鑽石，轉眼之間升值一倍，值得嗎？」

亞芳道：「這也難說，這些奢侈品，有人要便值錢！他大有可能已有買家！」

「什麼人才可以買這些東西？」

「世界上有很多有錢人，他們擁有的錢太多，多到你幻想也幻想不到的。」

龍英傑道：「我却有另外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

「我祇是有一種直覺，問題不是在有沒有人買這鑽石，而是……」

一時之間，他又說不出來。

亞芳道：「其中當然有蹊蹺，等着瞧！」

他們來到停車場。

在他們的電單車旁邊，有一輛客貨車，當亞芳走近，車廂內傳出狗吠聲。

亞芳道：「兩隻大乖乖來了。」

他開了車廂，兩隻大狠狗撲了出來，她把其中一隻的拉繩給了龍英傑。

他們一直往山邊去。

看來，他們像一對有閑階級，並不引起人們的注目，他們來到斜坡。

亞芳道：「你等我一下。」

她牽了兩隻狗入樹叢之內，一會，她祇拿着兩條狗繩回來。

「你安置好牠們？」

亞芳點了點頭。

龍英傑看看手錶，那時是下午一時卅分，他忍不住的問道：「牠們可以等三個鐘頭嗎？」

「可以！」

「一動也不動的等？」

「是的，沒有我的命令，牠們可以等一天、兩天，或者更久。」

「那的確比人更好。」

亞芳道：「牠們都是經過訓練的。」

兩人回到停車場，乘了一輛電單車，再往拍賣館去，他們把車子泊在一處街角的行人道上。

市區泊車地點不多，很多人也是這樣泊電單車的。

他們開始做預備工作。

* * *

下午二時，拍賣館的工作人員紛紛回來。

上午拍賣完畢，他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是完成買賣單據、保險單據及其他交易文件，最重要的是安排保安公司的押運。

不過，這是一間非常有經驗的拍賣公司，一切工作都是進行得很順利。

二時三十分，已有保安公司的車輛來到。

那是一輛裝甲車似的押運車。

如果要爆開這車，相信是需要一噸左右的炸藥。

保安車是泊在近後門的停車場。

亞芳與龍英傑埋伏的地方，並沒有選錯，他們躲在二樓一條大石柱之後。

這拍賣館是一幢古老建築物，裏面却是十分現代化，但外面仍保持那種古雅的形式。

他們埋伏在極有利的位置。

既可以居高臨下，也可以一躍而下。

緊張的時刻，時間過得特別慢。

兩人遊目四顧。

忽然，那邊來了幾個穿藍衣的工人，他們正在弄一個救火的水龍頭。

看來沒有什麼可疑。

另一邊却有一輛大貨櫃車駛上斜路，那斜路彎而窄，幸虧那位司機技術實在好，左轉軚盤，右轉軚盤，居然把大貨櫃拖了上去。

終於到了三時。

他們已可以看到，一隊人護送着幾個大鐵箱出來。

龍英傑挺起身子。

亞芳一手拉着他道：「慢着！」

龍英傑再看，那幾個人把鐵箱運了出來，他們動作慢條斯理。

亞芳道：「他們是投石問路。」

這幾個鐵箱，並沒有運上大鐵甲車，而是運往旁邊一輛客貨車上。

鐵箱一上車子，車子便開動。

「這一批價值不大。」亞芳道。

保安工作人員仍然慢慢回到後門，他們看似毫不緊張，但他們實在是金睛火眼的觀察四方。

不一會，又另外一組鐵箱運出來。

亞芳道：「這一組……」

她的話還未說完，那邊似有一堆人蠢蠢欲動，本來那祇是一些閒人。

不過，那些人也祇是欲動，但結果並沒有動。

而這個情景，祇有在居高臨下的亞芳與龍英傑才可以看到。

鐵箱仍然安全的運出。

亞芳道：「他們也是伺機下手。」

「那麼，我們計劃有變？」

「以不變應萬變。」

龍英傑不言。

亞芳道：「大原則是依照原來計劃，你仍作搶大鑽石，而我集中在十個小紅番，不過，那班人也一湧而上之際，那要自己執生。」

龍英傑點了點頭。

押運鐵箱的人，很久沒有出來。

這一段時間實在難過，他們的心緊張地跳動着，而那帮人，也不時在交頭接耳。

脚步聲終於又響了。

兩個提着大型鳥鎗的大漢先走出來，他們來到門口，各站一旁，看看兩邊，然後示意後面的人出來。

兩個不算大的箱子。

每個鐵箱由兩人左右提着，鐵箱上有鐵鍊，鎖在兩個保安人員的腰上。

前面兩個先出。

接着後面那兩個也出來。

保安裝甲車的門也開了。

就在這時，一羣人自四方八面湧來。

亞芳道：「跳下去！」她慌忙跳了下去，剛巧落在前面那個箱子前。

兩個保安人員嚇了一跳。

亞芳已抽出了一柄刀子，向兩人腰間一揮。

鐵鍊已應聲而斷。

而這時，外面的一羣人已湧了上來，他們的目標也在這箱子。

龍英傑也跟着亞芳跳了下來。

他揮了兩拳，把兩個保安人員擊倒下去。

其他保安人員分開，並且把鎗上了膛，因爲人實在太多，一時之間，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亞芳向空中一抛，一顆煙霧彈爆開！

登時，人聲沸騰。

亞芳已把鐵箱的鎖弄開，一手探進去，她眞幸運，果然是她想要的十顆鑽石。

就在這時，「隆」的一聲，不是炸彈爆炸，是那邊的一個救火的水龍頭爆了開來。

水柱直射上三樓那麼高，水花四濺，所有的人不知是走避，還是衝過去好。

煙霧、水花，一個從未見過的場面。

亞芳在煙霧中出來，她已有了防護眼罩，而且口部圍了一條濕毛巾。

在這幾十個人當中，她是最清醒的一個。

她已把十顆鑽石納入懷中，向

電單車跑過去。

在這人聲鼎沸的場面，有人放鎗，看目標放鎗，但一部份人不敢再動。

龍英傑却趁這時刻，奪了後面那個大箱子，他目的不在大鑽石，他的行動祇是分散注意力。

果然，人們開始追他。

他也投了一枚煙霧彈，本來已開始清晰的空間，再度煙霧瀰漫！

就在這時，一聲巨響傳來。

不再是爆炸，而是一輛巨大的貨櫃車，向斜路上面的裝甲車這邊衝過來。

車輛下衝力非常大，加上車輛本身十分重，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有搖山撼岳的感覺。

沒有人敢出來，人人都避往後面。

貨櫃車原來並沒有人駕駛，越滑越快！

「砰」的一聲，整輛貨櫃車已撞上了保安裝甲車。

亞芳已開動了電單車。

龍英傑見她得手，也知道是離開的時候。

警車的警號已自遠處傳來。

他把大鐵箱推開，推向想衝他而來的人。

然後，趁着這一亂，他縱身向左竄，也來到了自己的電單車旁，迅速開動。

他雖然放棄了鐵箱，但仍有人追來。

不知是保安人員，還是其他人，他已沒有時間去分辨，依照原來的計劃，車子衝過馬路，直入了行人隧道。

因爲上面已有大事發生，這行人隧道之內，並沒有太多人，龍英傑順利地通過，再上那邊石階，不一刻已上了地面。

後面並沒有人追來。

貨櫃車衝下來，水柱四濺，幫助了他們的行動。

這些情形，當然不是偶然發生的，是另一個集團要劫走鑽石。

亞芳早已離開，她的目標是十顆鑽石，已得到了手，她便依照原定計劃，上了電單車，一直往斜坡駛去。

她動作非常快，根本沒有人看到她，更沒有人追踪上來。

她來到斜坡，停了電單車，走入樹叢，兩隻狗伏在其內，一動也不動。

當牠們見主人來了，十分歡喜。

亞芳從懷內拿出鑽石，又再在一個袋內，拿出了兩包東西。

她打開來，竟是兩塊燒牛肉。

她把其中五顆鑽石，包在一塊牛肉之中，一手遞出，其中一隻狠狗一口張開，連咬也沒有咬，便吞了下肚。

另外五粒，也是照這樣做。

有東西吃了，兩隻狗更加精神。

亞芳把牠們弄好，叫道：「走！」

兩隻狠狗依她手勢所指，直往上奔。

看着兩隻狠狗消失在樹叢之內，亞芳舒了一口氣。

她並沒有立刻離開草叢，她在草叢內換了一套衣服，她害怕在現場有她的氣味，警犬會嗅到的。

她換回了女裝，駕電單車往山頂上去。

她這樣的安排，其實是害怕有人追來，萬一追到，鑽石也沒在身上。

待風聲沒有那麼緊張，她才找回兩隻狠狗，取回鑽石，這一切安排，都是無懈可擊。

唯一與她理想不符的地方，是沒有人追來。

本來，沒有人追來，是件好事，使她不用那麼狠狽，工作順利。

就是因爲太順利，她有點不安。

龍英傑也有同一感覺。

他並不是慣於做案的人，不過，他在越戰之時，有過這種經驗，如果事情太順利，其中一定有問題。

他不知問題出現在哪裏？

上了高速公路，沒有人追來，他依計劃，繞道向南區進發，由南區一處很少人上山的地方，直上山頂。

他的電單車是爬山車，馬力又好，很快便來到目的地，他把車子推入了一堆草叢，然後徒步往山丘處。

不一會，亞芳也來了。

兩人見面，歡喜不在話下。

根據狠狗跑上山的迅速，應該還有十五分鐘左右，牠們才可以到原定的目的地。

兩人坐在一個隱蔽之處，談論着剛才那一個大場面。

「你有沒有覺得有問題？」龍英傑問。

「什麼問題？」

「我說不出，」龍英傑頓了一頓道：「其實，有另外一帮人動手，我們早已預料。」

亞芳道：「不過，他們動用了救火的水龍頭，又用無人駕駛的貨櫃車衝下，似乎是大陣仗一點。」

龍英傑道：「他們有他們的手法，這樣大陣仗，目的是大鑽石。」

「大鑽石？大鑽石不是魯不凡那個集團買了？」

「但是……」

他們同時發現了一個問題。

兩人異口同聲道：「魯不凡！」

亞芳道：「他們買了鑽石，又劫鑽石，那究竟弄什麼玄虛？」

龍英傑道：「他們故意把事情擴大……」

「對……賺上賺！」

「什麼？怎麼賺上賺？」

亞芳道：「劫了鑽石，不用付款，那是一次大賺，再因保險賠償，另一次大賺。」

「是的，怪不得他不用考慮，便盡量把鑽石價格提高，他一方面志在必得，另一方面，價格越高對他越是有利……保險賠償也提高！」

「越高越好。」

「這個當然。」

忽然，他們聽到有狗吠的聲音。

亞芳拿出哨子，吹了幾下，狗吠聲立時停止了，她道：「來了，牠們來了。」

龍英傑道：「去找牠們！」

他們一起站了起來，放眼望去，下面突然有十多個人，正朝他們的電單車走來。

他們並沒有看見電單車，因爲兩輛電單車是被草叢所掩蔽着，不過，他們似是看着一個儀器，跟踪前來。

亞芳道：「糟了，我們的電單車被人放上追踪器，他們快找到了。」

龍英傑恍然而悟道：「怪不得沒有人追我們。」

亞芳也明白道：「他們遲早也找到我們，何必多費人手？」

那羣人終於停在草叢之前。

有人推開草叢，拖出電單車。

另外幾個人，也在另一邊找到亞芳的電單車。

「他們就在附近，搜！」

兩人聽得清楚，心裏大驚。

亞芳道：「勿動！」

兩人蟄伏着，那羣人組織得好，劃定了一個範圍，再以圓圈包圍方式，收窄範圍。

龍英傑與亞芳所在的位置，雖然並非在圓心，不過，却是在圓圈之內。

換句話說，他們這班人，一定會發現兩人。

亞芳與龍英傑互望一眼，齊道：「如何？」

亞芳摸摸身上，發現還有一些煙霧彈，這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

亞芳輕聲道：「趁混亂時，各自走！」

「在什麼地方會面？」

「找陳老闆，他知道我行踪。」

龍英傑點了點頭道：「各自執生。」

亞芳笑了一笑，把煙霧彈向外一抛。

這班人正埋頭埋腦的搜索，而煙霧彈也十分細小，抛出之時，並沒有人發覺。

爆炸的時候，祇有輕微的聲音。

不過，煙霧可厲害。

一時之間，簡直是伸手不見五指。

亞芳與龍英傑立時從他們的隱匿處竄出，那班人已知道其中有詐。

煙霧實在厲害，有人嗆咳，有人叫喚。

亞芳與龍英傑已看準了去路，直奔山坡，一瞬間已離開了那班人搜索的範圍。

忽然有人叫道：「伏下，放鎗！」

雖然是在煙霧中，但他們仍隱約可見兩個高速下竄的人影。

鎗聲卜卜。

亞芳與龍英傑衝下斜坡，分兩個方向而去。

冷鎗是直射，無損他們分毫。

他們拚命狂奔，一直往山下跑。

忽然，傳來了狗吠的聲音。

亞芳停了脚步，傾耳細聽——是兩隻狠狗的聲音！

爲什麼牠們會突然狂吠？

亞芳大惑不解。

不過，狗吠聲加劇，而上面人聲也亂作一團。

兩隻大狠狗，本應是沒有主人亞芳的吩咐，會守候在叢林之內，爲什麼如今會無令而動？

亞芳實在不放心。

「十個小紅番」都在兩隻狠狗的肚內，雖然他們永不會發現，可是，兩隻狠狗有什麼差池，對他們整個計劃也是巨大的打擊。

亞芳忍不住從斜坡再上，又從另一邊，繞上山上，一會，她已在斜坡另一邊。

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況。

煙霧已漸散。

下面兩隻大狠狗，發狂似的向那班人攻擊，一時之間非常混亂。

很多人都怕狠狗，紛紛退開。

兩隻狠狗雖看似亂性，但其實牠們却十分聰明，每一次攻擊，總是向那些手持手鎗的人，轉瞬之間，已咬下了六七支鎗。

不過，其中有人已迅速退後，並找到有利位置，掩護着自己，然後開鎗。

「砰」的一聲。

其中一隻狠狗中鎗，發出「汪汪」的聲音。

另一隻聽見，立刻走近同伴，不過，牠倒也機靈，知道太接近同

伴，會立時成爲鎗擊的目標。

牠看了同伴一眼之後，立時抽身，向上面山坡跑去，那人見狀，急忙躲避。

可惜，他的行動，不及狠狗快捷。

一聲狂叫，祇見那人身上已是鮮血淋漓。

狠狗再撲上，那人倒地，狠狗已把那人咽喉咬住。

有人叫道：「走！」

眼前至少有一半人受傷，他們不再理會這死者，祇有互相攙扶，迅速離開這山坡。

亞芳一直忍耐的守候着。

其中幾次，她想撲出去，尤其是當其中一隻狠狗中了冷鎗時，不過，她還是忍耐着。

小不忍則亂大謀。

當人們散去，亞芳慢慢走下斜坡。

那狠狗守候着中鎗的同伴，發出狺狺的吠聲。

亞芳慢慢走近，叫道：「亞積！」

亞積並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亞芳覺得很奇怪，又再叫：「亞積！」

亞積回過頭來，立時站了起來，牠眼中似乎有點迷惘，却又有點仇恨的火焰。

亞芳不敢再多走一步，她拿出哨子，吹了一下。

亞積似有反應，不過，並不是正常的反應，亞芳對狗的習性極其瞭解。

她已知其中有問題。

亞積已向她撲來。

她迅速退後，一邊滾開，一邊狂吹那哨子。

亞積仍然撲來。

這狗已發狂，而且獸性勃發，牠將不會理會來者是誰，亞芳慌忙閃開。

可是，亞積並沒有放過她，再度撲上。

亞芳知道，再這樣下去，自己未必有機會無恙離去，最重要的一點，假若這狗一旦發狂亂奔，再找回牠那是非常困難的事。

她是一個極愛狗的人，特別這兩隻狠狗，由她一手與狗場主人一起訓練，感情之深，實在難以形容。

不過，爲了「十個小紅番」這個計劃，她不得不下一個重大的決定。

她從懷中抽出小刀。

亞積撲過來，亞芳把小刀向前一插，這一插是插在狠狗最脆弱的地方。

可惜，她似乎有點手軟，其實那是心軟——祇傷了亞積的胸膛。

牠白森森的牙已向亞芳整個面後咬來。

狠狗的口足有亞芳的臉孔那麼大，她再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再揮刀向上。

狠狗彈開，發出極其痛苦的叫聲。

那應該是致命的一刀，不過，亞積却似乎有非常强韌的生命力。

血從牠胸膛流出。

亞積退後，却不再攻擊亞芳，反而是向牠同伴而去，一口咬着同伴身體，拖着牠前去。

亞芳實在有點感動。

這亞積，在自己身受重傷之際，仍然惦念着同伴，並且不惜以自己有限的力量，拖走同伴。

這世界有多少人會不顧自己而只顧及他人，就算是知己，那又如何？

亞積迅速把同伴屍體咬着，拖向山坡的另一邊，牠似乎是用盡自己最後的力量，速度極快。

山坡另一邊，並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亞芳這樣呆了一刻，亞積已過了山坡。

「十個小紅番」仍在牠們的肚子內，亞芳不能讓牠們逃掉，否則就功敗垂成。

她也連跑帶跳的奔向亞積所走的地方。

想不到這邊，竟是一個懸崖。

亞積盲目的向前奔着。

亞芳高叫，「亞積，亞積！」

這時，亞積那會理會？

牠一直奔至崖邊，前無去路，牠呆了一呆，竟然不顧一切，咬着同伴，向前一躍。

亞芳撲上來，已是鞭長莫及。

「十個小紅番」隨着牠們墮下崖底。

她走近崖邊，下邊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峽谷，兩邊是嶙峋怪石，有一些小樹或荊棘伸展出來。

她往下看，看不見亞積。

她狂叫，「亞積，亞積！」

那裏會有反應？

一時之間，滿谷廻聲。

不知過了多久，亞芳在夜色蒼茫之中，蹣跚的走下山坡，她的心情沉重。

當她剛到谷口，有兩個黑影在她眼前一閃。

一個黑色的布袋已從上罩下，她想反抗，祇覺吸入一些甜甜的氣味，已不省人事。

* * *

龍英傑從山頂一直往下走，他並不往偏僻的地方去，反而盡快趕向馬路。

他知道在這個時候，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安全，沒有人會在人多的地方抓他。

他這個選擇並沒有錯。

來到馬路，很快便截到了一部車子，他不敢直接回那間大屋，害怕有人在那裏埋伏。

他也不想直接找陳老闆，因爲事情剛剛發生，不想把他牽連在內。

有什麼地方好去？

結果，他回到西區那些公寓渡宿一宵。

坐在那滿是發霉氣息的房間，他有無限的感慨，他這間房也有一個後窗，可以看見偶爾有人走過。一幕幕的往事，如記錄片段在他腦海中閃現。

人生如戲，他嘆息着。

翌日，他買了一份報紙，這件打劫拍賣行的事件，成了報紙的頭條新聞。

根據報紙的報導，那顆最大的鑽石已被歹徒劫去，至於那十顆較爲細小的，亦即是他們所叫的「十個小紅番」也有提及，但並沒佔多少篇幅。

亞芳的選擇，實在是相當正確，人們都集中注意力於大鑽石上，這時情形仍對他們極爲有利。

拍賣場外面，因爲有水龍頭爆裂，貨櫃車從斜坡衝下，又有煙霧彈爆炸，事後看來，似是個戰場一般，不過，警方並沒有抓到任何疑犯，不過，他們早已把這案件列爲重案，已特別成立了一個小組來主理。

龍英傑在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給陳老闆。

陳老闆一聽到龍英傑的聲音，便道：「工程已完成，我明天找數(拿錢)給你。」

龍英傑起初不知是什麼意思，但回心一想，陳老闆害怕電話有人偷聽，因此用生意口脗來阻止他。

龍英傑問道：「在哪裏？」

「在古老圍記！」

「圍記」是那古老的圍屋，亦即他們所居住的古老大屋，看來，並沒有人知道那是他們的巢穴。

「木方怎樣？」

陳老闆當然明白，「木方」是代表亞芳。

「訂貨還沒有到。」

陳老闆已放下了電話。

龍英傑決定先回古老大屋，相信陳老闆會有另外的指示，或者亞芳亦會回來。

他一直等了兩天，仍沒有任何消息。

最令他掛心的是亞芳，雖然，她是個女中豪傑，不過，遇到那些如狠似虎的人，她未必可以應付。

如果亞芳有些什麼問題，那兩隻狗又如何？會否在樹林中活活餓死？

如果沒有估計錯誤，這次他們最大的對頭人，應該是魯不凡這個集團。

魯不凡是個上了岸的巨頭，他們的犯罪方法已是企業化，以陳老闆目前的光景，並不是他的對手。

不過，一切事情，都是要先找到亞芳最重要。

往哪裏找？

山頂現場應該是有綫索的地方。

傍晚時分，龍英傑到了山頂。

那天有點寒意，入夜之後，北風驟起，寒意更甚，龍英傑翻起了衣領。

他不敢由大路上去。

他繞過了一些樹木，走過一些草叢，來到接近山頂的地方。

他記得兩隻狠狗是應該在附近，可是，再沒有牠們的踪影。

龍英傑心想，「假若牠們仍在，那麼一定是兩條狗屍的了！」大有可能是亞芳已把牠們帶走。

這個想法，令他有點興奮。

忽然，他看到有一些燈火閃亮。

龍英傑不敢妄動，匿在一些草木較疏密地方，祇見下面有兩個人，他們正用電筒照着。

他們似乎是與人互通消息。

龍英傑小心一看，果然是一些燈語，那是叫人來替他們值班。

越戰的時候，越共十分貧窮，他們沒有先進的通訊工具，燈號便是他們互通消息的方法。

想不到龍英傑學了，如今還派上用場。

不一會，有兩人登山。

四個人接頭，不久兩人下山。

龍英傑知道這是一個大好時機，決定跟踪下山那兩人，那兩人從一條捷徑下去，在一個隱蔽的小樹林內，有一輛客貨車。

龍英傑跟踪而下。

如果他們把車子開動，自己便無法跟踪，他在斜坡之上，找到兩塊大石，然後向着那兩人下山的方向推去，兩人聽聞聲音，趕忙跳開。

他們以爲有人跟踪，不敢立即下去。

龍英傑便趁這個機會，先到了那輛客貨車，開了後面的車門，躲了進去。

這個做法是相當冒險的，不過，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

這客貨車的後廂，有幾個大紙皮箱，不知載着什麼，但可以讓龍英傑躲在其中。

不久，兩人來到，並沒有開後面車廂，他們兩人，一人駕駛，一人坐在後面。

汽車迅速的開動。

車子並不是向下駛去，而是駛上山頂，想不到這帮匪徒倒也大

膽，竟然在山頂這樣高尚的地區，作爲他們的賊巢！不過，回心一想，這全城最高尚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汽車直入了一間大宅。

那道大鐵閘是用無綫電控制的，汽車沿着斜坡，來到一間大宅的後門，車子才停了。

兩人下了車。

龍英傑等了一會，也偸偸的下了車。

他在樹木的掩映下，走近一個大宅的窗口。

裏面有厚厚的垂簾，外面是無法看到裏面的情形，他向上一望，有一個小露台，沿水渠爬上去，並不是難事。

他迅速上了露台。

露台有一道玻璃門，並沒有完全關上，裏面也有厚厚的垂簾，他想掀起。

「慢着……」那聲音幾乎令龍英傑整個人也嚇呆了。

他不敢再掀。

「不要那麼快便決定殺她！」那聲音接着說。

「已經是三天了！」另一把聲音，頓了一頓又道：「那女人眞倔强！」

「她捱不了多久。」

「你有辦法？」

「我相信那十顆鑽石仍然在她手中。」

「大鑽石已在我們手上，那十顆……價值並不算大，不要也罷！」

「不，我這個合約是一整套，十顆小鑽石，配上這一顆大的，那是一套，少了十顆，我不能完成這合約。」

「他們那麼執着？」

「不是他們執着，而是那個女人執着。」

「女人？」

「王子是答應過那女人，送她一套『十星伴月』的生日禮物。」

「那個女人究竟是怎麼樣的？對王子有這麼大的魅力？」那人好奇地問。

「你看……」

他們似乎是在看一份報紙。

「這個女人，看來並不是十分美麗。」

另一人笑道：「對你來說也許是，但對王子來說，却是天下第一美人。」

龍英傑趁這機會，把垂簾掀起了一些。

他看見室內有兩個男人。

一個面對露台，很明顯是魯不凡。

另一個背着他，他無法看到他是誰，但背影有點熟悉，聲音也似乎有點熟悉。

兩人是在談論鑽石的事情。

原來這些鑽石是劫來送給一位王子的。

王子？這世界上還有什麼王子？做王子竟然要利用犯罪集團爲他搶東西，應該不是什麼出名王子！

中東那些王子？

忽然，另外一個人站了起來。

那身影更加熟悉。

他突然回過頭來，好像是發現了露台有人似的。

龍英傑一動也不動。

他不動有兩個原因，第一，他是不想動而令人發現他在露台外面。

第二，他是被那人的臉孔嚇呆。

因爲那人竟是龍英傑的恩人——陳老闆！

陳老闆又怎會與魯不凡在一起，還在談論那鑽石，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他們兩人，在這件鑽石大劫案中，究竟分別扮演着什麼角色？

他實在摸不着頭腦。

陳老闆突然道：「對了，王子其實並沒有向我要求要那顆大鑽石的。」

魯不凡道：「他也沒有向我要那十顆小鑽石的。」

「爲什麼……」

「這個王子，並不是普通的王子，他有極大的野心……我想他……」

「這王子十分蠱惑。」

「是的，我是這樣想，他對我說的，祇是大鑽石，對你說的，祇是十顆小鑽石，如今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故意讓我們聚合一起！」

兩人沉默了一會。

陳老闆突然道：「鷸蚌相爭？」

魯不凡道：「漁人得利！」

「他要利用我們兩人……那麼，那油田的合約，也許也祇是一些幌子。」

魯不凡道：「究竟王子還向你要些什麼？」

陳老闆搖了搖頭。

魯不凡道：「假若他早對我說，他一定要整套，我想我一下手，你那兩個手下，那有機會到手。」

陳老闆道：「不，假若王子早對我說，要那顆大鑽石的話，我兩個手下，一早便得到。」

兩人言語中已有火藥氣味。

原來兩人是被王子利用，本來是分開的，現在却被迫合在一起。

陳老闆道：「讓我見那女人！」

「不能，假若你先得到那十顆小鑽石，我一時之間……又不能……」

「爲什麼不能？」

「因爲……因爲……」魯不凡欲言又止。

陳老闆道：「魯不凡，如果你不信任我，我們合作也沒有什麼意思。」

「我……我不是不信任你，大鑽石的確在我那裏，不過，現在不能拿出來，因爲我還沒有收到保險賠償。」

「保險？如果我們有了油田合約，你又何必斤斤計較這一些錢？」

「不，我策劃這件事情，所用的金錢非你所想，我沒有你這麼好運，有兩個好幫手！」

「不過，我與你的江湖地位，又豈可同日而語？」

魯不凡笑了起來，似乎今天晚上，他所聽到的話，最愜意還是這一句。

龍英傑聽了這些對話，心中似乎有了一個模糊的概念，魯不凡與陳老闆均是想爭取那個中東王子的歡心，當然目的是想得到油田合約。

不過，那王子並非善男信女。

他分別委託魯不凡與陳老闆兩人，一個向他要大鑽石，另一個是十顆小鑽石。

當劫案完成之後，他才通知兩人會合，這樣是迫兩人合作。

兩人利益所在，自然有爭拗。

在爭拗之中，自然會各出奇謀討好王子，那麼，王子大有可能，大鑽石也想得，小鑽石也想要，而不費分毫，王子是個相當貪心的賊祖宗。

而魯不凡與陳老闆當中，實有大矛盾。

魯不凡江湖地位高，想以勢凌人，不過，他也是太貪心，劫得大鑽石，與陳老闆合作，事情應該是水到渠成，而他却仍貪那筆保險費。

魯不凡擄了亞芳回去，一方面是希望透過亞芳，可以把十顆鑽石尋回，那時，他大可以一脚踢開陳老闆。

另一方面，他想把事情拖延一下，讓他收到保險費之後，假若一定要與陳老闆合作的話，那時才合作也不遲，因此，他不能不用辦法套取亞芳收藏鑽石的地方，也不能讓陳老闆單獨與亞芳會面。

這兩個老奸巨猾，勾心鬥角。

至於眞實情況是否如此，龍英傑不敢肯定。

無論如何，拯救亞芳出來是最重要的，他兩人搞什麼鬼暫不用理會。

魯不凡又再與陳老闆談論着，不過，他們的聲音越來越低，無法再聽清楚。

看來亞芳必然在這大宅之內。

忽然，桌上的電話響了。

魯不凡大聲地叫道：「什麼？」接着他又叫道：「搜！千萬不能讓她逃去！」

龍英傑聽了，心頭爲之一亮——亞芳逃了出來？

他迅速爬了下去。

這時，整間大宅都亮了燈，其中人影閃動，看來魯不凡已先吩咐人把大宅包圍着，亞芳無論怎樣也逃不出這大宅的周圍。

龍英傑躲在黑暗中，心想，「假如自己是亞芳，從被困的地方逃了出來，但仍未逃出大宅，她應該躲在什麼地方才最安全？」

他想了一會，外面人聲鼎沸，似乎沒有什麼結果。

「冷靜……」龍英傑對自己說。

忽然，他腦內靈光一閃。

亞芳藏在什麼地方都不安全，祇有到魯不凡的睡房，那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屋中那一個人會去魯不凡的睡房搜索？

不過，魯不凡的睡房在哪裏？

龍英傑看着燈火輝煌的大宅——是塔形式的建築物，下面大而上面小。

上面？

龍英傑決定冒一次險。

他先襲擊了一個打手，搶了他的手鎗和衣服，換了衣服，便混在其他人之中，一直往上面走去。

沒有人發現龍英傑，人來人往，場面十分緊張，那會有人理會他。

他一直往上面走去。

到了三樓的地方，地方已明顯的縮窄。

四樓——已再沒有人。

五樓，五樓應該是整間大宅的禁地，也應該是魯不凡的睡房。

他閃身上了五樓的露台。

門是虛掩的，他像老鼠般竄了進去。

黑暗之中，他忽然看見有很多燐燐鬼火似的閃光，他心中有點驚懼。

但當他定神下來，他便明白，那些並不是鬼火，而是鑽石的反光。

魯不凡是個鑽石狂，很多大小的裝飾品，都鑲有鑽石，因此，在黑暗之中，稍有光芒，便反射出來，給人一種詭秘的感覺。

龍英傑忽然感到有人！

那祇是一種感覺，並不是眞的看到人。

這時，他已習慣了房內的黑暗，正想走近那張巨型辦公桌的時候，他突然感到一陣勁風。

他立時轉過身來。

一柄明晃晃的刀由上面劈下來，他避不能避，祇好伸出右手，

一手抓着那持刀的手腕。

可是，他還沒有握緊對方手腕，持刀的人把刀一拉，龍英傑連忙縮手。

然後是一連串狂風掃落葉的刀法。

龍英傑完全沒有還招的餘地，祇能左閃右避，他祇感到刀風刺骨，有砭膚的寒氣。

他突然一個大轉身。

那人經過一連串的攻擊，似有些倦意，見他雙脚力量强勁踢來，也就躍開。

龍英傑連忙一個鯉魚翻身，然後雙掌擊出。

這一擊目的在使對方無法再近身。

接着，他抽起身邊一張矮櫈，向那人影擲去。

那人閃開，退至牆角叫道：「亞强？」

龍英傑也認得這聲音，道：「亞芳！」

「是你，你怎會來到這裏？」

「說來話長，我猜你可能在這裏，果然是……不要多說了，走！」

亞芳道：「慢着……」

「妳還想弄些什麼？」

「這是魯不凡最機密的地方，我們有機會來此，不要錯過這機會。」

「他們正在搜索妳！」

「我知道，不過他們永遠也不會想到，我竟有膽子來到這裏。」

龍英傑笑道：「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對！」

亞芳走近辦公桌，桌上有一部電腦，她按了一個按鈕，那電腦螢光幕亮了。

亞芳再按了幾下鍵盤，自言自語道：「爲什麼他竟會這麼大意？」

「什麼事？」

「這是他的重要資料！」

「什麼重要資料？」

「保險庫密碼！」

「你在開玩笑？」

「不！」亞芳認眞地道：「他似乎在整理他的個人資料……你看，還有他的銀行賬戶，他的生意記錄……」

龍英傑對這些一竅不通，他道：「知道他這些事情，又有什麼用？還是快走……」

「給我五分鐘！」

「做什麼？」

亞芳並沒有吭聲。

龍英傑道：「我往外面替妳把風！」

「好極！」

龍英傑走往露台處，掀起了窗簾，祇見下面仍是人影幢幢，搜索的工作仍在進行。

他有點心急，他害怕他們最後會來到這裏，不過，亞芳却是埋頭的在使用那電腦。

這五分鐘，對龍英傑來說，比在地盤作一個黑市勞工的大半年還要長。

亞芳道：「可以了。」

龍英傑走回大辦公桌處。

亞芳道：「推開那張大沙發。」

龍英傑依言。

沙發雖十分重，當然難不倒龍英傑。

亞芳道：「試試推那幅牆，沙發抵着的那幅牆！」

龍英傑用力一推，那幅牆居然有反應，彈了開來，龍英傑再把門推開道：「咦？」

「什麼？」

「是個保險庫！」

亞芳道：「上面是否有一個大旋鈕？」

「是的！」

「左卅三，右七五，再左八八。」

龍英傑照着她所說的，旋動那大旋鈕，「的」的一聲，保險庫的門開了。

一陣刺目的光綫，自保險庫內透出。

亞芳道：「大鑽石！」

果然是拍賣行內的大鑽石。

亞芳道：「快收好它！」

龍英傑用絨布把那顆大鑽石包了起來，納入懷中。

亞芳道：「不枉此行！」

龍英傑道：「不過，我們不知道能否逃過魯不凡的天羅地網！」

亞芳走近露台，又再往另外一邊的窗口往下看去，她沒有作聲，看來逃離不易。

「怎麼辦？」龍英傑道，頓了一頓道：「我現身，讓他們抓到，妳乘機脫身！」

「不，如果要走，大家一起走！」亞芳道。

「不，」龍英傑把大鑽石從懷中拿出來道：「這大鑽石配那『十個小紅番』，可以與一個中東的王子交易，其中的陰謀很大！」

「什麼？」亞芳當然不明白。

龍英傑用最簡單的話解釋一遍，亞芳並不完全明白，倒也知道大概。

亞芳道：「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要一起離開，還有很多事情，我一個人辦不了，你也是一個人辦不到！」

「例如……」

「那『十個小紅番』！」

「不是在妳手上？」

「不，還在狠狗的腹內！」

這時，下面有人聲傳來。

亞芳道：「不要再說，想辦法離開！」

兩人齊往窗口看去，一時之間，實在沒有逃走的方法，龍英傑有些心急道：「我衝出去，引開他們的注意力，然後妳……」

亞芳道：「不用，我有一個辦法。」她拿起辦公桌上一個無綫電話。

「打電話請救兵？」龍英傑有點開玩笑的口氣。

「對！」

她祇按了三下按鈕，很明顯，她是打電話給警方，亞芳先說了這大宅的地址，然後道：「有人搶劫，請立即派人來！」

亞芳道：「如今警方人員的辦事效率提高了很多，大約五分鐘便有人來到！」

龍英傑道：「他們一定不敢那麼放肆，拿着長鎗短鎗的搜索了。」

「對，而且警察來到，一定有所盤問，那時，我們大有機會逃脫。」

亞芳這一着是險中求勝，可是，能否得勝，還是未知之數。

幸好，警方的辦事能力眞是比以前大大的提高了，因爲他們已聽到了警車的警號。

他們聽到，下面的人也自然聽到。

一時之間，下面似乎是靜了下來。

亞芳道：「小心！」

兩人伏在窗前。

一輛警車正向這大宅駛來，下面更靜。

亞芳道：「走！」

龍英傑道：「往哪裏？」

「從這窗子下去，如今那些人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前面那警車，我們爬到下面去。」

兩人小心翼翼地爬下去。

粉碎陰謀　美夢成空

魯不凡十分震怒，他對手下說：「怎會有警車駛來我這裏？」

當然沒有人知道。

魯不凡不願與警察接觸，向手下道：「我到上面去，你們好好打發他們。」

魯不凡居住在頂樓，那祇是五樓，不過，他竟然有一部私用電梯。

他按了電鈕，電梯緩緩下來，門開了，他忽然有點氣憤，大力地踏了一脚。

這一脚嚇得躲在電梯底的兩人，全身發軟。

原來龍英傑與亞芳兩人，本想爬牆而下，不過，他們一出窗外，便覺得不對勁。

下面的人雖然並未發現他們，不過，祇要再下去，一定會被人發覺。

於是，他們立刻折回。

龍英傑走到大門，竟發現有一部電梯，他立即想到，如果躲在電梯底的話，那應該是一個最好的逃生辦法，他在地盤工作那麼久，當然熟悉那些簡單電梯的構造與操作，他與亞芳兩人，先爬上電梯頂，再由旁邊的電纜，爬到了電梯底。

在電梯底時，兩人並沒有辦法操作電梯，祇希望下面有人按掣。

果然，等了一會，電梯便動了。

他們到了樓下，便聽到魯不凡大力的踏了一脚，幸好，那祇是魯不凡的自我洩憤。

龍英傑與亞芳已躲入了地底下面的地洞，這地洞是給修理電梯的工作人員用的。

當電梯再升上去，兩人已在地洞之內，找到通風用的窗，逃出了大宅外面。

魯不凡上到自己的書房內。

他心情煩亂，並沒發覺書房內有一些凌亂。

他坐在辦公室桌前，突然，他的手觸及桌上那個無綫電話，他叫了起來，「怎麼會……」

原來他感到無綫電話有些微熱的感覺。

「糟！」他一按電話，那液晶體記憶系統顯示出有人撥過九九九。

他連忙再按電腦，他記得他在下面與陳老闆說話之前，他是在用電腦處理一些私人事的。

電腦亮了，螢光幕立時顯示出他的個人資料，他心中大叫一聲——因爲他並沒有把電腦資料上鎖，很明顯這個曾用他無綫電話報警的人，一定看到這資料。

他用力拍枱。

這時，他才看到，那沙發的位置似乎並不對，他把沙發拉開，保險庫的門已自動的彈開！

魯不凡氣得發呆，他蹲下來，看看裏面，第一件事自然是發現沒有了那顆大鑽石！

他咆哮起來，像隻瘋狂的獅子。

「爲什麼我沒有想到？」他吼叫着。

他的意思是爲什麼沒有人想到，逃脫了的亞芳會來到他的書房躲避？

咆哮儘管咆哮，但一切都無補於事。

他坐回辦公桌，拿起電話，「來人！」

一個親信迅速地到來。

魯不凡道：「警察怎麼樣？」

「我們已說過可能是有人報假案！」

「並不是報假案的，是亞芳報

的！」

「亞芳？」

「還不趕快派人在附近搜索？希望她走得不遠！」魯不凡大聲吩咐。

這個親信跟着魯不凡也有一段日子，從來沒有見過他那麼緊張，他已明白事情實在嚴重。

魯不凡道：「那個亞芳不單自己逃走了，而且偷走了我的鑽石，甚至還有可能偷走我的其他資料！」

「魯先生，我會派人全力搜索！」

「找到亞芳，千萬別殺她！」

「爲什麼？」

「她大有可能把我們的資料外洩，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要迫她說出把資料交到那裏去。」

那親信離開後，魯不凡撥了幾個電話，看來他不但要親自去搜捕亞芳，還要請求援兵。

＊　＊　＊

龍英傑與亞芳此刻已在西環的一間小公寓之內。

龍英傑笑道：「這公寓與我眞有緣份！」

亞芳道：「爲什麼？」

「我第一次來香江，便是居住在這地方，逃離劫鑽石的現場也是回到這裏，這回是第三次！」

亞芳道：「其實我也住過這些地方……不過，不是在這裏！」

「在那裏？」

「在英國！」

「什麼？你養父不是有很多錢送你往英國讀書，你何用受苦？」

「可是，我不想用養父太多的錢，我嘗試過在餐館工作，住在那些地窖宿舍，跟這些小飯館差不多，可能還更差，那地方是陰暗潮濕，又陣陣寒意。」

「你挺有志氣。」

「人貴在自立。」亞芳道。

「對，不過，很多時候，並不是想自立便可以自立，譬如我的處境！」

亞芳安慰道：「當我們完成了這件工作，你便可以自立，我也可以自立！」

兩人都笑了起來。

亞芳道：「第一件工作，要先找回兩隻狗！」

「那兩隻狠狗，牠們在那裏？」

亞芳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牠們那麼忠心，恐怕餓也餓死了！」龍英傑道。

「死了！」

「什麼？牠們死了？」

亞芳點頭道：「其中一隻被射死，另一隻也發狂而咬着同伴跳下崖！」

亞芳把當時情形描述了一遍。

龍英傑聽了，喟然道：「亞積既忠心又有義氣，比起人的品格來，牠們更高尚。」

亞芳嘆了口氣，道：「明天，我們預備一些爬山工具，往山崖找狗屍！」

「只要找到牠們的屍體，仍可以找回那『十個小紅番』的！」

「相信可以！」

一宿無話，翌日早晨，龍英傑便出去，依照亞芳的吩咐，去購買各種爬山用具。

香江是個大都市，這些用具，很容易便購備，繩索、滑輪、爬山鞋，以及其他工具，一應俱全。

在未出發之前，他們討論了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去收藏那顆大鑽石。

這實在是一個傷透腦筋的問題。

亞芳最後決定，在銀行開一個保管箱，把大鑽石放在裏面最安全。

龍英傑沒有什麼意見。

那日下午，亞芳和龍英傑去銀行開保險箱，差不多入夜才回來，原來他們還去找個出口商，找到了一些特別照明工具，還有其他一些小巧的電子用具。

亞芳拿出了兩條鎖匙，道：「我們一人拿一條。」

他並沒有追問亞芳，而且，話題一拉開了，他也暫時忘記了這事。

又過了一天，外面關於鑽石大劫案之事，風聲已沒有那麼緊張。

他們決定在下午上山。

爲了避開魯不凡的耳目，他們扮成了一對爬山的男女模樣。

到了那山崖處，他們發現魯不凡依然派了手下在附近監視着。

看來他估計亞芳或者龍英傑，定會再來這個事發的現場。

他們無法在日間工作，一直靜候到傍晚，附近幾個負責監視的人才離去。

他們急忙上到崖邊。

那時已是暮色蒼茫，他們放下了長繩，龍英傑先下去，亞芳接着。

遠處的山頂，有兩具望遠鏡正朝着他們。

其中一人道：「他們下去了！」

另一個人道：「我先通知魯先生！」

那人按了無線電話。

「他們下崖做什麼？」

「不知道！」

「先監視他們，若有進一步的消息再通知。」

「魯先生，我們在這裏無法看到他們在下面幹什麼。」

魯不凡似是想了一下，才道：「你們仍然監視着他們，最重要的是，勿讓他們離開！」他頓了一

頓，道：「我會再派人去！」

龍英傑與亞芳實在低估了魯不凡，他有這麼大的成就，並不是僥倖得來的。

遇有突出的岩石，他們更加小心的觀察。

他們用完了一條長繩，沒有什麼發現，那長繩有一千碼長，他們再放另一條長繩，那是另外一千碼。

他們又沿着繩子下去，壁上有更多樹木伸出來，在電筒照射下，斑斑駁駁，更爲難看清楚。

不一會，他們同時嗅到一些異味。

亞芳道：「可能是狗屍發臭！」

那陣臭味越來越濃。

龍英傑捂着鼻子，忽然叫道：「亞積！」

在一塊大石之上，躺着亞積。

亞積身上滿佈飛蟲，當他們接近之時，飛蟲全部飛起，發出嗡嗡的聲音，十分可怖。

亞積的屍體已腐爛，飛蟲飛走了，但身上仍然滿是屍蟲，更加可怕。

龍英傑道：「讓我下去！」

亞芳在上面道：「小心！」

龍英傑慢慢接近那狗屍，那種惡臭的氣味，幾乎令他窒息。

他拚命忍着，落在狗屍身旁。

亞芳道：「剖開牠的肚子！」

龍英傑拿出一柄利刀，向狗屍的腹部插去，內臟的臭味更甚，他忍不住的嘔吐了。

不過，無論如何一定要剖開狗腹，他先吸了一口氣，硬着頭皮，用刀搜索那狗胃。

幸好並不難找，一堆半消化的食物中，有五顆石子似的東西，那當然是「五個小紅番」！

亞芳心急地道：「找到了？」

龍英傑點了點頭，把那五顆鑽石放入袋中，五顆鑽石也帶着惡臭，不過，這東西也許是世界上最貴重也最惡臭的東西了。

龍英傑迅速離開。

「還有另一隻呢？」

亞芳率先再下去，下多十步，已見了另一隻狠狗掛在一棵小樹之上。

也是一陣難以言喻的惡臭。

亞芳道：「讓我來吧！」

她滑下了繩索，站在狗屍旁邊，這隻狗是較早死的一隻，身上已有了刀傷，因此肉腐爛得更快。

蛆蟲滿佈，令人慘不忍睹。

亞芳忍着難聞氣味，掏出了刀，剖開狗腹小心搜索，終於找到了另外五個小紅番。

亞芳道：「上去吧！」

兩人迅速的爬了上去，離開了兩具狗屍，臭味再沒有那麼濃烈，但身上仍傳來鑽石沾上的臭味。

爬完一條繩索，他們先休息了一會，喘了一口氣。

忽然，龍英傑道：「另一條繩索呢？」

亞芳道：「可能是在那一邊。」

他們搜索了一會，仍不見另一條繩子，兩人開始驚慌起來。

亞芳道：「難道……」

龍英傑道：「魯不凡？」

亞芳道：「希望不是！」

沒有了繩索，他們是沒有辦法爬上去的。

忽然，傳來一陣直升機的聲音，自上面傳下，而强烈的燈光也從上面射下來。

「直升機？」

果然，一架小型的直升機正慢慢降下。

這山崖相當窄，有人竟然敢駕直升機下來，這人倒是藝高膽大。

强烈的射燈一直射下來，並開始左右橫掃的搜索，龍英傑與亞芳兩人連站的地方也不多，簡直不能再躲避。

射燈已照到了他們。

他們用手掩着眼睛。

忽然，一連串的「砰砰」聲在他們身畔響起，子彈一排一排的掃射。

兩人不知要掩着耳朵還是掩着眼睛。

他們唯一個的辦法是——聽天由命。

子彈並沒有射在他們的身上，並不是開槍的人沒法瞄準，而是他們並不想殺死兩人，這些子彈只是一種警告，他們慢慢的高舉雙手。

「你們投降了？」

直升機上有人用揚聲器大叫。

兩人只好揚手，表示投降。

直升機上升了少許，然後放下了一條繩索。

龍英傑道：「把鑽石交給我！」

亞芳把五顆鑽石交了給他。

「你先上去！」

亞芳拉着繩子，上了直升機，龍英傑等了一會，繩子又再下來，龍英傑也爬了上去。

直升機上，魯不凡竟然親自出馬。

「你們找什麼？」

他並不知道兩人下去找什麼。

亞芳沒有說話。

龍英傑道：「找什麼也不關你們的事。」

「你們不用再隱瞞，你們已是肉在砧板上，現在說遲些說也沒有什麼關係。」

魯不凡意氣風發的樣子，令龍英傑感到很氣憤，他突然撲了過來。

魯不凡是坐在機師的旁邊，這一撲，龍英傑撞倒他，他用機關槍柄撞擊龍英傑。

一時之間，龍英傑頭破血流。

不過，他不顧一切，把一隻手伸出了玻璃窗外。

魯不凡已抓住他。

龍英傑喝道：「不要再動！」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這一隻手內拿着的是五顆鑽石。」龍英傑道：「你再爲難我們任何一個人，只要我一放手，五顆鑽石便跌下去，任你怎樣也難再找到。」

魯不凡聽了，立時改變了語氣，道：「千萬不要放手，萬事有商量。」

龍英傑道：「讓我先坐好！」

魯不凡沒有阻攔，讓他坐在機師旁之後，仍然是一隻手伸出窗外。

魯不凡道：「果然如我們所料，你們眞的往下面尋回那十顆鑽石。」

兩人都沒有回答他的話。

魯不凡又道：「你們把鑽石收藏在什麼地方？」

兩人依然沒有理睬他，他感到非常沒趣。

龍英傑雖然沒有理睬魯不凡，不過，他一直是注視着，一定不能讓他有異動。

直升機一直飛回魯不凡的大宅。

亞芳道：「載我們到中環去！」

「爲什麼？」

一時之間，她也不知爲什麼要去中環，她只希望想辦法擺脫魯不凡。

亞芳道：「我們要把鑽石放回保險箱內。」

魯不凡笑了起來。

機師向魯不凡道：「到那裏去？」

「回大宅！」魯不凡道。

龍英傑道：「不，到中環，對了，中環的香江銀行頂，不是有一個直升機場？」

魯不凡笑意突然收斂，亞芳特別注意他的眼神，知道他要發難。

龍英傑叫道：「勿亂來！」

但魯不凡已動，他用機關槍指向亞芳，企圖以亞芳威脅龍英傑。

「把鑽石交給我！」魯不凡道。他一邊說，一邊用槍嘴撞向亞芳的胸前。

如果他們是朋友，龍英傑沒有理由坐視不理。

只要他撲過來，把手伸回來，一切又在自己掌握之中，魯不凡極有信心。

可是，龍英傑却沒有如他所料。

龍英傑只叫道：「你再傷害她，我便放手。」

魯不凡並不相信他的威脅，又再以槍口撞了亞芳一下，亞芳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龍英傑突然一鬆手，五顆石子般的東西已迅速掉下去。

下面是一片荒野，要找回這五顆東西，比在海裏撈針，一樣困難。

魯不凡實在想不到龍英傑會如此做。

但事實却是擺在眼前。

魯不凡咆哮起來，他又想撲起，這次不再是亞芳，而是向龍英傑。

龍英傑迅速的伸手入懷，然後又把手伸向窗口之外，然後道：「還有五顆，你想要嗎？」

魯不凡凝住。

他實在不敢再動，失去了那五顆，已是無法找回，如果再失去這餘下的五顆，那麼，想找個樣本，配回失去的五顆都難了！

他突然又堆着笑臉，魯不凡這人的表情變化多端，如果讓他去做戲，表情定是大爲感人。

魯不凡道：「何必這麼暴殄天物？」

龍英傑道：「我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到了銀行直升機場，你讓我們安全離去，這五顆鑽石依然是你的。」

「好極，好極！」魯不凡知道再用强的話，只有再損失，而這兩人的命也難彌補這個損失。

直升機很快便到達銀行上空，機師望着魯不凡，魯不凡點點頭，示意他降下去。

機師慢慢的把直升機降下去。

龍英傑道：「亞芳，你先走！」

「不！我和你一起走！」亞芳道。

這時，用拋棄五顆鑽石來威脅魯不凡已是沒有用，不過，魯不凡還有一些顧忌。

「這位女士對你實在多情。」魯不凡道。

龍英傑道：「開門！」

機師開了門。

龍英傑道：「走！」他也動身。

魯不凡道：「慢着，放下鑽石！」

龍英傑道：「不！」

「你又弄些什麼玄虛？」

「不，我不想在你機關槍下喪命。」他已一手抓住了那機師，又道：「護着我們下去！」

機師無奈的望着魯不凡。

魯不凡一時之間亦同樣無可奈何。

龍英傑道：「當我下去之後，我會把鑽石放在地上，這裏距離樓梯不遠，却在你射程之內。」

魯不凡不言。

龍英傑道：「我不會爲貪這五顆鑽石而用我們兩個人的生命作賭注。」

魯不凡依然不言。

龍英傑道：「你現在開槍殺死我們也可以，不過，驚動了這地方的保安，我看你也一定逃不了。」

他說的是事實。

龍英傑續道：「我們一入了那樓梯，你便可以拿回鑽石，迅速起飛！」

魯不凡點了點頭。

他心想：「要抓回這兩個人，也不是難事。」

他不想在這地方開槍，一旦把這事情弄大，對他自己的影响更大。

龍英傑與亞芳，控制着那機師，跳下了機艙。

魯不凡挺着機關槍。

他雖然不想把事情弄大，但如果龍英傑一旦不守諾言，他也決定開槍。

龍英傑從魯不凡的眸子中，看到他的心意。

他也不敢怠慢，走到了一半路程，他把五顆鑽石放在地上。

魯不凡微笑。

龍英傑與亞芳利用那機師作掩護，一直來到一個樓梯口。

到了樓梯口，龍英傑用力把那機師一推，兩人便迅速下了樓梯，找最多人的地方走去了。

機師站起來，魯不凡示意他把那五顆鑽石拾回來，機師迅速地把那小袋鑽石拾起，並且上機。

這時，已有工作人員走出來，並且還有一些保安人員，他們都十分緊張。

這個直升機場是私人的，一切來往都有時間表，怎麼突然有直升機下降，他們一定要查看。

魯不凡不想再多作解釋，多惹麻煩，對機師道：「快，快升上去！」

當那班工作人員趕到，魯不凡的直升機已飛上去了，他在機上向下面趕來的工作人員作個敬禮，表示他的歉意。

魯不凡不再理會下面，他小心地把那個小袋解開，然後把五顆鑽石倒出來。

倒出來的並不是鑽石，而是幾顆石子！

魯不凡還以爲看錯了，向機師問道：「這是什麼？」

機師道：「石子！」

魯不凡整個人像快要爆炸似的，他竟然被龍英傑騙了，他不知是對自己說，還是對機師說：「我不把這人撕開八大件，誓不爲人。」

＊　＊　＊

龍英傑與亞芳同時舒了一口氣。

當他們乘電梯離開銀行，在街道翹首向天空望去，見到直升機在緩緩上升。

亞芳道：「我們這一次是徒勞無功。」

「不見得？」

「這麼辛苦，挨了這麼可怕的惡臭，才從狗腹之內取回鑽石，結果是……」

亞芳有點黯然。

龍英傑笑了一笑，道：「你看！」

亞芳把頭伸過去，看看他袋中，只見一陣眩目的光芒，太陽光射在十顆鑽石之上，那種刺目的感覺，比起直接看着燒焊的火焰還要强烈。

她叫了起來。

這時，街道上的人都回過頭來望着她，她也不理會什麼，在龍英傑的臉上親了一下。

龍英傑也感到一陣暈眩，不是來自鑽石的光芒，而是來自亞芳的激情。

＊　＊　＊

兩人又回到小公寓。

亞芳道：「我們仍躲在這裏？」

「以前，我恨透這地方，天天都說，我一有機會，便要離開這鬼地方。」

「現在呢？」

「我却又想永遠躲在這地方。」

「爲什麼？」

「因爲有你。」

亞芳害羞地低下了頭。

龍英傑道：「魯不凡一定會大肆搜捕我們。」

「躲不是辦法。」

「當然不是！」他頓了一頓，道：「而今大鑽石與小鑽石都在我們手上，我們有主動的條件。」

「找我們的恩公！」

龍英傑沒有立刻答話。

亞芳道：「我明白你的心情，因爲我跟你的心情一樣，面對恩人，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斷斷不能恩將仇報！」

「是不是將所有鑽石交給他？」

「我也這樣想，雖然，恩義之事，不能用金錢來衡量，不過，這也是唯一的方法。」

亞芳道：「問題並不在此，這些鑽石後面應該是有一個陰謀！」

「是的，我們要知道事實的眞相，才作出取捨，如果關係到大是大非的問題更不能含糊。」

亞芳道：「那時，我們再作決定。」

龍英傑同意。

翌日，他們找陳老闆。

平日找陳老闆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回到地盤，就算他不在，也有他的手下，知道他的行踪。

可是，今日的地盤却是沒有人，原來地盤已在半停工狀態，原因是陳老闆失踪了幾天。

不只是龍英傑與亞芳找陳老闆，還有很多人也在找陳老闆，相信魯不凡也在找。

兩人離開地盤。

亞芳道：「還有一個地方。」

龍英傑道：「對，大屋！」

兩人合作了這麼久，已是心意相通。

他們乘車到了大屋，爲了安全起見，他們並不在大屋前下車，在附近一個小樹林便把車子泊好。

他們繞道步行回到大屋。

陳老闆並不在大屋之內，兩人在屋內收拾一下東西，一時之間，也不知怎樣才好。

忽然，他們看到有人影閃過。

這大屋是四通八達的，而且相當大，有人進了來，想把他抓住也非易事。

亞芳道：「左右包抄！」

龍英傑點頭。

兩人各自走向一邊，可是，找了一會，却是無法看到那人的踪影。

他們回到客廳。

客廳中赫然坐着一人。

那人正是陳老闆，他手中有一支槍，一看便知是那種「麥林」，殺傷力極强。

亞芳一見了他，叫道：「乾爹！」

陳老闆乾笑道：「你還記得！」

龍英傑也道：「陳先生！」

「你們幹的好事！」陳老闆道。

「乾爹，我們依你的話，算是完成任務！」

「什麼？」他似是精神爲之一振，道：「那十顆鑽石呢？」

「在我們處！」龍英傑道。

「眞的？」他頓了一頓，道：「我早知你們沒有那麼蠢，魯不凡鬥不過你們。」

龍英傑道：「僥倖在他機關槍下逃了出來。」

陳老闆道：「他正全力搜捕你們，你們逃不了。」

「我們知道，幸運之神不會永遠照顧我們。」

「對，那麼，鑽石呢？」

亞芳道：「在我們處。」

「拿來！」

「我們當然不會這麼隨便放在身邊，不是提防乾爹你，而是提防魯不凡。」

這話言之成理。

陳老闆道：「在什麼地方？」

亞芳道：「讓我告訴你，不只『十個小紅番』在我們處，連那顆大的，那顆魯不凡劫去的，也在我們處。」

陳老闆聽了，大喜過望，他更緊張的叫道：「在什麼地方，快給我。」

龍英傑道：「陳先生，你對我們兩個人都有大恩。」

「是的，你們更要把鑽石交給我。」

「我們不能用金錢來衡量你對我們的恩典。」

「不要再嚕囌，把大小鑽石都交給我，我對你們有過什麼恩典，也完全報了。」

龍英傑道：「交還鑽石給你不是問題，但我要知道，你與魯不凡的合作，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那是十分簡單的事情，我立即便可以告訴你們。」

「請說！」

陳老闆道：「我與一個中東王子接洽過，只要我取得那十顆鑽石交給他，他便可以助我成爲鑽石大王。」

「鑽石大王？」

「對，我會取魯不凡的地位而代之。」

「然而中東王子對魯不凡又如何說？」

陳老闆有點意外，道：「你們知道中東王子也與魯不凡合作？」

亞芳道：「當然知道。」

陳老闆知道瞞不了，道：「還有一個目的，中東王子答應過我，假如我把十顆小鑽石給他，那麼，他國家的油田全由我專權開採。」

「好大的生意。」龍英傑道。

陳老闆道：「是的，不過，他對魯不凡也是如此說，看來，那個王子是利用我們。」

「利用你們盜鑽石？」

「此其一，另外一個陰謀是利用我們之間的矛盾，我們相鬥，他便坐收漁人之利。」

龍英傑道：「好了，如今大小鑽石都在你處的話，你會如何？」

陳老闆道：「我當然會直接與王子接洽。」

亞芳道：「那麼，你便會成爲獨資的油田老闆？」

「是的，那時，我不單富可敵國，而且……」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已沉浸在他的夢想之中。

亞芳道：「不過，我仍然不明白，那王子本是油田的老闆，早已富可敵國。」

「不，你們想錯了，沒錯，他是油田的老闆，不過，他們沒錢開採，正如一個人，有了大盜亞里巴巴的藏寶庫，却不知道開門的咒語。」

他的比喻十分貼切。

龍英傑問道：「我不明白，王子有錢，可以在拍賣場上得到那些鑽石，爲何要與你們幹這種勾當？」

「有三個原因，第一，那個王子根本沒有足夠的錢，有把握在拍賣場投得這些鑽石，但他却一定要拿到這些鑽石。

「第二，他要考驗我們的實力，其實那是謊言，我早說過，是製造我與魯不凡之間的矛盾，第三，他答應了一個美女，說要把這顆大鑽石配以十顆小鑽石，鑲成一套鑽石項鍊送給她，作爲生日禮物，你們也明白，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婦人。」

龍英傑道：「在事前，我的意思是在劫鑽石之前，你的一切條件不及魯不凡。」

陳老闆道：「是的。」

「那你爲何又敢接受這挑戰？」

「我也只是賭一賭，我一向不喜歡魯不凡，而且我已下決心取代他，不過，我實在沒有力量，但這一個機會來了，我不能放棄。」

亞芳道：「看來你成功了。」

陳老闆道：「那仍要你們幫忙，只要你們拿出鑽石，你們便是自由了。」

兩人互望一眼。

龍英傑道：「好極。」

陳老闆十分興奮。

亞芳道：「不過，如今太晚了，銀行也停止營業了。」

「你們把鑽石放在銀行的保險箱內？」

兩人點頭。

「好極，最正確的方法，魯不凡這個邪主意多極之人，永不會想到。」

龍英傑道：「明天，我們一起去。」

陳老闆道：「鎖匙先給我。」

「沒用的，你拿了鎖匙，沒有我們的簽名，也是沒有用的。」

陳老闆只有苦笑。

* * *

這夜，陳老闆無法入睡。

龍英傑與亞芳，却因連日的勞累，以及將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心情極爲開朗，很快便墜入夢鄉。

到快要天亮的時候，陳老闆剛入睡，可是，他突然驚醒。

那是一種特別的感覺，慣於冒險的人，都會有這種預感。

一種風雨欲來的預感。

他坐了起來，只覺滿身大汗。

他走向大門，這古老大屋還有一個高台，古時用作瞭望之用，他心血來潮似的，爬上了瞭望台。

放眼一望，他的心已冷了半截。

四面八方有人影蠕動，都是向這房子包圍。

魯不凡果然消息靈通！

他匆忙弄醒兩人，道：「魯不凡來了！」

兩人聽到魯不凡三字，立即完全清醒。

「什麼？」

「他們已包圍了屋子。」陳老闆道。

龍英傑與亞芳分別走出去，他們已看到四面八方的人，足足有一隊軍隊的模樣。

龍英傑道：「魯不凡這次是不惜代價，誓要奪回鑽石的樣子。」

亞芳道：「是的，我們逃不了。」

龍英傑道：「不用怕，鑽石一天在我們這邊，我們還是安全的。」

他們進入屋內。

陳老闆道：「怎辦？」

「他們不會放肆的。」

可是，龍英傑的估計有些差錯。

「轟」的一聲，大屋左邊的厨房竟然在爆炸聲中，完全塌了下來。

大屋很大，塌了一部份，並沒有什麼大問題。

外面傳來魯不凡的聲音，道：「陳老闆，你們三人在裏面，逃不了的。」

歇了一下，又聽到魯不凡的聲音，道：「炸！」

又是震耳欲聾的「轟隆轟隆」聲。

大屋的另一邊又塌了下來。

當一切回復平靜之後，魯不凡的聲音又傳來，道：「這兩次爆炸，你知道我的決心，我此行是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他似乎並不是在恫嚇。

魯不凡道：「不過，我們還是合作的好。」

陳老闆道：「怎樣合作？」

「當然是把鑽石交出來。」

「交了出來，我們還有命？」

「不用怕，我要的是那兩個小子的命，不是你的命，我還要與你好好合作。」

陳老闆望望兩人。

魯不凡又道：「你先出來，如果他們不要命的話，我不想你陪葬。」

陳老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龍英傑道：「陳老闆，你先出去，跟他好好談判一下，如果條件不太差，我還是會與你一起去拿回鑽石。」

「不過，你們倆……」

亞芳道：「我們只希望你跟他談判，我們拿出了鑽石，以後的事情如何，我們也不理會了。」

陳老闆道：「不過……」

「不用再猶豫了，你怎樣處理這事，我們不管，你好自爲之。」

陳老闆舉起雙手，走了出去。

亞芳道：「你以爲他會爲我們設想嗎？」

龍英傑搖了搖頭。

「那麼你爲什麼放他出去？」

「不放他出去，對大家沒有好處，他與魯不凡之間，還有利害關

係，兩人也想要回鑽石，我們暫時是死不了的，不用擔心。」

過了一會，又傳來魯不凡的聲音。

「你們也出來吧！」

龍英傑與亞芳並不回答。

魯不凡道：「不用害怕，在這世界上，多一個朋友，總好過多一個敵人，你們出來，我們成爲一夥，不分你我。」

好一句甜言蜜語。

龍英傑道：「你們要回鑽石也可以，不過，你怎保證我們的安全？」

「出來說話……以後我們成爲自己人，我們又怎會加害你們？」

這話騙孩子也騙不倒。

不過，走出去說話，總好過在炸藥堆中。

龍英傑道：「走吧！」

「怎樣應付？」

「與以前一樣。」

兩人同道：「執生！」

兩人笑着走出去。

魯不凡與陳老闆都是坐在一輛豪華大車之內，他見了二人臉帶笑容的走出來，便道：「我最喜歡那些面對困難而仍然保持笑容的人。」

兩人進了車廂。

車廂十分寬大，坐了四人，面對面並不覺得車廂太窄。

魯不凡的車廂內，居然有個小酒巴，他倒了四杯酒，道：「喝過這杯，我們便是一家人了。」

龍英傑與亞芳接過酒，但並沒有喝下。

魯不凡與陳老闆却一飲而盡。

魯不凡問道：「爲什麼不喝？」

龍英傑道：「我不習慣在工作時喝酒的。」

魯不凡大笑起來，道：「好小子，怪不得陳老闆可以委予你重任。」

龍英傑道：「好了，我們一起去銀行，我去拿鑽石給你們，之後，我們不再參與你們之間的事。」

「你們不想參與？你們不想大富大貴？」

「不，我們是小人物，小人物只想過小人物的生活。」

魯不凡看了陳老闆一眼，道：「這樣，我也不會勉强你們。」

亞芳道：「怎樣保證我們的安全？」

魯不凡道：「我早已爲你們設想。」

「多謝你，倒不如聽我們的構想！」龍英傑道。

「好極，快說！」

龍英傑看看手錶道：「如今時間還早了，銀行還沒到了辦公時間。」

魯不凡道：「你又要弄些什麼花樣？」

「不！」龍英傑道：「如果我們交了鑽石給你們，而仍然要留在這裏的話，無論你怎麼說，我們都是沒有安全感的。」

魯不凡道：「不要兜圈子！」

「請你預備機票給我們。」

「往那裏？」

「瑞士！」亞芳道。

龍英傑本來有點躊躕，不知要往那裏才對，亞芳曾在外國讀書，她的見識自然較爲廣博。

魯不凡道：「這個沒有問題！」

龍英傑道：「不過……」

「又怎樣？」

「我們離開這裏，總不能喝西北風的。」

「啊！那容易！」

魯不凡敲敲玻璃，原來這輛車子的後廂與前面的司機駕駛室之間有一片玻璃隔開。

電動玻璃緩緩落下。

魯不凡對司機道：「鈔票！」

那司機在他的儲物箱內拿了一束鈔票出來，那全是美鈔。

「拿着！」魯不凡道。

龍英傑接過，心想：「這傢伙就是在這車廂之內，隨時都可以拿出這麼多錢，爲什麼還要奪這些鑽石？」

他並沒說話。

龍英傑道：「好了，我們在機場交易。」

「怎樣交易？」

龍英傑道：「明天，亞芳和我會去取鑽石，然後直接去機場，在入閘禁區之前，我們把鑽石交與你們，你們才放我們走。」

陳老闆與魯不凡互望了一眼。

魯不凡似乎不想這事情再生枝節，便道：「好極，這辦法很好，你們一入閘，那處已是禁區，我們無法加害你們。」

* * *

在那天晚上，龍英傑與亞芳居然被魯不凡當作上賓的看待。

魯不凡是一個非常懂得享受的人，他的半山別墅，比五星級酒店的設備與供應還要好。

晚餐的菜餚，更是難得一見。

連陳老闆這麼見慣場面的人，也不禁讚賞。

最令龍英傑响往，便是久違的茅台，這酒現在不但名貴，而且也不易買到。

龍英傑忍不住的喝了一杯又一杯。

亞芳看在眼內，心中實在有點不安。不過，她又不想在魯不凡與陳老闆面前說些什麼。

魯不凡見龍英傑猛喝酒，當然沒有阻止，而且更慫恿道：「不用

工作，多喝一杯也無妨。」

晚餐完了，龍英傑已不勝酒力。

他被送往客房。

亞芳是住在他隔鄰那一間。

魯不凡似乎對自己的地方極有信心，房間附近並沒有派什麼人來看守監視。

不過，亞芳從窗口望出去，却見有些暗卡，要逃離這別墅並不容易。

她在房內，心中憂慮，忽然，有人敲門。

亞芳去開門，只見是龍英傑站在門外，他身上仍有酒氣，不過，他說話却是十分清醒，道：「來！」

「你……你醉了？」

「不，我完全沒有醉，快跟我來！」

龍英傑並不是開玩笑，他十分清醒。

「你喝醉了？」

「當然沒有，當年在大陸，我連喝兩瓶茅台，也沒有什麼，今晚我只喝了兩杯。」

亞芳道：「不過你……」

「要知道更多秘密，當然是要裝模作樣！」

「什麼秘密？」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祇是感覺，魯不凡對這鑽石志在必得，這點沒有什麼特別可言，特別的是，他為什麼要與陳老闆合作？」

「這只是幌子而已，當鑽石一到手，我們我陳老闆下場也不會好的。」

「以前我也是這樣想法，不過，今天晚上我們吃飯之時，他們之間的語氣、眼神，再加上我的直覺，我相信他們之間……」

這時，他們是一邊走一邊說話，而且已來到另一層樓，這地方似乎有點陰暗。

龍英傑道：「我一來到這別墅，已小心觀察，我相信這地方是魯不凡的重地。」

這點亞芳也觀察到。

龍英傑往梯間指一指，道：「如果他們有什麼大計商量，一定會在這裏。」

龍英傑帶了亞芳往梯間的另一邊，那處有一個大風槽，是這層樓的主要通風系統。

亞芳立時明白，道：「偷聽？」

龍英傑點了點頭，道：「你從這邊上去！」

「你呢？」

「我從那邊，我相信這一系列的風槽，是相通的。」

兩人各自爬了上去。

他們都是身手敏捷的人。

不一會，他們已在槽內相遇，這些風槽很大，而且並不是普通的風槽，而是在建築屋宇之時，早已設計在其中，因此很是堅固。

兩人往前爬去。

忽然，有聲音傳來，他們側耳傾聽，果然是魯不凡的聲音，一會，又有另一聲音，是陳老闆的聲音，這並不意外。

兩人靜了下來。

魯不凡的聲音：「事情如今已是很明顯，那個中東王子是利用我們兩人。」

「是的，不過我們也莫奈他何！」是陳老闆的聲音。

「不是這麼說，」魯不凡道：「他可以利用我們兩人之間的猜忌，希望拿到了大小鑽石，而不費什麼代價，但如果我們之間沒有猜忌……」

「那又如何？」

「那麼我們便不會被他利用了。」

陳老闆道：「魯不凡，其實王子還給你什麼好處？」

魯不凡道：「我可以坦白的對你說，你以為王子會給我什麼好處？」

「生意！」

「當然，是賺大錢的生意。」

「石油？」

「不！」

這答案是出乎陳老闆的意外。

魯不凡道：「他也向你提供這生意？」

陳老闆道：「是的，石油生意，你也認為賺不到大錢？」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還可以。」

「如今？」

「如今是九十年代！」

「那又如何？」

「你看看每天的國際經濟版，石油的供應並不受重視，十多廿美元的一桶原油，炒上炒落，又有多少利潤可言？」

陳老闆實在想不出，這世界上除了石油是肯定賺大錢的生意外，還有些什麼生意有更大的把握。

魯不凡道：「想不到？」

陳老闆搖了搖頭。

「軍火！」魯不凡的語調低沉。

陳老闆似不明所以。

魯不凡道：「做石油生意，需要很多人材，也需要非常繁複的工序，還要看情況，幸運的時候，可以賣到好價錢，如果運滯一點，成本是否收回也成問題。」

「軍火呢？」

「那大大不同，現在世界各大小國家，其實都需要軍火，在這大半世紀以來，地球之上，其實，那一天安寧過？大戰爭如海灣風暴，令我們觸目驚心，不過，還有更多大小戰爭，我們並不知道。」

「供應呢？」

「更加充裕，你要知道，人人

都在說限制武器，其實是各自製造大量軍火，軍火有一個弱點……」

「什麼？」

「軍火是有時間限制的，一過了預定使用日期，如果仍然不用，那便成了一堆廢鐵。」

「換句話說，一定要拿出去使用。」

「對了，現在全世界都向錢看，既是需求大，供應也大，只要把握其中交易的鑰匙，那便……」

「王子有這個鑰匙？」

「有，我相信他是持有這鑰匙的人。」

「為什麼？」

「他身份特殊——中東王子，根本不受法律管制，在他國土之內，可以為所欲為，他的地位也特殊，既親美國，也親蘇聯——不，是獨聯，更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好友。」

「那麼，他可以大量供應，也有大量顧客。」

「對，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什麼？」

「最重要的，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什麼戰爭的話，他們隨時可以在中東挑起。」

兩人都笑了起來。

魯不凡道：「因此，我可以肯定，軍火是九十年代最賺錢的生意。」

「騙得王子開心？」

「那我們便成為控制鑰匙的人了。」

陳老闆也是個頭腦精明的人，一經解釋，他當然明白一切，不過，最重要的一點，他仍不明。

陳老闆問道：「你自己一個人也有力量控制，為什麼要我幫忙？」

魯不凡似是欲言又止。

陳老闆道：「如果到了這個時候，你仍然有事隱瞞，你叫我如何合作。」

魯不凡接口道：「這個亞芳是你的乾女兒？」

「這個你怎知道？」

「當然知道，她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曾經做過模特兒。」

陳老闆道：「我聽說過。」

「那麼……王子一定是從傳媒的照片中見過她，她那時是長頭髮的。」

「對，那王子要……」

「他見過這一個長髮姑娘之後，便即一往情深。」

「什麼？」

「他想她入宮！」

陳老闆實在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龍英傑也覺有點匪夷所思。

可惜，當時風槽之內光線非常暗，一時之間，龍英傑無法向亞芳詢問。

魯不凡道：「今日他們想出交換鑽石之事，要我們給他們機票，我已作了一個順水推舟之計，亞芳上了機之後，便會在中途……」

聲音變得很低，兩人聽得牙癢癢的。

不過，儘管他們再小心聆聽，或是再等下去，也再無聲音傳出來。

向人決定離開風槽，他們回到了房間。

亞芳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

龍英傑道：「原來其間竟有這麼大的陰謀。」

亞芳道：「我實在也想不到。」

「那王子找過你嗎？」

「我在歐洲的時候，有人傳過一個中東王子的話給我，我以為那是開玩笑的。」

「你眞的做過模特兒，而且當時是長頭髮的？」

亞芳點了點頭。

龍英傑端詳着亞芳，如今她是短頭髮，而且配上便衣，看來像個男孩子，不過，她面孔十分清秀，如果是長頭髮，倒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姑娘！

亞芳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

龍英傑道：「這位王子實在多情。」

亞芳以為他在開玩笑取笑她，便道：「我看這……」

龍英傑道：「他要奪得這套鑽石來使他一位妃子開心，但同時又有計劃去搶另一個女人。」

亞芳道：「不要再想這些，他們兩人為了奪得王子給他們經營軍火的權力，他們是不惜犧牲我們的。」

「是的。」龍英傑沉思了一會，道：「我有一個順……」

與此同時，亞芳也是道：「我有一個順……」

兩人同時停了下來。

亞芳道：「你先說。」

龍英傑道：「你先說。」

亞芳道：「我們來一個順水推舟之法，要令他們既得不到鑽石，更加害不到我。」

「是的，我也是如此想。」

兩人一起合作日久，似乎已到了心有靈犀的地步。

他們各人說出了計劃。

* * *

翌日，魯不凡與陳老闆二人，親自押送龍英傑與亞芳二人往銀行。

本來他們要進入銀行的保險庫內，不過，工作人員却不許可，因為銀行的保安規則，不是簽名開保管箱的人，是不能內進的。

龍英傑與亞芳入內。

「十個小紅番」依然是好好的躺

在保管箱之內。

龍英傑並且開了旁邊的保管箱，他拿出了一隻小小的封套。

「是什麼？」

「磁碟！」龍英傑道。

「用來做什麼？」

「不時之需！」

龍英傑與亞芳，在保險庫的密室內（這個密室，是銀行給顧客用來看自己保管箱內的物件），用毛巾裹了一些東西，然後縛在腰間。

魯不凡與陳老闆都等得十分焦急。

兩人一上車，魯不凡便道：「快拿出來。」

亞芳道：「我們說過到了，要到機場才交易。」

魯不凡竟然要動手。

龍英傑道：「我們兩人腰間都纏有炸藥！」

他們聽了，不敢再動。

魯不凡道：「你們果然英明。」

亞芳道：「我們只想保着生命。」

陳老闆道：「你們想如何交易？」

龍英傑道：「當然是依照原來計劃，我們在入禁區之前，你們交出機票，我們交出鑽石。」

兩人無言，看着兩人腰間隆起，他們也不敢貿然的採取什麼行動。

到了機場，魯不凡已急不及待的取出機票。

亞芳道：「這麼早進去沒用，而且我也不想我們在起飛之前，有什麼變卦！」她頓了一頓，向陳老闆道：「乾爹……」

陳老闆愕然，因爲他一直與亞芳有協議，他們之間這種關係，只是他們兩人才知，而亞芳却在這時公開，不過，魯不凡早已知此事，也無大礙。

「此去也許沒有機會再回來見你，你對我的恩義使我難忘，讓我盡最後一點孝心，請你好好吃一頓！」

陳老闆有點尷尬，不知是因爲他要出賣乾女兒，心中感到慚愧，還是他還有良知，使他有點不知所措。

魯不凡道：「好極，我們也算是一場合作，大家好好的吃一頓！」

四人進了餐廳。

魯不凡與陳老闆覺得並不是滋味，反而龍英傑與亞芳，却是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之後，亞芳道：「我要去洗手間。」

這點並難不倒魯不凡，他從袋中拿出無線電話，接通之後，不一會便有一個女孩子來。

這女孩子高大而機靈，是魯不凡手下一名猛將，由她陪亞芳入洗手間。

亞芳笑道：「魯先生爲我們設想得十分妥當。」

兩人一起入了洗手間。

這段時間，機場並不太繁忙，洗手間內也沒有人。

亞芳進入其中一間廁所，那女孩子站在外面，手已探入懷內，似乎是握着手槍。

突然，亞芳叫道：「小姐，你進來幫我一下。」

「幫什麼？」

「你進來！」亞芳堅持着。

那女孩子拿出無線電話，她是明知其中有詐。

可是，她的手脚仍然不及亞芳，當她一入內，已被亞芳一拳打下，把她打暈了。

亞芳迅速搜那女孩子的身，身上並沒有手槍，魯不凡也設計週到，早已想出亞芳有此一着。

不過，她身上有一個無線電話。

亞芳先按了一個電話，道：「機場已放了炸彈！」然後，她出了廁所，直奔入閘禁區處。

到了禁區門口，她又再按電話道：「魯不凡，是我！」

魯不凡接了電話，道：「你是亞芳？」

「是的，請你立即和龍英傑來第八號閘口處！」

「你……你！」

「不用多說，否則我……」

「好，我們立即來，亞芳，你不要亂動，龍英傑仍在我們手上。」

亞芳已關掉了電話。

魯不凡與陳老闆押着龍英傑到了八號閘口。

亞芳站在閘口，道：「先放了龍英傑！」

龍英傑已自己閃到亞芳那邊。

「機票？」

「鑽石呢？」

亞芳從衣內抽出一個小袋子，她故意打開了一些，一陣眩目的光線。

龍英傑十分緊張，因爲他看見附近似乎多了一些人，他們似乎都是魯不凡的手下。

「我們一手交貨一手交飛機票！」亞芳道。

魯不凡把機票交了給他們，亞芳也把鑽石袋子交了給陳老闆。

亞芳隨即道：「乾爹，還不走？」

陳老闆聽了這話，十分愕然，可是這話聽在魯不凡的耳內，卻是有不同的反應。

這話好像是兩人早已有預謀。

魯不凡當然不會讓陳老闆自己獨吞鑽石，他迅速一手拉着陳老闆

的衣袖。

亞芳與龍英傑已入內。

亞芳却又在閘內大聲道：「我們再聯絡出貨。」

「出貨」二字，更加深了魯不凡的肯定，肯定陳老闆是與亞芳合謀。

這一怒是非同小可。

可是，當他回頭，却見機場之內多了一些軍裝警察，也多了一些便裝的。

假若在這個時候與陳老闆爭執，一定會惹來麻煩，因此他只能作老友般，擁住陳老闆往出口走去。

亞芳與龍英傑已直入內，到了禁區那間免稅店，他們才停下來喘口氣。

龍英傑道：「妳眞機靈！」

「比不上魯不凡。」亞芳道。她是話裏有因，因爲四個男人與四個女人，外表是旅客，却正向他們走來。

他們入了免稅店。

那八個人也進入，店內並不寬闊，很容易便迫他們往一個死角之處。

他們似有所行動。

亞芳低聲道：「慢着！」她只是想趁他們慢下來之際，闖出重圍。

不過，龍英傑也道：「告訴你們的魯老闆，我身上有一隻磁碟，一隻有他所有資料的磁碟。」

那八人略爲退後。

其中一人道：「你在玩……」

亞芳已從懷中拿出電話，一按那記憶鈕，電話便接通了，她道：「魯不凡！」

「又是你？」魯不凡道。

龍英傑把電話拿了過來，道：「魯不凡，你不守信用，突然在禁區之內也派人抓我們？」

「那也沒有什麼，我只是多費幾張機票的錢，看你們逃到那裏而已。」

「不要太得意，你記得我們曾進入你書房？」

「那又如何？」

「有沒有發覺有人用過電腦？」

魯不凡一直懷疑有人用過電腦，整個人立時警醒過來道：「是你？」

「我還抄了你的資料入一隻磁碟之內，而那隻磁碟在我身上。」

魯不凡聽了，竟大笑起來。

那八個圍着亞芳與龍英傑的其中一個，叫道：「老闆，他手上有一隻磁碟！」

魯不凡的笑聲止住，道：「你想怎樣？」

龍英傑道：「我只想安全離開這裏。」

魯不凡道：「好極，你把……」

外面傳來一些聲音，電話斷了。

那人道：「磁碟？」

龍英傑道：「慢着，讓我們上機之前才交你們。」

亞芳道：「其實，如果我是你們，我早便忘了。」

「爲什麼？」

「因爲有人恫嚇機場，說放了炸彈，而今整座機場，軍警林立，你們身上有槍，而且都是問題人物，我看遲一些便再沒有去路。」

八個人之中，已有七個向不同方向竄走。

留下的一人，一手搶了龍英傑手中磁碟，然後慌忙走開。

亞芳道：「追他！」

「不用！」

「爲什麼？」

「當他看到這磁碟，他會氣得七竅生煙。」

「爲什麼？」

「那只是一隻『孖寶兄弟』的電子遊戲磁碟！」

亞芳道：「我也會激得他死去活來！」

「什麼？」

「那袋鑽石！」她從懷裏拿出一小袋。

「你打算……」

「我打算往保險公司告密，我們會得到懸紅，那足夠我們下半輩子的生活。」

（全文完）

恩仇劍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江中流・文
可　飛・圖

刀光劍影盡俠肝　腥風血雨顯義膽

傍晚了，太陽已經下山，天空中盡是片片的錦雲，美極了，片雲與片雲之間還透射出太陽的餘暉，更是增加了美感。

天氣很熱，並不因太陽下山而清涼。

「爹！我們在那裡吃飯？」一個少年的聲音由一間小屋子內傳出，從聲音判斷，大約只有十四五歲。

「搬出來吧！阿德呢？還沒有回來嗎？」一位坐在龍眼大樹下乘涼的老頭回答。從語氣中可以聽得出，他就是那個少年的爹。

「德哥還沒有回來，不等他了？」又是那少年的聲音。

「別等了！留給他一份吧！」老頭回答得十分肯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平日的為人，諒必也是一個十分果決的人。

可是他回答了兒子之後，又暗自道：「奇怪，阿德去了那裡？這幾個月來，他總是去這去那的，到底是為了甚麼？該不會是幹甚麼壞事吧？看來我得好好跟他談談，他要走，要留，都由他，但絕不能在這裡幹壞事！」

老頭子似乎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心情比先前開朗了。

「爹！你不是說今晚有雷雨嗎？怎麼還在龍眼樹下吃飯？」

「下雨也不會這麼快呀！我們又不是一直吃到半夜三更！」

「你爹是個活神仙，甚麼都知道，甚麼都懂得，却連粥也喝不成！」

「怎麼？妳是這樣教孩子的？他不信爹，信誰？」

「我說呀！他該跟阿德學學，阿德就知道得比你多，比你沉實！」

「你看你，我幾時不沉實？」

「你呀！眞是幡竿燈籠，照遠不照近，說別人的都準，就是對自己沒有一次準！」

「哎吔，我的奶奶，你別在孩子面前損我好不好，你倒說說，我有那一點不準？」

「準，準個屁！」

「但你得要說出個事實來呀！」

「好！我說，你自己想想吧，你跟我成親之前說甚麼？說將來一定讓我過好日子，過得舒服，成親之後又說過多少次？話可眞甜，眞好聽，可是怎樣？我們成親快三十年了，我就沒有一天舒服過，你……」

「你奶奶，算你對，是我不準。」老頭說道：「我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你這老太婆嚕囌！」

「那也好，你總有怕的時候！」

「是呀！我就只怕你一個人！」

老太婆笑了，老頭子和兒子也笑了。

老頭子對妻子倒是有一點內疚

的，他想，假如早年自己不是把她奪過來，她嫁到那個有錢人家去，是會舒服得多了，但她當時不願意嫁到那個有錢的人家，却喜歡他，這說來不是他的錯，但他成親快三十年了，却沒有多掙下一點錢，無法使她過得好一些，舒服一些，這就是他的錯，這使他內疚。

少年名虎子，因為他生肖屬虎而得名的，他對於爹娘這樣爭辯已經習慣了，所以一點也不緊張，不怕他們會眞的吵架。

天色已近黃昏，飯也吃完了，老頭子放下了飯碗，燃上了烟，吸起烟來。

「老頭，你說阿德怎麼還沒有回來？阿珍也該回來啦，天都快黑了！」

「娘！妳說姊姊？她不是說今晚是表哥生日，她不回來，明天才回來麼？」

「哎呀！你看娘眞不中用了！早上說過的話，晚上就忘記了！」老太婆輕輕地打了自己的腦袋一下。

「阿珍年紀也不小了，不知你妹妹怎樣？阿珍和福成的婚事，也該辦了！」

「誰說不該？可是我妹妹，她眞是個糊塗蟲！」

「她講甚麼啦？她要反悔？」

「還不至於，但外邊的風言風語，說阿德住在我們家……」

「怎麼？外間有人說阿德與阿珍的閒話？」

「唔！」老太婆點點頭。

「簡直是放屁！」老頭子一拳打在桌上，「砰！」的一聲桌上的筷子碗碟都跳動了。

「你生甚麼氣呢？只要不是事實，怕甚麼閒話？」

「我知道得比他們淸楚，我自然不怕，可是你妹妹，還有福成，這會影响玉珍的一輩子的呀！」

「你放心，福成才不相信這一套。」

「他不相信，為甚麼不信？」

「他自然不信！」老婆子說：「有兩次玉珍和福成在一起，外人不知道，只看到玉珍和阿德都先後從一個地方經過，於是第二天就傳出阿德與玉珍的風言風語，像眞的一樣。可是那兩次，福成與玉珍兩個整天在一起，根本沒分開過，外間的傳說，他們當然不會相信。」

老夫妻閒話家常，孩子的朋友叫他去洗澡。

「爹！娘！我去洗澡了！」

「老爹，你老放心，我會照顧虎子的！」鄰家的人與虎子一起走了，他們是到河裡去洗澡。

河，就在龍眼樹不遠處。

虎子去了不到頓飯時光，河邊突然人聲嘈吵起來，還有人朝村裡跑，老夫妻給驚動了，迎了上去，查問發生了甚麼事情。

「老爹，河裡有兩個人，給人家綁着，還沒死！」來人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我去看看！」老頭子道。

「我也去！」老太婆也說。

其實這老頭子只有五十二歲，女的只有四十六歲，一點也不老，他們那麼叫，不過是表示親熱，叫着玩的！

老頭子林大明，他走得快，妻子走得慢，他就扶她一把，所以更見親熱。

林大明到達時，那兩個人已給抬到沙灘上，都醒了過來。

有人說他們是姦夫淫婦，不該救他們，有人說還未知是甚麼人，應該問個明白，有人說不管怎樣，他們是人就應該救，見死不救，還算得是個人嗎？

說話的有青年人，有老年人，到底是年紀老少有別，所以意見都是不一，各持己見。

他們在爭論着，老的倚老賣老，年輕的人多嘴雜，有一個人高聲道：「剛才救他們上來，我們可以當作沒有看見，現在他們醒了，誰敢把他們丟進水裡？那是謀殺呀！」

這句話嚇得許多人不敢出聲，但如何處置，仍沒有主見，膽小的更悄悄地離開。

「林老爹來了，林老爹來了！」

「林老爹，你看怎麼辦？救不救他們？」

「林老爹，你說救不救？」

衆人都看着林老爹，等他說話。林老爹未開腔，林大娘先開腔了，她問：「你們先說，為甚麼不救他們？」

「他們是姦夫淫婦，有傷風化，不能救！」

「我們是不該救姦夫淫婦的！」

幾個人肯定地嚷叫。林大娘望向說話的人：「你們認識他們？他們是甚麼人？」

「我們不認識他們！」各人都爭着說道。

「那麼，你們怎麼知道他們是姦夫淫婦？問過他們嗎？他們自己這麼說的嗎？」

各人又說沒有，林大明想起人家早年傳他與妻子的謠言和最近說阿德與他女兒的風言風語，心中起了反感，冷冷地道：「你們既然不認識他們，又沒問過他們，憑甚麼斷定他們是姦夫淫婦，不該救呢？」

早先說不能救，不該救的人都啞口無言了，早先說要救的，都說林大明說得好。在嘈吵中，林大明親自替那兩個人鬆了綁，林大娘是在場的唯一本地女人，她把那女子

扶了起來，那女子感激得哭了起來。

這兩個男女是兄妹，是距離林村三十多里外的向田村村民，村民中有一個叫林根和一個叫林茂的人都認識他們，證明他們是兄妹，不是甚麼姦夫淫婦。

這個事實教訓了好些人，使那些自以爲是，主張不救人的一伙人感到慚愧。

不過，不管怎麼樣，這兩兄妹總算是逃出了鬼門關，給救活了。

這兩兄妹暫住在林家。

天快亮了，林村的狗突然狂吠起來，給吵醒的人都覺得奇怪，有人爬起身來查看，但那些狗只吠了片刻，又都靜了下來。

這時候，有一個人正緩緩地走向林大明的家，走到那株龍眼樹下，他坐下了，背靠樹幹，目瞧遠方，靜靜地在想着甚麼。

這個人就是阿德，他姓陽名德生，到林家後，認了林大明做義父，又改名爲林德，林大明原不要他改姓氏，他說林村沒有異姓的男人，他應該跟義父姓，到外邊，他會仍然姓陽的。林大明見他說得認眞，也不勉强。

陽德生在想甚麼？沒有人知道。他在這樹下坐着，也沒有人知道。

鷄叫更鼓響，是五更天，天快要亮了，陽德生挪動了一下身子，似乎想站起來，但想了想微微一笑，又闔上了眼皮不動了。

天亮了，林村開始熱鬧起來。林大明起得早，出門就看到了陽德生在門口，愕然一怔，旋即問道：「你剛回來？昨晚去了那裡？」

「我去找個朋友，約好了的……」

「就一直留在朋友家中？」

「不！朋友不見了，找不到！」

「那你該早回來才是！」

「我又不放心，我找了一整天！」

「結果還是找不到，所以你現在才回來是不是？」

「唔！」陽德生黯然點點頭。

「你……唉！好端端的一個人，怎會找不到！」林大明本來要責備陽德生說謊的，但是見他那麼不安，又於心不忍，所以改了語氣。

「據他的鄰居說，他的家遇劫，人也被劫走了，我遲到了一天！」

「嗯！遇劫？連人也給劫走了？這就難怪找不到了，你知道是甚麼人劫的？」

「不敢肯定，他們都不敢說，怕賊人報復！我怕你掛念，所以先回來！」

「你仍然要去查？」

「唔！我受人之托，不能不去，爹，我不能對不起朋友！」

「你這話也是，做人最重要對得起朋友，你辛苦了一日一夜，先回去歇歇，養足精神再查吧！」

「爹！我想馬上就走，救人如救火，早一時是一時，我……」

「爹！你……咦？德哥，你回來啦！」虎子由屋內出來，見了陽德生，高興極了。

陽德生原想悄悄回來，悄悄地走，給虎子一叫，他娘也聽到了，他當然不能悄悄地走了。

「阿德，你回來啦！你昨晚去了那裡，害得你爹整夜睡不着！」林大娘的聲音由屋裡傳出來，人也跟着出現在門口。

「娘！是我不好！害得你們掛心！」

「你知道就好了，以後可別這樣！」

「娘！我記得了，不過，我……」

「德生哥，你也在這裡？」另一張面孔出現在林大娘身邊。

陽德生一怔，脫口問：「丁公子，你怎會在這裡？」

陽德生與丁昭俊兩人似乎很熟悉，各人都大爲奇怪，目光不斷在他們兩人身上瞟來瞟去。

「德生哥，眞是說來話長，是你去找過我吧？」

「找了！」

「阿德，你剛才說找不着的朋友就是丁公子嗎？」

「是的，眞想不到在這裡見到了！」

「這太巧了！」林大娘於是把昨晚拯救丁氏兄妹的經過告訴了德生。

「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我找不到！不過……」陽德生把話題一轉，目注丁昭俊道：「他們不是跟你說好了日子的，怎麼會突然提前生事？」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懷疑他們知道我們的計劃，所以先下手爲强。」

「奇怪，他們怎會知道？」陽德生沉思，自言自語地道。

「德生哥，古人有云：變生不測，我過去不信，現在相信了！」

「哥哥，甚麼不測，我們是有眼無珠，給人出賣了才眞，我早就提醒過你，你就是不肯相信！」丁小姐從房中出來，見到了丁昭俊就氣憤地說，使丁昭俊爲之一怔，也感到不快。

「妹妹，你別說得那麼肯定，你又沒有親眼見到，怎能這麼說呢？」

「爲甚麼不能？我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但我却親耳聽到他的聲音，我怎會聽錯！」她突然轉向陽

德生道：「陽大哥，你說，聽到算不算是證據？」

「見到、聽到都可算是證據，但必須正確，不能靠估計和猜測，那會害死人的！」

「我不是猜測的！其實我不但聽到，還看到他的背影呢！怎會有錯？」

「丁小姐，你是說誰呢？」

「史仲恆！」

「史仲恆？就是在家做賬房的史仲恆？」

「不錯，就是他！陽大哥，我記得你會叫我哥哥小心提防他的，哥哥沒有，但我可提防着，我們被綁的時候，我就聽他對甚麼人說斬草除根，千萬不能留後患！」

「丁小姐，我還有點奇怪，他們爲甚麼不先殺死你們，却讓你們活着漂流？」

「他們原是要殺死我們的，後來，負責殺我們的人對我們說：『丁公子、小姐，我知道你們是冤枉的，但我們不能放你們走，我也不忍殺你們，我把你們丟進水裡，是生是死要靠你們自己的運氣了！』他還說，如果死了，可別怨他，如能活着就要遠走高飛，練好本領回來復仇，想不到我們眞能活着！」

「這麼說，固然是你們兄妹運氣好，那個人可也不壞，將來你們若眞能報仇，可要記得那位恩人，千萬別錯待他才是！」

「德生哥，我擔心他已經得到了消息，不待我們報仇就先來找我們了，因此，我準備馬上離開這裡，找個地方躲起來，也免得負累林伯啊！」

「這個……你們可有地方躲？」

「還沒有！」

「這樣吧！我給你們一封信，你們按址投遞，他自會安置你們的，以後的事，你可以和他們商量，至於他們來這裡找人，你放心，白天他們未必敢來，晚上，我會趕回來的，你們快吃早餐，我換過衣服，馬上就送你們一程！」

陽德生送丁氏兄妹上路的時候，林家的人當然會談論他們的關係。不必細表。

晚飯時候，陽德生回來了，他不大出聲，心情顯得很是沉重，林玉珍則和他恰好相反，她顯得非常開心，不斷提到參加表哥生日的經過。

晚飯之後，林大明怕陽德生這樣悶着會有損身體，便勸他放開胸懷。陽德生仍然默不出聲，直到天黑了，他才說：「爹！我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到第二個辦法，只好請你和娘他們到河洞裡去過一夜了！」

「去河洞過夜？爲甚麼？」

「我想過了，要殺丁公子兄妹的那些人，今天可能已經得到了消息，說不定今晚會來報復的！」

「你是說，叫我們避開他們？」

「不錯！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們暫時避開一下，我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你要我們走避，你自己不避嗎？」

「我不能避的，我要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

林大明不依，林大娘要陽德生一起躲避。虎子呢？他當然更不肯走了，不過到最後林大明還是帶着各人到河洞裡去。

二更過後，林大明看到有一隻小船，船還沒有停泊好，已經有八九個大漢急不及待地由船上跳下水，又匆匆地上岸，疾步朝一個方向走去。

林大娘看得惴惴不安，不斷地問丈夫怎麼辦？林虎子要去幫助陽德生，做父母的自然是不答應。

河洞距離林家不遠，清楚地聽得連續傳來慘叫之聲，林大明一家都在祈求菩薩保祐陽德生平安。

之後，傳來沉重的脚步聲與痛苦的呻吟聲，林虎子探頭到洞外偷看，見到人影幢幢由遠而來，道：「他們打敗了！有背着的，有扶着的，眞狼狽，好啊！」

「他們走了，我們可以回去啦！」林玉珍說，她對這個河洞十分討厭，但謹愼的林大明立刻阻止，不許她出河洞。

父女倆正在低聲爭辯，虎子道：「爹！你看又有一艘船來了。」

各人都移到洞口去，果然看到有一隻船正要靠岸。

船上共有四個人，一個蹲在船上，另三個都一躍而起，飄然上岸，他們顯然比早先那些人是高明得多了。

「爹！我們要不要去幫助德哥？」林虎子關懷着，恨不得爹同意他一起去，但林大明却斬釘截鐵般叫他不可出聲，虎子大失所望。

那三個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來到龍眼樹下，其中一個揚了揚手，一大把暗器打到龍眼樹上，發出一陣聲響，却不見有人露面，那人便煞有介事地說：「別躲了，快把姓丁的交出來，饒你一死，要是敢於反抗……」

「那又怎樣？」一個聲音自他們背後傳來，他們突然回頭，赫然發現距身後二丈左右站着一個少年，十分陌生，顯然不是姓丁的青年。

這個人悄然出現在來人背後那麼近，假如要暗算他們，眞不知道他們能否躲得過，可是對方行事光明磊落，與他們的邪門左道不同。

三個大漢目露兇光，灼灼地瞪視着陽德生，陽德生屹立不動，自

有一種凜然不懼的神情，那三個人為他的神威所震，竟然不敢輕舉妄動。

雙方在對峙中，一邊是三個人，兇光滿目，一邊是神態凜然，手中連兵器也沒有，真難為他有這個膽色，一點怯懼也沒有。

雙方對峙半刻之後，來人忍不住了，其中一個擺擺手道：「各守方位，別給他跑了，姓丁的那小子就在他手上！」

「是！不能讓他逃脫！」

「誰先上？」

「我先上！臭小子你姓甚名誰？是從那個洞鑽出來的，姓丁的在那裡！」

「你把姓丁的那小子藏在那裡？快說！」

「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跟他說真是白費工夫，還是動手吧！」

「是！臭小子別打瞌睡了，接招吧！」一步踏出，刀鋒便向陽德生砍去。

陽德生十分鎮定，對於敵方的進攻只是注視着，不打也不接，倒把對方嚇了一跳，以為發生了甚麼事，怕上當未敢將招式用完便急急撤招後退，又成對峙之局。

「你怎麼不動手啊？」

「臭小子，看招！」來人再次進擊，攻勢更急，刀光一閃，雖在黑夜，仍然十分明亮，陽德生略向左一閃，身形一斜，猝然拍出右掌，在對方後腰處一推，對方站不住脚，一連衝前了兩步，刀光一凝，火花四射，雖沒受傷，却是表情尷尬。

那三個人却是手握武器，分站成一個無邊的三角形，把陽德生困在中央，其中一個出手，另兩個守着，假如陽德生接招不退，他們便冷眼旁觀，要是陽德生退避到那一方，那一方的人就出手暗襲，這是他們的一貫作風，剛才陽德生便遇上了。但是陽德生却機巧地使對方迎頭火併了一招，使他們鬼打鬼！

「你們是怎麼搞的，怎麼自己打起來？」陽德生故意挖苦他們一句。

「你高興得太早了，臭小子！」

「何洛你上，白原你跟我守着方位！」

「好！我來收拾他！」何洛毫不推辭，一口答應下來，並且立即動手。

「劉法，要死的還是要活的？」何洛滿有把握地說。

「死活都要，活的不成死的也好！」

「好！」轉口又對陽德生道：「臭小子，想死還是想活，要看你自己了！」

「當然，要死要活的都是由我！」陽德生斷然地微笑回答。

何洛是用刀的，不知他是甚麼門派，出手之前，先把刀向上一拋，然後接着才發招，刀法倒還是不錯，迅疾有勁，顯出他的功力也不壞，難怪劉法叫他先出手，看來他的功力比白原要高出許多。

何洛的刀法一出手就是連環三招，劈胸膛，砍兩肋，十分兇猛，看他動手，似乎志在必得，不顧對方死活了。

但他的攻勢雖猛，陽德生却是身形飄忽，脚下踏出半步，一閃一晃已經避了過去。

「臭小子，有本事再來？」何洛怒叫，再度發招，又是連環出招，刺咽喉，劈胸膛，點下陰，同樣是下流毒招。陽德生忿然道：「我讓過你一招，以為你知錯悔悟，不料你竟執迷不悟，出手如此下流惡毒，看來我是不得不開殺戒了！」

陽德生說着話，又閃開了。

「何洛，小心呀！」白原旁觀者清，提醒何洛。

「你放心，諒他活不了多少時間！」何洛還在大言不慚，滿懷信心。

何洛的第三度進擊，使的是一招「吳剛伐桂」堂堂正正地斬了過去，因為他在前兩次發招都那麼陰險狠毒，引起陽德生的注意，所以這一次便用光明正大的招式，便引起陽德生的懷疑，並不接招，再度迴避！

何洛冷冷一笑，刀使到半途，陡然變了方向，原先是斜向左方下劈的，一變却變成向右劈下。

方向大變，這是十分可怕的，若果對方是向右迴避，就正好送上門來，被劈個正着。

但是，他陰險，陽德生更善韜略，他在後退之際，似乎是失足，身子一閃，跟蹌地險些跌倒在地，其實却是醉公仙的身法，足尖一點，人去如箭，只一閃已躍到白原跟前，突然發掌，招式未實，虛中變實，硬生生的把白原的刀奪了過來，順手一挺，就用刀插在白原胸口上，只聽得白原發出一聲悶哼，人向後倒，「蓬」一聲跌倒在地了。

「你來得正好！」陽德生猝然轉身反撲，迎上追趕而來的何洛。何洛聽得劉法聲音焦急地叫道：「何洛，小心！」

何洛聽是聽到了，但是在倉促之間，仍未能夠完全明白，稍為遲疑了一刹那，陽德生的刀光已閃入其眼中，臉部也覺得刀光森寒了。

何洛手中握着的是刀，本能地予以招架，舉刀一封，先擋住對方的攻勢。誰知道手才舉起，已失了敵踪，剛聽得劉法再叫他小心，已經遲了，他來不及察看，後心已經中招，感到一陣劇痛，支持不住，

跟蹌地踏前兩步，已發覺血向外流，心頭一凜，鬥志全消，跌倒了。

「姓劉的，這一次輪到你啦！你們三個是好朋友，當然少不了你，他們全在地下等着你哩！」

「臭小子，你跟姓丁的是甚麼關係，要替他送死？」

「你要知道嗎？真的那麼想？」

「你說罷！」

「好！你聽着！」陽德生斷然地的回答：「你到閻王殿去問問閻羅王吧！」

「臭小子，你敢作弄我！看招！」聲發招發，一記「猩猩拔樹」，一刀一掌都在第一招用了出來，可見其心急與氣憤。

陽德生在故意激怒他，冷然回答道：「我不止捉弄你，我還要殺掉你呢！你們三個人一齊來，總不好意思將你待薄，你也留下吧！」陽德生口中說着話，手法步法一點也不含糊，他和劉法認真地打在一起。

劉法和白原、何洛三個人一塊來的，白原與何洛都死了，只留下他一個，早已心膽俱寒，鬥志盡失了，他與陽德生動手，是被逼出來的，絕談不到自願，再加上動手之後，不幾招已經自覺技不如人，無法可以獲勝了，因此他但求支持些時，找到機會便要溜之大吉了。

但是，劉法想溜的心意似已為陽德生看破，處處都予以阻攔，不給他有溜走的機會，而且着着險惡，招招狠辣，直使劉法又驚又急，冷汗直流，章法大亂，這情形不僅劉法自己明白，陽德生同樣地感覺到。

劉法越是想溜，心神越是不定，打來更加不濟事，他鬥了好一會，仍找不到機會逃走，陽德生則說着風涼話道：「你真不夠朋友，老是想溜走，不把朋友放在心上，一死恩怨消，你的朋友都死了，你竟不甘多陪他們一會，未免太無情義了，姓劉的，我給你一個機會，你自己動手吧！」

劉法真給他氣得五內生烟，再也按捺不住，開始使出拚命毒招，似乎已準備豁出性命不要了，他在猛烈反擊中，也着實顯出了真功夫，使到陽德生這時也不敢輕視他了。

雙方用出真功夫，鬥得天昏地暗，星月無光。劉法的劉家刀法，在江湖上也薄有名氣，可惜傳到劉法這一代已經式微，他學得不精，無法使得出精妙招式，以致處處受制於陽德生，被陽德生佔盡先機，控制大局，使得劉法動彈不得，狂攻了一番之後，連守也感到有些困難了。

「怎樣？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動手？」陽德生毫不客氣地說，似乎他真有把握可以立即辦到，劉法當然是不甘於自裁，所以他不答，鼓起餘勇再度進擊。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了，好吧！你接得了我十招，就饒你不死！」

「哼！少放臭屁！」劉法聽得對方只限在十招之內殺他，便升起了一綫希望，因為他自信十招是無論如何都可以接得下的，有了求生希望，精神為之一振，於是用盡全力接下了第一招，雙方兵器一交，「噹」地一响，聲音不小，但傳到劉法手中，似乎功力有限，只是手腕微微一震，虎口還沒有覺得痛呢！

「好！第一招了！」劉法高聲說，內心的興奮，盡在這一語中表達了出來。

「那你就接第二招吧！」招隨聲發，又是平平無奇，一點也不精妙，功力也不見怎麼增加，使劉法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過，很快地就覺察出了，當他擋到第五招，自己已發不出勁道，覺得手中刀子一下重了幾十倍，似握着一柄大關刀，幾乎舉不起來，接招之後，全身一震，內腑受到了極大的震盪，不禁退了兩步才穩得住身子，但虎口已經爆裂，刀更被磕飛了丈遠。

他知道無希望了，於是把心一橫，咬着牙，猛地撲向陽德生，但身體一動，立即覺得眼前金星亂閃，腹部絞痛無比，他自知無望，只好認命，倒在地上呻吟。

「你如肯合作，回答我幾個問題，我會叫你死得舒服，否則就得挨半個時辰痛苦才能斷氣。我不勉强你，你自己好好地想吧！」

陽德生冷靜地站在一旁等待劉法回話，自然也是監視劉法的一切變化。

初時，劉法還要裝英雄逞好漢，但過不了盞茶時間，他已支持不了，他要求陽德生點他穴道，陽德生說不行，他必須先說，說得快，便舒服得快，否則，就要多挨點苦，劉法心中恨極，却不能不低頭答應，並依陽德生快些說。

「你是受誰的指使來的？原老頭還是史仲恆？」

劉法聽得心頭一凜，暗暗想道：「奇怪，他怎麼知道史仲恆是丁家的內奸，他並沒露面。原老大是王家的花王，更是下人，他們都是沒名沒姓不見經傳的人，怎麼都被他知道？」劉法原打算胡說一通，也不敢了，他回答是原老頭派來的。

「王仁道房中那暗道你進過沒有？就是在衣櫃下那條暗道，你可曾去過？通到那裡出口？」

王仁道房中有條暗道，劉法並不清楚，但他知道王家有一條可以

通向屋外地下暗道，至於入口在那裡，出口處又在那裡，他實在是不知道，因此他對於陽德生的精明與熟悉王家內情，深為驚恐，更加不敢胡說八道了。

陽德生問清楚之後，出乎劉法意外地解開了他的穴道，對他說道：「你走吧，王家你是回不得了，如果王大肚子知道你說了這許多給我聽，他是不會放過你的，原老頭也不會放過你！」

「你真的讓我走，不怕我報仇？」

「報仇？你報不了的！」

「為甚麼？」

「你自己想想，你今年多大，我多大？今天你勝不了我，以後更休想，你一年一年接近衰老，我一年一年的更加壯健，在年齡方面，我佔了便宜，至於武功，你會練，我也會，你有進步，我也有，但在氣力上，我一定勝過你，所以我不怕你報仇。

「今晚，你們來此目的不是找我，而是姓丁的兄妹，你是受人之托而來，是為朋友，我們本身並無冤仇，只是為朋友，我們已打過一仗，冒過險，對得起朋友了，怎會再尋仇？你走吧，等一會如果王家再有人來，看到你和我有講有笑，對你會十分不利的，你走吧，此地不宜……誰？站出來！」

「姓劉的！我以為你是一條好漢，想不到你竟是個吃裏扒外的怕死鬼，姓陽的放你走，我可不能放你走！這是你命中註定，你認命吧！」一個聲音突然由龍眼樹後傳了出來，他的話不是針對陽德生的，是針對劉法，劉法聽得全身打了個寒戰。

陽德生道：「你老是甚麼人？也來管這閒事！」

「他是王家的總管駱天照，陽兄，這不關你的事，你快走吧！」

「我走？你呢？你不走？」

「我走不了啦！陽兄，你還年輕，將來替我報仇！現在，我求求你走吧！」

「不！憑你這句話，我也不能走，何況，還有林家幾條性命，你說我能一走了之嗎？」

「好親切的關懷啊！自己可以不理，卻要照顧別人。姓劉的，你真了不起，居然作起俠士來了！」駱天照突然哈哈地大笑，十分得意。但笑聲忽然停住，轉了另一種語調，道：「你們不用爭，你們一個都活不了。」

「駱大總管，你說得這樣有把握，你以為這是王家，我們一定要聽你的話？」

「姓陽的，你不錯曾打敗了他們三個，可見你也的確有點功夫，但你別忘了，我不是他們，我姓駱，不是姓劉的！」

「管你姓駱姓馬，都是王家的奴才，人家的一條狗，才不在我陽德生眼內呢？有甚麼本領就掏出來吧，且看誰活的時間長些？」

陽德生這話把駱天照激壞了，他不待陽德生再把話說下去，先拔出厚背大刀，怒喝道：「小畜牲，你在找死！」

「陽兄，小心！」劉法也拔出了刀，但卻沒有出手！

「劉兄，放心好了，就憑王家一條狗能咬得了誰？」陽德生說着話，連避三招，退了三步，趁勢用足尖一挑，挑起了地下一柄刀握在手中，隨手挽了一個刀花，全身晃動着，便擋住了駱天照的猛烈攻勢，一連傳出了三次的碰撞聲，但雙方都沒有後退，似乎都是輕描淡寫地試探對方，並未用盡全力，但當事人駱天照和陽德生卻都心中有數，為對方功力高強而暗暗驚心。

劉法的功力不如駱天照，這是他自己深知的。他曾和駱天照交過手，駱天照的連環招式源源不絕，一出手就是連環而發，攻守兼備，十分厲害。

劉法和他交過手，只擋了三招，第四招便已落敗了，有的連第一招也接不下呢！劉法也曾與人以二對一、三對一聯手和駱天照動手，結果還是敗在他手中，因此，他對駱天照佩服得五體投地。

據駱天照說，他們三位師兄妹，以老三梅菁菁的武功最高，也最得師父痛惜，他自己是老大，老二的功力和他不相伯仲，但花巧多，三個人當中，他已經是武功最差的一個。但就是這樣，劉法還是對他佩服萬分。

這時見駱天照與陽德生只交了一招，雙方便都停住手，不由感到奇怪。

劉法想：奇怪，他怎麼不乘勝追擊？他的連環快刀是武林一絕呀！劉法實在不明白駱天照何以不繼續進擊。

駱天照何以不連續進攻？原來他剛才的一招已蘊藏了十招，但剛使到第三招，已被對方封死，無法再進，如不收招，可能被對方反擊過來，那就不堪設想了。

駱天照知彼知己，不求有功，只求無過，這是十分穩重的，劉法是旁觀者而非身受，所以不明所以，他怎麼知道駱天照已經遇上了勁敵呢？

駱天照撤招注目凝視，陽德生也注目凝望。一刹過後，陽德生道：「不愧為王家總管，果然身手不凡，佩服，佩服，不過要想擊敗我，還得再拿點真功夫出來才行！」

「少廢話，接招！」揮刀再攻，

出手如電，陽德生向後退了一步，猝然繞向右邊，身子一蹲低，已經進了兩步，刀光如練，斬向對方雙足。

駱天照正在進攻，突然下盤被襲，大出意料，急忙向後退避，同時回刀向下疾劈，阻止陽德生站起來，用心甚為狠毒。

陽德生真是藝高人膽大，他在對方刀光霍霍中，突然使出「三花聚頂」硬碰敵招，向上躍起，同時飛出，「蓬」一聲，足尖踢在對方腹部，把他踢退幾步。

「怎麼樣？捨不得把真功夫使出來？要是這樣，吃虧的是你！」

「臭小子，休要猖狂，看招！」

駱天照的刀光又閃向陽德生要害。可是陽德生並不畏懼，他見招拆招，「噹」的一聲，陽德生便失聲驚叫，同時，他那把刀也給震飛上了半天，手中再沒有兵器了。

旁觀的劉法見狀也失聲驚叫，惶恐已極，駱天照則大為得意，趁勢追擊，但陽德生並未退走，他身向後退，一個踉蹌，跌倒在地，駱天照恰巧追到，俯身下劈，一刀劈下，忽地「哎呀」驚叫，倒退不迭，又把劉法嚇了一大跳。

看清楚，才知道駱天照雙腿出了問題，不，用手背揩着眼睛，陽德生丟了刀，拔出身上佩劍，疾向駱天照撲去，劍到人到，一連刺了兩下，駱天照中招受傷，連退幾步之後，倚在樹幹上方能支持得住。

「劉兄，你可以走了，我沒事啦！」陽德生對劉法說。

「陽兄，他怎麼了？」劉法反問道。

「沒甚麼，他不會死的，但我已毀了他的武功，他最快也得三年才能恢復，再說，還得有高手相助才行！」

「你不殺他，留此後患無窮！」

「由他去吧！不必殺他了！」

「將來他的師弟師妹，必然要替他報仇的！」

「謝謝你！但我還是不忍再殺他，今天，我已殺得不少了，我不想殺得太多，有傷天德，趁他們還沒有來，你快走吧！」

劉法暗暗嘆一口氣，只好告辭。

過了一會兒，陽德生又叫駱天照走，駱天照恨恨地道：「你別以為這樣會討好我，我不會領你的情，我一定會報仇，你如果後悔，現在還來得及殺我，否則，縱虎歸山，你就後悔莫及了！」

「不錯，縱虎容易擒虎難，但也得看看縱的是甚麼虎，如果潛藏未露的小虎，牠會長大，牠會強壯，縱牠歸去，當然是一件極危險的事，但若果放的是一隻無用的老虎，那有甚麼了不起，你走吧！你已經是一隻病老虎了，還怕你作甚？」

駱天照本來要抬高自己的身價，不料給陽德生三言兩語激得哇哇叫，戳指大罵：「臭小子，你別高興得太快，等一會你就知道了！」

「你還不走？我可要不客氣了！」

「好！我走，馬上就走！」駱天照說走就走，連他帶來的一個小包袱也不要了。

所有敵人都走光了，留下的只是寂靜，陽德生看看死去的人，不禁喟然長嘆。

忙，固然使人透不過氣，靜，有時也一樣令人透不過氣的，此刻的陽德生就感覺如此了。

陽德生不是一個好戰之人，他雖然練就一身好功夫，卻不輕易殺人的，想不到這一晚一下子就殺了不少人。

殺的時候是拚命，你不殺我，我便殺你，在此情形之下，教他如何不殺他？但此刻回想起早先的兇險惡鬥，還覺得心慄。

早先，王家先後派了好些人追殺丁家兄妹，這是為了甚麼？是要斬草除根，還是追索珠寶？他們之間何以有此深仇大恨，竟要滅絕丁家，這是甚麼仇？

陽德生無法猜想得透，念頭一轉，不想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死者身上，將他們搬出去埋了。

「唉！總算了結，可是一個人，為甚麼要打？為甚麼要殺人，為甚麼不怕死！由出生到成年，不容易啊，練功的日子也不容易啊！何以人們總是這樣的打打殺殺，這樣重財輕生？」陽德生又感到不解了。

「好威風啊！年輕人！」一個老人口音突然傳出來，陽德生聽來一愕，急忙循聲望去，卻是漆黑一片，無法看到，心頭不禁一凜，立刻凝神戒備，又聽得對方冷冷道：「怎麼，這麼大模大樣的連話也不答一句？」

「對不起，我根本看不見你老人家，所以沒回答，還請老人家見諒。」

「這還像句話，小伙子，我問你，你要好好地回答。」

「老人家請問，只要我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你叫甚麼，我是說，你的真實姓名叫甚麼？」

「陽德生，陰陽的陽，道德的德，生死的生。」

「你和他們有甚麼深仇大恨？這樣狠心！」

「我跟他們原不相識，更談不上仇恨！」

「那麼，你何以要殺他們？」

「老人家，不是我要殺他們，是他們要殺我，可惜你老人家來遲一步，否則，就能看到一切，可以知道我不是存心殺他們的了！」

「你這話當眞？可有證據？」

「早先有一個叫駱天照的，他曾敗在我手中，他還聲言要來復仇，我也沒有殺他，如果你老人家找到他，他會告訴你。」

「你以爲我會上當？他不會和你串通？」

「你老人家這樣說，倒可以不必再問了。」

「爲甚麼？」

「你老人家如此不信任我，又何必浪費時光呢？」

「你既然和他們無怨無仇，他們爲甚麼要殺你？他們總不會是無端端地要殺你的，是不是？」

「這倒是眞的，他們雖然不是與我有仇，却與我一個朋友有仇，他們要殺他，我義父救了他，他們追到這裡來要殺我義父一家，我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觀！」

「你既然知道駱天照要找你報仇，你可知道他還有靠山，爲甚麼不斬草除根？有得說嗎？」

「他的靠山是王仁道，這個人，我是不會放過他的，他害的人太多了，而且還在繼續害人，我不能容許的。另外還有一個師弟和一個師妹，據說武功都很高，看來一個對一個，我未必會輸給他們，但是他們如果聯手，我多半會落敗，可是他已經失去武功，我實在不忍再殺他，所以放過了他！」

「唔！你倒回答得頗爲老實，不算驕傲自滿，你怎會知道他有師弟妹，他自己說的嗎？」

「不是，別人說的！」

「誰？」

「對不起，我不願說出他是誰，免他有麻煩，請你老人家原諒。」

「你是誰的門下？」

「這一點，我也不能說，我答應過恩師，不把師門告訴任何人！」

「看不出你倒很守諾言，離師門快五年了吧！居然還記得如此清楚，恪遵師命，不露師門，十分難得！」

陽德生不禁心頭一凜，大感奇怪，何以這個人對他似乎知道得十分清楚，連告別師門五年也知道，略一沉思，便脫口急問：「你老人家是……」

「你別亂猜，你不會見過我的，你好好幹你的吧，我找駱天照問個清楚，你如有半句虛言，我會再來找你！」

「老人家請便，我這就到王家去，不便久留了！」

老人家本是告別在先，反而變成爲送行了。他看陽德生走了，才輕嘆一聲道：「知徒莫若師，師兄倒是有識人之眼，可惜他死得早，看不到，但我却可以放下心事了！」這老人家自言自語，沿着陽德生走的路去了。

陽德生一口氣趕到王家，遠遠就看到王家燈光明亮如白天，他想他們大概等駱天照回來慶功吧，哼！讓他們等到天明吧！

陽德生心是這麼想，脚步可不慢，借物隱形，蛇行鼠伏，既小心，又輕快，不一會已摸近了王家。他見前面人影綽綽，便轉到後門去，翻入後園直趨王家院。

王仁道這一晚先後派出了三撥人追殺丁家兄妹，志在必得，而由他派出去的人來看，也應該是絕對不會失手的。因此，他在家中擺下慶功宴，只待派出去的人回來，便可以開宴了。

可是等到了許久，一個都未見回來，這倒是奇了，怎麼都不見回來？難道全部都給人殺了？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這不可能，不可能！」王仁道終於自言自語了。

「老爺，你說甚麼？這是眞的，可能的！」

「不！不可能，是不可能的！」

「可能，老爺你，你冤枉我！」

「啊！甚麼事？五娘，甚麼事？誰冤枉你了？」

「你！就是你這個沒良心的，冤枉我！」

「我？我怎會冤枉你？我怎捨得啊！五娘，你且說來聽聽，我怎會冤枉你？」

「怎麼？難道你剛才不是在聽我說話？你沒聽到？」

「沒有呀！你說甚麼？」

五娘是王仁道的第五房侍妾，是最得寵的一個，是最近幾個月才娶回來的，她聽後，撒嬌地再說了。原來她告訴王仁道她似乎有喜了。其實她知道，王仁道雖然與她有房事，却不會有孩子。她這孩子是另外有爹的，因爲她自己明白，在王仁道家中，如果沒有孩子是沒地位的，母憑子貴，如果得一個可愛的孩子，身份便會不同了，但是王仁道已經六十多歲了，雖說保養得好，到底是個老人，如何還能滿足一個二十四歲剛從歡場中來的女人？因此，不管是爲了自己的需要，還是爲了未來身份，她都要給王仁道一頂綠色的帽子作禮物。

但王仁道却老糊塗，以爲眞的是自己了不起，所以聽來大爲開心。這也難怪王仁道不知道，五娘在歡場練來一身功夫，由外面的表情、調情手法，都非她四位姐姐可比，王仁道在另四個老婆處，無法獲得在五娘身上得到的享受，所以

他特別寵愛五娘，也給五娘的逼眞表演所迷惑。

王仁道高興極了，他曾許下諾言，說將來五娘養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他都會隆重慶祝一番。他並說出剛才自己所說不可能的原因，老夫少妻倒開心地笑了。

他們在親熱的情景叫恰巧看到的陽德生感到臉紅。他認得王仁道，却不認識五娘，也不知道五娘是王仁道的侍妾，因此，心中暗罵：「好一對狗男女，眞不要臉！」順手折了兩小節樹枝一彈，射入房中，王仁道的手掌正在五娘胸前活動，手背突然給插上一節樹枝，這突然的痛楚，痛得王仁道厲聲高叫，把正在享受愛撫的五娘也嚇了一大跳，整個人彈跳了起來，一怔之後，便大罵道：「你……你作死了……這麼大聲……」

「有……有賊！有賊呀！」王仁道揚動着手說道。

「來人呀！有人行刺老爺呀！」五娘也看到丈夫的手背插着一段樹枝，流出鮮血了。

消息外傳，王仁道却由暗道走了。

陽德生發射暗器之後，立即入房去追殺王仁道，可惜給五娘赤裸着身子一攔阻，他不想碰在她身上，遲疑了一刹那，便給王仁道逃走了。

陽德生此行目的是誅殺王仁道，爲死難者報仇，爲生者除害，不料却給他溜了。

對陽德生來說，自然是不甘心的，但他已經逃脫了，不甘心又如何？他迅速地找了片刻，找不到機關，只好先行離開，再作打算。

但是，王家養有不少武師，雖然有一批人調了出去，留守王家還大有人在，他們正等待宴飲，一聽有賊，誰不想爭功？陽德生還未衝得出去，已經給王家的武師截了下來。

一個黑壯漢子揚了揚手中刀，向陽德生一指，冷冷地說道：「好小子，年紀輕輕就想死了，讓老子送你上路吧！」言罷招發，一閃身已撲近了陽德生，刀光閃閃，疾斬陽德生左脅，身手極快，有人大聲喝采助威，以增聲勢。

陽德生屹立着，神態倨傲地瞥了對方一眼，更把目光掃視其他人，似乎對來人的進攻並未在意，這一來可氣壞了那黑壯大漢了。

黑壯漢子將刀勢用實，刀鋒快斬到對方的衣服時，突覺人影一晃，一刀已經走空，氣在頭上，用力過度，走了空招便給自己的刀勢帶動步法踏出了一大步，身形更側過一邊。就在這一刹那，旁觀者已發出驚叫，黑壯漢子剛一發怔，見到對方身子一閃，自己的刀已被踢出幾丈遠，越過人頭飛出去了，與此同時，他胸口也中了一脚，被踢得倒翻在地上打滾。

陽德生連手也沒動過，只踢出兩脚便把黑壯大漢踢得爬不起來了。

不過，王家人多勢衆，一個倒下並不重要，倒了一個又來了兩個，他們都是使用三節棍，舞動得叮叮噹噹，擾人心煩。陽德生向他們看了一眼，嘴角微微一翹，似有不屑之意，又引起對方憤激，怒吼狂叫，雙棍飛舞，前後夾攻上來。

陽德生只想殺王仁道一個人，並不想濫殺無辜，所以他見兩人揮棍夾攻，急忙避過，同時喝道：「住手！我有話說！」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他有甚麼好聽的話，放倒算啦！」

「別聽他放屁，臭死人的！」

七嘴八舌搶着吼叫，不讓陽德生說話，但陽德生仍然說道：「你們聽着，你們都有一身好武功，都是英雄好漢，爲甚麼要爲虎作倀，協助王仁道作惡？你們都眼明耳靈，當然知道王仁道是怎樣的人，也知道王仁道怎樣害人，你們是英雄，不是狗熊，怎麼甘心作狗熊，受王仁道欺騙，受王仁道利用？我與大家無仇無怨，不想和大家拚命，你們又何必爲這樣一個人賣命，値得嗎？」

陽德生這話相當有力，許多人都被說得動容了，但也有人提出反駁：「臭小子，你別想挑撥離間，辦不到。你跑不了啦！他就是刺客，謀害王老爺，王老爺對別人如何我們管不了，但王老爺對我們好，那是大家身受的，大家不妨想想，王老爺這樣對我們，我們怎能恩將仇報？常言道得好：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我們能對王老爺見死不救嗎？我們能聽信這小子的話嗎？我們對得起王老爺，對得起自己嗎？」

「對呀！誰對我們好，我們就幫誰，王老爺對我們好，我們當然是幫他。」

王家的人爭相發表意見，打亂了陽德生的計劃，停止的圍攻，又開始了。

陽德生知道再說也沒用，索性閉上了嘴，注視對方，先奪了一根三節棍，就用作武器進擊其他的敵人。

陽德生一棍在手，如虎添翼，凜然喝道：「我好言奉告，你們不聽，只好得罪了！請吧！」話聲未斷，三節棍已經遞了出去，「噹！」一聲震斜了敵人一柄開山刀，乘勢把三節棍向前一遞，刺向對方的咽喉，又快又準，嚇得對方驚呼而退。

陽德生並不追趕，沉手撤招，一掃一抖，反打出去，攻向另一個敵人。

「請大家靜一靜，王老爺有話跟大家說。」有人大聲高叫。

「好，請王老爺說吧，我們都在恭聽。」

「這個人是甚麼人，我並不認識，他可能是受人主使的，所以，我們最好能把他活擒下來問個明白，如果有人能把他活擒，我賞銀五百兩，死的是一百兩。」

「王老爺，請放心，我們一定能把他活捉過來。」爭着表示的人甚多，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話一點也不錯。

陽德生看到，引起無限感慨，同時也起了極大的反感。他仰望王仁道，他已經站在王家最高的閣樓上，憑欄下望，指手劃脚狂呼，要不是隔得太遠，陽德生一定會去找他算賬了。

錢財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王仁道只說出活擒的賞銀五百兩，死的也有一百兩，於是，身懷武功的高手固然爭先恐後撲向陽德生，連稍懂一些武功的人也向前湧，他們明知自己不是人家對手，亦因財迷心竅，忘記了生命之可貴。可見錢財之物，實在具有無窮力量，能使人爲它終身營役，爲它而生，亦爲它而死。

陽德生也已打定了主意，準備應付眼前的局勢了。

這時，已是四更過後，接近五更了，陽德生必須在天明之前離去，不管能否殺死王仁道都是如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決不輕饒。

他想到對方雖然不是主兇，也是幫兇，手上不知沾有多少血腥，有時比主兇更可怕更可恨，他們既不醒覺，財迷心竅，不愛惜生命，這是他們自作自受，怪不得我，如此一想之後，他便蓄勢以待，留意各方攻勢，有個年約三十的漢子手執單刀，刀鋒如輪般透出一團寒光，在火光反映下，倍見嚇人。

陽德生正在注意着，聽得有人大叫：「莫堅，要活的，別傷害他！」

「這傢伙叫莫堅。」陽德生暗暗告訴自己，正當此際，突然有異聲響自背後，他心頭一凜，急忙移步揮掌，已聽得「叮叮」兩下聲響，原來有兩支暗器射在莫堅的刀上，給反彈出去，兩聲慘叫便相繼而來，莫堅吃了一驚，陽德生同樣吃了一驚。

這是一個意外，更意外的是在各人驚慌嘩叫聲中，失神的莫堅已經被機敏的陽德生一把抓住，奪下了武器，廢了武功，倒地不起了。

陽德生揚刀大喝道：「你們聽清楚，我只是找王仁道一人算賬，與你們無涉，知趣者讓開，否則，讓我者生，擋我者死！」說罷，就朝一個方向撲去，他也眞怪，不向人少處走，却向人多處鑽，單刀在前，刀光耀目生輝，在火光中，刀光裏着人影，幾乎只見刀光，波分浪裂，因此，他十分順利通過。

不過，亦有人挺身而出，加以攔阻。這人憤而冷笑道：「臭小子，你以爲王家無人，可以任你胡作非爲！不要走，吃老子一劍！」聲隨招到，揮劍就刺向陽德生的下三路，出手相當陰險，不似正派人物所爲。

「你想建功逞能，你配嗎？」陽德生沉刀一撞，刀光向上，先向左右一掄，然後向上一挑一撥，喝一聲「撤手！」刀光過處，一縷劍光斜斜地飛射如閃電，在劍光凝處傳出慘叫的同時，陽德生的刀光下也傳出了叫聲，互相厲叫，倍覺驚人。

其他人見陽德生舉手投足之間，已連斃二人，有誰還敢和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就算自負有很好武功的人物，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王仁道仍在大叫，以重賞作餌。可惜無人敢以生命冒險，使到王仁道的利誘也失敗了。

王仁道眼見各人都貪生怕死，不敢攔阻陽德生，大爲氣惱，他知道若給陽德生逃脫了，此後他的生命便時刻都會受到威脅，寢食難安了。因此，他揚聲高叫：「大家聽着，不能放他走，攔住他，抓活的賞銀千兩，死的也有五百兩，聽到了沒有！」

一千兩與五百兩銀子，在窮鄉僻壤之地方，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有人一輩子連五兩的銀元寶也沒見到，何況是一百個五兩重的銀元寶及二百個五兩重的銀元寶，這是個好大的數字，這也是一個好迷人的數字啊！王仁道這一叫，果然又引起了一陣哄動，可惜他說得遲了，否則，剛才拚命的人不會只有那麼幾個，此刻，陽德生已經去遠，沒入黑幕中，看不見了，不過，反過來，也好在王仁道說得遲，否則，死傷的人不會是那麼少。

死的人多也好，少也好，說得快也好，慢也好，這都已經成爲過去，可以不必理會了。

這時還是說說王仁道吧，他出的重賞收不到預期效果，卻給對方逃走了，眞是又恨又驚。恨的是自己所豢養的都是一班飯桶，無事時個個都自吹自擂，似個個都是天下無敵，有事了，却數十人也擋不住一個敵人，實在太可恨了；驚的是對方如此厲害，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根本不把王家的人看在眼中，太使他難堪了，假如再來會怎麼

樣？他一次不成功會來兩次、三次、四次或五次，直至成功及達到目的爲止，這怎麼辦？如何阻止？如何防範？他不禁呆住了。

王仁道想到一個新的問題，對方是個甚麼人？他從未見過，也不曾發現有過這樣一個人，爲甚麼這個人要行刺自己？爲甚麼自己派去追殺丁家兄妹的人都不見回來？難道都吃了敗仗？難道都敗在這個人手中？會不會就是這個刺客救了丁家兄妹？這麼聯想到丁家兄妹，王仁道呆住了。

王家與丁家原是遠房表親，那是很疏很疏的表親，當時也不是住在相近的，後來，王家窮了，投靠丁家，丁家因親戚關係，且其所索不苛，便收留下他，後來，還授以資本，讓他做生意，賺了不少錢，但回報却很少，他把大部份賺到的利潤入了私囊，幾年之後事洩，丁家遂覺王氏不可靠，雖然自己出本，王氏出力，可是丁家不愁衣食，所以說了幾句，叫他離開丁家算了。

王家此人是王仁道，丁家就是丁昭俊的祖父，這是數十年前的事，王仁道懷恨在心，丁昭俊却一點也不知情，他爹爹死後，王仁道便不斷或明或暗地侵奪丁家的財產，後來，他的母親意外死亡，丁家上下都感到詫異，但王仁道是知道的，是他派人暗中加害的，這件事，只有王仁道一個人知道，因爲殺害丁大娘的那個兇手，得手後已經給王仁道滅口了。

王仁道對這一件事情一直耿耿於懷，因爲他心中有鬼，在殺兇滅口之後，曾先後幾次聽到低沉的冷笑，似乎就是被殺者的聲音。此刻想起往事，固然頗爲愉快，但也甚爲後悔。

王仁道的思緒漸漸轉到林家去了，他恨林家救活了丁昭俊，更恨幫助丁家的這個青年人，他不自覺地摸了一下荷包，決定再幹一次！

王仁道的想法，有一部份爲陽德生所料中，他是在逃出王家之後想到的，更悔恨自己不夠冷靜，竟然冒險去王家，假如自己不去，王仁道會怎麼樣？又假如自己早先不是錯射王仁道雙手，而是射向他的後心，他不是已經死了？自己怎麼這樣糊塗？

陽德生在後悔，但他急於解決的不是追悔，而是如何保護林氏一家的安全，他獲得林氏一家照顧，沒有理由恩將仇報，使林家陷於危境的。

他想着辦法，而最後的辦法……他突然一拍大腿，斷然道：「對！這是個最好的辦法！」他一抬手，作了一個下劈之勢。

由這一晚決定之後，他就在第二天把武功教給了林虎子，林虎子爲人精靈，吃得苦，膽子大，正是練武之材料，過去林虎子不知道陽德生會武，自然沒事，但現在知道了之後，已在心中盤算不知多少次了，所以一聽陽德生主動提出教他武功，比拾到金子更爲高興。

後來，林虎子及村中其他青年人，只要願意學武的，就教給他們，因此，不到一年，村中的青年一輩人大都紮好根基，練得身子結實，膽子也大了。

三年過去了，林虎子已經長得很健壯了，比他的爹也不差半分呢，玉珍早已跟表哥結婚，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

陽德生還是光棍一條，沒有結婚，村中不少姑娘都喜歡他，但可惜神女有心，襄王無夢，林大娘也奈何他不得。他最大的理由是他還有要事，隨時會離去，此去之後，生死難定，也未必有機會再回來，他不願累及別人，誤人一生，也不想自己有掛累，分心家事。林大娘見他如此說，也不便再逼他了。

三年後的一個下午，有一個叫「傻豬」的小孩子替陽德生送來一封信，他看得凜然變色，急忙把它搓成一團塞向衣袋，但是，已經被林虎子看見了，他問：「德生哥，甚麼事？」

「沒有甚麼！」

「剛才明明是看一封信的，誰的？說些甚麼？」

「一個朋友的，他有事找我，我想，你們都學未有成，我去了，對你們不起，不去，又對朋友不起！」

「德生哥，你要去多久？不回來？」

「這個很難說，所以我才很爲難。」

「你不去是不行的麼？」

「不行！」

「通知他，遲些時再去行不行？」

「也不行！」

「爲甚麼？」

「因爲他沒有地址，只叫我到一個地方見面，不到時候他是不來的，我到那裡去通知他？」

「唔！這就眞難了。」虎子也爲難了起來。

當晚，四月十三日的晚上，月亮升得早，天色也算不壞，雖然有雲，却也有風，雲是流動的，不是一直遮着月亮！

吃過晚飯，陽德生和虎子等一羣人到河中去洗澡，回家之後，虎子就再沒見到陽德生，他到陽德生房裡去找，也不見，只看到枱上有一封信，是開口的，他認得幾個字，拿來看，是陽德生留給他的。內容大意是說：「我有事走了，如

上文提要：宋玉如往峨嵋途中，在客棧無意中聽到兩個和尚的對話，得知丁長生在峨嵋中了斷腸枇杷毒，生死未卜，當她知道兩和尚身份，便將兩名和尚殺死，再趕去峨嵋。達超和尚爲查骷髏頭的下落，將宋玉如引到僻靜之處，說出了目的和下毒原因，宋玉如從達超和尚口中証實丁長生已死之後，於是與達超和尚拚命……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龍子復仇

兩番獲奇遇　重生得秘笈

宋玉如怒叱道：「丁長生死在你手上，但你兩個寶貝賊徒，也死在我手上，現在姑娘是取你的禿頭來了！」

達超禪師聞言，果然不出所料，兩徒已死，且死在這少女手中，不由凶眉一豎，惡眼迸睜，狠毒地盯了宋玉如一眼，狠狠地說道：「好！好！佛爺的禿頭就等着妳來取！」

邊說邊一步步將宋玉如逼退到觀外平地上，那對凶光暴射的眼睛，那滿掛着奸笑的嘴角，根根被怒火燒起的毛髮，像是要把宋玉如一口吞噬了似的。

宋玉如雖是一步步往後倒退，但却全神戒備着。

驀然，達超禪師重咳一聲，她心中一凜，一聲「嗆郎」劍鳴，「黑龍劍」業已撤在手中，但一瞥達超禪師却並沒有任何舉動，她不禁暗叫慚愧！

達超禪師凶睛直勾勾地盯着宋玉如，陰惻惻說道：「佛爺一聲咳嗽已令妳喪膽驚魂，我看這顆禿頭妳是拿不去了，倒是妳自己伏首就戮吧！」

宋玉如氣得全身發抖，嬌叱一聲，「禿驢看劍！」

一招「毒龍出洞」，平伸刺去！

達超禪師雙眼一直注意劍尖，猛見劍芒暴射，左足不動，右足後退一步，挫腰閃避，堪堪避過此劍。

倏見宋玉如疾進一步，劍身上削，以「舉火撩天」之勢，逕向達超頸項處切到。

達超禪師本已無法再退右足，倘若用左足收回再退，則已遲半步，重心也將不穩，以後就唯有處處受制，無法採取主動了。

他畢竟是峨嵋老一輩的高手，經驗何等老到，達超禪師竟不退不避。

待宋玉如劍尖堪堪觸及頸部的剎那間，倏然雙腿齊蹲，身子頓時矮了半截，接着復全身彈起，右足上踢，往宋玉如握劍手腕踢去。

眞是「躲得妙，踢得準」，宋玉如不禁暗暗一怔，那敢怠慢，劍手齊縮，一聲「呼」！

達超禪師的足尖踢中了尚未完全縮回的劍尖之上，只見宋玉如手中劍往上一彈，她虎口已被震得隱隱作痛，黑龍劍幾乎脫手飛出。

宋玉如吃上一次暗虧，臉色突變，一咬銀牙，一聲短叱，刷！刷！刷！連攻三劍。

這三劍分上、中、下刺出，雖見她三次揮動手臂，其實到達對方的時間，却幾在同一時間。

饒是達超禪師見多識廣，也不曾見過這種詭異的劍法，不由他倒退數步，不敢硬接。

不回來，不必找，明天才好告訴義父，免他不安，希望我們能夠很快再見！

「王家可能會來尋仇，要繼續練武，互相團結，勿中離間計，自相殘殺，謹記，謹記，陽德生留字！」

林虎子急壞了，但他希望陽德生能很快回來，所以不急於告訴爹爹！

陽德生接到誰的信呢？原來是駱天照給他的挑戰書，署名的還有駱天照的師弟路長安與師妹梅菁菁。

本來，駱路兩個在幾日前已經到了王仁道家中，只因師妹久久未到，所以才不敢動手，早上師妹一到，他們馬上就寫了信派人送去。

陽德生心知此行是十分危險的，但有甚麼辦法？三年前自己放過駱天照的時候，駱天照已經聲明要報仇的了，自己當時一念之仁，不忍趕盡殺絕，所以才有今日之約，但事已成事實，故也毋須後悔了。

他相信自己在這幾年功力大進，如果一個對一個，未必就會輸給對方，怕的是人家三個對一個，那可就不易應付了，他想着，已到了朱雀山脚。

月亮已經升得相當高，因爲流雲的關係，時明時暗，所以山上的景物也時隱時現。

陽德生來到山脚，向上望，自然看不到人影，但到了山頂，却看見了不多不少，正好如信中所說：兩男一女。

「駱兄，這兩位想必是令師弟、師妹了，幸會！幸會！」陽德生向對方打了個招呼。

駱天照不屑地「哼」了一聲道：「姓陽的，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本來姓陽，今晚可要歸陰了，今後，你陰陽相隔，永遠也不能回陽了，有甚麼未了的心事，你說吧！我會替你好好辦妥的。」

「謝謝你，駱兄，你今晚約我到這裡來，有甚麼指教，請說吧！」

「你如果不善忘，當還記得三年前我說過的話：你不殺我，將要後悔，現在就是你後悔的時刻了，我已說得十分清楚，你應該十分明白啦！」

「你們要找我報仇，我明白！」陽德生說：「諒必駱兄記得我當時說過的話：我與你無冤無仇，我只是不恥王仁道所爲，不能放過他！至於你報仇與否，我但求心之所安，絕不後悔，今天之約，我早已料到，所以不覺得詫異，也並不後悔，駱兄想怎麼樣，說出來好了，我一定奉陪！」

「一定奉陪？好大的口氣！」女的冷冷地插了一句話。

「姑娘言重了，我這只是門面話，休得見笑。試問我已經來了，還由得我說半個不字嗎？倒不如說得體面一點，也好自己有點光彩！」

「這倒是眞話！」女的同意陽德生的解釋。

「姓陽的，你沒甚麼交代的了？」

「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中鮮兄弟，光棍一條，幸得恩師撫養成人，才有今天，我根本無所牽掛，亦無可交代。駱兄，你請吧！能化干戈爲玉帛當然最好，否則，悉隨尊便，我無話可說！」

「你眞沒有半點牽掛？」

「就是有，你也無法代我辦到！」

「好！你說吧！」

「我唯一遺憾的是未能殺掉王仁道爲大衆除害，而你，當然不可能代我完成這心願。」

「這個當然不能，你明知故問，不是多餘的嗎？」

「我早說過啦，你偏要我說，不也是多餘的嗎？」

「師兄，你怎麼啦？天都快亮了，還說天談地不覺得無聊，你不動手，我可要動手啦！」自認師弟的開口了！

他話鋒咄咄迫人，身爲師兄的駱天照也陪上笑臉。

「我本來還想氣他一下，洩洩心頭積恨，師弟既然不耐煩，那就便宜他吧！姓陽的，你亮傢伙吧！」

「師妹，你……」

「二師兄，我暫時不想出手，到了該出手的時候，我自然會出手，你不必等我！」

「那好吧，我想，不用師妹出手，我們也能獲勝！」

「這就再好不過了，只怕我出了手，你們反而不能獲勝！」師妹針鋒相對，似乎半點也不肯相讓。

駱天照知道他們早有心病，怕吵起來影響合作，所以急急排解。

師妹不出聲，靜靜地站在一旁，她這時內心很亂，儘想着師叔的話，她聽了師叔的勸告，比師兄早幾天到了這裡，却不到王家去，瞞過王家，在附近一帶偵查，了解實情，覺得和大師兄所說的完全兩樣，和師叔所說的倒是一樣。

梅菁菁的武功，雖然由師父啟蒙，大師兄代師傳傳授過一些，但眞正的絕技與內功，都是得自師叔傳授，所以兩位師兄說師父偏心師妹，把不傳之秘傳給了師妹，其實是錯怪了當師父的。由於這個關係，所以師叔的話，梅菁菁更能相信與遵從。

（未完・一）

宋玉如一招又搶回先機，心中大喜，連忙把乃師「明心神尼」的「無極神劍法」展開來，頓見劍光閃閃，劍氣瀰漫，頓將達超禪師的身形罩入一片光幕之中。

達超禪師手無寸鐵，只得展開空手奪白刃的身法游鬥，展開了一場捨生忘死的拚鬥。

轉眼之間，兩人業已交換了三十回合，宋玉如以一套「無極劍法」抵住峨嵋數一數二的高手，但若想獲勝，却是絕非易事。

達超禪師以一雙肉掌，展開峨嵋掌法，再配合他豐富的臨陣經驗，在閃閃劍光中，如飛燕穿林，似粉蝶飄舞，但却防多攻少。

須知高手過招，有無兵刃，原是有着極大分別的。兩人又拚過十個回合，達超禪師突地猛攻一掌，將宋玉如逼退一步，接着沉聲暴喝：「住手！」

他人也躍退丈餘，宋玉如正鬥得興起，被這一喝怔住，也停手收劍，說道：「怕嗎？哈哈哈，是不是願意伏首就戮了？」

達超禪師繃着臉，冷哼一聲道：「敢情妳不是華山慧清尼姑的徒弟，我問妳，你師父是誰？」

「笑話！我師父是誰，你配知道嗎？說出來只怕會嚇得你這井底之蛙魂歸西天，廢話少說，既然害怕姑娘，就聽我的話。只要你將姓丁少年的事告訴我，他埋在那裡？已死多久？姑娘放你一馬，留一條自新之路給你，否則光嘴上逞强，也不能救你一命。」

達超禪師聞言不怒反笑，笑聲桀桀難聞，似啼似哭，聽到宋玉如耳裡，不由全身猛震，好不難受。

她突然警覺，原來對方竟想借笑聲，以內力震碎她的內腑，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摒除雜念，暗暗運功抵住。

果然不出宋玉如所料，達超禪師一笑竟連續笑個沒完，其笑聲越來越急，越來越響，鏗鏘如金鐵交鳴，一聲一音皆含無上的威力。

幸虧宋玉如發覺得早，只見她緩緩盤膝趺坐，眼觀鼻，鼻觀心，運起內功，任由達超禪師怪笑，她都置若罔聞，如入忘我的境界。

約莫一盞茶工夫，達超禪師笑音歇了，四野復呈現一片死寂。

宋玉如一躍而起，凝神戒備，一瞥達超禪師却呆若木鷄，一言不發的站在那裡，想是他眞力消耗過多。

宋玉如本可乘他筋疲力盡之時，突然施襲，將達超禪師結果劍下，但她的心却太善良了，一見對方慘狀如此，竟然不忍下手。

於是，兩人都痴呆呆地站着。

突地達超禪師右手微抬，但痴立中的宋玉如却並未注意。

眼前黑影一閃，達超禪師的身形如箭離弦向宋玉如立身之處撲去，同時他手中毫光一閃，一把鋒利無匹的匕首直刺宋玉如胸前。

他這縱身出手太快了，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而且是出其不意，宋玉如霍然警覺，刀尖已至胸前。

在這電光石光，千鈞一髮的刹那，達超禪師的持刀手腕突然一偏，刀鋒竟自她的脅下穿過！

宋玉如倒退數步，直嚇出一身冷汗！

達超禪師却跨步收勢，怔立當地。

是達超手下留情，還是……

但無論如何，總不會有第三者在場暗中出手相救吧！因爲空山寂寂，四野蕩然，那來半點人影？

不過——誰說今夜無人在場？

樹上那團黑影不是一個人嗎？

咦！對了，眞有一團黑影。

那不是很久就已有了嗎？

恐怕不是人影吧？是一團濃葉吧！

不，那是人影！

笑話，在場兩人都是當今武林中絕頂高手，百步內飛花落葉可辨，豈有不覺之理，不是人影，難道是鬼魂？

鬼魂也好，人影也好，反正今夜玄清觀中，不僅只有這兩人就是了。

咦！黑影動了，並且是向場中飛落。

咦！對呀！奇怪？黑影的中間怎會有兩盞火光在閃閃發亮？

此刻，驚魂甫定的兩人也發現了，達超禪師一瞥一條黑影飄落，本能地退後一步，留神戒備。

兩人同時咦的一聲驚叫，一瞥，是人，是一個全身罩着黑色衣服的蒙面人，單只留下一對烱烱閃耀的眼睛。

兩人不由各懷鬼胎，宋玉如心中暗慌，一旦他是達超禪師那方之人，則今夜報仇的事，恐怕無望。

達超禪師也在這麼暗暗猜忌，萬一是宋玉如帶來的高手，則一個宋玉如已使他疲於奔命，再加上一個，老命焉得安保？

達超禪師怒喝道：「你是誰？」

宋玉如聞言，心中頓時寬慰不少，由此可知，蒙面人不是敵方高手，這句話也是她所要問的呀！

只聽蒙面人冷冷說道：「索命客！」

「索命客」這三個字，像具有無上威嚴似的，兩人同時一怔，但繼之一想，武林中就從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字號！

這就怪了，就連宋玉如芳心也噗噗猛跳，好像預感着這位自稱索命客的蒙面人，不是好人，一定是一位黑道魔頭。

而且他的武功高絕，專門以索人性命爲樂，若然，則兩人的生命堪虞。

宋玉如只猜對了一半，這位索命客的確是一位武功高絕的人，但他却不是以索人性命爲樂，他是個嫉惡如仇恩怨分明的人。

達超禪師冷冷哼了一聲，陰惻惻一陣狂笑，道：「索命客，你索誰的命？嘿嘿，玄清觀乃佛門重地，不許任何人踏進半步，現在佛爺有要事在身，姑且饒恕你這一次，還不趕快離開，以免後悔不及！」

索命客聽了仍是屹然未動，半晌之後，他才冷冰冰地說道：「達超，你的命値多少，快講價，如果你是慷慨的漢子，就說少一點，要不就開高點，時間不多了，賣出與否，全由你，你能開多少，我就能出多少錢買，別到時候一毛錢也沒拿到，白白送人一顆頭。」

宋玉如在旁聽了這話，忍不住要笑，世間那有人專門出錢買人頭的，這個怪人實在太怪了。

不過繼之一想，萬一此人收買了達超禪師人頭之後，又來收買自己的，又怎麼辦？想至此，不由毛髮齊張，寒意透骨，竟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達超禪師聞言，桀桀狂笑道：「你要佛爺這顆頭，嘿嘿，說出來恐你付不起，代價太高了，既然你要，就免費奉送，但憑你行嗎？配嗎？」

顯然他沒把索命客放在眼裡，索命客冷哼一聲，道：「你不後悔？」

話剛落，陡聞達超禪師傳來一聲凄厲的慘叫，砰！的一聲，一顆人頭滾落地上，宋玉如再看時，達超禪師的無頭軀體，也噗通倒了下去！

宋玉如瞠目結舌，呆若木鷄，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方才她只聽到「你不後悔」，又只看到白光一閃，一代凶僧，峨嵋高手，就已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這種功夫，眞邪門！是邪門？一定是邪門！

要不就是劍仙一流的大劍俠才有這種功夫，此人一定可以飛劍傷人於百步之外，一定是，一定是了。

只見那位索命客由地上拾起了達超禪師的頭顱，仰天一陣高昂長笑，聲音悲怨、哀絕已極，只聽得宋玉如毛髮根根豎起，雙腿發軟，搖搖欲墜。

驀地……

索命客轉過身來，拿着達超禪師的人頭，在宋玉如面前一晃，道：「姑娘，你能出多少價錢？」

「……」宋玉如被這突來的詢問怔住，竟吶吶說不出話來。

索命客又道：「妳不是爲這顆人頭而來？他毒死妳的人，妳應該買下，以後可以作爲你們定情之物呀！」

宋玉如聞言，臉上一紅，吶吶說道：「謝謝你，這樣我的心已安了，說實話我並沒有足夠的錢收買這顆人頭。」

「送給妳，要不要？」

「謝謝你，我心領就是，請問大名？」

「索命客！」

又是索命客，人名也是，綽號也是，這就太怪了！

宋玉如問道：「你是索命客，會不會也要我這顆頭？」

「要的，連妳的人，可是現在不同了，像妳這樣美麗的女人，怎能忍心呢！」

說着望了宋玉如一眼，繼續說道：「帶着人頭離開這裡吧！妳所要找的人，也不用去找了，他並沒有死。」

「什麼？他眞……」

「是的！他復活了。」

宋玉如聞言驚疑不已，驀然，一個念頭掠進了她的腦海，只見她臉色一喜，歡叫道：「你是丁……」

索命客搖頭說道：「妳認錯人了，姑娘，告訴妳我叫索命客，妳忘了嗎？我不姓丁，前幾天我碰到過姓丁的少年，所以知道他並沒死，他還托我爲他報仇哩！」

宋玉如聽了這話，心中異常失望，不過既然從此人口中得知丁郎無恙，也就不必再擔心了。

正待走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連忙問道：「你在何處碰見姓丁少年的？他又怎麼對你說報仇的事呢？」

說至此，突然一頓，暗暗自忖道：「他托此人報仇？不會吧？不會的，哦！差點上當……一定是他，丁長生。」

想着明眸閃動，瞟了蒙面怪人一眼，俏皮地說道：「我以我這顆頭顱作交換條件，換你揭下面具，你覺得公平嗎？」

索命客聞言哈哈一笑，道：「姑娘意思是說我就是妳所要尋之人？妳根據那一點這麼武斷？」

「聲音、談話，以及我所知道關於丁長生的個性，他決不會托人報仇的。」

「姑娘，勸妳不要冒險，普天之下，命我露出眞面目的只有妳，我曾經發誓過，有誰看到我的眞面目，誰就不能留得生命，望妳不要把生命當兒戲，這種代價太大了，妳不要輕易冒險。」

宋玉如並不聽勸告，一意認定此人即是丁長生，遂說道：「我願意冒險，願意嘗試，你不用管我所

花的代價多少，只求你揭開你的蒙面黑巾，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癡心，癡心，可憐天下癡心女郎，癡心得太可憐了，姑娘，我不願自毀誓言，更不忍見妳死，原諒我，我不能揭開面巾，除非我自願揭開它。」

奇怪，索命客這席話，幾近於央求的口吻，他何必如此呢？

剛才他何等殘忍威風，一劍殺死峨嵋派高手，何以對一個女人竟屈意央求？心軟？不，他不會心軟的。

宋玉如見對方如此，越激發她的好奇心，也更肯定他就是丁長生，於是央求道：「長生，我不希望你揭開蒙面巾，我要你告訴我，爲什麼你見了我，却一直逃避，難道你不明白，我老遠由華山趕來，爲了什麼，又爲了誰？你眞忍心到這種地步？」

「好！姑娘，我問妳，丁長生的劍術比妳怎樣？」

「這一點我並不能測出，我知道他一定勝過我。」

「那麼比起我呢？」

「那當然不如你遠甚。」

「對呀！這就是解答，他僥倖不死已屬奇蹟，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有所成就吧！」

這一說，不由宋玉如疑信參半了！

是的，丁長生不可能練到這種超凡的地步，宋玉如證明所料非眞之後，內心一陣淒楚，竟黯然低泣起來。

索命客見狀大是不忍，緩步過來和言說道：「妳哭了，哦！身爲俠義中人，怎能如此善感？我知道妳愛他，是嗎？等我見了他，一定將這件事轉告給他知道。」

宋玉如突地止住哭泣，怒喝道：「走開！我要你走遠一點，告訴他，我並沒有愛他，我恨他，恨他！恨他！」

索命客倒退了幾步，望了宋玉如一眼，低沉而和緩地道：「望妳珍重，後會有期，請記着一句話，天下事只能順其自然發展，絲毫勉强不得，別了！姑娘！」

說罷轉身就走，走出了十餘步又停下，回顧道：「妳也該走了，這裡很快就會有人來的！」

說着，眞的走了，走得非常快，到他人影消失爲止，他都沒有再回頭。

他是誰？這位自稱索命客的怪人，是老人？中年人？或是少年？

他爲什麼在宋玉如的面前，那麼柔和？那麼馴服？

難道他就是中毒後跳入黑潭，自殺而死的丁長生？

不是的！他不會是丁長生，因爲丁長生沒有那麼高絕的劍術。

若不是，那麼他一定暗戀上了宋玉如，從他談吐、擧止，以及臨走時的關注，都充份表示他業已鍾情於宋玉如了，這也許就是一見鍾情吧！

宋玉如在索命客離開不久，也悄然離開峨嵋，不知去向。

* * *

且說索命客離開玄清觀，頭也不回，飛也似的跑進一片密林中，頹然坐在一塊巨石上面，忍不住熱淚狂流，嗚咽抽泣起來。

很久，很久，不知何時泣聲已歇，熱淚已停，但他還坐在巨石上，似乎睡去，又似沉緬在痛苦之中，沒有聲息，縱使那微弱的鼻息也似停止下來。

片刻，他突然發出一聲極爲悠長的嘆息，然後喃喃說道：「對不起，宋姑娘，我不得不如此，是的，我太殘忍了，我見了妳，非但不感謝妳的盛情，反而一再逃避妳，如果妳眞正看到我的臉孔，妳會失望的。我不忍心妳失望，我要妳永遠記着我，原諒我，宋姑娘。過幾天我一定揭開面具，露出我的臉孔，過幾天……過幾天……」

咦！索命客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他是……

他是死而復活的丁長生？

是的，他就是丁長生！

* * *

原來那日丁長生跳入黑潭之後，身體突然被一股極强的吸力拉下。

他是一個不諳水性的人，縱使他略懂水性，既已抱定一死的決心，他也不會去理會其他事了，丁長生任那股吸力吸着，絲毫沒有反抗或掙扎。

人的閉氣時間是有限的，不管你抱定多大決心尋死，剛跳下水時，總是閉着氣的，絕不會一跳水就張口呼吸。丁長生亦然，但是時間一久，他再也無法閉着呼吸。

終於張口吸氣，這一吸，一股帶有濃厚腥臭之味的水，湧入了他的咽喉，接着就感到頭腦一陣天旋地轉，昏死過去。

當然，他是不會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了，他自己也不希望能生存下去。

不知經過了多久，他再度醒來，當他第一眼睜開的時候，他心中寒氣直衝，所見的是漆黑一片，他知道他已來到了地獄陰間，馬上就有牛頭馬面前來引道。

這時，他反而感到輕鬆，與其活在痛苦與沒有溫暖的人間受罪，倒不如在陰世地獄裡，過愉快的生活。

更令他高興的是，他腹部以前那種抽筋痙攣如絞的痛苦全消失，反覺身心無限舒適。

但是半晌之後，並沒有所謂牛頭馬面之類的陰間使者來到，不由他感到奇怪，莫非閻王爺忘了，或者要他自己前去報到？

丁長生躊躇沉思一番，終於決定還是自動前去來得光榮，於是他向前移動了，剛踏出一步，突然……

「咦！」

驀的一聲驚叫，他的脚碰到了一層軟軟的牆壁，身體也被摒阻於外，無法邁進半步，不由丁長生呆了，難道說此時未到三更，地獄門尚未到啓開的時候？

於是他又再用脚踢了一次，突然他立身處一陣搖晃，於是他也立足不穩，跟着左右前後的搖晃起來。

這一來他不再亂動了，他想閻王爺生氣了，故意搖動地下，以示警告，丁長生再大膽，也不禁毛髮齊張，噤若寒蟬。

可是，又等了很久，還是不見有任何鬼卒前來引路，這就不由丁長生暗暗着急了，以爲陰間也不收留他這種孤魂。

又經過一段時間，突然感到腹部一陣空虛，慢慢地，他感到飢腸轆轆，他心中暗忖：「做鬼還會有飢餓的感覺嗎？」

於是摸摸肚子，咦！奇怪，怎麼腹部在跳？再摸摸胸口，心房也在急促地跳動着，趕緊一咬舌，舌頭頓感一陣劇痛。

這時，他失望了，他發現自己並沒有死，不禁黯然落淚，他不希望活着，活的滋味他嘗過了，他不願再嘗，他要死，因爲死了能完全解脫他的痛苦。

他伸手一摸，所觸及的是一件軟綿綿濕淋淋的物體，但不知道是什麼，他反手摸摸自己背着的長劍，長劍還在，他想拔出，却只拔出一半。

自己的手又觸到濕淋淋的物體，這時他恍然大悟，自己是置身在一間只能容納他一人長寬的房子裡，奇怪的是這房子的牆壁却是軟綿綿的物體。

還有一件更令他吃驚的，就是自己怎麼停留在此那麼久，沒有一絲窒息的感覺，呼吸照常，而且所吸的又是很新鮮的氣體，唯獨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

此時，丁長生不由回憶起所有的事，他記得吃了達超禪師的斷腸枇杷，跳下黑潭，喝了一口腥味腐臭的污泥水，爲什麼會跑到這裡來？並且除了此地黑暗之外，並無任何痛苦發生？

其實他那裡知道，黑潭救了他的命，這口潭裡的水是死水，終年無法流通，潭裡生長着各種奇毒的動植物，因此這潭水也是歹毒無比。

凡人別說喝上一口，只要沾一下舌，就有生命的危險。

可是，對丁長生來說，却是天下難尋的解毒良藥，正當他服食的「斷腸枇杷」之毒發作的時候，喝下一口潭水，竟應上了所謂「以毒攻毒」這句話。

劇毒的潭水，將腹內斷腸枇杷之毒解掉，這眞是天大的奇蹟！

丁長生既然知道自己仍然活着，總不能老呆在這個拘束的怪房子裡等死，儘管他腦海裡存着不想生存的念頭，但叫他再死一次，可就沒有這種勇氣了。

他暗暗唸着：「我要離開這裡，我要出去！」

於是他用力往前一推，「呼！」的一聲，突然一陣地震，這一次比剛才那一次搖盪得更厲害。

丁長生不禁大驚失色，爲了生存，爲了活命，他再聚滿眞力，猛地一推，又是一聲「砰！」然裂帛之聲。

顯然他居住在一間活動的房子裡，這時天地突然震盪，人也跟着旋轉，他意識到宇宙已面臨着毀滅的末日。

太陽的火光毀滅了，大地漆黑一團，無數的星球在互撞着，地球的引力消失了，他只覺得天在旋，地在轉。

而他已被抛離到地面，一直飄飛在虛無飄渺之間，他心裡面發出了一陣歡笑，人類都將在此刻毀滅，其中包括他的仇人和親朋。

他的身子一直在震動着，並且飄飛着，這時他隱約聽到咯咯之聲，由暗室外面傳來。

突然間，他感覺到身體已離開了地面，往上直飛而去，一陣頭昏目眩，丁長生再度昏厥。

醒來時，他竟躺在一片覆滿枯葉的地上，睜目一看，不禁大驚失色，瞠目結舌。

原來他竟躺在黑潭的旁邊，距離黑潭約有一丈來遠，這時他疑爲作夢，回顧四週，猛然發現自己身後兩丈遠處，潛伏着一隻龐大無比的青蛙。

不！這不是青蛙，而是蛤蟆，那隻蛤蟆的兩隻眼睛，就有丁長生的頭那麼大，身體比丁長生還要長大得多，此時牠竟張着巨盆大口，雙眼緊閉，昏沉入睡。

丁長生將自己遭遇前後一對照，終於給他想出一點端倪來了。

他回想跳下黑潭時，突覺潭底一股强勁的吸力將他吸下，可能就是這一隻蛤蟆，他所居的暗室又可能就是蛤蟆的腹內，所以他每推出一掌，就會引起一陣地震。

那不是地震，而是蛤蟆腹內受創，難忍劇痛，往上浮游，他就

像「西遊記」裡的孫悟空，變成蚊子飛入蜘蛛腹內跳舞一樣，終於把這隻成精的蛤蟆逼出了潭外，救回了自己一條生命。

這是一場破天荒的奇遇，神話似的奇蹟，丁長生由地獄被拖回人間。

此刻他瀏覽着大地的一草一木，都覺得非常可愛，一陣微風，吹動得樹葉片片飛舞，似在歡慶他的復活。

他並沒絲毫厭惡那隻蛤蟆，相反對牠十二萬分的感激，眞正的救命恩人是——無知的動物。

丁長生舒伸着筋骨，深深地吸了幾口新鮮的空氣，這時飢腸又轆轆響鳴，幾天來都沒有吃過東西，腸胃空空，好不難受。

這片密林，遮蔽天日，整天昏暗無光，但與剛才那黑墨似的天地一比，這裡倒成了白晝。

如今，俗事的煩惱又湧上了丁長生的腦海，他又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是「報仇」，而不是「尋親」。

首先他要尋找達超禪師，其次就是邱茂男，並且打遍所有峨嵋派高手。

只見他反臂拔劍，一聲清脆「嗆郎」劍響，夾着一道紅赤劍光，「彩鳳劍」業已撤在手中。

丁長生注視着劍尖，由心底泛起一陣低沉的微笑，接着脫口一聲長嘯，翻腕進腿，展開天魔劍法，演練下來。

驀然，一聲震天怒吼，震撼了丁長生，回頭一瞥，不禁嚇得冷汗直流。

原來那隻昏睡的蛤蟆，已全身立起，兩盞巨大的明燈，噴射出憤怒的火焰，正怒盯着丁長生。

敢情丁長生的嘯聲把牠驚醒，這隻已近千齡的蛤蟆王，有生之日，還是第一次被人折辱。

這時看到牠腹內逃生的丁長生，如同看到仇敵一般，一步一步往丁長生逼過來。

丁長生倒退了幾步，突然驚覺自己背後就是死潭，萬一蛤蟆撲來，自己非再度喪命在潭內不可。

念頭剛轉，陡的一聲長嘯，雙足沾地，凌空掠起，由蛤蟆頭上飛過，躍落地上。

蛤蟆也倏然轉身，往前跳撲，這一跳又令丁長生險些驚叫起來，別看蛤蟆龐然巨物，却動作如風，輕靈已極。

丁長生再退後數步，長劍平伸，指着蛤蟆說道：「你不要逼我，我不會傷害你。」

顯然蛤蟆不懂得他的話，又一步一步移到丁長生身前，他連忙逃到一株巨樹背後，再度探頭說道：「我不會傷害你，你救活了我的生命，我感激你都來不及，一定不會傷害你，你不要怕，我只是舞着玩兒的。」

他又以央求的口吻續道：「拜托你，不要再走近我，我要走了，你也應該再回到潭中，好嗎？」

說着轉身欲逃，驀聞一聲怒吼，一陣巨大的勁風自背後撲來。

丁長生回頭一瞥，全身一凜，只見蛤蟆全身凌空往他撲來，急忙中霍然矮身出劍，盤空一劃，口中喃喃唸着，「不要迫我，不要迫我。」

驀聞一聲震天慘鳴，接着一聲「轟」然巨響，地上一陣微震。

丁長生臉上被火辣辣的血水濺了數點，身上衣着皆染成血色，睁眼一瞥，不禁心中一陣黯然！

原來那隻龐大的蛤蟆已摔跌地上，四腿齊蹬，呻吟抽搐不已，腹部裂開，腸流滿地，看樣子再也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丁長生心裡異常難過，他竟殺死了救他的蛤蟆，只聞他口中極爲細弱的喃喃唸着，「不要迫我，不要迫我……」

蛤蟆是不善於戰鬥的動物，牠最大的武器是牠的嘴巴，除此之外，就只懂得躍、跳、撲、抓的功夫而已。

如果在水中，牠可以張口引吸水中游魚，在陸上，牠只能吐氣或吐出毒霧傷人。

也活該牠倒霉，丁長生已在牠腹中擾攘了一整天，剛才又痛昏過去，鬥力無形中消失了一半。

在牠以爲這一撲，可以將對方壓倒，沒有想到丁長生出自名師，武功已有相當根基，所持的劍，又是一柄吹毛寸斷、削鐵如泥的罕世寶劍，輕輕一劃，劍芒過處蛤蟆就腹部開花，流腸而死。

良久，蛤蟆不再動彈了，丁長生緩緩地走過去，黯然淚下。

突然他感到淚水過處臉上一陣火辣辣的生痛，趕緊一摸，只見滿手沾血，腥臭難聞，不由丁長生大驚失色。

原來剛才蛤蟆裂腹時，腥血濺到他的臉上，那些血皆含有劇毒，沾肉潰爛，如果發現得遲，恐怕全身就要潰爛而死。

這一發現，丁長生再也不覺得蛤蟆可愛，更不會同情憐憫牠的死了。

連忙由懷裡取出乃師伯「三寸醫怪」所贈的「參根固精丹」和「孔雀解毒散」一齊服下，這些藥都用瓶子裝着，是以雖在水中，也未被透水損及。

丁長生本來臉孔就長得不怎麼英俊蕭洒，再多上許多瘡孔，豈不成了「痲子臉」，叫他如何再見世人？

想至此，心中怒氣全往蛤蟆身上洩，只見他狠狠地踢了蛤蟆一腳，將幾千斤重的蛤蟆踢翻了一個「滾」。

突然「卡察！」一聲，由蛤蟆腹內跳出了一塊閃閃發光的鐵片，丁長生以爲是一塊銀子，連忙伸手拾起，一瞥，果是一塊白銀做的牌子，四四方方的，有手掌那麼大小。

丁長生正懷疑蛤蟆腹內怎麼會有這種銀質的東西，連忙仔細端詳，只聽他「咦！」的一聲，臉上頓時掠起了喜悅的色彩。

那是什麼東西，會使丁長生興奮得幾乎歡騰？

原來銀牌正面刻着：「哀哀子無敵劍法，留贈天下有緣人。」

丁長生翻過背面一看，竟刻滿了蠅脚般細小的文字，仔細一看，上面全寫着劍法招式，總共六招，其中每招都詳詳細細地解釋着要訣變化。

練劍的那一個不喜歡學到罕世劍法，尤其丁長生，屢遭慘敗，屢受欺侮，早抱定非學會無上劍法，揚名武林不可的決心，一見這上面六招劍法，招招神奇妙絕，怎不令他歡喜若狂呢？

「哀哀子」是三百年前武當派一位傑出的劍客，也是當時江湖上第一位劍術名家，威名遠播，飲譽江湖達一甲子之久，未逢對手。

當時武林人物給他送了一個「神劍道士」的稱號，以尊敬他劍術的精絕。

後來不幸死於黑潭，連人帶這塊「銀牌秘笈」全葬身蛤蟆腹中，人的骨肉被消化了，唯獨這塊銀製牌子，依然停留在蛤蟆腹中。

不期三百年後的今天，被丁長生所得，這不能不說，冥冥中已註定贈給天下有緣的人了。

丁長生塞翁失馬，因禍而得福，眞是奇蹟中的奇蹟，有人說：「奇蹟只有一次」，但丁長生却連得了兩次奇蹟，眞可謂天下寵兒，天之驕子了。

丁長生拿着這罕世的寶物，一面蹦跳，一面哼着愉快的曲子，離開了這片密林。

當他走出密林，第一道光線射中他眼睛時，他笑了，像尚不能說話的孩子，笑得那麼甜，那麼蜜，全身都是愉快的。

這時，世界不再可厭了，處處呈現出朝氣蓬勃，一片祥和的氣氛。

他向着大自然歡嘯，高呼，禿黃的山也變成翠綠的錦帳，枯萎的草木，也變成了燦爛的錦氈，花也吐香了，鳥也能語了，哦！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可愛的呀！

丁長生走出了山林，向溪流的地方行去，沒多少路，就發現一條清清的溪流，水清如鏡，他俯下身，將臉照在水面，由水中反映出來的臉孔，頓使他從快樂的天堂，跌落到痛苦的地獄。

他所看到的不是一張屬於他原來的臉孔，而是一張凹痕纍纍醜惡可怕的臉孔。

他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和勇氣，世界突然間又變得醜惡、猙獰和恐怖……

鳥仍然再歌唱，但聽在他耳裡，像是悲哀的輓歌，花依然在盛開，但對他已失去芳香。

他的心情惡劣地變着，變着，變着……

他突然拾起了一塊石頭，瘋狂似地往水面摔去，一聲「砰轟」巨響，平滑似鏡的水面碎了，他的心也碎了！

他黯然地垂下頭，閉上眼，半晌又抬起，痛苦地仰望着蒼天，烏雲在空中飛過，烏鴉陣陣哀鳴，宇宙變得太悽涼了。

驀然，他像想起了什麼重大之事，噗通一聲，全身跳進了溪中，在裡面浸洗起來。

沾凝身上的蛤蟆血漬，在水中漸漸褪去，臉上的血漬也漸漸消失，但那凹進肉裡的瘡孔，永留在他臉上。

丁長生再將「孔雀解毒散」取出，敷在那臉部的瘡口上，然後一步步離開池邊，又走入了林裡。

他不敢將這張臉孔拿出去見人，一方面劍術未練完之前，也不願出去現世丟臉，於是他隨便找到了一個山洞，做爲暫時棲身之所。

另一方面，捉些野兔山鷄來充飢，一面閉門苦修「哀哀子無敵劍法」。

哀哀子所載這六招劍法是：「驚雷疾電」、「遊蜂戲蕊」、「金鯉翻浪」、「天馬行空」、「天河倒瀉」、「百川滙宗」。

別看只有六招，其威力之强大，無與匹敵，否則哀哀子豈敢自認「無敵」兩字。

需知這六招劍法花費了哀哀子數十年心血，集畢生精力、經驗，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而融合成六招。

乍看並無稀罕之處，其實單只一招，就花費了丁長生半旬的工夫，才完全領悟。

丁長生計算時日，倘若這樣下去，六招就得練上半年，他決不可能在此逗留半年，那時恐怕連林中野兔山鷄也絕跡了。

何況，他心中正一直記恨着那位陷害他的達超禪師，和毒打他的邱茂男。

他必須報仇，無論如何他要先取下達超的禿頭，於是他又離開了

山洞。

當他再走到溪流時，不由自主地往水面一探頭，終於給他發現了希望，經過半月的療養，臉上的瘡疤又漸復原，只留下極淺的凹洞，相信再過半月，就可以完全完好如初了。

看看身上所穿衣服，早褪色得變了樣，於是他走出了山林，到附近鎮市上購買衣服，並特製了一套黑色蒙臉的夜行裝，置備乾糧及應用的物品，爲愼重計，也換了劍鞘，然後開始了他「報仇」的計劃。

這一夜，他到達玄清觀時，宋玉如正和達超禪師打得難分難解，於是他悄然躲在樹後觀戰，直到達超暗下毒手，企圖殺害宋玉如爲止。

他只一揚手，一片小小的樹葉，便將達超的匕首撞扁，然後他神秘地出現在達超禪師面前，並以「索命客」這恐怖的名字將對方震懾。

再以購買人頭，故意製造恐怖緊張的氣氛，而終以「哀哀子無敵劍法」的第一招「驚雷疾電」輕易地取下仇人的首級。

相信達超禪師當時是死得非常糊塗，這也可以說是「僥倖」，也可以說是哀哀子無敵劍法精妙。

宋玉如在劍法上的造詣何等精深，也只看到丁長生的劍光乍閃而已，連他怎麼出手，用的是什麼招式，都沒有看得出來，無怪乎把他驚若劍仙了。

這時，天色已暗，丁長生緩緩站起，又是一聲長嘆，道：「宋姑娘，我永遠不會忘記妳的盛情，等我取下第二顆人頭，我將找妳，那怕是天涯海角……

「請妳靜靜聽着，當我第二聲長笑在峨嵋山頂響起時，我已取下第二顆仇人的頭顱，快了，不會太久的，白天一過，黑幕低垂的時刻，我會在那裏，曾經被毒打過的『觀音坪』上的。」

觀音坪每至入夜，皆死寂得可怕，今晚，更是月黑風高，甚至連點點星光也被層層烏雲遮蔽了。

可是，此刻這坪的四周却插滿了數百支松油火把，照得偌大的觀音坪仿如白晝。

場上，早分東西兩列站立了數百個灰衣和尚，個個閉目合十，神情肅穆。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來，坪上又出現了十幾位青袍僧人，復分兩列在灰衣和尚之前肅立。

片刻之後，只見三個紅袍老和尚自南方緩緩入場，三個人併排走着猶如三尊佛像一般，山風雖勁厲，但他們却僧袍不揚。

他們三人方在北方站定，突聽兩聲梵唱響起，接着一聲低沉的佛號劃空，只見在四對小沙彌前導，和六對黃衣僧人及兩位玄色勁裝的俠士簇擁下，峨嵋派第廿八代掌門蒼虛子已然駕到。

蒼虛子走到三位老僧面前，合十作禮，恭謹地說道：「三位師叔可好，弟子多日未參佛駕了！」

三位老和尚齊地合十答禮，同時高宣佛號，四人方始落座。

原來這三個老和尚，乃當今峨嵋三大護法，中間那位白眉老和尚法號「白眉長老」，右邊臉帶劍痕的叫「善海長老」，左邊乾癟瘦小的則是「金風長老」，都是峨嵋派上一代的劍術高手。

此刻觀音坪上雖站滿了數百個僧人，却是一片寂然，只有勁厲山風，吹得那數百支松油火把「呼呼」作響。

蒼虛子和三位前輩一陣低語，突見白眉長老緩緩立起，那如電目光掠了數百僧侶一眼，朗聲說道：「今夜集合大家來此，有一件喜事向大家宣佈，諸位都知道當今江湖上，派系紛雜，其中武當、少林、華山、點蒼、天山、崑崙、青城、衡山，和我們峨嵋，被譽爲九大名門正派。上月這九大門派掌門，曾在武當山舉行一次『九頭武會』，其中所討論的是如何團結以禦邪魔，經過十天會議，共商討出最具體的方法來。

「大家俱認爲如果九大門派聯合，必需選出一位盟主，以策發號施令，九大門派中，聲望較高的有武當一塵道長、華山慧清神尼，和我們住持方丈蒼虛三人。」

白眉長老說到此處，微頓了一下，在場諸僧仍是鴉雀無聲，但却個個露出期待的神情。

「經過很長的選舉推薦，並來了一次新奇的投票，我們峨嵋派很榮幸的做了九大門派的盟主……」

白眉話未說完，在場衆僧齊宣佛號，表示對掌門的祝賀和歡呼，蒼虛子滿臉肅穆地站起來，也低誦「阿彌陀佛」。

於是場中復歸靜寂，却聽白眉長老繼續說道：「這是本派有史以來，最高的榮譽，也是最大的一件事，當然這是諸位平素表現良好所種善因，也是掌門蒼虛子本人爲人處世，堪負衆望之果。今夜召集大衆，除了宣佈此事，並特在觀音坪上盛會慶祝外，尚望諸位今後多多加强演練武術，恪遵我佛濟世救人訓條，爲峨嵋派爭取更高的榮譽。」

白眉長老說完了話，全場又齊誦佛號，但這聲却較方才那聲低沉得多。

羣僧低誦佛號甫畢，驀然一聲怪嘯，由坪下傳來，嘯聲未落，坪上已出現了一位全身黑色夜行服的

蒙面怪客。

他從容的飄落在羣僧之中，兩眼神光灼灼，一言不發，昂然向蒼虛子走來。

此刻，羣僧仍是肅立未動，顯然他們未聞掌門下令，無一人敢擅自行動，即使性情最烈的善海長老，也只是怒目而視，未發一言。

蒼虛子畢竟是一代掌門，自始便表現出他超人的定力，他見那蒙面人愈行愈近，乃瞟了白眉長老一眼，白眉長老領首會意，緩緩起立，高宣了一聲佛號，微笑問道：「這位施主貴姓？夜來峨嵋有何貴幹？」

蒙面怪人冷冷說道：「大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叫索命客，夜來貴派，是爲收買人頭而來。」

「索命客？」

「收買人頭？」

全場數百位僧侶，乍聞這兩句話，莫不大感震驚，就連住持方丈蒼虛子亦微微一怔，雙眉微蹙，只聽白眉長老再和聲問道：「索誰的命？收買何人的頭？」

索命客昂然說道：「索邱氏兄弟的命，也只收買邱氏兄弟的人頭！」

此語一出，站在蒼虛子身後的峨嵋雙劍客，同時勃然動容，邱茂男性情最烈，一見大家全向他這邊看來，不由怒火衝天，一聲怒喝，飄身掠出。

蒼虛子一見愛徒如此放肆，連忙喝止道：「茂男，回來，不得如此無禮！」

邱茂男聞言，那敢造次，只得强壓心頭怒火，憤然退回原位。却見蒼虛子起身向索命客問道：「請問施主爲什麼要取劣徒的性命？能否將詳情見告嗎？」

索命客見人家一直很禮貌的對待自己，不由把態度緩和了不少，但却仍是義正詞嚴地說道：「身爲正派俠義，恃技凌人，欺侮弱者，該當何罪？」

蒼虛子和言說道：「活罪難免，但不應到殺頭那麼嚴重吧？」

這時，突然由遠處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私設刑堂，拷打無辜，又當何罪？」

聲音方歇，猛見一條黑影，疾若閃光，躍落場中，衆人抬頭一瞥，不禁俱是一怔！

只見這人的衣着，竟與索命客完全一樣，只是身材略高而已。

峨嵋派今夜同時出現了兩個蒙面怪人，眞是一件怪事，蒼虛子臉上微微一變，遂即問道：「這位施主又是誰？私設刑堂，拷打無辜，這話怎麼說？」

後來這位蒙面客哈哈長笑一陣，道：「我叫索命客，不幸與他同名，貴派俗家弟子邱茂男私設刑堂，拷打一位姓丁少年，萬般凌辱，不僅有損峨嵋清譽，也非武林人物之所爲。

「今夜在下就是爲了索他的性命而來，不過，在下素知峨嵋是名門正派，故隻身而來，諒貴派不致倚多爲勝吧！」

善海長老自第一個索命客來臨，就一直想出去教訓他一頓，如今又有第二位索命客出現，聲聲要取人性命，那會把峨嵋派放在眼內，此刻，他不等蒼虛子答話，便起身怒喝道：「兩位所言是否屬實，暫且不管，單就這種蔑視峨嵋的態度，就教老衲難忍，需知本派弟子犯法，自有本派門規處置，別人是不能輕易干涉的。」

索命客聞言，冷冷說道：「很好，峨嵋不愧名門大派，就請您搬出門規，讓外人見識見識如何？」

善海長老被駁得啞然不能作答，不禁惱羞成怒，道：「就是搬出門規，外人也不得任意參與，兩位眼睛放亮點，峨嵋山豈是任人隨便逞强撒野的地方！」

第一位索命客自第二位索命客出現之後，雙目就一直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似乎想在他身上找出一個秘密的答案來。

峨嵋派所有僧侶，自這兩位神秘人物出現之後，雖仍是滿臉肅穆，但却在肅穆之上籠罩了一層陰影。

一種不祥的預兆，悄然襲上衆僧心頭！

住持方丈蒼虛子一見已不能將對方壓制下去，連忙將邱茂男叫到面前，問道：「你何時私設刑堂？難道你不知道這是武林大忌？」

邱茂男臉上漲得通紅，緊張得幾乎昏倒，他師父的性情如何，他非常清楚，如果說謊矇騙，一旦被發覺出來，其罪更重，輕則廢掉武功，逐出門牆，重則處死！

於是，硬着頭皮，原原本本將當日如何與丁長生比武各節，一一從實稟報，接着俯伏在地上，惶恐的說道：「弟子一時無知，犯了大戒，請師父開恩。」

蒼虛子氣得白鬚飄動，狠狠打了邱茂男一巴掌怒叱道：「滾，峨嵋出此不肖之徒，掃盡了峨嵋清譽，自現在起，峨嵋不承認你是峨嵋弟子，更不准踏進峨嵋半步！」

邱茂彰聞言，跑到蒼虛子面前替乃弟求情道：「師父，那是我的錯，當天是我發暗器傷了姓丁少年，罪不在我弟，請師父處罰我。」

蒼虛子怒罵道：「逆徒，逆徒！那人呢？姓丁少年現在何處？」

邱茂彰答道：「當夜弟子已把他放走了。」

（未完・五）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狄可

文・心　圖・飛

龍生無悔

上文提要：龍生無悔與李若仙成親當晚，客棧衆多江湖人物被請作嘉賓，正當高興時，歐陽寒劍與衆武林人物追踪到來，雙方展開混戰……歐陽寒劍想捉李若仙要脅龍生無悔，李若仙寧願投崖而不就範。各江湖人物都相信龍生無悔無辜，對歐陽寒劍及武林人物恨之入骨，因而成立了「四海盟」幫助龍生無悔，但李若仙下落不明，令龍生無悔十分擔心……

施計亂江湖　羣豪遇刀神

歐陽寒劍道：「爲了完成帮主的千秋基業，屬下必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方競天微笑點頭道：「憑你的機智，本座深信你定能當此大任的。」

歐陽寒劍道：「帮主謬讚了。」

方競天忽向兩旁而立的帮衆道：「傳令下去，叫畫師繪下龍生無悔五千張肖像，分發給帮中兄弟，叫所有人記住龍生無悔樣貌，然後保護龍生無悔安全。」

兩旁帮衆應道：「遵命。」

歐陽寒劍大爲愕然，道：「帮主，爲什麼要保龍生無悔安全？」

方競天道：「歐陽弟兄有所不知，假若龍生無悔死了的話，武林中就會少了很多紛爭，何來有廝殺火併事件出現？本座想見的，就是那些大火併事件，這樣才能更徹底地瓦解『統一盟』，只要『統一盟』徹底瓦解，本帮才完全沒有牽制，那時江湖上才是本座的天下！」

歐陽寒劍道：「帮主高見，屬下自是佩服，但是龍生無悔一日不死，他終會把屬下與本帮的關係揭發，那時對本帮同樣大大不利。」

「龍生無悔不是不能死，只是在武林中的仇恨未加深之前不能死，你明白沒有？」

「屬下自然明白，只是屬下恐防紙包不住火，龍生無悔會在短期內揭發事件眞相。」

「龍生無悔是本座一着很重要的棋子，至於如何把眞相一直隱瞞下去，這就是本座命令你去做的事情。」

「帮主命令帮中兄弟保護龍生無悔安全，豈非很易跟『統一盟』的成員衝突，這種無謂的犧牲代價不是太大了嗎？」

「錯了，本座只命人暗中保護他，若果『統一盟』有人欲殺龍生無悔，我方人數佔優時就殺之，否則另想他法，避免無謂犧牲。」

歐陽寒劍明白到自己多在外走動，若被揭發眞相，勢必性命不保，因此龍生無悔一日不死，他的處境也有危險，但是他又怎敢與帮主執拗？只好贊同帮主的決定了，還大讚帮主英明果斷。

其實方競天如何不明白歐陽寒劍的處境？只是他不把歐陽寒劍滿門性命放在心上吧了。

方競天心中想的，只有統領江湖的美夢，這一點，歐陽寒劍明白，但莫可奈何。

歐陽寒劍心中想的，是日後的榮華富貴，和日後晋升江湖第一大帮的權力階層，這一點，方競天自然也清楚，但毫不放在心上，因爲以歐陽寒劍這種人，世上還有很多，所以他絕不會把歐陽寒劍的生死放在心上。

方競天對歐陽寒劍說畢，轉而對副帮主道：「查出了那兩個蒙面人的身份沒有？」他口中的兩個蒙面人，就是「神鬼雙煞」行刺劉鐵風當晚，把方傲天與龍生無悔救走的兩人。

副帮主搖頭道：「還沒有查出。」

方競天道：「對方到底是什麼人，竟敢與我們作對？」

副帮主道：「那兩人武功非比尋常，看來不能小覷。」

副帮主說話時，戚萬軍與西門英一直很留心聽着。

歐陽寒劍忽插嘴道：「屬下懷疑，當晚那兩人是江湖雙怪。」

副帮主道：「江湖上能人衆多，江湖雙怪武功雖高，但未必是他們，何況江湖雙怪絕不會蒙面行事的。」

歐陽寒劍道：「江湖雙怪行事古裡古怪的，平常人又怎能料到？」

副帮主道：「江湖雙怪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又何必蒙面行事？」

西門英忽然道：「副帮主，請恕屬下有一大膽問題。」

副帮主淡淡地道：「但說無妨！」

西門英道：「副帮主對江湖雙怪的性格如此清楚，莫非副帮主見過雙怪其人？」

副帮主不答反問：「見過與否那又如何？」

西門英道：「若然未見過雙怪其人，副帮主何以武斷當晚兩蒙面人不是他們？」

副帮主道：「當晚龍生無悔與少帮主乃是秘密行事，江湖雙怪也不知情的。」

「雙怪難道不可以暗中跟着他們？」西門英道。

副帮主道：「雙怪都是最愛睡覺之人，三更半夜，他們那有這份心情暗中跟着龍生無悔與少帮主？何況當時冰天雪地，雙怪之一的上官有我爲人最怕冷。」

西門英道：「副帮主果然觀人於微，屬下佩服得很。」

戚萬軍忽然插嘴道：「這樣一來，副帮主是見過雙怪的了，起碼見過上官有我衣服穿得比常人爲多，否則如何知道他特別怕冷？」

副帮主不作聲，也無人知道他臉上有何表情，甚至連眼神也看不見。

戚萬軍又道：「那次神鬼雙煞闖進劉鐵風府中，聞說是帮主命令雙煞刺殺劉鐵風，不知是否屬實？」

西門英緊接道：「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然否？」

副帮主扭頭望着方競天。

方競天臉色有點不好看。

戚萬軍又道：「帮主派人刺殺劉鐵風，據屬下所知，劉鐵風也暗中策劃要殺帮主計劃。」

歐陽寒劍皺眉道：「爲什麼我沒有聽過此事？」

戚萬軍說完，方競天緊張地道：「戚弟兄，你所言是否屬實？」

副帮主忙道：「凡事未得到証實之前，最好不要妄加相信。」此話顯是對方競天說的。

西門英道：「若果事情得到証實的話，方帮主已沒有命聽了。」

方競天道：「不錯，防人之心不可無，兩位弟兄倒提醒了本座。」

副帮主對方競天道：「兩個無關重要的人所講的話，莫非你也相信？」

戚萬軍道：「屬下師兄弟確是人微言輕，無關重要，但所說一切極其重要，還望兩位帮主，以防萬一，莫中了暗算。」

歐陽寒劍忙道：「屬下兩個劣徒多在外間走動，所見所聞比屬下都多，屬下更知他們一向不會無的放矢的，話中必有道理。」

副帮主對方競天道：「本帮一向宗旨是不作無謂犧牲，更不打無把握之仗，最好查明眞相方可作處理。」

方競天臉露殺氣道：「本座自有主張。」

歐陽寒劍也道：「帮主英明果斷，副帮主也非我類凡人可比，兩位帮主也該明白到，既然帮主命屬下刺殺劉鐵風，劉鐵風想必已得到消息，他以牙還牙也絕非無可能。」

副帮主道：「歐陽弟兄，既然帮主指派你刺殺劉鐵風，爲什麼又不下手？」

歐陽寒劍道：「帮主本來計劃先把神鬼雙煞引到劉鐵風家裡去，然後借助劉鐵風之手把雙煞除去，後來也將計就計把龍生無悔也引到劉府去，欲一併把他除掉，只是想不到也把少帮主引來了，這龍生無悔本來插翅難飛了，誰知後來有兩個蒙面人出現替他解了圍。」

副帮主道：「事後你爲什麼仍不殺劉鐵風？」

歐陽寒劍道：「那時揚州城內一片混亂，屬下已沒有機會下手了。」

西門英道：「最後，帮主還不是派弓箭手把『統一盟』的代表人物殺了大半？只是劉鐵風命大死不去吧了。」

方競天道：「那批弓箭手，是副帮主一手派去的，『統一盟』能死這許多代表人物，劉鐵風又身中兩箭，實在是副帮主的功勞。」

歐陽寒劍道：「所以屬下說，

副帮主絕非我類凡人可比。」

戚萬軍向歐陽寒劍道：「師父，帮主命我們刺殺劉鐵風，好像叫我們秘密行事的，也不可告訴任何人，是不？」

歐陽寒劍道：「對，所以我一直沒有對任何人提及過。」

戚萬軍道：「但副帮主現在也知道了。」

歐陽寒劍道：「副帮主不是外人，且高高在上，說不定這行動是方帮主與副帮主商量出來的大計之一。」

方競天臉容嚴肅起來，道：「歐陽弟兄，本座與副帮主尚有要事商量，你們先離開吧。」

歐陽寒劍師徒四人便恭敬的離開了光明堂，歐陽寒劍被方競天讚賞，自是心花怒放了。

四人去後，副帮主對方競天道：「歐陽寒劍師徒說的話是否可靠？」

方競天道：「歐陽寒劍是什麼德性，難道你還不清楚？」

副帮主道：「對，而且爲人心胸狹窄，記仇記恨，非提防不可。」

「但他對本帮無疑尚有利用價值。」

「這人三言兩語已可以令到揚州城武林天翻地覆，小心他在本帮之內亦然。」

「總之這種卑鄙小人，你我都要多加提防，否則很易陰溝裡翻船。」

左右兩護法聽了二人的對話，一時間都大感奇怪，何以正副兩帮主忽然間忌憚區區一個歐陽寒劍？

＊　＊　＊

由「鐵拐刀」柳一陽領導的「四海盟」，本欲招納更多人加盟以壯聲勢，但是十多天下來，所吸納的江湖人物只有寥寥三十多人，加上原來的三十多人，總人數只有七十人，柳一陽自是失望萬分了。

「四海盟」衆人爲了匡扶正義，在祥福客棧酒樓時遭到武林人物的無情擊殺，已令各人生出了與武林人物對抗之心，最後，參加的人數卻不如想像般理想。

柳一陽本打算向江湖中人講述龍生無悔事件眞相，他更知道，江湖中富於正義之士極多，要說服這些人加盟對抗武林中人並不難，可是他的算盤打錯了。

原來龍生無悔事件已在揚州傳得沸騰，但不多久，事件已傳遍中原，只要是武林中人，或是江湖上行走的，無論是黑道白道，都已聽聞此事，一傳十，十傳百之下，端的是無人不知了。

事件不脛而走，在衆口紛紜下，加上大事渲染，龍生無悔已被形容爲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在先入爲主的觀念下，「四海盟」向江湖中人的游說工作幾乎無從入手，柳一陽甚至不敢再向任何人提及加盟之事，因爲若被人知道他與龍生無悔一道，也後果難料。

柳一陽的算盤打錯了，同樣的，「滄海帮」正副帮主的算盤也打錯了，因爲方競天與副帮主知道龍生無悔與一班江湖人物曾經聯手與各武林人物發生過一場大火併，更知道這班江湖人物站在龍生無悔一邊與武林人物對抗，方競天亦以爲這班江湖人物將會壯大聲勢來與武林中人對抗，那時就會火併廝殺連場，「滄海帮」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了。

方競天同樣料想不到這班江湖人物竟然人數少得可憐，如何與武林人物對抗？

「四海盟」人數雖少，但人人滿腔正義，對歐陽寒劍在武林中生事端，引致難以平靜切齒痛恨，何況他還暗中在替江湖上聲名狼藉的「滄海帮」做事？

「四海盟」知道「統一盟」各成員將於不久後在白雲城會集，並且同赴獨秀山莊，因此柳一陽也率衆到白雲城去。

柳一陽明白到，「四海盟」人衆只要被人知道與龍生無悔扯上關係，必成攻擊對象，因此奉勸各人不可太招搖，同時又感七十人一起上路會惹人矚目，所以柳一陽命令各人分批上路，最後分成七批人，每批十人，約定在白雲城會合。

華青武、崔敏剛及丁文奇等一共十人一夥同上路，不一日，各人已離白雲城不遠，當下，十個人在一個小鎮上，打算住宿一晚之後次日再上路，各人都希望能比「統一盟」成員早到白雲城，再到獨秀山莊向燕獨風陳述事實眞相。

華青武等人抵達一處叫清奇的小鎮上，那時已是黃昏，各人走在街上正想找家客棧住宿，豈料各人竟在街上碰上了歐陽寒劍四師徒。

需知道，清奇鎮是往白雲城途中的一個小鎮，歐陽寒劍師徒同樣返回白雲城，雙方在此間碰頭不足爲奇。

華青武、丁文奇及崔敏剛三人在祥福客棧酒樓見過歐陽寒劍，更知道武林中一切事端均由他而起，衆人見了他，如何不憤怒莫名？尤其崔敏剛與丁文奇本就不是善男信女，登時殺氣暴增起來。

歐陽寒劍見了華青武等人，先是吃了一驚，因爲他知道「江北三英」、江湖雙怪及龍生無悔等人都武功了得，自己只有師徒四人，那裡是對手？但再看清楚，原來自己忌憚的人並不在這些人的行列之中，想起他們雖有十人，但師徒四人武功也不弱，要應付並不難，登

時放下心來。

丁文奇見了歐陽寒劍，恨得雙眼赤紅，狠狠的道：「歐陽寒劍，你把我幾個兄弟害死在祥福客棧，今天我要爲兄弟報仇，也要爲武林除害，取你狗命。」說完握刀衝殺上前，其餘人等也不坐視，亦怒氣衝天殺了上去，歐陽寒劍冷笑一聲，向弟子道：「上！」亦握劍殺上，雷浪也跟隨殺上去。

歐陽寒劍本欲師徒四人一齊迎敵，豈料二弟子戚萬軍及三弟子西門英竟不助陣，而且退下站在一旁，歐陽寒劍不禁愕然了。

歐陽寒劍邊應付敵人，邊叫道：「萬軍、阿英，你們爲什麼不上來？」

戚萬軍道：「師父，你和大師兄已可應付了，我們看定形勢才助陣吧。」

歐陽寒劍雖氣惱，但不敢分神，只好全力應敵了。

戚萬軍與西門英雖站在一旁觀戰，卻很留心戰況，彷彿隨時都有加入戰圈的打算。

雙方一碰頭便激鬥起來，只把街上行人嚇得鷄飛狗走，不消一刻，行人已走個清光，街上店舖亦馬上關門大吉。

丁文奇等人都極痛恨歐陽寒劍，十個人一起圍他師徒兩人，出招亦甚毒辣，但歐陽寒劍又豈是普通角色，劍上功夫也不弱，一時間倒能牽制住各人的招數。

但歐陽寒劍到底年事漸高，縱使武功再强，也難敵十個壯年對手，過了不久，已漸感吃力，額上更已滲出了豆大汗珠。

崔敏剛見他漸漸力弱，劇鬥中叫道：「大家不要殺這狗賊便宜他，我們要把他擒下來，挑斷他四肢筋骨，要他一輩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再把他捉到獨秀山莊去揭破他的好事。」

其餘人等都大聲叫好。

歐陽寒劍聽了，嚇得臉色立時變青，心想：看這形勢，對方羣情洶湧，即使二兩名弟子加入助戰，相信也難有勝望，莫非今天竟斷送在這班人手上？

歐陽寒劍見形勢極之不妙，一驚之下，更是心神大亂，亦給對手有機可乘，破綻一露之下，身上連吃三刀，登時全身披血，雷浪自斷一臂之後，武功大遜，亦身上連連中招。

歐陽寒劍明知不敵，但不能不苦撐下去。

戚萬軍與西門英站在一旁見師父與大師兄漸漸不敵，且連連中招，見對手打得極不要命，雖然明白即使二人加入戰圈，戰情未必會扭轉，但眼見師父與大師兄將會失手了，便提着長劍，欲飛身加入戰圈。

戚、西門二人助戰念頭一起，正想飛身助陣，還未動身，此時，忽有二人從天而降，歐陽寒劍師徒大驚，心想，今天劫數難逃矣，但心念甫畢，這從天而降的兩人竟然站在自己一邊對付丁文奇等一夥人。

戚萬軍與西門英見忽有援手出現，登時打消助陣念頭，都退下站在一旁觀戰。

丁文奇等人忽見歐陽寒劍來了援手，各人看清楚，這從天而降站在歐陽寒劍一方的二人是一老一少，只見此老人頭上全是白髮，長長的眉毛也是銀白色的，一把白色的鬍子更長及胸膛，看來年紀已是不輕，但容顏卻是紅光滿面，很難猜想到他的實際年紀。

至於那年輕的，是個約莫廿歲的青年，只見此人身體粗壯如牛，神態卻傻頭傻腦的。

此一老一少同樣都手握單刀，甫一出現，與丁文奇等人交了上手，各人都發覺他們武功竟是非比尋常，尤其是那白髮老人，武功更是深不可測，手中單刀只輕描淡寫，便把各人招數化解於無形，歐陽寒劍見了白髮老人的武功深不可測，亦看得呆了，同時見有高人相助，更是心中大喜。

白髮老人氣定神閒應敵，丁文奇等人仍作苦纏，老人忽然哈哈大笑道：「你們怎是我對手，乖乖的停手吧。」

丁文奇等人的確知道不是老人對手，但這一班都是行走江湖，不輕易認輸之輩，那有如此輕易停手？

白髮老人見他們仍在苦纏，又哈哈笑道：「要殺歐陽掌門，就先殺我們師徒吧。」

歐陽寒劍聽了大喜。

再打一會，白髮老人輕鬆地叫道：「你們停手不停手？」

丁文奇等人甚是不服，叫道：「不停手。」

白髮老人聽了，又大笑幾聲，笑聲過後，叫道：「不停手就看顏色吧。」說完，動也不動的站着，手中刀影罩着全身，而那青年見對方只顧對付老人，自己卻是閒着，大大感到沒趣，聳聳肩，便退下陣來站在一旁，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

白髮老人站着舞弄雙刀，接着脚下馬步忽前忽後，忽左忽右輕移，而手中刀影則蓋向丁文奇等一班人，一時間，只聽聞「叮噹」之聲連串響起。

連串聲響過後，白髮老人忽然收起招式，單刀垂地，人也筆直站着，一隻手在撫着長鬚，神態輕鬆之極。

丁文奇等人攻不進去，見他忽然收招站在原地，便又一齊握着兵器衝殺上去。

丁文奇等人握着兵器正要向老人進攻，忽然間，他們的臉色全都驚駭不已，且全部兀然止步，呆在當場。

原來各人手中握着的兵器，全部只剩下手柄，甚至華青武的三節銅棍也只剩下中間一節，各人驚駭之餘定睛一看，只見地上滿佈各人兵器的前截，原來各人手上的兵器被白髮老人手中那柄普通的單刀全都震斷了，有些甚至斷爲數截。

這白髮老人竟憑一柄普通的刀就震斷各人手上兵器，這個情形，怎不敎丁文奇等人目定口呆？

歐陽寒劍四師徒見了，同樣呆了良久，接着忍不住拍掌叫好。

那在一邊的青年只是一副漫不輕心的樣子，彷彿已是見慣了。

丁文奇等人領敎過這白髮老人深不可測的武功，這時候，莫說手上沒有兵器，即使有兵器，相信那老人只要空手已可輕易應付，所以已不敢再向那老人有所行動了。

白髮老人神態輕鬆，一面撫鬚，一面對丁文奇等人道：「小娃娃，在老人家還沒有生氣之前，馬上走吧。」在他口中，丁文奇等人竟然變了「小娃娃」，可謂啼笑皆非了。

各人對他的武功自是心服口服，但不忿他相助歐陽寒劍，崔敏剛不忿地道：「前輩請留下姓名。」

那青年走到老人身邊，傻頭傻腦地笑道：「我名叫孟小豪。」

各人見了那自稱孟小豪的青年傻裡傻氣的，崔敏剛不理他，道：「我不是問你，是問這個老……老人家。」他本來想出言不遜，但最後終還是改了口。

白髮老人笑容可掬，對青年道：「小豪，告訴他們，師父叫什麼名字。」

孟小豪應聲「好」，便對各人道：「你們聽住啦，我把師父的大名說出來，可不要把你們嚇了一跳。」說話語氣十足幾歲大的小孩子。

各人見白髮老人武功如此了得，想必是名頭大爲響亮，所以等他說下去。

孟小豪續道：「我師父的名字就叫白髮老人。」

白髮老人很滿意地點了點頭。

各人聽了都一怔，原來這就是他的大名，幾乎失笑起來，但見了那孟小豪傻頭傻腦的，說話語氣又與小孩子相似，但武功竟在各人之上，不由不佩服白髮老人教導有方，也暗讚一聲名師出高徒，竟把一個說什麼也不似聰明人的孟小豪教導成武林高手。

孟小豪說完，又對各人道：「我師父的大名你們已知道了，快走，否則我們師父教訓你們。」

白髮老人一臉愉快笑容，緊接道：「小豪說得對，你們這班小娃娃，要殺歐陽掌門，就先殺了我們師徒再說。」

各人見白髮老人極力維護歐陽寒劍，心中雖怒到了極點，但他們甚至連孟小豪也不敢小覷，何況白髮老人？當下各人只好悻悻然離開。

歐陽寒劍見丁文奇各人掉頭而走，忙對白髮老人道：「前輩，他們全都是危害武林的害羣之馬，該把他們全部殺了才對，怎地放了他們？」

白髮老人仍舊笑容可掬道：「這班小娃娃還未惹怒老人家，所以殺不得。」

歐陽寒劍心道：「那我就非設法令這班人惹怒你不可，到時你就可以替我把他們殺掉了，甚至龍生無悔和江湖雙怪我也不用怕了。」

歐陽寒劍心念一落，臉上登時露出一臉阿諛奉承的笑容，道：「多謝前輩適才救命之恩。」

白髮老人笑道：「這是小意思。」

歐陽寒劍道：「前輩知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殺絕晚輩師徒？」

白髮老人道：「當然知道，這班人是和龍生無悔一起的。」

「龍生無悔這殺人魔頭的事你也知道了？」

「老人家對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

歐陽寒劍喜道：「原來你也知道了此事？」

白髮老人道：「這件大事老人家爲什麼不知，老人家還到處在找那龍生無悔，江湖雙怪、方傲天和方紅影呢。」

歐陽寒劍忙道：「這班人必定會去白雲城的。」

白髮老人道：「老人家也知道了，所以和徒兒趕去白雲城。」

歐陽寒劍道：「巧極了，晚輩家住白雲城，刻下正要趕路回家。」

白髮老人喜道：「那我們豈非可以同路了？」

歐陽寒劍想起與他同路就無懼遇上龍生無悔等人了，心中大喜，忙道：「是啊，到了白雲城之後，前輩大可以在晚輩家中盤桓。」

白髮老人又喜道：「那好極了，老人家身上銀兩不多，住在你家裡可節省多了。」

歐陽寒劍笑道：「前輩肯光臨寒舍，這是晚輩的光榮。」

白髮老人改口道：「龍生無悔和江湖雙怪一班人是不是都想殺你？」

歐陽寒劍道：「這班人的陰謀被晚輩揭穿了，他們恨不得把晚輩師徒屍碎萬段。」

老人作了個吃驚狀，道：「他們竟如此狠心？」

歐陽寒劍道：「這是人盡皆知的事。」

老人一拍胸膛道：「你們師徒放心，有老人家在此，若碰上他們，老人家會替你出頭。」

歐陽寒劍大喜道：「和前輩一起上路，晚輩遇上什麼人也不怕了。」

老人道：「還用說！」

歐陽寒劍堆滿笑容地道：「還未請教前輩高姓大名。」

老人皺眉道：「剛才小豪不是已說了我名字嗎？你怎地不留心聽着？」

歐陽寒劍連忙笑道：「是是是，晚輩一時間忘了，現在記起來啦。」

西門英插嘴道：「時候不早啦，我們還是先找家客棧再說吧。」

孟小豪道：「我們已租了房啦，師弟還在房中等我們呢。」

歐陽寒劍奇道：「前輩還有一個高足？」

白髮老人撫鬚笑道：「老人家豈止只有兩個徒弟？」

歐陽寒劍道：「前輩的高足必定也是武功超凡的了。」

白髮老人神氣地道：「這個當然，我有幾個徒弟在江湖上都很有名。」

歐陽寒劍充滿興趣地道：「不知前輩幾位高足大名如何稱呼？」

老人忽然很不高興起來，道：「別提啦。」

歐陽寒劍奇道：「爲什麼？」

老人道：「他們被人害得好慘。」

歐陽寒劍道：「令高足被誰害慘了？」

老人正想說話，孟小豪道：「什麼叫高足？」

歐陽寒劍一臉慈祥地道：「武功高强的徒弟就叫高足。」

孟小豪喃喃地道：「我還以爲長得很高的竹才叫高竹呢！」

歐陽寒劍道：「可不可以把你師弟介紹給我們認識？」

孟小豪道：「師弟叫孟小虎。」

歐陽寒劍道：「那我們快回客棧去吧，否則小虎哥等得不耐煩了，我也很想見一見小虎哥。」

老人道：「小虎不喜歡見陌生人的，所以沒有跟我們出來。」

歐陽寒劍道：「晚輩又怎會是陌生人？」

老人道：「他沒有見過你就是陌生人，而且我這徒弟樣樣都好，就是偏偏不愛開口說話。」

歐陽寒劍笑道：「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小虎哥想必深明此道理。」

孟小豪道：「我這師弟不但不愛說話，還挺喜歡哭的，有時一天哭上十來次他也不嫌多。」

歐陽寒劍心想：「江湖上怪人眞多，竟有人喜歡哭。」

戚萬軍有點不耐煩，插嘴道：「師父，我們還是先找客棧再說吧。」

歐陽寒劍笑道：「不錯，否則小虎哥等得不耐煩了。」

當下，各人向白髮老人師徒入住的客棧走去，歐陽寒劍唯恐丁文奇一班人找上門來，爲了利用白髮老人保護自己，便也入住了同一客棧。

歐陽寒劍師徒租了房之後，要求白髮老人安排與孟小虎見面，但老人以小虎不愛見陌生人爲理由，便推卻了。

* * *

華青武及丁文奇等一班人有感歐陽寒劍受到白髮老人師徒保護，同時又恐防白髮老人受歐陽寒劍擺佈之下刻意找上來生事端，想起白髮老人師徒武功深不可測，各人都同意避之則吉，當下，各人不敢再在鎮上逗留，便連夜離鎮而去，縱使去後找不到宿處，寧可連夜上路，也不欲碰見白髮老人。

* * *

次日，歐陽寒劍師徒四人一早起了床，各人梳洗過後，歐陽寒劍親自去找白髮老人，建議吃過早飯後一齊上路。

白髮老人甚表贊同，當下，雙方便到酒樓吃早飯。

歐陽寒劍師徒四人都對白髮老人另一弟子孟小虎甚感興趣，欲一睹他的廬山眞貌，但是，這孟小虎無論在任何場合也好，他頭上都戴着一頂闊邊草帽，他不但不說一句話，甚至連頭也一直垂得低低的，把一張臉蓋了一大半，歐陽寒劍師徒四人只能看見孟小虎一張臉的下半截，但卻是滿臉鬍子。

這孟小虎身材矮小，他不但永遠戴着那頂闊邊草帽，一雙手還戴着雪白的手套。

各人坐在一起吃飯，歐陽寒劍師徒發覺，孟小虎是個舉止相當斯文大方的人，而且食量奇小。

一頓早飯吃完，白髮老人師徒三人，及歐陽寒劍四師徒共七人便馬上展開行程，但臨行前，白髮老人見孟小虎頭戴草帽覺得有趣，竟也在街上買了頂闊邊草帽戴在頭上，孟小豪不甘後人，也購了一頂同樣的草帽戴着。

師徒三人都頭戴闊邊草帽，而且都把頭垂得低低的，白髮老人與孟小豪覺得這樣有趣極了。

歐陽寒劍見了白髮老人少說也有八十歲以上了，但卻是一副小孩子性格，心想：江湖上能人多，怪人更多。

孟小虎始終都沒有說過一句話，歐陽寒劍師徒不但覺得此人奇怪，還很佩服他能憋得住整天口中不吐一言一語。

歐陽寒劍此行回白雲城，大可以與一班武林中人同行，但他要回滄海山向帮主方競天滙報揚州城的情況，所以離隊往滄海山，再取道返白雲城，一路上，他身邊除了三個徒弟之外，別無他人，因此一直都恐懼着會在道上與龍生無悔一班人相遇，到時，單就龍生無悔一人已難應付，何況他身邊還有一班好手？所以都盼望不要與這班人碰上。

現在他身邊有了白髮老人三師徒，非但不怕碰上龍生無悔一班人，還時刻渴望能在道上碰上他們，到時就可以借助白髮老人師徒把他們除去，日後就無後顧之憂了。

各人騎着馬在道上迤邐而行，到了中午時份，天上忽然又下起了大雪，歐陽寒劍知道再走數里路有一個避雨亭，便建議到避雨亭先避雪才上路，各人都同意了。

再走不久，雪地上出現一行行的馬蹄印，歐陽寒劍見了，知道這些馬蹄印剛踏出來不多久，再看清楚，馬蹄印共有十多行，即是說有十多匹馬行經此路，心想：「莫非是龍生無悔一班人路經此地？」

歐陽寒劍望望地上蹄印，又望望白髮老人，臉上露出奸詐笑容，又想：「若果是龍生無悔一班人就好了，可借這怪老人殺了他們，非從中挑撥不可。」想到此，笑得更是愉快。

雪越下越大，白髮老人道：「幸好買了這頂草帽，可以擋住大雪。」說完又把頭垂下。

孟小豪也抬頭道：「師父原來知道快要下雪了，所以才買了這頂帽子。」說着望望歐陽寒劍四師徒，見他們頭上身上都鋪滿了白雪，自己有帽擋雪則覺得很開心，然後他見師父把頭垂得低低的，自己也隨即把頭垂下。

衆人一路說一路走，不多久，大雪停了，再走不久，果然見有一避雨亭，而一路上的馬蹄印也經過避雨亭，前者顯然曾在亭內避雪，大雪停後再繼續上路。

大雪既停，歐陽寒劍提議繼續上路，老人也同意了，便繼續前行，歐陽寒劍見道上馬蹄印在大雪停後顯得更是清楚，而且前者留下的馬蹄印明顯與己方同路。

這條路歐陽寒劍甚熟悉，因他到揚州時也是取此道而行，現在返回白雲城，自然是走同一條路了，他更知道，再走約莫一個時辰左右便是武隆鎮。

武隆鎮對他來說更不陌生，更可說印象難忘，因爲他和龍生無悔一切仇恨皆在武隆鎮上開始。

各人行行重行行，接近黃昏時分才抵達武隆鎮，歐陽寒劍一直很留心道上的馬蹄印，果然前者亦進入了此鎮，但鎮上街道的積雪都被清理掉，再也找不到蹄印了。

歐陽寒劍身處此鎮，不禁想起兩名弟子唐向東與戚人傑慘死在鎮上，不由對龍生無悔恨意更深，雷浪一臂亦是在此鎮被龍生無悔一刀砍下，同樣的又想起了斷臂之仇。

武隆鎮上只有一家較像樣的客棧，就是武隆客棧，歐陽寒劍要招待白髮老人三師徒，當然以此客棧爲首選了，同時想起道上的馬蹄印，若果那夥人是龍生無悔一班人的話，除非他們不在鎮上住宿，否則多半會以武隆客棧爲歇脚之處，所以更加刻意入住武隆客棧了。

歐陽寒劍以識途老馬之態領着各人在鎮上街道穿插，不多久，已來到武隆客棧，各人相繼下了馬，店中伙計見有客人臨門，連忙替各人料理馬匹，然後歐陽寒劍引各人進入客棧，甫一踏足客棧大門口，各人見一直沉默不語的孟小虎忽然抽泣起來，而且更掉下滴滴眼淚，白髮老人與孟小豪仿似已見怪不怪，不加理會，倒是歐陽寒劍師徒四人大感奇怪起來，歐陽寒劍想詢問他何事哭泣，但想起孟小豪說過他爲人最愛哭，有時一天哭上十來次也不算多，想到此節也不問了，但心中在說：「這三師徒都是怪人，孟小虎更怪上加怪，一個鬚眉大漢竟無緣無故的流眼淚，什麼男兒流血不流淚，對他來說簡直是廢話。」

各人進入客棧之後，掌櫃也幫忙招呼人客，那掌櫃一臉笑容的正想說話，定睛一看，見是歐陽寒劍，登時笑不出來，還顯得有點慌張，再向他身旁一望，更見有三個頭戴草帽，把頭垂得低低的人，更是吃驚了。

戚萬軍與西門英見了掌櫃的驚慌臉容，都大感愕然。

原來歐陽寒劍月前與「神鬼雙煞」曾在此客棧向龍生無悔、李三夫婦等人施以暗算，其後更展開一場惡戰，更有兩人死在一間房中，當時情況那掌櫃全都看見了，至今仍歷歷在目，今日再見歐陽寒劍，想起他當時的兇殘，不吃驚才怪呢。

歐陽寒劍倒忘了此掌櫃曾目睹自己當時與龍生無悔等人物的一場惡戰，他見掌櫃吃驚的樣子，還以爲他見了白髮老人三師徒頭戴草帽

顯得神秘兮兮的所致，不禁暗笑起來。

掌櫃心中雖驚，但不能不招呼，當下替各人登記姓名，辦入住手續。

白髮老人三師徒仍把頭垂得低低的。

孟小虎的抽泣聲越來越厲害，歐陽寒劍四師徒更愕然了，雷浪三師兄弟對望一眼，忍不住竊笑起來。

七個人分住兩間大房，自然是白髮老人三師徒住一間，歐陽寒劍四師徒住一間了。

入了房間，安頓好行裝之後，歐陽寒劍唯恐對白髮老人招待不週，便找白髮老人外出吃飯，老人也感肚餓了，同意下來，但孟小虎進房之後好像什麼地方也不想去，也不想見任何人，便留在房中，白髮老人與孟小豪也不理會，便留他在房中，與歐陽寒劍四師徒外出了。

歐陽寒劍有感武隆客棧的酒樓並不高尚，不是招待白髮老人首選之地，便到街上找了家高尚的酒樓招待老人。

各人在酒樓坐了下來，白髮老人仍不脫下他頭上的草帽，孟小豪見師父不脫帽，他也有樣學樣仍舊戴着。

歐陽寒劍殷勤招待老人之後，忽咧嘴笑道：「晚輩大膽問一句前輩貴庚了？」

孟小豪搶着道：「什麼叫貴庚？」

歐陽寒劍心道：「這小子無知得很。」臉上卻堆滿笑容地道：「貴庚即是多少歲，我在問前輩。」

白髮老人呵呵笑道：「老人家今年九十八歲啦，也遊戲人間九十八年了。」

歐陽寒劍作個驚訝狀，道：「前輩九十八歲啦？照我看，前輩倒似六十八歲。」

白髮老人很開心地道：「你倒會哄人。」

歐陽寒劍繼續拍馬屁道：「前輩身體健壯之極，必定能活到二百歲。」

老人忽然抬頭瞪住他，滿臉不高興之色，厲聲道：「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歐陽寒劍見老人不高興，吃了一驚，吃吃地道：「晚輩沒有胡說八道啊。」

孟小豪見他被責，竊笑道：「我師父打算活三百年的，你咒我師父短命，他不生氣才怪呢。」

歐陽寒劍吁了口氣，忙陪笑道：「前輩誤會了，晚輩意思是指前輩除了能活到原來的日子外，再活多二百年。」

老人更不高興，惡瞪住他，聲色更厲地道：「那豈非要我活五百年？這麼長命幹嗎？那時牙也全掉了，鬍子全都沒有了，頭髮更不用說，而且滿身都是皺皮，走在街上豈非嚇死人？」

歐陽寒劍拍馬屁拍在馬腿上，還是不說爲妙，忙改口道：「前輩知不知道晚輩爲什麼要問前輩貴庚？」

老人道：「難道有原因？」

歐陽寒劍道：「當然。」

「什麼原因？」

「龍生無悔此人最憎恨老人家的，越老他就越憎恨，前輩九十八歲高齡，碰上他可要小心了。」

白髮老人聽了歐陽寒劍的話，皺眉道：「眞有此事？」

歐陽寒劍道：「千眞萬確。」

老人道：「這人也太不尊敬老人家了。」

歐陽寒劍道：「他何止不尊敬老人家，還不把天下間的高手放在眼內呢！」

老人氣道：「這個年紀輕輕的小娃娃憑什麼如此目中無人，竟不把天下間的高手放在眼內？」

歐陽寒劍見老人開始生氣，心中大喜，又道：「就憑他一身武功，和『旋風刀法』。」

老人更氣道：「『旋風刀法』算得什麼？這小子非好好教訓他一頓不可！」

歐陽寒劍更喜道：「前輩，這些話在晚輩面前說好了，若給龍生無悔或者他的朋友知道，前輩就大大不妙了。」

老人極不服氣道：「我老人家如何大大不妙？」

歐陽寒劍道：「前輩剛才說的話若傳到龍生無悔耳中，他不跟前輩拚上三百回合才怪，說不定前輩還有殺身之禍呢！」

老人聲如洪鐘仰天大笑起來，然後道：「龍生無悔是什麼東西？竟敢與老人家拚三百回合？老人家恐怕他十招也接不上就要跪地求饒了。」

歐陽寒劍正想說下去，西門英搶着道：「師父，別提這些事。」

歐陽寒劍向他白了一眼，然後對老人道：「晚輩不信。」

老人怪眼瞪住他，道：「不信什麼？」

歐陽寒劍道：「龍生無悔武功非同小可，否則那有本事大鬧『統一盟』？所以晚輩不信前輩可以十招之內打敗龍生無悔。」

老人甚是好勝，道：「你把龍生無悔找來，老人家非証明給你看不可。」

歐陽寒劍道：「晚輩不敢。」

老人道：「爲什麼不敢？」

歐陽寒劍道：「若果晚輩把龍生無悔找來，到時前輩跟他必定有

一番惡鬥，若果前輩死在他的手上，晚輩豈非今生今世也不安樂？」

老人道：「那你到時就瞧清楚死的是誰吧！你放心，老人家不會令你今生今世也不安樂的。」

歐陽寒劍道：「前輩這樣說，晚輩就放心了，但晚輩還有一樣擔心的。」

老人道：「你還擔心什麼？」

歐陽寒劍道：「晚輩擔心前輩太慈悲，若眞的碰上龍生無悔，前輩會不忍心殺他，那時就後患無窮了。」

老人有點不耐煩地道：「你找到他才說吧！別再多說了，肚子打雷啦，快點菜吧。」

歐陽寒劍心中暗笑，因爲他的挑撥又成功了，只盼望能眞的碰上龍生無悔一班人，當下不敢再說，連忙喚過伙計點菜，所點的全都是貴價菜式。

點了菜之後，各人一邊閑談，一邊在等候飯菜送上來。

歐陽寒劍始終不忘巴結白髮老人，他不但挑撥離間的功夫了得，拍馬屁更是個中能手，白髮老人句句中聽，自是笑口常開了。

歐陽寒劍拍馬屁拍得正興奮之際，不經意抬頭一看，只見酒樓入口處忽有一班人走了進來，看個清楚，這班人正是他盼望遇見的龍生無悔、江湖雙怪、丁文奇、崔敏剛、華青武及湖北三英和其他江湖人物等一共二十人。

歐陽寒劍見了這班人，先是一驚，但想起有白髮老人師徒在身旁，非但不驚，心中還高興之極，望了望龍生無悔等人，然後把頭伸前對白髮老人道：「前輩，龍生無悔一班人果然找上來了。」

白髮老人聽了，扭頭向着門口，以手指輕輕把帽沿頂高，向龍生無悔等人望了望，只見走在前頭的，是一個臉容俊俏的青年人，但一雙眼憤怒得彷似要噴出火來，然後他把帽沿放下，又把頭垂低，對歐陽寒劍道：「那個一臉憤怒的小娃娃就是龍生無悔？」

歐陽寒劍眼光放出殺氣，道：「正是。」

老人笑道：「他長得的確一表人材，比我年輕時還要英俊得多。」

歐陽寒劍道：「人不可以貌相，這人雖相貌堂堂，但有誰料到他是個殺人如麻的大魔頭？前輩莫被他的外表欺騙了。」

龍生無悔等一共二十人各手執兵器，殺氣騰騰進入酒樓，只把酒樓內大部份食客嚇得爭相走避，其中只有十多個食客仍留在座上，看來膽子卻是不小。

各人遠遠見了歐陽寒劍，全部怒得青筋暴現，並一步步行前。

華青武、丁文奇等人領教過老人的厲害，華青武在龍生無悔耳邊道：「龍兄，那個戴帽的相信就是我們和你提及的白髮老人了。」

龍生無悔見了歐陽寒劍，早已怒從心上起，對華青武說的話彷似沒有聽見。

歐陽寒劍見了各人，全不放在心上，還故意站直了身子。

龍生無悔在他面前不遠處停步，眼光仇恨熾烈，恨恨的道：「歐陽寒劍，你這卑鄙小人，我們又碰頭了。」

歐陽寒劍冷笑道：「龍生無悔，你想怎樣？」

龍生無悔怒道：「我取你狗命來的。」

歐陽寒劍提起龍生無悔名字，酒樓內那十多名食客聽了，全都動容起來，接着全部站起身，並快步走到歐陽寒劍身邊，有人叫道：「他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龍生無悔？」

歐陽寒劍見了此十多人全都手執兵器，看樣子倒似武林中人，心中更喜，道：「不錯，他就是龍生無悔了。」

那十多人登時對龍生無悔等人起了敵視目光。

有人問歐陽寒劍道：「莫非你就是歐陽寒劍掌門？」

歐陽寒劍向那人拱手道：「不敢當，在下正是歐陽寒劍。」

又有人道：「聽說歐陽掌門揭發了龍生無悔勾結滄海帮的事？」

有人向龍生無悔罵道：「你這殺人魔頭，你竟敢公然在這裡出現，還直言要殺歐陽掌門，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又有人叫道：「我們此行本來要到白雲城去，然後和統一盟的朋友一起到獨秀山莊聲討龍生無悔的，想不到今天竟在此碰上這魔頭，再好也沒有了。」

龍生無悔雖氣，但不敢造次，向那十五名武林人物拱手道：「各位武林朋友，大家所聽回來的全是歐陽寒劍一人所散播的謠言，今天就讓晚輩跟歐陽寒劍解決一切恩怨，然後再向各位解釋吧！」

歐陽寒劍叫道：「龍生無悔，你也太無恥了，大丈夫敢作敢認，你竟誣陷於我，說我散播謠言？」既然來多了十五名援手，他的膽子不加大了才怪。

柳一陽雖怒，但沉得住氣，拱手向十五名武林人物道：「各位，勾結滄海帮，害死統一盟衆多成員的是歐陽寒劍，大家要弄清是非黑白。」

其中一人望向柳一陽的兵器，道：「莫非閣下就是湖北三英之一，『鐵拐刀』柳一陽？」

柳一陽道：「在下行不改姓，

坐不改名，在下正是湖北柳一陽。」

另一人道：「鼎鼎大名的柳一陽竟然與這種人同流合污？」

長孫忘我忍不住了，破口叫道：「兄弟們，別跟這些臭王八胡扯下去，我們先殺了姓歐陽的臭王八，然後去獨秀山莊吧！」

上官有我也大叫道：「不錯，這姓歐陽的臭龜蛋一日不死，我的心就不舒服。」

白髮老人一直背着龍生無悔等人而坐，此時忽然開口道：「剛才說話的兩位可是江湖上人稱江湖雙怪的長孫忘我和上官有我？」

長孫忘我叫道：「臭王八，名字你說對了。」

上官有我緊接道：「但外號你卻說錯了。」

長孫忘我道：「我們不叫江湖雙怪。」

上官有我又緊接道：「我們叫江湖雙傑。」

白髮老人道：「你們都好吧？」

長孫忘我道：「我們當然好。」

上官有我道：「不但好，而且非常好。」

長孫忘我道：「你是誰？」

白髮老人道：「你們總會知道我是誰的。」

上官有我道：「我現在就想知道你是誰？」

孟小豪忽然插嘴道：「我師父就是白髮老人。」

長孫忘我道：「混帳，這世上白頭髮的老人多的是，我師弟的頭髮也夠白的了，我怎知他是那一家的白髮臭老王八？」

白髮老人怒道：「你竟敢罵我臭老王八？」

龍生無悔怕雙怪說個沒完沒了，忙道：「歐陽寒劍，這裡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馬上跟我出去決一生死吧！」

歐陽寒劍趾高氣揚地發出冷笑。

白髮老人道：「歐陽掌門殺不得。」

龍生無悔道：「老前輩，請你莫插手此事吧！」

白髮老人一拍桌面，怒道：「老人家爲什麼不能插手此事？」

另有人叫道：「就算這位老前輩不插手此事，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的。」

白髮老人忽又怒道：「長孫忘我，你也太大膽了，竟敢罵我臭老王八？」

長孫忘我根本從來不把任何人放在心上，叫道：「罵你又怎地？」

上官有我也道：「豈止師兄罵你，我也要罵你一聲臭老龜蛋。」

白髮老人更怒，道：「快向老人家道歉。」

雙怪同聲道：「道個屁。」

話聲一落，老人霍地站起身來，各人只見他右手輕輕一抬，還沒有看清楚，忽聞「啪啪啪啪」四下清脆之聲，各人還不知發生何事，只見雙怪以手撫着臉龐在「雪雪」呼痛。

原來白髮老人在不爲人察覺之下，便向雙怪各贈了兩記耳光，然後從容的坐下，仍舊是之前那個坐姿，也是把頭垂得低低的。

各人只見白髮老人站立，抬起右手，又坐下，根本沒有人看見他如何出手，若不是聽了那四下響聲，雙怪又撫臉呼痛，還以爲他無聊才做出這個動作呢。

江湖雙怪何曾受過此等侮辱？他們不怒才怪，當下各自抽出單刀，便向老人背後迎頭劈下，各人見了，正想援手，忽見銀光一閃，隨即傳來兩聲「叮噹」之聲，原來雙怪手中單刀俱已落地，然後見白髮老人迅速地歸刀還鞘。

衆人同樣看不見老人如何出手，雙怪便已兵器脫手，都看得呆住了。

歐陽寒劍更是滿臉得意之色，有恃無恐。

龍生無悔見了此等高深莫測的武功，同樣看得呆了。

白髮老人收刀後，道：「任何人都可以罵我，你們江湖雙怪就不能罵我，你們道歉不道歉？」

雙怪先前吃了兩記耳光，又當衆被打掉兵器，更怒了，又齊聲道：「不！」

「不」字甫一出口，兩人又在懵然不覺下多吃兩記耳光，一張臉頓時紅腫起來。

龍生無悔雖吃驚於老人的武功，但無懼色地道：「老前輩，有道是士可殺，不可辱，我這兩個朋友雖然得罪了你，我寧可你殺了他們，但你不能當衆折辱他們。」

老人淡淡地道：「你遲早總會知道老人家爲何如此對待他們的。」

雙怪怒極，拾起地上單刀，又想向老人劈下，龍生無悔連忙走前阻止，並對老人拱手道：「前輩高姓大名？」

老人不答，反問道：「龍生無悔，你們此行可是回獨秀山莊去？」

龍生無悔道：「正是。」

老人道：「二月初十將會有無數武林人物聚集獨秀山莊，向燕獨風聲討你的惡行，你回去將難逃一死，你不怕？」

龍生無悔一臉正氣，朗聲道：「怕的還會回去嗎？」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霍元伽領人到萬月峽的萬月堡找鍾一豪等人，雙方展開激鬥，鍾一豪這邊正落在下風時，龐士沖突然到來，替鍾一豪等人解去危機……鍾一豪爲免連累萬月堡，決定與衆人遷往白姑塔，羣豪同意遷往白姑塔，目的是爲了監視霍元伽及留意迷踪谷的動靜……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妙絶天香

洗劫萬月堡　天牢救人難

鍾一豪忙道：「這樣說方丈也是少林出身了？」

悟塵頷道：「不錯，貧僧當年也是少林出來的，鍾施主爲什麼忽然提起貧僧的師弟悟明，莫非和他認識？」

鍾一豪不答反問道：「方丈既是出身少林，必定知道少林有十八銅人，而十八銅人之外，更有一人負責領隊，等於是十八銅人的指揮。」

悟塵道：「少林的十八銅人聞名天下，貧僧出身少林，豈有不知之理，聽說目前的十八銅人指揮，正是敝師弟悟明。」

鍾一豪道：「不錯！正是他，可惜現在的十八銅人，已經有一半不在嵩山少林本寺了！」

悟塵吃驚道：「他們到了哪裏？據貧僧所知，十八銅人是從來不離開嵩山本院的，即使離開，也絕不可能只離開一半。」

鍾一豪道：「他們確實是走了一半，是由貴師弟悟明帶走的。」

悟塵越發吃驚道：「眞有這種事？鍾施主是聽誰說的？」

「不是聽說的，是親眼看到的，在場的各位，也都親眼看到。」

「悟明帶着九名銅人到哪裏去了？」

「迷踪谷！」

「眞的？鍾施主不是開玩笑吧？」

「這樣的大事，怎可與方丈隨便開玩笑，實不相瞞，我們正是被那九名銅人趕到這裏來的。」

鍾一豪隨即把今天在萬月峽的經過敍述了一遍，但他並未提起龐士沖。

悟塵呆了半晌，才喃喃自語的道：「悟明怎會做出這等欺師滅祖，大逆不道的事來？」

鍾一豪道：「那自然是犯下了少林的規戒，他才不顧一切的這樣做！」

悟塵皺眉嘆口氣道：「悟明就是要逃跑，也該一個人走，居然帶走了九名銅人，這事若傳揚出去，豈不丟盡少林在武林中的顏面？悟明這種做法，實在太不應該了，貧僧忝爲少林弟子，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現在正是爲師門效力的時候了！」

鍾一豪愕然道：「方丈可是有什麼打算？」

悟塵這時神色顯得異常肅穆，一字一字的道：「貧僧要冒死進入迷踪谷，向悟明曉以大義！」

鍾一豪急急說道：「方丈千萬使不得，你若進入迷踪谷，等於羊入虎口，白白送上一命，即使悟明不把你怎樣，霍元伽也絕對不放過你！」

王大康也跟着勸阻道：「鍾副盟主說得對，方丈千萬不要冒險，明知去了非死不可，爲什麼偏偏要去送死呢？」

悟塵頗爲激動的道：「敝寺離迷踪谷最近，若貧僧不做這件事，又有誰去做呢？貧僧不入地獄，又找誰入地獄呢？」

鍾一豪正色道：「如果入地獄就能完成得了心願，那當然入地獄也無什麼不可，但入地獄只是白白送上一命，那又何苦！」

只聽余亦樂道：「方丈能有這番心意，已經不愧是少林弟子了，在下倒想出一個辦法，也許不失爲兩全之計。」

悟塵道：「余施主有什麼高見？」

余亦樂道：「你何不派一名弟子到少林通報，少林得到消息，必定會派大批高手前來，到那時何愁不能把悟明和九名銅人押解回去。」

悟塵連聲道：「余施主說得對，貧僧頭腦實在不靈光，竟然沒想到這一步。」

次日天亮後，悟塵親筆寫了一封信，當即派遣大弟子普凡專程前往嵩山少林，並要他把信呈與少林現任掌門天禪大師。

鍾一豪等人在用過早餐後，便由悟塵陪同，在寺內各處走了一遍。

這所白姑寺，因從前曾有過僧徒二十餘人，規模自然並不算小，不過此刻已是一片敗落景象。

鍾一豪等人隨帶的銀兩不少，隨即捐了一筆香火錢。當然，他們一行十一人住在這裏，也不能老是白吃白喝，捐出這筆錢，有一半也是爲了自己。

寺內空房很多，鍾一豪等人却看中了寺內的一座寶塔。

這座寶塔名曰白姑塔，共分七級，矗立於寺內大殿後側。除了底層據說供了一尊蛇神外，上面六層都是空着的。

有了上面六層，足可供鍾一豪等十一人居住。

他們選擇住在這座寶塔內的原因，除了彼此連繫照顧方便，最主要的還是便於瞭望監視，寶塔有七層樓高，雖然寺廟四周都有樹林，却遮不住寶塔最上兩層，人在寶塔最頂，視界遼闊，附近有何動靜，可以一覽無遺。

於是鍾一豪分配各人住處：由鍾一豪和余亦樂住第二層，勞山三雄住第三層，江北三龍住第四層，麥小明和文天生住第五層，苗素苓住第六層。

最上面的一層，作爲瞭望哨所，日夜輪流派出一人在最上一層負責瞭望監視。

分配既畢，羣豪立即搬了進去，悟塵並命兩名弟子送上鋪蓋，由於塔內無床，羣豪只能打地鋪，好在樓上地面並不潮濕，打地鋪和睡床榻也差不了多少。

一連數日過去，並無任何動靜。

但羣豪們住在這裏，却並非完全躲災避禍，他們必須刺探一些迷踪谷的消息，以便俟機採取行動。

就在鍾一豪要派人出去刺探消息的一個傍晚，却來了萬月堡的管家李茂。

李茂早已知道鍾一豪等人住在白姑寺，所以才能找到這裏來。

鍾一豪和余亦樂當即把李茂招待在自己所住的第二層塔內。

其餘各層的人，聞聽李茂到來，也都下來和李茂相見。

李茂神色慌張，一看便知必是有什麼重大事情前來通報，但似乎又礙於啓齒。

鍾一豪也感到不安，催促着道：「李兄有話快說！」

李茂長長吁了口氣道：「眞不知該如何說起，萬月堡被霍元伽帶人洗劫了！」

鍾一豪啊了聲道：「都洗劫了些什麼東西去？貴堡有沒有人傷亡？」

李茂又嘆口氣道：「堡裏的貴重東西以及各位沒帶走的東西，全被洗劫一空，所幸他們並未傷人。」

「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就在昨天夜裏。」

「他們可曾問過我們？」

「問過。」

「李兄怎麼回答他們的？」

「我只說你們已經早在數日前離開萬月峽，並不清楚去了什麼地方。」

這時鍾一豪和羣豪都感到一陣內疚，他們並不痛惜自己留在萬月堡的東西被劫，而是想到萬月堡內的被劫，顯然是自己一夥人帶去的災難，又如何能不歉疚難安。

鍾一豪歉然道：「想不到霍元伽竟做出這種事來，說起來這件事完全是因我們而起，鍾某實在慚愧！」

李茂帶着無奈神色，搖了搖頭道：「鍾大俠用不着自責，好在堡內還有部份貴重東西，不曾被他們搜去，勉强支撐下去，還不致有多大問題。」

「李兄可還有別的交代？」

李茂臉色越發凝重，緩緩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道：「鍾大俠請看看這封信！」

鍾一豪訝然道：「是誰的信？」

李茂道：「是苗姑娘託人帶來的。」

鍾一豪匆匆將信接過，信封上

寫着：「呈鍾大俠親啓」，字跡娟秀中又有些凌亂，顯然是倉卒慌忙間寫成的。

急急拆封抽出信箋，裏面只是草草的兩行字，上寫她已被霍元伽打進地牢，目前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鍾一豪知道此事便可，不必冒險再去救她，以免有去無回，白白犧牲。

鍾一豪心如刀絞，看過之後，立即把信交與苗素苓。

麥小明自然也跟着觀看。

鍾一豪迫不及待問道：「這封信是怎麼到達李兄手中的？」

李茂道：「鍾大俠可知道有個叫李林的？」

「記得，據說李林原是萬月堡的人，後來被胡盟主帶到迷踪谷去，不過自胡盟主離開迷踪谷後，他已很少跟我們這夥人來往。」

「李林原是我的一位堂弟，他最近兩年不常和鍾大俠等人來往，目的是不使霍元伽疑心，這封信正是苗姑娘託他秘密送到萬月堡的。」

「李林是什麼時候到萬月堡的？」

「也是昨夜。」

「這樣豈不被霍元伽派出洗劫貴堡的人看到？」

「李林也是參與洗劫的人，他是找機會和我私下見了一面，順便把信交給了我。」

「他還說過什麼？是否提起過苗姑娘被打入地牢的原因。」

「他說苗姑娘做了一件事，被霍元伽查到了。」

「苗姑娘做了什麼事？」

「據說霍元伽準備火焚柏齡院的那一夜，是苗姑娘向麥小俠示警的，霍元伽查明這件事，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才把苗姑娘打入地牢。」

羣豪到這時，終於明白原來是苗素蘭救了他們一命。

鍾一豪默了一默道：「李林可說過苗姑娘是否有危險？」

李茂道：「很難講，霍元伽陰險狡詐，手段毒辣，他在得知苗姑娘對他不是眞心之後，苗姑娘的後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幾句話，只聽得羣豪無不大起恐慌。

李茂又談了幾句，便告辭而去。

* * *

李茂走後，苗素苓再也難禁心中的悲痛，當場哭了起來。

衆人只得上前勸慰。

鍾一豪道：「事已如此，悲傷也是無益，據我所料，令姐一定有驚無險。」

王大康搶着問道：「副盟主怎能斷定有驚無險？」

鍾一豪道：「苗姑娘既然做了霍盟主的壓寨夫人，霍元伽必不可能狠下心來處置她。」

王大康哼了聲道：「連人都被打進地牢裏了，還說狠不下心來處置她？霍元伽心狠手辣，六親不認，要是他想處置一個人，別說是他老婆，即使他的爹娘，他照樣狠得下心來。」

鍾一豪帶些無奈的道：「我又何嘗沒想到這一步，但以咱們目前的力量，却實在救不了苗大姑娘，若貿然行動，打草驚蛇，反而弄巧成拙。」

王大康道：「難道咱們就能眼看苗大姑娘被霍元伽活活處死，總要想個辦法才行！」

鍾一豪略一猶豫道：「各位先請回到自己住處，讓我和余先生好好商議商議該怎麼辦。」

* * *

麥小明回到自己所住的第五層塔，輾轉反側，再也睡不着。

到現在他才眞正明白，原來苗素蘭投歸霍元伽，目的是「犧牲」自己，以便暗地幫助柏齡院所有的人。

如今苗素蘭身遭大難，他又怎能坐視不救？

他本想下塔再和鍾一豪、余亦樂談談，但又預料一定談不出什麼頭緒，因爲這兩人是羣豪中的首腦，爲顧全大局，絕不會採取任何冒險行動。

於是他決定先找苗素苓，探測一下她的心意。

苗素苓住在寶塔的第六層，和麥小明隔得最近，看看同層的文天生已經睡着，便一個人悄悄的來到第六層塔。

鍾一豪早有規定，入夜之後，除了供奉蛇神的第一層塔外，其餘各層都不准點燈，尤其上面幾層，規定得更爲嚴格。

當然，這是爲了保持隱蔽，以免曝光的原因。

不難想見，苗素苓也不曾睡着。

她見一個人影由下層躡手躡脚溜了上來，立即低聲問道：「什麼人？」

麥小明也低聲答道：「是我，麥小明！」

苗素苓連忙由地鋪上坐起道：「麥公子有事嗎？」

麥小明道：「如果沒事，我怎會這時候來找妳？」

「請坐！」

麥小明隨即也在地鋪上坐下。

「你可是爲我姐姐的事而來？」

「令姐爲了我們大家而被打進地牢，我當然不能坐視不管。」

「你是否又見過鍾副盟主和余先生？」

「我若去見他們，何必再來找妳！」

「爲什麼不先去見見他們？」

「他們顧慮的太多，若見了他們，咱們就無法單獨行動了。」

「你可是要不顧危險去營救我姐姐？」

「令姐不顧自身安危救了我們，我現在冒險救她，正是應該的。」

苗素苓似是頗爲激動，默了一默道：「就你一個去，那實在太危險了！」

麥小明道：「若只顧怕危險，那還做得成什麼事？我來找妳，就是要看看妳的意思。」

苗素苓不覺感動得流出了眼淚，眞恨不得上前擁抱住麥小明，以表達內心的情意。

只聽麥小明道：「妳怎麼不說話？」

苗素苓抑制着激動道：「連你都肯不顧一切的救我姐姐，我是她的親妹妹，當然也要去，不過……」

「苗姑娘還有什麼顧慮？」

「當然有顧慮，我是擔心此去不但救不了我姐姐，連我們兩人也要自陷羅網。」

「我方才說過，顧慮太多，反而做不了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難道我們就不能絕處逢生？」

「好！我決定隨你同去，你打算什麼時候行動？」

「救人如救火，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我的劍和軟鞭都已帶在身上了！」

「可是咱們下塔時，很容易被他們發覺。」

「用不着一層一層的下去，每級塔都有一個塔窗，咱們儘可由塔窗躍下地面，神不知鬼不覺。如果行動順利，說不定天亮前就把令姐救回來了。」

苗素苓立即摸黑着好裝，取起兵刃道：「這就走吧！」

麥小明道：「塔窗很小，無法兩人同時躍下，待我先下去以後，妳再下來！」

他說着，爬到窗口，頭下脚上，雙肩一抖，人已輕飄飄的落下地去，連半點聲音都不曾發出。

當他剛落下地來不久，便聽到一陣衣袂飄風，苗素苓也落下地來，而且着地時也是無聲無息。

這使麥小明有如服下一顆定心丸，因爲這次行動，爲了脫圍和使敵方難以追襲，輕功比武功更爲重要。

苗素苓的武功已是一流高手，難得連輕功也超凡絕俗，此番縱然營救苗素蘭不成，至少不致被對方生擒活捉。

兩人很快便穿出樹林，來到郊野。

這時尚不到二更，天上並無月亮，對他們來說，反而容易保持行動的隱蔽。

雖然天上無月，但以他們異於常人的視力，照樣可以看出十餘丈外。

「麥公子，你對這路徑很熟吧？」

「在迷踪谷足足待了三年，當然路徑很熟。」

「我是指的迷踪谷內的各處關卡。」

「迷踪谷內的各處關卡和禁制地區，我都瞭如指掌，不過爲了行動順利和隱蔽，還是要找攔阻較少的地點通過。」

苗素苓又開始激動，輕咳了聲道：「麥公子，我眞不知該怎樣感謝你！」

麥小明也覺出苗素苓的聲音有異，聳了聳肩道：「現在別說這些，等救出令姐以後再說！」

苗素苓鼓足勇氣道：「到那時你要我怎樣謝你？」

麥小明頓了頓道：「妳只要向我說聲謝謝就成了，我還能要妳怎樣謝呢？」

「難道……」

「苗姑娘要做什麼？」

苗素苓突然緊跟幾步，一把將麥小明緊緊抱住道：「麥公子，我……我喜歡你！」

這突然的舉動，反而使得麥小明有些不知所措，却情不自禁的也把苗素苓緊緊摟住。

說起來麥小明也算是個多情種子。從前，他對谷寒香一直心存愛慕，只是對方是自己的師嫂，而自己年紀又太小，當然不敢有任何表示。

另外，他又暗暗愛慕着苗素蘭，也是因爲彼此年齡相差太多，只能把這份愛意藏在心底。

至於苗素苓，因容貌和苗素蘭頗爲相似，雖然年齡也比自己大，却大不了多少，如今她竟主動投懷送抱，麥小明豈有不動情之理。

不過，麥小明和一般風流成性的紈袴子弟不一樣，其他方面，他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敢做敢爲，唯獨對男女間之事，反而十分拘謹含蓄，這也正是他令羣豪重視和賞識之處。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和異性發生如此親密的舉動，自是有種說不出的感受。

漸漸，四片火熱的嘴唇也膠在一起。

許久許久，他才輕輕推開苗素苓道：「我們還是繼續趕路吧！」

苗素苓也是第一次和異性有過如此親密的接觸，起初是情不自

禁，到這時才覺出眞正的嬌羞難當。

好在是夜間，若換了白天，她眞會無地自容。

正因如此，當她和麥小明不再擁抱後，竟呆在原地，久久不動。

麥小明催促着道：「苗姑娘，怎麼還不走？」

苗素苓如夢初醒，但却像喃喃自語的道：「你不該再叫我苗姑娘了。」

麥小明心裏一動道：「妳想要我叫妳什麼？」

「你自己心裏有數，還要問我嗎？」

「那就叫妳苗姐吧！不過在人多的地方，還是稱呼苗姑娘的好。」

「由你吧！現在我就跟你走。」

須知苗素苓自幼便被陰手一魔擄進呂梁山九天玄陰洞府，最初還有姐姐照應，自從苗素蘭離開九天玄陰洞府後，身邊便再也沒有親人，雖然陰手一魔也對她十分愛護，但却對她不存好心。

另外，苗素苓自小到大，不但絕少和異性接觸，連看到的男人，也幾乎只有陰手一魔一個。而第二個接觸的異性便是麥小明，而且他是那麼英俊灑脫而又武功出衆，她又如何能不心生情愫！

只聽麥小明道：「苗姐，妳是想殺人還是不想殺人？」

苗素苓暗道：「男人的心腸好狠，剛親熱過了就要殺人……」

她輕咳了一聲道：「你要殺誰？」

麥小明道：「當然指的是霍元伽手下的人，如果要殺，一路關卡上便可殺不少。」

「那就由你了。」

「我當然想多殺幾個，但却必須儘量避免殺。」

「爲什麼？」

「我擔心萬一救不出大姑娘，殺了他們的人，必對大姑娘不利。」

「這話有理，還是別殺的好。」

「那就要繞道從谷後的道路進去，那邊的關卡較少。」

「好，你怎樣走，我就跟你怎樣走。」

原來進入迷踪谷，後山另有通路。那裏因爲全是懸崖絕嶺，人跡罕至，外人絕少知道那條路，因之，一向戒備較爲鬆散，只是兩人若由後山進谷，至少要多繞十幾里路。

決定路線之後，兩人隨即施展輕功，迅速無比的繞往後山。

所謂後山，只是在迷踪谷的後方而已，其實後山之後，照樣層巒疊嶂不斷，若非麥小明從前是迷踪谷的人，根本很難找到路徑。

到達後山入口附近，苗素苓忽然指着數里外的一座直立峭拔的高峯道：「那座山好險，只怕沒人能攀登到峯頂吧！」

麥小明道：「那裏叫雪峯，當年胡盟主死後，就是由谷盟主和鍾副盟主把他的遺體背到峯頂埋葬在雪堆裏的。」

苗素苓驚讚道：「好了不起！谷前盟主和鍾副盟主居然能把一個人背到峯頂。」

麥小明道：「其實谷前盟主那時候的武功並不很高，她是因爲哀痛丈夫之死，傷心到了極點，因之也就激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潛力，若在平時，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

「他們夫婦的感情，眞是那麼好嗎？」

「我從未見過夫婦感情有那麼好的。」

「這樣說來，谷前盟主在丈夫死後，又怎能活得下去？」

「因爲她要爲丈夫報仇，就憑這股堅强的意念，才維持住她的生命。等到數月前她爲丈夫報過大仇後，便以身相殉。」

「以身相殉？谷前盟主不也是在少林、武當兩派的羣攻之下而被殺死的嗎？」

「不！她當時只是身受重傷，而且少林、武當兩派也都停手不攻，她本來還可以療傷繼續活下去，但她却自震心脈而死。」

苗素苓只聽得大爲動容，一顆芳心也激盪不已，幽幽嘆息一聲道：「太悽慘了！如果谷前盟主能活到現在，這對恩愛夫妻，豈不又可重新團聚！」

正說到這裏，忽聽麥小明道：「噤聲！那邊好像有人。」

苗素苓凝目望去，果然數丈外的一棵大樹下，出現二個人影，立即也低聲道：「咱們也該僞裝起來啦！」

原來苗素苓仍着男裝，只是在未發現情況前，並未罩上面紗而已。

麥小明爲防對方認出，也準備了一塊黑紗。

於是兩人連忙把黑紗罩上。

麥小明道：「妳先別過去，等我制服了他們，再回來叫妳。」

他說着，繞向一側，悄悄向那大樹接近。

豈知他們二人先前的談話聲早被對方聽見，還沒走近，樹下便有一人喝問道：「什麼人？」

麥小明邊走邊答道：「自己人！」

那人剛要再問，早被麥小明一指點昏過去。

另一人一見不妙，剛要開溜，也被麥小明一指點倒，不過他點的

只是麻穴，那嘍兵仍能開口說話。

麥小明一個箭步跟過去，長劍直指那嘍兵胸口道：「你如果還想活命，就別喊叫！」

那嘍兵嚇得直打哆嗦道：「英雄饒命，小的絕不喊叫。」

「我現在開始問話，你要從實答覆。」

「英雄只管問。」

「由這裏到後寨，還有多少崗哨？有沒有巡夜的？」

「只有入谷處有一道崗哨，至於巡夜的，不一定有，也許有。」

麥小明爲了爭取時間，不願和那嘍兵多囉嗦，低喝道：「現在由你在前面帶路進谷，若遇到崗哨，由你招呼，只要到達地牢附近，就沒你的事了。」

那嘍兵連聲道：「小的遵命！」

麥小明隨即向後招了招手，示意苗素苓過來。

待苗素苓到達後，麥小明命令那嘍兵道：「現在就走，路上不准回頭看，否則小心你的狗命！」

那嘍兵道：「可是小的走不動！」

麥小明探手解開他的麻穴。

於是那嘍兵在前，麥小明和苗素苓在後，開始向谷後前進。

路上果然遇到兩處崗哨，由於那嘍兵熟悉口令和連絡信號，很容易的便應付過去。

麥小明和苗素苓爲恐對方生疑，每遇崗哨時，便事先把罩面黑紗除去，因爲是夜間，雙方相隔又有一段距離，崗哨上的嘍兵，自然認不清面目。

地牢在後谷，來到地牢附近，麥小明把那帶路的嘍兵點昏過去，並把他拖到隱蔽處，以免被巡夜的發現。

「公子可熟悉地牢內情況？」

「我只知道位置，並沒進入過地牢。」

麥小明早知地牢外仍有人把守，說完話，便沿着山壁輕步向前走去。

果然，就在地牢入口左側，有一名嘍兵正坐在地上打盹。

麥小明過去又把那嘍兵點了穴道，隨手再拖到一角。

這時苗素苓已跟了上來。

原來這地牢是由山壁開鑿而成，整個地牢全在山壁間。

進口處是一道石門，進入之後，便是由上而下的石級，由於暗得伸手不見五指，從未到過的人，誰也弄不清究竟有多深。

麥小明施展傳音入密內功道：「還是由我走在前面，苗姐要隨時注意情況突變！」

苗素苓道：「你也要千萬小心！」

麥小明一手護胸，一手仗劍，躡起脚步，一級一步向下走去。

這條石級果然很長，直走了百餘級才到達平地，不消說，到了平地，也就是地牢的所在了。

估計着這地牢至少深入地下五、六丈深，地面濕淋淋的，簡直要變成水牢了。

此刻苗素苓已開始激動，姐姐被囚禁在這種陰暗潮濕的地方，如何能不讓她傷心。

地牢裏已有燈光，照見一名嘍兵坐在一處石台上，也在昏昏欲睡。

麥小明一眼就看出這名嘍兵是被閹掉「寶貝」的王三。

王三原是被派在東海院照顧許小旦的，如今調他來看守地牢，誰都想得到霍元伽的用意。

由於麥小明行動無聲無息，進入地牢之後，王三居然不曾發覺。

直至麥小明來到跟前，王三剛要喊叫，麥小明的劍尖早抵住了他的咽喉。

此刻苗素苓和麥小明早已罩上了蒙面黑紗，王三只嚇得臉色發綠，顫聲叫道：「好漢饒命！」

麥小明道：「說話低聲點，夫人在哪裏？快說！」

「夫人在……在鐵柵裏面！」

這地牢甚是狹長，一共用鐵柵欄隔成四、五間，那鐵柵足有拇指粗細。

麥小明向鐵柵望去，只有一間裏面有人。

只因燈在外面，故而鐵柵內甚是昏暗，隱約可見靠壁處有張石床，石床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但却無法看清面目。

苗素苓見此情形，再也禁不住失聲叫道：「姐姐，姐姐……」

誰知她連叫數聲，竟然毫無反應。

麥小明喝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夫人已經……」

王三打着冷顫道：「好……好漢別急，夫人只是被點了穴道！」

「是什麼人點她穴道的？」

「是……是盟主傍晚親自來過。」

這時苗素苓已迫不及待的在開啓柵門，但却始終無法打開。

王三叫道：「門已上了鎖，鑰匙在這裏！」

麥小明搶過鑰匙，順手把王三點了穴。

打開鐵柵，麥小明再爲苗素蘭解開穴道。

苗素蘭乍見面前站着兩個蒙面人，不覺也驚叫起來。

麥小明和苗素苓這才想起面罩黑紗，連忙各自取下。

苗素蘭定了定神，不覺驚喜道：「原來是小明兄弟，這一位是誰？」

苗素苓立即撲到苗素蘭身上道：「姐姐，是我！」

麥小明擔心她認不出，緊跟着道：「她是素苓姑娘，女扮男裝！」

苗素蘭啊了一聲，急急把妹妹擁進懷裏，兩人久久說不出話。

麥小明催促着道：「貴姐妹有話離開迷踪谷再敍談，時間寶貴，咱們必須快走！」

苗素苓鬆開手來道：「姐姐，還有什麼要帶走的東西沒有？」

麥小明道：「不必問了，苗大姐縱有貴重東西，霍元伽也不可能讓她帶到地牢來。」

苗素苓和麥小明這時才看清苗素蘭已憔悴得不成人形，只是都來不及多說什麼。

苗素蘭下了床道：「你們是怎麼來的？可是已經接到我的信？」

麥小明道：「不錯！信是李茂連夜送給鍾副盟主的。」

「你們離開萬月峽又到了哪裏？」

「回去以後妳就知道了，咱們快走！」

麥小明接着交代苗素苓道：「出了地牢後可能有情況，二姑娘請保護着大姑娘，由我在前面開路。」

三人開始登上石級。

苗素蘭和苗素苓分別數年，如今得能重逢，誰都有滿腔的話要說，但此時此地，却又必須忍着不能開口。

出了地牢，外面並無任何動靜，麥小明和苗氏姐妹總算稍稍放下心來。

誰知剛走幾步，在前方的樹林內，竟然閃出三條人影。

麥小明等三人頓時大驚失色，因爲他們已看清這三人赫然是霍元伽和嶺南二奇。

好在此刻麥小明和苗素苓又已罩上了面紗，對方無法認出身份。

另外，麥小明也服過苗素苓所贈的變音樂，即使開口說話，霍元伽和嶺南二奇也不可能聽出是誰。

若以麥小明和苗素苓的輕功，霍元伽和嶺南二奇當然困不住他們，然而現在帶了一個苗素蘭，而苗素蘭的武功本來就不如麥小明、苗素苓二人。再加她在地牢囚禁多日，已病體懨懨，如此一來，又怎能不使麥小明和苗素苓大起恐慌。

至於苗素蘭，更是惶駭莫名，她自忖若一直被囚禁在地牢，還不一定必死，而逃脫不成再被捉回去，那就凶多吉少了，這樣看來，託李林轉信鍾一豪求救，反而是害了自己。

麥小明和苗素苓料定帶着苗素蘭難以突圍，只好停下脚步。

這時霍元伽早已率領嶺南二奇逼近過來。

麥小明和苗素苓這時更發覺，附近樹林內，似乎仍有不少人隱身在暗處。

霍元伽大喝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

麥小明不動聲色道：「你可是綠林盟主霍元伽？在下想先問你一件事。」

「你想問什麼？」

「這女子聽說是你的壓寨夫人，名叫苗素蘭，是嗎？」

「莫非你認識她？」

「不認識。」

「既然不認識，爲什麼要把她劫走？」

「因爲在下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胡說！老夫的夫人，何用你來同情？」

「尊駕既然承認她是你的夫人，愛護還來不及，爲什麼反而把她打進地牢？」

霍元伽萬想不到對方不但來劫牢，反而更理直氣壯質問起自己來，這等於猪八戒下山——倒打一鈀，不覺吼道：「好小子，你還居然認爲自己有理，反而質問起老夫來了！」

麥小明道：「在下是因爲看不過去，所以才打抱不平，不過你放心，我們把尊夫人劫出地牢以後，一定會好好照顧她，直到你知道懺悔，願意接納她時，再把她送回來。」

霍元伽只氣得臉上青筋暴起，喝道：「好小子，一派胡言！」

麥小明道：「你既然稱呼在下好小子，一定是認爲在下是個好人了，既然我們是好人，尊駕又何必發這麼大脾氣？」

霍元伽被氣得連咳了幾聲，轉過頭道：「巴老弟、宋老弟，這兩個小子不像柏齡院的人，你們可聽出他的聲音像誰？」

巴天義道：「他們既然來劫牢，必定跟夫人認識，何不問問夫人。」

霍元伽視線再轉向被苗素苓緊緊挽住的苗素蘭道：「賤女人，他們是誰？說！」

苗素蘭顫聲道：「妾身並不認識他們！」

霍元伽冷笑道：「妳敢騙我？如果不認識，他們爲什麼會來劫牢？」

「妾……妾身不知道！」

「還敢嘴硬！反正妳已經跑不掉，待會兒老夫宰了這個小子之後，不怕妳不說實話！」

麥小明擔心苗素蘭身遭不測，一急之下，脫口叫道：「霍元伽，如果我們是來劫色呢？」

霍元伽心頭一震道：「你……你們……」

麥小明道：「不錯！像尊夫人這樣漂亮的女人，你既然不喜歡，就別怪我們要喜歡她。」

只聽苗素蘭叱道：「原來你們兩個是存下這種心來劫牢的，快快放開我，我情願再回到地牢去，也不能受你們的侮辱！」

霍元伽也跟着喝道：「放開她！」

這時霍元伽和嶺南二奇早已手横兵刄，步步逼近。

驀見苗素苓一劍抵住苗素蘭心窩，冷喝道：「你們哪個敢再向前一步，在下就一劍把這女人刺死！」

苗素苓的這假意行動，果然效力很大，逼得霍元伽和嶺南二奇還眞的不敢輕舉妄動。

在這期間，麥小明和苗素苓都心念電轉，他們都不難預料，事到如今，想把苗素蘭帶走，根本已是不可能的事。

此刻所要做的，不外是如何不使苗素蘭擔負任何責任，也就是說，不使霍元伽懷疑於她，以便今後再繼續設法營救。

只聽霍元伽道：「你們到底放不放開她？」

苗素蘭也隨即嗔叱道：「你們兩個下流東西，快放開我！」

麥小明哼了聲道：「夫人，霍元伽這樣對待妳，難道妳還想再回到他的身邊？」

苗素蘭大聲道：「不管他待我怎樣，既然我已經做了他的妻子，就該從一而終！」

麥小明立即以傳音入密之術道：「苗大姐，看來小弟和令妹是無法救妳出險了，妳要多多保重，我們一定會再設法救妳的。」

苗素蘭也以傳音之術道：「你們快快設法脫身要緊，看來霍元伽短時內還不致把我怎樣，你們快走！」

麥小明接着高聲道：「霍元伽，這次劫美不成，算你走狗運！」

霍元伽吼道：「好小子！你還敢罵老夫？」

麥小明道：「你有了嬌妻不知愛護，反把她打進地牢，我當然要罵你。」

「快放開她！」

「只要你們站遠些，在下就放人。」

霍元伽只好和嶺南二奇退出二丈開外。

麥小明立即向苗素苓傳音道：「二姑娘，現在就走！」

苗素苓雖捨不得放開姐姐，在目前的情形下，却又不得不放。

以麥小明和苗素苓的輕功，放開苗素蘭後，二三個縱躍，便已掠出十幾丈遠。

霍元伽和嶺南二奇哪裏還追趕得上。

那些埋伏在樹林裏的，更是望塵莫及。

麥小明和苗素苓一口氣奔出後谷之外，才放緩脚步。

苗素苓想起姐姐，姐妹情深，不覺又低聲飲泣起來。

麥小明勸慰道：「苗姐不必傷心，大姑娘除了受些活罪，一定沒事的。」

「你怎麼知道我姐姐一定會沒事？」

「霍元伽如果要殺她，早就殺了，何必打進地牢？而且依剛才的情形，可以看出霍元伽仍然對大姑娘依依不捨。」

「你這話有什麼根據？」

「他見我們假意要殺大姑娘，便顯出很驚慌的模樣，爲了大姑娘能活命，要他退後他就退後，難道這還不是證明嗎？還有……」

「還有什麼？」

「他找了那樣一個人看守地牢，便是擔心看守地牢的人會做出非份事來。」

苗素苓茫然道：「你講這話我不懂，那看守地牢的……」

麥小明不覺臉上一熱，人家是位姑娘，自己怎好明講，頓了一頓道：「我是說那看守地牢的叫王三，他最大的長處就是不好色。」

苗素苓越感不解道：「那人不過是個嘍兵，他好色不好色，你又怎麼知道的？」

麥小明乾咳了聲道：「咱們不談這些，總之，苗姐放心，大姑娘是絕對不會有事的。」

兩人走了很久，麥小明見苗素苓一直不主動開口講話，知她還在想不開，便搭訕着道：「其實咱們方才儘可和他們大幹一場，但却又不得不儘量避免動手。」

苗素苓道：「又是爲什麼？」

麥小明道：「因爲我曾和霍元伽交過手，若打起來，豈不被他察覺出我是誰了？」

「你和他的武功，究竟誰高？」

「霍元伽成名數十年，早就是被武林公認的絕頂高手，我只能以招術出奇勝他，若戰久了，可能不是他的對手，至少那老小子的內功比我深得多。」

「當初他這盟主是怎麼來的？」

「當然是較量武功高下而得來的。」

「鍾副盟主打不過他？」

「看樣子稍遜一籌，但也差不多了多少。」

兩人邊談邊走，苗素苓心情果然已好轉了許多。

因爲是由後谷之外繞道而行，回到白姑寺，已是五鼓天明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李如雲按照「六氣療傷眞詮」上所載之法，爲君簫療傷，果然有效，兩人功力也增進不少，原來六氣就是「六脈眞氣」，可以打通生死玄關。兩人設法將石門打開，出來找路五爺，發覺左廂石鎖斷落，懷疑是路五爺被困，又設法將石門打開，出來的竟是厲九娘，他們不知道路五爺入了右廂，救錯了人，如雲後悔不迭……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得心法猶未足　奪寶珠慾難逞

八手羅刹雙目綠光熒熒，得意的尖笑道：「老婆子此次重出江湖，武林中只怕很少有人能敵，妳能拜在老婆子門下，實在是天大的造化。」

李如雲披披嘴道：「我才不稀罕呢！」

「小丫頭，妳眞不識抬擧。」八手羅刹自言自語的道：「老婆子只是看你們兩個骨格不錯，因此在還沒出山之前，想先收兩個徒弟，身邊好有人侍候，老實說，老婆子只要一出山，隨便招手，想拜我做師父的人，可多着呢！」

說到這裏，望望君簫，問道：「小子，你呢？誘拐了遊龍李從善的女兒，天底下很少有你藏身之地，只有投在老婆子門下，才可包你無事。」

君簫道：「在下已經有了師父，老婆婆好意心領。」

八手羅刹道：「你師父是誰？」

君簫道：「家師南山王道士。」

八手羅刹先前還當他是那一位武林名家的傳人，如今聽他說出師父是什麼南山王道士，別說南山、北山，江湖上姓王的人自然不在少數，但成名的頂尖人物，姓王的可數不出一個來。

不由的呷呷尖笑道：「你們兩個都很倔强，老婆子就是喜歡倔强的人，小丫頭，告訴妳，我老婆子言出必踐，看中的人，你們就非拜師不可。」

身形像「之」字般一閃而至，左手五指如鈎，閃電抓來。她怕君簫出手攔截，身形一晃之際，右手橫臂發掌，朝君簫劈了過去。

她劈出的這一掌，既無破空之風，亦無激蕩的潛力，隨手推出，看似輕描淡寫，毫不用力，但一股陰柔的暗勁，無聲無息直撞過去。

君簫眼看八手羅刹在說話之時，突然向李如雲欺去，正待出手攔截，突覺一股暗勁當胸撞到，心頭不由一驚，急擧掌封出。掌勢才發，突感一團無影暗勁撞擊在掌心之上，一條右臂幾乎被震得暗暗痠痲。

八手羅刹已在這一瞬間，迫到了李如雲的面前，如鈎左手一把朝她右臂胳上抓到。

這一下當眞快如飄風，李如雲堪堪把短劍收起，但覺面前微風一颯，八手羅刹一隻鬼爪，五指箕張，已經觸及右手衣袖。

心頭驀然一驚，此時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右手往後一縮，手掌直豎，抬手之間，本能的向前推拒。

其實她手掌並未推出，只是有此手勢而已，因爲這是一種並無意識的動作，李如雲自知功力不如八手羅刹遠甚，此時閃避都來不及，

豈肯把手腕送上去？

心頭這一驚慌，突然感到體內眞氣鼓動，循臂而上，「嗤」的一聲，從「中衝穴」(中指端)直射出去，指風勁急，快如電射，李如雲驚得不知所云，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八手羅刹眼看快要抓上李如雲臂膀，沒想到李如雲會從中指發出一縷指風，直襲肩頭，雙方距離極近，一時驟不及防，心頭不禁大驚，差幸她功力精深，迫切間，猛吸一口眞氣，功運左臂，肩頭衣衫隨着鼓起。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指風擊在她鼓起的衣衫之上，但聞「噗」的一聲，如中敗革。

八手羅刹上身晃動，腳下後退半步，睜大雙目，綠光暴射，滿臉俱是驚訝之色，尖聲道：「妳使的是『六脈眞氣』！」

李如雲根本不知自己練成了「六脈眞氣」，方才這一指，她在無意之中使出，也正暗暗感到驚奇，眞氣自動從「中衝穴」衝擊而出，這不是和君相公療傷時的情形，十分相似麼？

八手羅刹看她沒有作聲，獰笑道：「來，小丫頭，老婆子再試妳幾指。」

突然身形前撲，雙手五指箕張，抓撈如風，出手奇詭無比。

只見她一雙手爪，似抓似撈，時而從腋下穿出，時而從腰間斜拏，時而從肘後反擊，時而從腿邊翻起，倏忽變化，全是用的擒拿手法，出手雖快，不帶絲毫風聲。

她這一撲之勢，只是像一陣風的時間，便已接連使出七種不同的手法。

李如雲幾乎被迫得眼花撩亂，無所適從，也無從招架，只好連連後退不迭，她後退之際，雙手本已無法封拒對方攻擊，只是交叉護在胸前。

那知心下這一慌張，身形閃動，體內眞氣也隨着鼓動，和方才一樣，自動循臂而上，但聽「嗤」「嗤」聲響，兩股勁氣分從右手「商陽穴」，左手「少澤穴」湧出，電射襲去。

八手羅刹出手雖快，但她本意原是試探性質，一見李如雲使出來的果然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六脈眞氣」，心頭不禁又驚又喜。

驚的是對方在短短三日之內，竟然練成了曠世奇技，由此可見天都老人遺留的武功秘笈，果然已被他們所得。

喜的是對方只是初學乍練，功力似乎並未精純，自己只須略使手法，就可從他們手中奪來。

心念閃電一動，立即身形一晃，迅快向旁閃出，呷呷尖笑道：「好，好，小姑娘，妳果然練成了曠世奇功『六脈眞氣』，難怪連我老婆子都不放在眼裏了。」

李如雲接連兩次發覺從手指自動湧出的一股眞氣，居然可以抗擊敵人，心頭自然感到無比驚喜，這股自動湧出的眞氣，不就是和君簫抵掌同練的六氣療傷心法？

原來這療傷的六氣，竟然會是武功！

同時她也體會出施展「六脈眞氣」，須得心中先存意念，然後運氣出指，內勁眞氣才能從指尖激發湧射，想到這裏，中指輕輕一彈，果然「嗤」的一聲，一縷勁急內勁，從「中衝穴」激射出去。

這一下，直喜得她心花怒放，秋波一亮，嬌聲嚷了起來：「君大哥，我們果然練成了『六脈眞氣』。」

她本來還叫他「君相公」，這「君大哥」三字，只是暗暗放在心坎裏的，如今心頭一喜，也不覺隨口叫了出來。

君簫方才遭到八手羅刹一記「九幽陰風掌」的暗襲，這要換了另一個人，在對方陰柔掌力一震之下，縱然不當場重傷而死，也必然會被陰功內勁震昏過去，但君簫只覺掌心受震，右臂感到痠痲，就硬把對方這記旁門陰功的掌力接了下來。

這一點，如若換在平時，八手羅刹自然會感到十分震驚，但此時此地，掌力無功，早在她意料之中。

因爲她那時已發覺李如雲從中指射出來的，極似傳聞中失傳已久的「六脈眞氣」，試想李如雲既然學成了絕學，這姓君的小伙子豈會沒練？

如果他們兩人眞練成「六脈眞氣」，自己的「九幽陰風掌」，自然也就傷不了姓君的小子了。

她向君簫攻出一掌，原只是爲了阻止君簫出來攔截她，因此一掌出手，就沒有再去回顧君簫一眼。

君簫接下她一掌之際，她已撲到李如雲身前，接連攻出了七招，君簫看她撲向李如雲，本待縱身而上，但在這一瞬間，他耳中聽到嗤嗤兩聲輕響，發現李如雲從手指中射出兩縷指風，把撲過去的八手羅刹逼得向橫裏閃出。

他還以爲這是李如雲家傳的指法，此時聽李如雲說出「六脈眞氣」，心中也不禁一怔，忖道：「六脈眞氣，會是武功？」

八手羅刹呷呷笑道：「沒錯，你們練成了『六脈眞氣』，只是火候還差一點！」

口中說着，大袖一揮，突然飛出六點碧綠的火星，朝兩人身前地上落去。

那知六點火星才從袖中飛出，經李如雲托在掌心的紅光一照，無聲無息，倏然熄滅！

「綠燐鬼火」，煙中有毒，她原是存心把眼前這對少年男女一齊迷翻，那知「綠燐鬼火」遇上了尅星，火熄煙消，了無痕跡！

李如雲看她從袖中飛出六點鬼火，一閃而沒，忍不住喝道：「妳又在施什麼詭計了？」

八手羅刹心頭又是一驚，目注天蜈珠，問道：「小姑娘，妳掌中托的可是天蜈珠麼？」

只有「天蜈珠」，才是她九幽門的尅星。

李如雲道：「是又怎樣？」

八手羅刹恨得牙癢癢的，但她鳩臉一鬆，陰森笑道：「這也是天都老人遺留之物麼？」

李如雲揚揚手道：「才不是呢，這是我娘留給我的，妳問這幹麼？」

八手羅刹搖搖頭道：「沒什麼，老婆子本想用燐火照路，妳手上是天蜈珠，無怪燐火不亮了。」

她原是心機極深之人，既已發現君簫和李如雲兩人在短短三日之內，都已練成了「六脈眞氣」，李如雲又有一顆尅制九幽門陰火、毒燄的天蜈珠，自己決難討得便宜，心念一動，目光一掠右廂，問道：「你們方才可是從右廂出來的麼？」

李如雲道：「才不是呢！」

君簫道：「石屋機關，已被路老前輩進來之時削斷，各處石門均已封死，只有右廂是一條甬道，可通山外。」

八手羅刹雙目之中，突然綠芒一閃，望着李如雲尖笑道：「這就是了，難怪路五、司東山，和妳爹等人，都走得一個不剩了。」

李如雲問道：「我爹眞的來了麼？」

八手羅刹呷呷笑道：「老婆子還會騙妳不成？好了，老婆子可要走了。」不待李如雲再問，身子一閃，迅快朝右廂掠去，伸手推啓石門，走了出去。

李如雲道：「她臉露詭笑，搶着先走，只怕沒安着好心，你告訴她則甚？」

君簫道：「我們本該走了，還留在這裏作什麼？」

李如雲手托天蜈珠，目光一轉，瞥見左廂內，也有一具高大的骷髏，盤膝坐在中間，口中不覺輕咦一聲道：「君大哥，那人不知是誰，我們進去看看再走好麼？」

君簫點點頭，李如雲心中好奇，當先走了進去。

左廂石門已被卸下，珠光一閃，急忙叫道：「君大哥，快瞧，這裏有很多字迹呢！」

她叫過幾次「君大哥」之後，現在已經極爲順口，覺得自己應該叫他「君大哥」的，如果現在還叫他「君相公」豈不就生份了麼？

君簫急忙跟了過去，果見那骷髏後面石壁上，有人用「金剛指」一類功夫，寫了兩行字迹！

「天都老賊可惡，誘老夫入伏，此生已無法再出矣，後之入室者，可得天狠心法，老狠神留字。」

君簫道：「這老狠神，生前大概是一位窮兇極惡之人，老仙師才會把他誘入此室……」

李如雲道：「他的天狠心法呢？啊，這地上好像有一大片字迹，都已被人毀去了！」

君簫低頭看去，只見盤坐的骷髏右側地上，果然有一片隱約的字迹，已被人用掌力磨去，不禁瞿然道：「是八手羅刹，她記下了全文，就用掌把字迹毀去了。」

李如雲道：「她失陷在裏面，我們不該把她放出去的。」

君簫道：「誰知道失陷在裏面的是誰？其實，不論他是誰，我既然知道有人失陷在裏面，也該盡力把他救出來才是。」

李如雲道：「現在可好，你想想看，老仙師好不容易把老狠神誘來此地，禁錮起來，足見這老狠神是個十分厲害，不易對付的人，他知道自己已經無法復出，還要把他的『天狠心法』刻下來，可見這天狠心法也一定是十分厲害的功夫了，八手羅刹已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邪派高手，如今再得了老狠神的心法，豈不如虎添翼，武林中更無人能敵了？」

君簫道：「那該怎麼辦？」

李如雲道：「我們快追上去，最好把她誅殺，以絕後患。」

君簫點頭道：「她如果眞是無惡不作的人，殺了她倒是爲世人除害。」

李如雲道：「自然是眞的了，我們快走。」

她搶在前面，朝右廂走去，一手推啓石門，當先跨入。

君簫緊跟她身後而入，只見這間石室，略呈方形，室內空無所有，右首壁間，另有一道門戶。

李如雲是個急性子，看到門戶，叫了聲「君大哥，朝這裏來。」又推啓石門，走了出去。

君簫隨着走去，回身一看石門闔起之後，就再也推不開了。

敢情這道石門，只能由裏面朝外開啓，走出石門，就無法再回進去了。

石門外，已是一條狹窄的甬道，只容一人可以通行，但甬道很直，很少彎曲。

兩人一路走沒有說話，脚下極快，不過盞茶工夫，已走到盡頭，

李如雲手托天蜈珠，走在前面，脚下一停，回頭道：「君大哥，這裏又有一道石門，可能就是出口了。」

伸手一推，石門應手而啓，兩人一前一後走出石門。

李如雲口中不由的輕咦了一聲，說道：「我們果然出來了，這裏就是路老前輩說的玄關了。」

這是一間四方形的石屋，地上有許多碎裂的木板，和打翻的油盞，正是八手羅刹用棺材囚禁錢神路五爺的地窖。

君簫那時正在昏迷之中，自然並不知道。

李如雲指着地上七盞油燈，和碎裂的棺材板，說道：「這裏就是八手羅刹停放棺木之處，這些木板，就是路老前輩震碎的，路老前輩推斷這裏該是老仙師題詩上的玄關，應該有一道門戶才對，只是他一直沒有找到，如今證明這裏果然有一道石門。」

君簫笑道：「這道石門只能出來，不能進去，路老前輩自然打不開了。」

李如雲道：「你如何知道的？」

君簫笑道：「不信妳推推看？」

李如雲回過身去，朝石門推了一把，石門果然紋風不動，不覺奇道：「君大哥，你怎麼知道的呢？」

君簫笑了笑道：「我方才出來之時，已經推過了，這位建造石屋的知機子，眞是巧妙已極，在他建造之時，就已替後人留下了出路。」

李如雲嫣然笑道：「沒有這條出路，我們都只好在石屋裏坐以待斃了。」

說到這裏，一面催道：「君大哥，我們快上去看看，八手羅刹不知去了那裏？」

石門外，就是一個四方形的天井，兩人沿着竹梯而上，跨出客堂(這口一丈方圓，八九丈深的土穴，是在茅屋的後堂之中，從後堂走出，才是客堂)，珠光照處，只見地上倒臥着兩個青衣漢子！

李如雲忽然低「咦」一聲道：「會是我們莊上的人！」

口中說着，人已急步走了過去，俯身一看，那不是風雲山莊的莊丁，還會是誰？

這兩人都是被人用重手法擊中胸口，倒地死去，看他們口中還在流着鮮血，最多不過是盞茶工夫以前的事。

由此可以推想得到，這兩人必是奉命在此留守，八手羅刹出來之時，下的毒手。

李如雲看得切齒道：「果然是被老賊婆擊斃的。」

君簫道：「她爲什麼要無緣無故出手傷人呢？」

李如雲道：「八手羅刹心狠手辣，嗜殺成性，也許出來之時，正好遇上他們二人，隨手就把他們殺了，殺人在她來說，那比捏死兩隻螞蟻還要容易，算不得什麼。」

君簫憤然道：「看來這等窮兇極惡之人，咱們眞不該把她放出來的。」

李如雲嗤的道：「你現在才知道。」

君簫劍眉一軒，道：「八手羅刹眞要怙惡不悛，人是我無意放出來的，不論天涯海角，我非找到她不可。」

李如雲道：「她不會走得太遠，我們去找找看，如能合我們二人之力，把她除去最好，一旦讓她練成了天狠心法，只怕更難制得住她了。」

「走！」君簫說了聲走，當先跨出茅屋。

這時已經接近黎明，東方透出魚肚白，兩人併肩站在小山頂上，但見遠山近林，俱是一片濛濛晨霧，那有八手羅刹的人影？

李如雲舉手掠掠鬢髮，說道：「君大哥，你看，霧重得很，容易走迷了路，還不如等日出霧收，再出山的好。」

君簫問道：「姑娘不認識路徑麼？」

李如雲道：「我要是認識山徑，那天晚上，還會找上這鬼婆子？」

君簫笑了笑道：「這也不錯，我們總算是因禍得福。」

李如雲道：「你還說呢？那天眞把我急死了。」

君簫道：「姑娘這份相救之情，在下畢生難忘。」

李如雲問道：「君大哥，你叫我什麼？」

君簫愕然道：「在下叫你姑娘，有什麼不對麼？」

李如雲目含幽怨，看了他一眼，低着頭道：「人家叫你君大哥，你還叫人家姑娘姑娘的，那是沒把我當你妹子了。」

她最後幾個字，簡直說得比蚊子叫還輕，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聽得到。

君簫「哦」了一聲，忙道：「姑娘說得是，妳叫我君大哥，我應該叫妳李小妹才是。」

李如雲嗔道：「李小妹，這有多難聽？我叫如雲，你就叫我名字好啦。」

君簫看她佯嗔輕顰，嬌美如花的模樣，不由的心頭一蕩，輕笑道：「對了，妳叫如雲，我就叫妳雲妹，妳說好不好？」

李如雲心頭一甜，粉靨微酡，幽幽的道：「隨便你叫嘛！」

君簫喜道：「雲妹，那我就叫

妳雲妹了。」

一時情不自禁，輕輕捉住她玉手，合在自己掌心。

兩人面對面，站得很近，沒有說話，其實此時兩情相悅，兩顆心緊緊的繫在一起，說話根本就是多餘的。

晨霧像一層薄薄的輕紗，悄無聲息的披在兩人身上，默默地滋長着情愛，眞如霧一般美好。

* * *

就在此時，小山頂上忽然飛上兩條人影。

只要看他們身法輕快，掠上山崖，不帶絲毫聲音，這兩人一身武功，決非等閒！

晨光還有些暗淡，但已可辨認面貌。

這兩人竟然是兩個英俊少年，左首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生得玉臉朱唇，目若朗星，身上穿一襲天藍綢衫，袖口上綉着七顆銀星，腰懸七星劍，看去俊美瀟灑，風流倜儻，只是生成一個鷹鈎鼻。

照相書上說，該是城府極深，工於心計的人。

右首一個年約二十三四，身穿一襲錦衣，臉型瘦削，同樣生得劍眉星目，人品極俊，只是神色峻傲，眉宇之間，隱隱透着一股冷肅的煞氣。

錦衣少年目光一注，俊臉怒形於色，沉喝道：「妹子，妳果然和姓君的小子在一起！」

原來這錦衣少年，正是李如雲的胞兄李如流。

君簫、李如雲二人，自從丹室療傷，三天三夜之間，無意中練成了「六脈眞氣」，也在無意中打通了生死玄關，一身功力，精進了何止倍蓰？

照說以兩人目前的功力，十丈之內，縱然飛花落葉，極輕微的聲音都可以清晰聽到，只是兩人情意繾綣，難免意亂情迷，以致對方二人出現在五丈之內，却反而一無所覺。

此刻聽到李如流這一聲大喝，同時驀然一驚，君簫慌忙鬆開了合在掌心李如雲的玉手。

李如雲也及時縮回手去，身不由已後退了一步。

兩人好像做賊心虛，也同時漲紅了臉。

李如雲一臉嬌羞，低垂粉頸叫了聲：「哥哥。」

李如流鐵青着臉，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兩道仇視的目光投射到君簫的臉上，冷笑道：「姓君的，聽說你是銅簫鐵劍門下，終南碧眼眞人，號稱武林一奇，沒想到他的傳人，竟是誘拐良家閨女的好色淫徒！」

君簫沒想到他一見面就給自己扣上一個誘拐良家婦女、好色淫徒的名，不由怔得一怔，正容道：「在下並非終南碧眼眞人門下，也並不是李兄口中說的好色淫徒，李兄深明事理，怎好一見面就出口傷人，汚衊在下？」

李如流臉色冷峻，厲聲喝道：「姓君的，你誘拐我妹子，離家私奔，難道還是假的？」

李如雲氣得粉臉發黃，說道：「哥哥，你不能說得這麼難聽，也不能這樣侮衊君大哥。」

李如流聽得更氣，喝道：「不要臉的賤人，妳還敢幫他說話，妳要是知道難聽，就不該跟姓君的小子私奔，妳這樣做，置黃山風雲山莊的名聲於何地？」

李如雲氣得嬌軀一陣顫抖，流涙道：「哥哥，你怎好這樣說話，我和君大哥清清白白，沒有什麼見不得人，更沒有玷辱風雲山莊的地方，你分明是上次傷在君大哥簫下，懷恨在心，才這樣血口噴人……」

「住口！」李如流大喝道：「如雲，妳還敢強嘴。」

李如雲道：「我有什麼不敢說的，我們找爹評理去。」

站在李如流旁邊的藍衫少年眼看他們兄妹二人頂了起來，慌忙搖手道：「師弟，你們兩人，少說一句，不就沒事了麼？」一面含笑朝李如雲道：「李姑娘，這也怪不得令兄，他是奉令尊之命，出來找妳的。」

聽他口氣，他還是李如流的師兄。

李如雲道：「家父找我幹麼？」

藍衫少年瀟洒一笑道：「令尊因姑娘無故失踪，曾率人親自找尋姑娘下落，直至昨日傍晚因事離去，才把搜索姑娘之事，交代了令兄。」

李如雲道：「我二叔呢？」

藍衫少年含笑說道：「令叔也走了。」

李如雲披披嘴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還會走失，找我則甚？」

李如流喝道：「爹要妳回去！」

李如雲望望君簫，說道：「我不回去！」

君簫道：「雲妹，令尊不放心妳，要妳回去，妳該回去一趟才是。」

李如雲使性道：「我現在還不想回去，就不回去。」

李如流大喝道：「爹要妳回去，妳非回去不可！」

李如雲道：「我說過不回去，就是不回去，你拿繩子來綑着我回去好了！」

李如流惱怒已極，突然冷笑一聲，指着君簫喝道：「姓君的，都

是你唆使如雲離家出走，和你私奔，今天第一個就饒你不得。」

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出了長劍。

藍衫少年伸手一攔，含笑道：「師弟，你又魯莽了，咱們來的時候，不是說好了麼，愚兄要會會這位君朋友。」

李如流道：「師兄請。」

藍衫少年目光一抬，朝君簫含笑招呼道：「在下水中柱，聽說君朋友是武林一奇終南碧眼眞人的高足，銅簫鐵劍，天下無敵，故而特地趕來，想和君朋友討教一番。」

他說話之時，總是帶着微笑，使人覺得他文采風流，和藹可親，不像李如流一臉俱是冷傲之色。

君簫方才會聽李如流說自己是終南碧眼眞的門下，如今又聽水中柱也是這麼說，好像九簫一劍是終南碧眼眞人的成名絕技，但師父傳給自己的，偏偏也是九簫一劍，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一面連忙朝水中柱抱拳還禮道：「水朋友好說，在下方才已經說過，並非終南碧眼眞人門下。」

水中柱微微一怔道：「君朋友當眞不是終南碧眼眞人的高弟？」

君簫正容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在下如果是碧眼眞人門下，怎能否認？何況在下另有師父，豈可忘本？」

水中柱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心中暗暗奇怪，問道：「那麼君朋友的尊師不知是那一位高人？」

君簫道：「家師人稱南山王道士，從未在江湖走動。」

「哈哈！」

水中柱敞笑一聲，回頭朝李如流道：「這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大家以訛傳訛，都說君朋友是終南碧眼眞人門下，連會主都信以爲眞，急於延見君朋友了。」

君簫道：「在下早已告訴過李大莊主，在下另有要事在身……」

「不錯。」

水中柱不待他說完，接口道：「在下已經聽說過君朋友不肯應召之事，但在下此次專程趕來，就是要向君朋友討教來的。」

君簫道：「在下已經一再聲明，閣下也已知道在下不是終南門下，何用再比？」

水中柱道：「不然，君朋友縱然不是終南碧眼眞人的傳人，但君朋友以一支銅簫勝了七絕門下(李如流)，在下自然要向君朋友討教了。」

正說之間，只見一頂鵝黃軟轎，從山下飛一般的朝小山上奔來。

水中柱目光一抬，喜道：「師弟，寶瓶宮主駕到。」

這一句話，聽得李如雲臉上神色爲之一變。

這不過是轉眼工夫之事，鵝黃軟轎已經上了小山。

君簫不知他口中說的寶瓶宮主是誰，抬目看去，那頂鵝黃軟轎兩側，果然綉着一個古色古香的寶瓶，轎前軟簾低垂，不知轎內坐的是何等人物？

軟轎才一停下，水中柱、李如流一齊趨前幾步，躬下身去，說道：「晚輩參見戚宮主。」

李如雲更不敢怠慢，急步奔近轎前，噗的跪了下去，說道：「弟子叩見師父。」

君簫聽得暗暗一怔，忖道：「轎內原來是雲妹的師父！」

軟轎中響起一個清脆的聲音說道：「水公子、李公子，不可多禮。」

轎簾掀處，大家都看到軟轎中端坐着一個身穿鵝黃衣裙，雲髻高挽，臉上垂着一層鵝黃面紗的美艷夫人。

她雖然面紗隱約，看不清面貌，但從她一身打扮看去，大概只有三十出頭，四十不到，雖然是江湖上人，却有着大家風範，雍容大方。

看她氣派，又有誰知道她竟是名動江湖的女煞星七花娘。

七花娘從軟轎中伸出一隻白嫩纖秀的手來，抬了抬道：「如雲，快起來，讓爲師看看，妳是不是出落得更標緻了。」

李如雲站了起來，不依道：「師父，妳也取笑起徒兒來了。」

七花娘格的一聲脆笑，說道：「傻丫頭，師父這是疼妳。」

李如雲武功出自家傳，她拜七花娘爲師，那是七花娘喜歡她，和李從善說，要收她爲徒。

李從善是七星會巨蟹宮宮主，七花娘則是寶瓶宮宮主，地位相等，礙於面子，就命女兒拜在她門下。

其實李如雲只跟七花娘學了她獨門暗器「花鬚透骨針」，名雖師徒，實際上並沒有一般師徒的嚴肅。

七花娘目光一掠君簫，低聲問道：「如雲，那個就是會主要召見的君簫麼？」

李如雲傍着師父，點了點頭。

七花娘一雙明亮的眼神，透過面紗，仔細的打量着君簫，口中輕「嗯」一聲道：「人品果然不錯！」

李如雲粉臉一紅。

七花娘望望李如雲，接着問道：「妳怎麼和妳爹嘔氣？是不是爲了這姓君的小伙子？」

李如雲道：「沒有啊，徒兒只是……只是……」

七花娘柔聲道：「不用說了，妳既然和妳爹嘔氣，那就跟爲師見

妳爹去。」

李如雲抬頭道：「師父，徒兒不……」

七花娘不待她說完，截着道：「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妳爹因妳失踪，快急瘋了，還不跟爲師走？」

玉腕一伸，硬把李如雲拉入軟轎。

轎簾迅快放下，兩名抬轎的藍衣壯漢更不待吩咐，抬起軟轎，如飛朝山下而去。

君簫眼看李如雲被她師父帶走，自己自然不好阻攔，但心頭總不免有悵惘之感，目送軟轎遠去，也就轉身欲走。

水中柱忙道：「君朋友，你要幹什麼去？」

君簫道：「在下另有要事在身，失陪了。」

李如流冷聲道：「你要走？」

君簫道：「在下自然要走。」

李如流目中寒芒飛閃，嘿然道：「你誘拐我妹子，就這麼說走就走，如雲如何死得了這條心？」

水中柱點頭道：「師弟說得不錯，當然，最好是能讓令妹死心，再說他既非銅簫鐵劍傳人，會主也不會召見他了。」

李如流抬手抽出長劍，目注君簫，沉喝道：「小子，你亮出簫來！」

君簫後退半步，劍眉一揚，凜然道：「李如流，你不要逼人太甚。」

李如流目露冷煞，厲聲道：「李某要替江湖誅淫賊，爲武林除敗類，能說逼人太甚嗎？」

君簫聽得大怒，瞋目喝道：「李如流，上次我簫下留情，點到爲止，你如若再敢出言侮蔑君某，我就廢了你一條右臂。」

李如流少年氣盛，臉色鐵青，長劍一指，大喝道：「好個狂妄小子，看劍。」

嗡的一聲，振腕發劍，正待朝君簫欺上前去。

水中柱左手一攔，喝道：「師弟且慢，還是讓愚兄來會會他。」

李如流不敢違拗，劍勢已張，倏然收起，躬身道：「師兄請。」

水中柱手按七星劍柄，徐徐逼上了兩步，依然臉含微笑，目光一抬，說道：「在下方才說過，要向君朋友領教。」

隨着話聲，緩緩抽出了長劍。

君簫曾和李如流動過手，知道「七絕劍法」狠毒凌厲，別走蹊徑，絕非易與，錯非自己九九八十一招「集錦簫法」，集各大門派招術精華，就無法封擋得住。

水中柱是李如流的大師兄，劍上造詣自然高出李如流甚多。

李如流仗着乃父在江湖上的聲威，神色冷峻，一臉倨傲，說穿了只是武林中的紈袴子弟而已。

水中柱外貌俊美，舉止飄逸，而且臉上也一直掛着笑容，但他身上似乎隱隱散發着一股說不出的邪氣。

這種身上散發邪氣的人，只有邪派高手，而且還須練有某種邪門功夫的人才有。

君簫雖然初走江湖，沒有什麼江湖經驗可言，但他遇上的人像冷面鬼王孫浩、八手羅刹厲九娘，身上都帶着濃重的邪氣，因此他對眼前這位臉掛微笑的水中柱，不覺提高了幾分警惕。

對方既已亮出了兵刃，君簫也只好從劍囊中取出銅簫（他中毒昏迷之後，李如雲替他把銅簫收入劍囊之中，一直放在他身邊，未曾取出來過，是以連見多識廣如錢神路五爺、八手羅刹、司老怪等人，都沒有看到），拱拱手道：「水朋友既然堅持賜教，在下只好奉陪了。」

水中柱手抱七星劍，並未發招，只是含笑說道：「君朋友請。」

他臉上雖然還掛着笑容，話也帶清朗而溫和，但一雙俊目之中，却已隱含殺氣，閃過一絲厲芒！

不！他在說話之時，忽然催動劍氣，暗暗向君簫身前襲去。

他是七絕魔劍鄧玄公門下大弟子，鄧玄公以「七絕劍氣」獨步武林，正派中人，雖然把他目爲旁門左道，但武林中能抗拒他「七絕劍氣」的人，也實在寥若晨星。

水中柱使出來的正是他師傳的獨門奇功「七絕劍氣」，只是他功力尚淺，不過練到三四成火候而已。

饒是如此，他這一股劍氣，若是對付平常之人，就算不能取對方性命，也足以傷敵，但他遇上的却是君簫！

君簫練的本是玄門眞氣，任何一門功力，都講究循序漸進，這和寫毛筆字一樣，要有耐心勤練，練上十年，才有十年功力，練上廿年才有廿年的功力，君簫從師不過十年，護身眞氣，也不過三成左右火候。

但他這次因禍得福，在黃山石屋中，服了一顆「七返丹」，足可抵得廿年功力，因而在兩人運氣療傷之際，無意之中打通生死玄關，練成了「六脈眞氣」。

「玄門護身眞氣」是隨本身修爲功力增進而增進的，君簫一身功力在無意中增進了何止倍蓰，「護身眞氣」也水漲船高，大爲精進。

尤其「玄門護身眞氣」和其他武功不同之處，任何武功，就是練成了，也都是先有意念，再默運功力，才能發揮出來，惟有「玄門護身眞氣」，只要遇上外來的襲擊，就自生抗力，你根本不必動念，就

可却敵。

君簫但覺對方一股森寒的劍氣，逼近身前三尺，便已停住，他並不知道劍氣是被自己護身眞氣逼住的，只道水中柱有意相試，這就微微一笑道：「還是水朋友請先。」

這下可把水中柱看得大吃一驚，師傅曾經說過，劍氣功夫練到十二成火候，可以無堅不摧，自己催動的劍氣，離君簫身前還有三尺來遠，就再也無法逼近！

「這小子居然擋得住七絕劍氣，他練的會是什麼功夫？」

他心念疾轉，臉上笑容未泯，說道：「君朋友不肯搶先發招，水某那就有僭了。」

話聲出口，身形一動，人如流水行雲，直欺過來，七星劍一吐之際，就漾起七道劍光，分襲君簫身前七處要害。

「七絕劍法」就有這般詭異，七道劍光排空而來，教人虛實莫辨，眼花撩亂，不知去封那一劍好？

當然，這只是指一般武林中人物而言，君簫却看得一清二楚，口中朗笑道：「水朋友，好劍法。」

銅簫疾然橫攔，但聽「錚」的一聲金鐵交鳴，正好擊在水中柱刺來的劍鋒之上，七道劍影同時幻滅。

水中柱手中那柄七星劍，乃是武林中幾把著名寶劍之一，寒氣逼人，冷光奪目，斬金截玉，削鐵如泥，他看君簫舉簫封架，心裏還在暗暗冷笑。

此時「錚」聲入耳，劍身受到劇震，掌心微微發麻，心頭不禁又是一驚，人影一合即分，各自後退了一步，急忙舉目看去，君簫也同樣臉含微笑，橫簫而立，他手中一支古銅長簫，完好如初，並沒有被寶劍削斷，甚至連一絲寶劍砍過的痕跡也沒有。

「七星劍竟然會削不動他的銅簫！」他心中暗道。

水中柱簡直不敢相信，敞笑一聲道：「君朋友手上，原來也是一件難得的兵器，咱們應該好好較量一番才是。」

他口中說得緩慢，人却隨着話聲直欺過來，長劍一振，排空灑出，手腕再振，緊接着又是七道劍光接連飛出。

就在他短短的兩句話聲中，居然一口氣發出十四道劍光，但見漫天劍影，繽紛飛舞，精芒冷電，颯然生風，展開了「七絕劍法」精奇詭異的招數，疾攻而來。

「七絕劍法」，七劍一組，一波攻出，一波接連攻到，一組比一組兇狠。

君簫使的是九九八十一招「集錦簫法」，這是從各門各派，各種兵刃中，取精用宏，凑集而成的一套招法。

正因爲是凑集而來，上面一招，和下面一招，本來並不一定連貫得起來，但他師父硬把不連貫的招術，連貫在一起，所以就更見奇奧，這一招使的是華山劍法，下一招就變爲少林棍法，再下一招使出峨嵋刺法，變化幻忽，使人有莫可揣測之感。

君簫在風雲山莊，就以這套「集錦簫法」力戰五大高手，毫無遜色，如今功力大增，這套以神奇變幻的簫招，在他手中使出，更見奇幻無比，簫勢來去，無迹可尋。

水中柱劍光如毒蛇出洞，見隙即入，一發就是七劍，襲取他七處大穴，出劍如風，着着搶攻。

君簫一支銅簫，揮灑自如，沉穩化解，並未搶攻，那是因爲李如雲的關係，他不願出手傷人。

兩人一連解拆了二十幾招，兀是未分勝負。

在一旁觀戰的李如流，心頭暗暗震動，想道：「這姓君的小子，武功顯然又比和自己動手之時，高强精進了很多……」

水中柱眼看久戰無功，在自己全力搶攻之中，對方却好整以暇，從容舉簫化解，雖在動手，好像全不在乎。

他一張俊美的臉上本來一直掛着的笑容，此時已經漸漸斂去，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片肅殺之氣，俊目之中，厲芒閃動，沉嘿一聲，劍法驟然一變，七星劍向空連揮。

刹那之時，但見劍影排空，幻起無數劍光，劍風激盪，透射出千萬重殺氣，如驚濤駭浪洶湧而出。

君簫只覺自己週圍，都被森寒砭骨的劍氣所包圍，水中柱在這一瞬間，臉色青慘得嚇人，全身青光繚繞，人如魅影，倏東倏西，飄忽發劍，人影所至，就有七八道劍光隨着漾起，疾風颯颯，鋒鏑密集，自己前後左右，全身要害大穴，幾乎全在對方劍尖！

「七絕劍法」練到這等境界，已足可傲視武林。

君簫看得暗暗駭異，一時倒也不敢大意，被逼得只好施展「九轉遁形身法」，身形隨着對方飄忽劍勢轉動，一支銅簫左右挑動，簫頭如挽千斤重物，出招雖慢，却也幻起一片簫影，緊護全身。

簫風劍氣，互相鼓盪，聲如裂帛。

任你水中柱「七絕劍法」七七相乘，兇辣無比，去來如電，依然只在君簫身前身後數尺之外，發劍衝擊，無法突進。

激戰之中，只聽君簫朗聲說道：「水朋友，咱們已經激戰多時，依然不分勝負，似乎應該收手了吧？」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馬君武身受重傷，已奄奄一息，玉簫仙子亦爲他而受了重傷，但仍與銅鉢和尚等人惡鬥，銅鉢和尚等人都覺得再鬥下去對雙方都沒有好處，雙方都同意「停戰」，另約時地比試……蘇飛鳳對馬君武痴心一片，本想留下陪伴馬君武，卻被王寒湘點了暈穴帶走……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佛寺鬥三老　曹雄施暗算

如果換了別人，胡南平早就一掌把她劈死，但眼前之人是帮主唯一的愛女，平常蘇朋海對她就沒有辦法，胡南平心中雖然氣忿，却是無法發洩，一瞥眼看見馬君武仰面而臥，心頭一股怨氣，完全發在馬君武身上，一抬右脚當胸踏下。

玉簫仙子驚叫一聲，來不及飛身搶救，右腕一振，手中玉簫當作暗器打出，白光一閃，直向胡南平右脚飛去。

百步飛鈸因脅下挾着蘇飛鳳，又正在氣惱之間，耳目不似平時靈敏，而且和玉簫仙子相距又近，他脚底剛剛觸到馬君武前胸，玉簫已挾着風聲擊在他右腿上面。

玉簫仙子這一簫是在情急之下而發，雖然她身上受着重傷，但力道仍是不弱，胡南平祇覺右小腿上一陣巨疼刺心，吃那玉簫一擊之力，撞得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轉身，一脚踏空。

這不過眨眼之間，胡南平略一怔神，玉簫仙子已疾撲而到，一伏身，把仰卧在地上的馬君武抱起，運足一翻，挑起地上玉簫，拿在手中。

胡南平一面運氣止疼，一面怒道：「妳要找死是不是？」說着，橫身一擋，攔住玉簫仙子的去路。

玉簫仙子一抬頭，一股鮮血急噴而出，直向胡南平臉上噴去。

胡南平揮掌一擋，一口鮮血化成一蓬血雨，濺得他滿臉都是。

胡南平右手挾着蘇飛鳳，無法抽出，祇得收回左手，去擦臉上血水。

玉簫仙子却借機一個縱躍，人已躍到八尺開外去了。

子母神膽葉榮青，正待飛身趕去攔截，却聽王寒湘沉聲喝道：「葉壇主不要追了，這一次就放他們去吧！」

餘音未絕，陡然一個轉身，撲向超凡大師，左手摺扇一張，疾劈而下，攻向守衞在超凡身側的超慧，右手伸縮間，點中了超凡穴道。

這一下突然發難，實在大出幾人意料之外，超慧吃王寒湘一扇逼退了數步，超凡在毫無防備之下，也被點中了穴道。

王寒湘一着得手，右手隨即一圈，不容超凡身子倒地，已把他攔腰抱起，一個大轉身，到了百步飛鈸身側，把超凡交到胡南平手中，喝道：「快走！由我和葉壇主拒擋敵人追襲。」

胡南平接過超凡大師，略一猶豫，才忍着右腿傷疼，向山下疾奔而去。

他對王寒湘生擄超凡大師之舉，甚不同意，因爲這一來必將激起峨嵋三老的拚命之心，祇是王寒

湘在天龍帮中地位、聲望，都比他高，他雖不同意王寒湘所爲，却是不好當面抗拒。

果然，王寒湘這一着激起超元、超塵、超慧的拚命之心，一齊急撲過來，超元、超慧雙攻王寒湘，超塵掄鉢直取葉榮青。

子母神膽揮動手中九環刀，一招「力撐五嶽」，擋開百斤銅鉢，隨手攻出三刀，把超塵猛攻之勢擋住。

那邊王寒湘摺扇張開，掌拒超元掌勢，扇封超慧寶劍，力拒兩人合擊。

交手到六七個回合，超元忽的收掌向後躍退，抱拳平胸，凝神而立，雙目圓睜，滿臉殺機，逼視着王寒湘，暗中運集功力。

王寒湘一面揮扇封劍，一面留神超元大師行動，他本是武功絕高之人，一見超元神態，已知他正運集全身功力，準備和自己作生死一搏之拚，刷刷兩扇逼退超慧，高聲說道：「貴派把我們帮主女公子擄掠到萬佛寺中，關了兩天，以牙還牙，我要把貴派掌門人押送天龍帮，還他二十天牢囚生活，兩旬期滿，當按江湖規矩送他下山，貴派如果心有不甘，請到黔北天龍帮總壇，找我王某人說話，此刻恕我不奉陪了。」

說完，陡然轉身一掠，躍到葉榮青身側，摺扇斜劈一招「天外來雲」逼開了銅鉢和尚，對葉榮青道：「葉壇主，咱們走。」話剛出口，人已縱躍到一丈開外。

子母神膽緊接着騰身躍起，刀交左手，右手探囊取出一粒鋼膽。

祇聽超元大師一聲怒吼，道：「王寒湘，你想走麼？」忽的一躍而起，快比離弦弩箭，電射般追到。

隨着他飛來的身子，捲帶着一股急風，向王寒湘撲來，相距還有八九尺遠近，那平胸雙拳忽的一齊推出。

王寒湘知他一拳之勢，是畢生功力所聚，如果硬接他這一擊，兩人中必有一個死傷，或者是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這是一種內家罡力搏拚，一絲取巧不得，全憑本身功力的深淺，一擊即決生死，就在他心念轉動的刹那，超元雙拳劈出的驚濤駭浪拳風，已逼近身旁。

他再想運功硬接，已經是遲了一步，祇得向前一伏，倏忽間閃滾出七八尺遠。

饒是他應變奇快，但仍然被超元的拳風邊緣掃中，他本來是想借那閃滾之勢讓避超元的拳風，但被那擊中的拳風順勢一推一彈，再也收不住閃滾之勢，這時直向二丈外懸崖下翻滾過去。

葉榮青吃了一驚，縱身一躍直掠過去，探手一把抓去，擦着王寒湘衣服掃過。

就這一眨眼間，王寒湘已翻滾到懸崖邊緣，在這生死關頭的刹那，陡見他右手一伸，抓住了緊靠懸崖的一株小松，小松祇不過有核桃粗細，如何能承得住，但聞卡察一聲，齊根折斷。

當前幾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雖然目睹奇險，仍然心神不亂，但聞衣袂飄風之聲，超元大師和葉榮青雙雙向懸崖邊緣撲去。

兩個人同時發動，身法又都快如電奔，但心意却是大不相同，葉榮青旨在救人，超元大師却是怕王寒湘借那小松一緩之力，收住翻滾之勢，以他本身功力而論，祇要他那翻滾的勢道一緩，必可借那一緩之力，聚丹田眞氣，躍上懸崖。

果然不出超元大師所料，王寒湘就借折斷小松一阻之力，已把眞氣回聚丹田，在身子向下墜落之際，忽的一提眞氣，雙臂一抖，左脚一踏右脚脚面，急墜的身子陡然又向上回升。

王寒湘剛剛把頭探出懸崖，超元和葉榮青已雙雙撲到了懸崖邊緣。

超元大喝一聲，正待劈向王寒湘探出懸崖的身子，那知葉榮青早已料到他這一着，忽的一掌斜向超元大師側面攻去。

超元似是也早防到葉榮青這一着，所以，當他右拳舉起之時，左手反臂劈出一招「力屏天南」，以防葉榮青的搶攻。

但他却沒有想到葉榮青出手一擊，竟敢用九成眞力，雙方拳力、掌風甫一交接，超元立時覺出不對。

如論超元功力，要比葉榮青略勝一籌，硬打硬接，葉榮青先敗一着。但此刻情形，却大不相同，一個全力施爲，一個是把全身的力量分於左右兩拳。

葉榮青掌風如輪，逼開超元左拳阻力，直向他身上逼攻過去。

超元如果不收勢避讓，固然可以把王寒湘劈下懸崖摔死，但自己也難逃被葉榮青掌力逼下懸崖的厄運，處此情景，他不得不先求自保，掌勢一收，向後疾退三步。

葉榮青用力過猛，一招落空後，不由自主身體向前一栽。

這時，銅鉢和尚超塵正好趕到，鉢交左手，右手運起功力，呼的一掌，照準子母神膽後背劈去。

葉榮青力道尚未收回，全身運轉不靈，又無法回身拒敵，此時祇得一咬牙，運氣於背，準備硬接一擊。

但覺一股極猛的力道撞上後背，他劈出的內力吃那一撞之力，

震飛起來，直向懸崖之下摔去。

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王寒湘剛好躍登上懸崖，雙足一用力，氣沉下盤，功運兩脚，雙足穩如磐石，右手一招「神龍探爪」，硬生生把葉榮青向崖下直跌的身子抓住，一收一推，卸去勁道，把他放在地上。

葉榮青脚落實地，王寒湘已縱身向前躍去，他連受挫折，心中忿怒已極，不顧本身傷勢惡化，快若飛隼，直向銅鉢和尚身上撞去。

超塵功遜一籌，落地後再也站不穩身子，一連退了四五步，仍然一屁股坐在地上，王寒湘落地晃了兩晃，冷笑一聲，揮扇一躍，直攻過去。

驀然，劍光閃閃，超慧由左側急躍而至，寒鋒森森，點到前胸。

王寒湘摺扇一招「倒轉陰陽」，架開超慧寶劍後，反向超慧左面「肩井穴」上點去。

這一招攻守並出，迅巧至極，超慧吃了一驚，收劍仰身，「金鯉倒穿波」後退數尺。

王寒湘逼退超慧，超元大師排山般的拳風又到身後。

超塵也由地上挺身躍起，掄動手中銅鉢迎面攻來。

王寒湘口中連聲冷笑，手裡摺扇張而復合，側身一轉，向左閃開五步。

這一來，超元大師的拳風落空，直對迎面攻襲王寒湘的超塵撞去。

老和尚功力果然已到爐火純青之境，拳勢收發全由心念控制，一見落空，立時吸氣收拳，擊出的拳風倏忽間又收回去。

王寒湘却借機回頭對葉榮青道：「葉壇主，請先走一步，我獨擋他們三人一陣再走。」

葉榮青笑道：「我雖被銅鉢禿驢擊中一掌，不過傷得並不很重……」一語未完，超元、超塵、超慧，已分從三面包圍過來。

王寒湘冷笑一聲，縱身迎去，右掌劈向銅鉢和尚，左手摺扇點向超元大師，葉榮青振腕揮刀，迎截住超慧，五個人立即展開一場武林中罕見的激烈拚搏。

這次交手，幾人心中都是滿懷忿怒，各以本身絕學求勝，但見刀光如雪，劍影縱橫，拳風呼呼，扇影點點，激烈無倫，觸目驚心。

雙方武功相近，而成了一個不勝不敗的局面。王寒湘以奇奧的身法，彌補功力的差遜，竟然把超元、超塵全力的搶攻擋住。

東方天際泛起一片魚肚白色，天色到黎明時分，雙方已力搏百回合以上，强弱之勢已漸可看出。

超慧被子母神膽的九環刀迫得祇餘招架之力，雖尚可支持一段時間，但已顯露出敗象。

王寒湘摺扇、掌勢、身法，却是愈打愈奇，超元、超塵都無法預測他下一招的變化，無法能搶得先機，反被他左一扇、右一掌，鬧得兩個人手忙脚亂。但是，他內腑的傷勢，這時候却因久戰不息，而逐漸發作，無法再控制胸中翻湧的血氣，他心中很明白，如果再逞强支撐下去，傷勢必將惡化，一旦眞氣消散，祇有束手待斃，心念一轉，不再戀戰，左扇右掌，同時猛攻幾招，把超塵逼退了數步，縱身一躍，跳出圈外，喝道：「貴派武功也不過爾爾，王某已經領教，咱們後會有期，今天恕不奉陪了。」說罷，轉身疾退而去。

葉榮青本已穩操勝券，但他見王寒湘撤身退走，立時猛攻二刀逼開超慧，躍出圈外，轉身一掠，緊隨王寒湘身後，向峯下奔去。

超元、超塵雙雙大喝一聲，縱身追去，超慧喘了兩口氣，也跟着追下。

雙方相距也就不過是二丈左右距離，但見五條人影，快比劃空急矢，不大工夫，已奔出去五六里遠近，但雙方仍然相距兩丈左右。

葉榮青見峨嵋三老緊追不捨，不禁心頭火起，探手入懷，取出子母鋼膽，運足腕力，一回頭揚腕打出。

子母鋼膽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暗器，威力奇大，鋼膽出手挾着一股破空風聲，直擊過去。

超元大師追在最前面，見鋼膽來勢奇猛，倒也不敢大意，祇得收住急奔之勢，橫躍閃避，鋼膽帶風從他耳邊飛過，向他身後的超塵打去。

超塵閃讓不及，祇得舉起手中銅鉢封擋，但聞一聲金鐵交鳴，手中銅鉢幾乎被震脫手，不禁吃了一驚。

就在這一錯愕間，忽覺右腿一疼，不由自主後退了三四步，幾點寒芒掠耳飛過，他一咬牙，强忍傷疼，仍然向前追去。

原來葉榮青那巨型鋼膽裏面，另外包藏着五粒小型鋼彈，祇要用兵刃一擋，外形膽壳碎裂，裏面暗藏的五粒小型鋼彈，立即四面激射傷人。

因爲超塵手中銅鉢，較一般兵刃面積廣大，葉榮青鋼膽中暗藏的五粒小鋼彈，二粒被他銅鉢擋落，兩粒由鉢面滑向一側飛去，另一粒滑向下面，擊中他右腿。

超慧走在最後，而且和超塵距離較遠，聞得鋼膽和銅鉢相擊之聲，立時收住脚步，凝神相待，祇見兩點寒星破空直飛過來。

她側身讓過一粒，舉劍拍落了一粒。

但王寒湘和葉榮青已借峨嵋三老閃避、擊擋暗器的工夫，風馳電掣而去。

超元望着兩人去如流星的背影，心知已無法追上，木然佇立，滿臉沉痛，凄傷欲泣，超塵、超慧分站在他的兩側，他們同樣有着極端的沉痛，良久，仍然講不出一句話。

這時，超塵右腿的傷處，逐漸加重了痛苦，似被火燒一般，祇疼得汗水在他臉上直滾。

他終於忍不住了，低頭看時，傷處已隆起了一個紫泡，附近也開始紅腫起來。

超元忽然一跺脚大笑起來，笑聲凄厲，入耳驚心。

超塵被超元那奪人魂魄的笑聲驚得呆了呆，暫時忘記右腿的傷疼。

超慧更是驚得心慌意亂，急聲叫道：「大師兄，你……怎麼啦……」

超元倏然收住狂笑之聲，兩行老淚奪眶而出，合掌當胸，黯然說道：「咱們峨嵋自開創門戶以來，從未受過今日之辱，眼看着掌門人被人擄走，咱們還有何顏面立足武林，何以面對歷代長老師長在天之靈……」

超塵强忍傷疼，左手提鉢，右手揮動着頭上汗水，接道：「大師兄也不要過份自責，事情既已如此，急在善後……」話至此處，突覺傷處一陣急疼，竟自接不下去。

這時，超元、超慧都已注意到銅鉢和尚神態，超慧首先蹲下身子，查看了超塵的傷勢後，不禁一皺眉頭，道：「你中的是毒藥暗器。」

超塵道：「傷處疼如火灼，不知是甚麼毒？」

超元激動的神態逐漸平靜下來，伏身看超塵傷處，半條腿都已開始紅腫，心中暗暗吃驚，但他外形仍然保持着平靜，道：「你傷得不輕，必需要早些放血祛毒，咱們先回寺中，替你療治了毒傷，再去天龍帮黔北總壇要人。」

超慧接道：「天龍帮人衆勢大，高手如雲，我們三人之力，實嫌過於單薄，不如聯合武當、青城、雪山三派，合力對付，好在天龍帮和三派早有嫌怨，不難說動他們……」

超元道：「眼下先回寺去替二師弟療傷要緊。」說罷，扶着超塵，返回萬佛寺。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東方之際升起來一輪紅日，金光霞綫交織成絢爛無比的日出景色，但這美麗的日出景色，却又是那樣短暫，轉眼瞬間，耀目的彩霞變成了過眼雲烟。

＊　＊　＊

太陽爬過了山巔峯尖，照射着山崖下一株千年巨松。

巨松下坐着一個全身黑衣的女人，散亂的秀髮披垂地上，臉色慘白得沒有一點血色，她身邊橫放着一支瑩晶透明玉簫，地上仰躺着一個疾服勁裝的垂死少年。

她沒有淚水，也沒有痛苦悲傷的神情，祇是木然的呆坐着。

山風吹飄着她散披的長髮，一陣陣似嘯松濤，襯托出這凄涼的畫面。

突然，她身旁的少年掙動了一下，慢慢的睜開了一雙失神的眼睛，說道：「我傷得很重……恐……怕是不行了……妳不要再管我了……妳走吧……」聲音低得祇有他自己知道說些甚麼。

但那黑衣女人却從他噏動的口中，意會到他說的話。搖搖頭，道：「兄弟，我不走了，我要陪着你……」

那少年突然一挺而起道：「此舉大可不必，馬君武如果還能活在世上，定報昨夜相救之情……」話還未完，突覺一陣頭暈，湧噴出兩口鮮血，跟蹌後退數步。

黑衣女人忽然躍起，急聲接道：「你傷勢慘重異常，快些坐下調息，生死大事，豈是……」

馬君武突然仰天大笑一聲，道：「承妳關注，盛情心領，但我要死得清清白白……」

黑衣女人臉色突然一變，慘白的臉上浮現殺機，隨手撿起玉簫，怒聲接道：「我有甚麼不好？告訴你，我雖然游戲三昧，飄縱江湖，但還是冰清玉潔之身。」

馬君武一咬牙，把一口湧到咽喉的鮮血嚥回腹中，笑道：「咱們非親非故，妳爲甚麼要這樣對我，孤男寡女，相處深山，一旦傳言出去，豈不有汚妳玉簫仙子名節？」

玉簫仙子冷笑一聲，道：「我一生祇有好惡之念，甚麼名節不名節，我根本不懂，我也不願去懂。再說你已是垂死之人，此刻不過是迴光反照，等你那最後一口元氣消散，立即要倒斃荒山，你認爲你還能活下去麼？」

馬君武道：「妳既知我是垂死之人，何苦還要在我死前，多加我一份愧疚不安……」

玉簫仙子放聲一陣格格嬌笑，道：「我不但要增加你愧疚不安，而且還要親手把你擊斃簫下，這樣我才心安理得。」說罷，舉手一簫點去。

馬君武側身一閃，讓過玉簫，欺到玉簫仙子身側，反掌一招「毒龍噴霧」，擊中玉簫仙子右肩，這本是天罡掌法中三大絕招之一，威力相當奇大，祇因他內傷慘重，拍

出掌勢虛飄飄的毫無一點勁力，一掌擊在玉簫仙子身上，不但難傷玉簫仙子，而且倒把自己震得晃了兩晃。

但馬君武奇奧的閃避身法，却把玉簫仙子驚得呆了一呆。

他見一掌擊中對方後，毫無半點功效，心知再打下去，也不過徒自取辱，立時轉身向前面山峯處奔去。

玉簫仙子忽然尖聲大笑起來，聲音異常淒厲刺耳，笑聲中縱身一掠，隨後追去。馬君武耳聞那尖銳長笑之聲愈來愈近，心中十分焦急，祇得拚盡餘力，向前狂奔。

一個意念支持着他慘重傷勢的軀體，也激發他生命中僅餘的潛力，竟被他攀登上一座數百丈的高峯。

玉簫仙子目睹他奇快的身法，心中暗暗驚異，她功力比馬君武深厚，受傷亦沒有馬君武重，傷後又服過馬君武相贈的靈丹，不但有延年益壽之能，且又是療治內傷的聖品，是以她才能支撐。

但她仍無法追趕上捨命狂奔的馬君武。待她追上峯頂，馬君武已快到另一端懸崖邊緣。

這時，她才瞭解了馬君武的心意，竟是想墮崖死去，心頭一驚，停住了脚步，大聲叫道：「兄弟，馬相公，你……你不要跳，我不追你了……」

馬君武已到了那懸崖邊緣數尺之處，聽得玉簫仙子哭喊之聲，不自覺停住身子，回頭望去，果見她站立在丈餘外，不再追趕，不禁鬆一口氣。

這一停下，支持他重傷軀體的潛力驟然消失，再也支持不住，祇覺眼前一黑，仰面栽倒地上。

玉簫仙子祇驚得啊呀一聲，縱身一躍到了馬君武身側，祇見他倒臥之處，距那懸崖邊緣祇不過尺許遠近，如果剛才多往前跑兩步，這一仰面跌倒，必然要墮下懸崖。

她緩緩蹲下身子，輕伸玉掌，按在馬君武前胸，他心臟雖然還有些微的跳動，但人已完全昏迷過去，臉色慘白，氣若游絲，看樣子祇待嚥絕他最後一縷殘息。

她本是久歷江湖之人，見多識廣，一望之下，已知難再救藥，不禁一陣感動，黯然淚下。

她放下手中玉簫，尙圖一盡人力，不顧自己傷勢惡化，强行運氣，功行雙臂，氣聚兩掌，緩緩在馬君武各處要穴上推拏。

她雙掌連推拏馬君武十二處重要穴道，可是馬君武眼皮也未睜動一下。

玉簫仙子絕望的停下雙手，擦去頭上汗水，呆呆的望着僵臥在身旁的馬君武一陣，臉上突然泛起笑意，自言自語的說道：「兄弟，你好好的安息吧！我要替你建一座安適的長眠之所，我要摒棄江湖上一切的紛擾，靜靜的陪守在你的身側，兄弟，走吧。」

她平伸雙手，抱起馬君武，隨手撿起玉簫，步下了山峯，茫然向前走去。

這時，她似是已失去了主宰似的，心中空空洞洞，沒有傷感，也沒有悲苦，這時山風吹飄着她垂到腰間的長髮，衣袂……

翻越過數道山嶺，到一處山泉滙集的小溪旁邊，潺潺水聲，如鳴佩環，玉簫仙子忽覺口中有些渴了。

她放下馬君武，喝了幾口溪水，祇覺寒意沁心，神智驟覺一清。

抬頭望去，祇見三面都是綿連的淺山。正北方數百丈外，有一座高峯，奇偉拔天，一道瀑布由那千尋峭壁間直垂下來，擊在一處突出大巖石上，濺玉噴珠，雲氣瀰漫，遠遠望去，有如一團濃霧，凝結在空中。

她略一張望，抱着馬君武，沿小溪直對那高峯下走去，那急瀑由峯上瀉落的響聲愈來愈大，但聞隆隆巨響，如雷沉鳴。突然幾滴冰冷的水珠，濺飛在玉簫仙子的臉上，抬頭看去，原來已到了那高峯下面。

她仔細打量這峯下的景物，祇見蒼松翠綠，芳草如茵，四週都是環繞的淺山，山風都被山勢擋住，是以，這塊百丈方圓盆地的氣溫，和別處截然不同。

她仰天望望天色，已到了中午時分，再低頭看看昏迷中的馬君武，緊閉着眼睛，過去冠玉般的俊臉，此刻慘白如蠟，氣息微弱，已使人覺不出他還活着……

她輕微的嘆息一聲，望着懷中的人兒淡淡笑道：「兄弟，你現在怎麼不掙扎呢？嗯！乖乖的睡吧！我會伴守在你的身側……」她低下頭，仔細端詳馬君武的血氣運轉與氣色，輕輕的按按他的脈，然後緩步走向山根下一個大巖石邊。

這時，他們已在那瀑布濺飛水珠的籠罩之下，衣履盡濕。

她心中忽的一動，運足目力，向那飛瀑擊衝突巖下望去。

果然，那突巖下是一片向裏面凹進的崖壁，祇是那凹壁在二十餘丈高處，峭壁光滑，攀登極是不易。

她思索了一陣，終被她想出了一個辦法。她放下馬君武，去採集了很多山藤接起，一端繫在馬君武身上，一端細在自己腰間，施出壁虎功，游上突巖下凹壁之處，然後再把馬君武提上。

那突巖下面，是一座左轉右彎的二丈多深、八九尺寬窄的石洞，宛如兩間人工開鑿的石室，洞口被濺飛的水霧遮住。

玉簫仙子解開綁在馬君武身上的葛藤，把他依靠在石壁上，擺成一個端坐的姿勢。

這時，馬君武已經是動也不會動了，昏迷的神志一直就未再清醒，手脚已微感僵硬，祇餘一縷弱息，尙未全絕。

玉簫仙子靜靜的坐在他的對面，忽然，她撿起放在面前的玉簫，目光凝注在馬君武的臉上，笑道：「兄弟，你就要走了，我再替你吹一曲簫聽聽吧！」說罷，置簫唇邊，吹了起來。

玉簫仙子心中本已滿塡了憂苦悲悽，祇不過勉强運用定力壓制，不使它發作出來，這一借簫聲發洩，隱藏在胸中的憂傷、情愁，完全隨着那婉轉的簫聲吹奏出來，簫聲混着她泉水般的熱淚，急湧而出。

不知道過去了多長時間，忽聞身側一個冷冷的聲音響起，道：「姑娘的雅興不淺，竟肯爲一個垂死之人吹出這等淒涼簫聲，祇可惜，他已不能聆受了，你就吹上個十年八年，他也是活不了啦。」

玉簫仙子心神早已和那淒涼的簫音融合一起，耳目失靈，聽得那喝問之聲，不禁心頭一震，轉頭望去，祇見石洞門口，站着一個絕美的黃衣少年，背插長劍，腕套金環，眼望着靠在石壁上垂死的馬君武，嘴角間掛着一份冷峻的笑意。

她怔了一怔，挺身躍起，橫簫問道：「你是甚麼人？」

黃衣少年目光由馬君武的身上移到玉簫仙子的臉上，淡淡的一笑，道：「不敢當，兄弟叫曹雄，姑娘大概是名震江湖的玉簫仙子吧……」他哈哈大笑一陣，接道：「那位依壁端坐，奄奄待斃的人，可是崑崙派玄清道人門下弟子，叫馬君武的麼？」

玉簫仙子聽他一開口就叫出自己和馬君武的名字，不覺呆了一呆。

祇見曹雄一晃身，欺到馬君武身側，笑道：「馬兄，艷福不淺啊！活着時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師妹常伴身側，垂死之際，又有大名鼎鼎的玉簫仙子吹奏着玉簫，哀樂送行……」

玉簫仙子聽他出言譏諷，不由心頭火起，探臂一簫，直向曹雄背後命門穴上點去。

曹雄冷笑一聲，橫跨兩步，左手一招「分雲取月」，逼住玉簫，右手伸縮間已把馬君武抱在懷中，一晃身，黃衣飄處，人已搶到石洞門口。

玉簫仙子心中大急，嬌叱一聲，振簫追去，她知道洞外是一道數十丈高低的峭壁，下面是怪石嵯峨，尖利如刀，旁側又是那瀑布激流積成的深潭，這黃衣少年武功再高，也不敢懷中抱着人，躍下石壁，是以，她心中雖懷着一腔怒火，但心中並不怎麼焦急，玉簫化招「三星逐月」，指顧間，三簫先後點出。

那知曹雄躍到洞口之後，陡然回身，右手抱着人，左掌側封斜擋，借勢化解了玉簫仙子的三簫指攻。

這手法、掌勢，大出了武學常規，奇詭之極，玉簫仙子雖然見多識廣，也認不出這等奇奧武學，不禁一怔。

祇聽曹雄一聲冷笑，身子一側，左手當胸蓄勢，欺身直衝過去。

玉簫仙子生平所遇高人不少，但也不過是功力深厚，掌風强勁，像這等出乎武學常規的打法，實爲生平僅見，不覺心頭一驚。

但她畢竟是身負絕學之人，又久經大敵，應變異常迅速，見曹雄欺到身側，左掌忽的平向曹雄推出，一股勁風隨掌直撞過去。

那知曹雄左掌一劃，身子隨着微微一側，玉簫仙子劈出的掌力貼着身子滑過，曹雄左手却借勢由下向上一翻，拏着了玉簫仙子左肘關節。

這拏人關節的手法，和一般打穴手法大不相同，饒是玉簫仙子見多識廣，也識不出金環二郎這奇詭武學，不覺微微一怔。

祇聽曹雄一聲冷笑，左手一緊，玉簫仙子全身勁力頓時消失，左臂肘間，骨疼欲裂。

她心中明白，祇要對方左手一扭，必將把自己左臂折斷，但她是個性倔强之人，雖然無能再戰，但却緊咬銀牙，一聲不響。

可是曹雄並不下手扭斷她左肘關節，祇是高托着她的左臂，側目斜望着她，笑道：「姑娘，怎麼樣，你服也不服？」

玉簫仙子舒展一下左臂，轉閃星目，打量眼前的黃衣少年，祇見他倚在數尺外石壁上，右手抱着馬君武，左手覆胸待敵，臉色勻紅，齒排碎玉，金環束髮，眉目如畫，看他姣好的面目，別說男人中絕無僅有，就是女人中，也難選得出來幾個。

突聽挾在脅下的馬君武，微弱的聲音說道：「曹兄，不……要傷她……」

金環二郎低頭看時，祇見他脅下挾的馬君武微睜着一雙眼睛，不知何時，他竟清醒過來，他呆了一呆，鬆了玉簫仙子被拏的右肘關

節，翻身一躍，到了洞口，再低頭望馬君武時，又緊緊的閉上了眼睛。

他探首望望崖壁下那嶙峋怪石，心中忽生惡念，雙手把馬君武舉起，說道：「馬兄，以你這等留戀不死，祇不過是多增罪受，小弟今天要成全你了！」

正待把馬君武投下斷崖，忽覺背後風生，玉簫仙子又揮簫攻襲過來。

曹雄雙臂一震，把馬君武直向崖下投去，但在玉簫仙子迫攻之下，心中未免有點慌急，用力過猛，失了準頭，他本想把馬君武拋到了那瀑布滙集水潭中去。

就在這一刹之間，玉簫已點到曹雄的背後。

金環二郎雖然已從覺愚大師處學得不少本領，近來更自三音神尼手著拳譜上，學到不少絕傳武學，但畢竟時間有限，除了幾種常用武功，能夠運用對敵之外，大部份尚未嫻熟，玉簫仙子這出手一擊，又是全力施爲，曹雄背向敵人，再想翻身迎敵，那裡還來得及。

曹雄就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際，陡然一躍，緊隨着被他投擲出手的馬君武，向崖下水潭中躍去。

玉簫仙子想不到他竟會躍下懸崖水潭，這一出手因用力過猛，忽然點空之後，身不由主的向前一栽。

那知曹雄在躍出石洞之後，半空中倏然一收雙腿，身懸空中，打了一個轉身，左手一揚，一隻耀眼金環脫腕飛出，挾着破空銳風，直向玉簫仙子打去，來勢奇速，一閃而至。

雙方相距既近，發難又出人意外，玉簫仙子又正值用力過猛，上半身完全探出了石洞之際，待她驚覺，金環已到面前，祇得一側臉讓過要害，金環挾風掠面而過，環上尖齒，在她雪白的粉頰上，劃了一道寸許長短的血口，傷處深達半分，血流如注。

她本身是身負重傷之人，又經自行運氣替馬君武推拏穴道，人早已再難支撐，全憑馬君武送入她口中那一粒丹丸神效藥力，和一點眞情激發起的精神力量支持着她，爬上了數十丈高的懸崖，和曹雄相搏石洞……

如今馬君武既被金環二郎投下懸崖，她又連遭挫辱，再加上金環劃頰之傷，心中急忿交織，再也提不住丹田一口眞氣，嘴裡祇喊一聲：「兄弟……你……」人便暈倒在石洞中。

且說曹雄懸空轉身，施放金環，固然擊傷了玉簫仙子，但他這一分神，無法控制自己墮潭之勢，和馬君武一齊飛落在那瀑布激流的水潭之中。

馬君武本已暈死過去，吃那冰冷潭水一激，忽然又清醒過來。他隨師學藝三清觀，緊依沅江，本通一點水性，面臨這溺斃之境，殘餘的生命本能又發生作用，不停用手撲打水面，不使沉葬潭底。

所幸這急瀑經那山腰中大岩石一擋，飄散成數千百股細流而下，看上去水霧瀰漫，甚是嚇人，其實那水潭中相當平靜，並無激流擊撞的捲漩之力。

曹雄在落水之後，見馬君武忽又睜開了眼睛，正在水中掙扎，心中暗叫了兩聲慚愧。暗道：我如不被玉簫仙子逼落水潭，還認爲他定會沉屍在潭底了……

曹雄雙手撥水，划到馬君武身側，托住他右臂，冷笑一聲，道：「馬兄，咱們相交一場，兄弟今天成全你了。」右手用力一撥水面，划到岸邊，脚站實地，左掌潛運功力，正想劈碎馬君武天靈蓋，突聞身後一個冷冷的聲音喝道：「你要幹甚麼？快把我師弟送上岸來！」

金環二郎回頭一看，祇見龍玉冰手中橫着寶劍，全身衣服都被那濺飛的水珠噴濕，圓睜星目，滿臉憤怒之色。

他把舉起的右掌，輕輕在馬君武穴上拍了一下，縱身躍上水潭，笑道：「他被玉簫仙子由那突岩下投落水潭，我才冒險躍下水潭相救，不過他傷得十分慘重，祇怕難以解救了。」

龍玉冰半信半疑的道：「哼！我就不信你的鬼話。」

曹雄剛才在馬君武天靈穴輕拍一掌，已暗運太陰氣功下了毒手，別說馬君武是奄奄待斃之人，就是他沒有受傷，那一拍也難承受，不過，太陰氣功是一種極爲陰毒的功夫，發作緩慢，而外表又看不出一點傷痕。

龍玉冰從曹雄手中搶過馬君武，奔出那片瀑布激濺的水霧，找一處避風的山角，把馬君武放在地上，運起功力，在馬君武各處要穴推拏。

曹雄嘴角間帶着冷漠的笑意，靜靜的站在一側看着，一語不發。

龍玉冰雙掌遍走馬君武全身十二大穴，但馬君武仍然昏迷不省。

她已累得滿臉汗水直滾，心知自己無能相救，停下手，站起身子，轉臉對曹雄道：「你不動手幫忙，站在那裡看甚麼，快些把我師弟救醒過來。」

曹雄微微一笑，不再答話，蹲下身子，右手在馬君武胸中一摸，故意皺起眉頭，道：「沒有救了，咱們找個地方把他埋起來吧！不要讓他曝屍荒山，妳也算盡到心力了。」

龍玉冰聽得一驚，急忙伸出玉掌，輕按在馬君武胸前，果然他心臟已微弱得幾乎使人覺不出還在跳動，心頭一急，坐在馬君武身側大哭起來。

曹雄深知馬君武已無復活之望，說道：「人既絕了氣，妳還哭的甚麼？妳要不想走，我可要先走了……」說罷，果然站起身子，拂袖欲去。

龍玉冰平日裡雖和曹雄吵吵鬧鬧，但見曹雄眞的生了氣，她又軟化下來，一伸手，抓住曹雄左臂，道：「你要往那裡去？」

曹雄道：「天涯海角，九洲三島，那一處我都能去。」

龍玉冰十分溫柔，道：「等我把我馬師弟埋起來再走好不好？」

曹雄想起馬君武過去和自己相處之情，心中突生愧咎之感，點點頭嘆口氣，道：「好吧！我幫你動手，咱們替他建一座別出心裁的石塚。」說完，抱起馬君武微僵的身體，向前走去。

兩人找到一處山角下面，那地方都是一塊塊鵝蛋大小的白色卵石，曹雄把馬君武放在地上，兩人一齊動手，撿集卵石，不大工夫，已堆積成一個五六尺高，八九尺長的石坑。

曹雄抱起馬君武放入那石坑中，望着馬君武笑道：「馬兄，我們相交之初，兄弟實在想不到，能親手給你建墓送葬。」說罷，一躍出坑，正待塡那石坑，龍玉冰忽的一躍，落入石坑中，伸手按在馬君武胸前，祇覺他心臟還在跳動着，雖然微弱得很，但並未完全停止。

曹雄雙手拿着卵石，叫道：「你快些出來，帮我動手，塡滿了石坑，我們還得趕路。」

龍玉冰道：「他好像還沒有完全絕氣，難道我們要把他活葬在鵝卵石下不成？」

曹雄怒道：「他已經活不成了，早葬一點時間，又有甚麼關係？」

龍玉冰道：「我……我忍不下心。」

曹雄一躍入坑，抓起龍玉冰一條臂，潛運眞力，猛然一躍，竟把龍玉冰帶出石坑，冷笑一聲，道：「怎麼？妳不肯出來，是不是想陪他殉葬？」

龍玉冰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師弟還沒有氣絕……」

曹雄突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不管他是否眞死，我們辛辛苦苦的替他建這一座石塚，總不能就這樣空了起來。」

龍玉冰道：「空起來有甚麼要緊，我師弟沒絕氣，我就是不准你塡這石坑。」

曹雄冷冷答道：「妳能擋得了麼？」說完，曹雄伏身撿起兩塊鵝卵石。

龍玉冰知他腕力奇大，這兩塊鵝卵石如果讓他投入石坑中，馬君武就是未死，被石頭一擊，也活不成了，心頭一急，呼的一聲，突向曹雄前胸打去。

金環二郎此時側身避開，飛起一脚，踢向龍玉冰的小腹。

龍玉冰出手一擊，祇不過是在情急之下，並非眞的要和曹雄動手的，掌勢發出，人已向後撤退。

但見曹雄眉宇間的殺機畢露，不禁心頭一凜，讓開一脚後，一躍入坑。

她和曹雄相處時間雖短，但已知他生性毒辣無比，是以躍入石坑之後，立時拔出背後寶劍。

果然，她寶劍剛剛出鞘，兩塊鵝卵石挾着奇猛風聲，破空落下，一塊擊向馬君武前胸，一塊對準馬君武頭上擊落。

龍玉冰揮劍一擋，把擊向馬君武頭上的一塊鵝卵石擋飛，左手疾出，接住了擊向馬君武前胸的一塊鵝卵石。

就這眨眼之間，曹雄已躍進石坑，臉上帶着微笑，此時態度却十分溫和的對龍玉冰說道：「妳究竟要怎麼樣？我可要走啦。」

龍玉冰左手接他一塊鵝卵石，祇震得手腕酸疼，心中氣忿未平，脫口答道：「你走吧！我要守着馬師弟，等他絕了氣再走。」

曹雄仰臉望天，冷冷的說道：「那就不如妳陪着他，一齊葬在這石坑中好些……」話未落口，陡然欺身而進，左手一伸，拿住了龍玉冰右肘關節，微一用力，龍玉冰祇覺手肘一痲，手中寶劍噹的一聲，落在地上。

金環二郎哈哈一陣大笑，右手撿起地上寶劍，寒鋒直逼在龍玉冰前胸，道：「你們師兄妹，生雖不能共白首，但死後能同葬一穴，總也算一件美事……」

龍玉冰被他拿住關節要穴，半身發痲，手脚無力，縱想出手一拚，也無法如願，聽完曹雄一番話更是羞急萬分，圓睜星目，咬牙切齒的說道：「我馬師弟陰靈若有知，祇怕要生啖你肉……」

曹雄右手微微向前一送，寶劍透過她青色上衣，鮮血沿劍鋒汩汩而出。

龍玉冰被他拿住肘間脈穴，全身痲木，毫無抗拒之力，低頭看胸前鮮血透衣，她雖然咬牙苦撑，但仍然支持不住，祇得柔聲求道：「雄哥哥，你眞忍心這樣對我麼？」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小神童一行四人潛入北城住在客棧內。花滿樓和水長流也潛入北城商議救白雲飄。卓玉君和老城主諸葛千秋、諸葛兄妹四人共同商量機密大事，結論是首先要把玲瓏刀奪到，小神童可能來自摩天嶺，他和玲瓏刀的秘密有關。第二是誘花滿樓等進入內城，能留、能用最好，否則擊殺。第三對北城的合夥人論功行賞。看來合夥人就是花滿樓身邊的奸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可　飛・圖

英雄悲歌

花滿樓闖陣　諸葛氏查案

走着走着，不知不覺間來至一個高大壯觀的拱形大門之前。

門內花香撲鼻，美不勝收，小橋流水，景色宜人，放眼望去，遠處黑壓壓的有一大片宮殿式的建築，白雲飄道：「這是什麼地方？」

「內城。」

「你們這裡還分內城外城？」

「是啊，內城是諸葛世家的核心重地，外人非請莫入。」

白雲飄輕喟一聲，道：「照你這樣說，我是無福觀賞了？」

出乎意料之外，諸葛峯並未拒絕，笑道：「在下並未將姑娘當作外人，現在就請入內城一遊。」

在諸葛峯的引導下，白雲飄緊隨在側，步入內城。

內城的外圍，係由前後左右四座花園串連而成，各具特色，各擅勝場，看得白雲飄心曠神怡，精神為之一爽，情不自禁的陶醉在林園美景之中。

這時，穿過前園，已進入左園，坐在一個八角小亭內。

諸葛峯輕聲細語道：「內城的風光如何，美不美？」

面對看不完的奇花異卉，數不盡的化外仙境，白雲飄讚不絕口的道：「美，美極了，想不到人間竟會有如此美好的絕妙所在，好似瑤池仙府，設計者的巧思委實令人歎服。」

難得白雲飄如此友善，侃侃而談，諸葛峯大喜過望，洋洋得意的道：「白姑娘有眼光，這四座花園的確大有來頭，是老城主不惜巨資，請來名家，根據蘇州的四大名園倣建而成，在中原一帶，傲視羣園，無出其右者。」

白雲飄極目遠眺，側耳傾聽，但覺夜涼如水，寂靜無聲，以試探的語氣道：「今夜很平靜。」

「是很平靜。」

「我是說好像沒人前來鬧事。」

「白姑娘可是期盼花滿樓夜闖北城？」

「我相信花師兄遲早會來。」

「他最好不要來。」

「此話怎講？」

「北城藏龍臥虎，固若金湯，進來容易出去難，花滿樓本事再大，也很難全身而退。」

白雲飄聽他話中有話，黛眉深鎖道：「聽你的口氣，似乎並不想置花師兄於死地？」

諸葛峯哈哈一笑，道：「花滿樓乃一代奇俠，望重江湖，北城誠心想結交他這個朋友，絕無害人之心……」

話說一半，被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打斷，循聲望去，見是鐵娘子卓玉君身邊的一名小廝。

小廝深施一禮，對諸葛峯道：「三少爺，城主請你去一下。」

諸葛峯一怔神，道：「有事？」

「是。」

「現在？」

「對。」

「在那裡？」

「密室內。」

「很急嗎？」

「很急！」

諸葛峯心知事非等閑，沒再多言，一扭頭，跟白雲飄招呼道：「白姑娘，我去去就來，請在此小坐片刻，切勿四處亂走，否則會走迷路的。」

話一說完，便與小廝匆匆離去。

機會難得，白雲飄巴不得他早點走，諸葛峯的人影一消失，便急不及待地步下小亭，踏着石徑，向前行去。

石徑平整光滑，鋪滿了雪白的大理石，二徑相交的十字路口更美，鑲嵌着紅、黃、藍三色彩石。

她覺得，諸葛峯的倉卒離去，很可能是花師兄已闖入北城，必須火速離開此地，與師兄取得聯繫，免得他盲人瞎馬，到處亂撞，既危險，又吃力。

然而，發足狂奔好一陣工夫，額頭香汗淋漓，猛然發現自己一直在八角小亭附近兜圈圈，根本未曾遠去。

白雲飄乃冰雪聰明之人，立刻意識到，自己自投羅網，被困在圖陣之中了。

細一觀察，更加肯定，石徑縱橫交錯，形成一張蛛網，花草樹木，重重疊疊，丈許之外的景物一片模糊，烏漆抹黑的有如置身黑暗世界。

毫無疑問，一切皆出自諸葛峯的巧思安排。

這是一個陷阱。

她是餌。

欲釣花滿樓。

直氣得白雲飄牙癢癢地，破口大駡道：「諸葛峯，你這個卑鄙小人，出來，給我滾出來，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四下寂靜如死，諸葛峯音影全無。

「諸葛峯，出來！出來！」

「卓玉君，出來！出來！」

「有人出來一個人！」

「有鬼出來一個鬼！」

白雲飄恨透了北城的人，叫駡不休，奈何純屬白搭，如石沉大海，沒半點回應。

前此，她多麼渴望花師兄能飄然而現，以免上人惡當，中人圈套。

* * *

不幸，事與願違。

花滿樓已到。

與水長流結伴同行。

緊咬着王侯的尾巴進了拱門。

不旋踵間，王侯便消失在前園。

二人略一猶豫，也接踵而入。

說也邪門，僅片刻之隔，便再也沒見到小霸王，宛若入海泥牛，化作子虛烏有。

正感詫異不解，深入數丈後也感覺到事情不妙，水長流道：「花大俠，我們可能已經誤入北城的陷阱之中。」

花滿樓仔細審視一番，道：「不錯，這是一座佈局十分嚴謹的圖陣。」

水長流心頭一震，道：「花兄懂得河洛圖陣之學？」

「稍有涉獵，但很膚淺。」

「能夠找到出路嗎？」

「現在還不敢說，須先瞭解全局。」

瞧瞧地上的石板，望望兩旁的花木，又道：「水姑娘，請隨我來，不要亂走，一步走錯，說不定就會分隔兩地，咫尺天涯。」

聽得水長流心裡直發毛，伸手拉住了花滿樓的手。

這動作，平平淡淡，自自然然，但雙手相接，彼此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花滿樓回首一瞥，笑笑，也沒言語。

二人携手同行，默然向前，東走走，西轉轉，不久便發覺，轉來轉去仍在附近兜圈子。

這下，水長流可急了，道：「看出些門路沒有？」

花滿樓愁眉深鎖，大搖其頭道：「圖陣之學奧妙艱深，此陣玄而又玄，花某所知有限，至今仍看不出任何端倪。」

水長流更加焦急，道：「救人不成，反而自陷陣中，怎麼辦？」

花滿樓見左側不遠處，有一棟三層高閣，上書三字：望天閣，靈機一動，道：「咱們先上閣一觀，再作定奪，也許能看出一些頭緒來。」

心意一決，不再遲疑，花滿樓雙臂一抖，人已縱起，凌空在閣樓上借力斜飛，「大鵬展翅」變「歸鳥投林」，落脚處已在望天閣頂。

水長流如法炮製，毫不稍遜，果然是一流高手，輕飄飄的落在花滿樓一側。

一樣的衣不飄袂。

一樣的面不改色。

彼此相視一笑，頗有惺惺相惜之意。

望天閣高高在上，四周景物盡收眼底，凝目細眺，赫然發現左右兩園內亦有同命之人。

白雲飄在左園，有時狂奔亂跑，有時駐足小憩，時而破口大駡，時而低首沉思，顯得甚是焦躁

不安。

小霸王王侯在左園，情形也差不多，東闖西撞，南衝北竄，仿若一頭受困的猛獸。

「雲妹，雲妹，聽到請回答。」

花滿樓低喚三聲，白雲飄竟無回音。

「侯弟，侯弟，聽到請回答。」聲音提高一些，王侯同樣沒有反應。

水長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道：「奇怪，兩個人好端端的，怎麼現在都變成了聾子？」

花滿樓道：「豈僅是聾子，可能還是瞎子哩。」

「怎麼說？」

「他們的遭遇與咱們倆相同，身陷圖陣之中，與外界完全隔絕，眼不能見，耳不能聞，如盲似聾。」

水長流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轉來轉去，道：「花大俠，有無覺得北城的景象很邪門。」

「那裡不對？」

「咱們入城已久，怎未見有人現身截殺？」

「越是這樣，情勢越不妙。」

「是啊，倒不如痛痛快快的殺一場，也不知卓玉君究竟安的是什麼心？」

花滿樓道：「這正是鐵娘子厲害的地方，看情形她不準備正面衝突，欲以兵不血刃的手法達到目的，等咱們饑寒交加，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之時，才是她露面的最佳時機。」

「卓寡婦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

「首先，自然是想迫使花某投效北城。」

「花兄會屈從嗎？」

「當然不會屈從，其次就是死路一條。」

水長流氣忿忿的道：「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動手過招，無疑只有死路一條，這不公平。」

花滿樓笑了，是苦笑，道：「大家都知道，只要殺掉花滿樓，便可轟動江湖，震驚武林，成爲天下第一，沒人會過問是在何種情況下達到目的。」

水長流感慨的道：「江湖險惡，只問利害，不問是非，實在太可怕了。」

花滿樓的話更發人深思：「江湖本來就是這樣，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勝利者的雙手永遠沾滿失敗者的鮮血！」

水長流咬着銀牙道：「情勢如此，我們是否只有坐以待斃的份兒？」

「眼前大概只有一條生路。」

「請明示。」

「可以用火攻。」

「火攻？花草樹木太多也太濕，點不着，也燒不完，我看行不通。」

「本俠的意思是放火燒掉這座望天閣。」

「燒掉望天閣，還是出不去，有什麼用？」

花滿樓笑道：「望天閣一旦燒起來，北城一定會有人前來灌救，咱們的機會就來了。」

水長流蘭心蕙質，一點就透，道：「小妹明白了，咱們可以躲在暗中，注意他們如何出入，只要照着這些人的方法走就不愁脫不了身。」

花滿樓道：「必要的時候，不排除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可以逮一個活人來追問破解之法。」

這是條妙計，絕望之中總算現出一線生機，說幹就幹，當即一瀉而下，飄落地面。

望天閣係木造，易燃，布幔窗紙乃絕佳火種，火苗一經點燃，便熊熊的燒起來。

乾柴烈火，又有夜風助勢，一忽兒工夫火舌便竄上了二樓。

花滿樓、水長流相視會心一笑，隱入樹叢中。

不久，當火苗延燒至三樓時，北城就有了反應，東北虎呂艮、金錢豹呂亮領着一羣人，手提木桶，衝進前園救火。

救火必須用水，不遠處有個荷池，北城的人急如星火般不停的奔馳於荷池與望天閣之間。

「媽的，這火是怎麼起的？」

「可能是天火。」

「瞎扯，三更半夜那來的天火？」

「依我看，八成是花滿樓放的。」

「可是，怎麼沒見花滿樓現身？」

「一定是去救他的師妹白雲飄去了。」

「不對，不對。」

「那裡不對？」

「這座九宮迷魂陣無人能破。」

「不見得，花滿樓乃一代奇俠，無所不能。」

七嘴八舌，意見分歧，誰也弄不清事實眞相如何。

花滿樓、水長流就藏在附近不遠，冷眼旁觀，細心察看，終於被他們看出一點端倪來。

十字路口，方方正正的鋪着一塊紅色彩石，不大，但極醒目，救火之人到此去者一律往左轉，來者一律往右轉，沒人敢任意亂走。

二人有樣學樣，在樹叢中亂走一陣，摸到一條石徑，放步前行，當眞遇到了紅色彩石，馬上向左轉去。

那知，石徑甚短，五丈外再逢

岔路，又見彩石。

不是紅色。

而是黃色。

* * *

這一來，痲煩可大了，往左轉無路可通，往右轉是條三岔路，地上有一塊藍色彩石，上面繪有三個黑色箭頭，不知如何是好。

水長流好似洩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的道：「糟糕，現在又無路可走了。」

花滿樓同樣心急如焚，正感無計可施，打算亂闖一陣再作計較，突聞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自右首，急忙避入路旁，蓄勢待發。

好快，一霎時便有人飛奔而至。

是一個面目清秀的小廝。

小廝係奉命前來查看情況，做夢也沒有想到，半路上冒出一條黑鞭來，將他的脖子纏住，想喊也喊不出來，手法高明已極。

花滿樓腕上使力，將小廝拖至路旁，道：「想活命就不要亂喊亂叫，有問必答。」

水長流更兇，亮出一把匕首來，抵住小廝的心口，厲色道：「不聽話就請你吃刀子，明天的早餐就免了。」

小廝嚇傻了，面如死灰，冷汗直冒，一個勁的點頭，表示同意，不敢違逆。

收回魔鞭，花滿樓喝問道：「先說你自己是何身份？」

小廝誠恐誠惶的道：「城主身邊的一名小廝。」

「來此作甚？」

「奉城主之命，了解火場情況。」

「卓城主此刻何在？」

「坐鎮內城。」

「怎未見諸葛三英等人前來救火？」

「他們兄妹多數都去了長街，不在城內。」

「長街出事了？」

「聽說還鬧出了人命。」

出了事，死了人，是什麼人什麼事比對付花滿樓還重要，值得北城勞師動衆，傾巢而出？

水長流神色一緊，道：「出了何事？死了何人？」

小廝戰戰兢兢的道：「小的身份卑微，一概不知。」

「眞的不知道？」

「如有半句虛言，不得好死。」

「他們去了多久，不會毫無所悉吧？」

「剛去不久。」

花滿樓指着石徑道：「進出九宮迷魂陣的方法你也應該瞭如指掌，對不對？」

小廝不敢抵賴，點頭認可。

「怎麼走？」

「按照三色彩石前進即可。」

「說清楚點。」

「紅石向左。」

「嗯。」

「黃石向右。」

「藍石有何作用？」

「是指示方向的。」

水長流接問道「你是說藍色彩石上的箭頭是爲指示方向而設？」

小廝頷首道：「正是這樣。」

「迷魂陣內一片渾沌，東南西北莫辨，往那邊走有何不同？」

「當然不同，迷魂陣佔地廣闊，不照指示走根本到不了目的地，不過……」

「不過怎樣？」

「首先得弄清楚當時的所在地。」

「我們現在何處？」

「前園。」

「欲往左園如何走？」

「走右邊岔路。」

「右園呢？」

「左邊岔路。」

花滿樓聞言大吃一驚，心道：「這是反其道而行，迷魂陣果然玄而又玄，如非有人指點迷津，休想脫困而出，難怪江湖上不知北城有此圖陣，入陣之人可能無一生還者。」

臉色一整，沉聲道：「但願所言非虛，且請在此小睡半夜，只要沒有騙人，一定可以吃到明天的早餐，看到紅紅的大太陽。」

出手如電，點了小廝睡穴，放置草叢中，與水長流往右邊石徑行去。

小廝之言不假，紅石向左，黃石向右，朝藍石指示右行，三彎四拐，七轉八折的奔行片刻後，已離開前園，進入左園，看到白雲飄所在的八角小亭。

水長流忽然停了下來，道：「花大俠，我看是小妹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花滿樓愕然道：「水姑娘要先走？」

水長流道：「長街上波譎雲詭，殺機重重，想去看看是何人慘遭意外，反正迷魂陣已破，諸葛三英又不在內城，卓寡婦不可能大興問罪之師。」

這只是托詞，眞正的理由是，她不想目睹花滿樓、白雲飄兩情相悅，情話綿綿的場面，讓自己受窘，甚至心靈受創。

曾經滄海難爲水，花滿樓在感情上已靜如止水，不會挽留，任她自去，待水長流在視線內消失後，立將魔鞭纏在內腰，取出一副黑色頭套來戴在頭上，馬上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旋風俠，身如遊龍，快似閃電，接連幾個起落就到達八角亭前，劈面就說：「本俠受花兄之

托，前來相助，請快隨我來。」

對旋風俠，白雲飄並不陌生，但她心底深處只惦記花滿樓一個人，游目四顧道：「我大師兄呢？」

花滿樓睜着眼睛說瞎話：「花兄因事來不了。」

白雲飄大失所望，左等右等還是一場空，芳心欲碎，珠淚欲滴，幽幽長歎一聲，道：「師兄既然不願相見，小妹生而何歡，死而何憾，乾脆死了算啦，何必煩勞貴俠馳救。」

一頓又道：「諸葛峯居心惡毒，以我為餌，欲釣花師兄，此非善地，貴俠速去為宜。」

旋風俠花滿樓一本正經的道：「這是什麼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白姑娘不走，叫本俠如何向花滿樓交代？」

白雲飄另有高見：「諸葛峯把小妹誘騙來此，必已佈下天羅地網，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不，長街另有事故，北城無法兼顧，此刻是脫身的最佳時機。」

「可是，這個鬼陣太玄，根本出不去。」

「沒問題，本俠已取得出陣之法。」

將火燒望天閣，生擒小廝的事說了個大概，旋風俠最後道：「白姑娘，此刻分秒必爭，動作要快，此去右園還有一段不近的路要走。」

白雲飄一怔神，道：「出城應走前園，去右園幹什麼？」

「找小霸王王侯。」

「二師兄來此何事？」

「還不是為了救妳。」

「哦！」

白雲飄「哦」了一聲之後便沒再言語，心情却驟然沉重起來，她的心早已給了花滿樓，委實不願欠王侯的情，這會使她痛苦、不安。

花滿樓抓住機會，邊走邊說道：「王侯冒險來救妳是應該的，其實你們早該結婚了。」

白雲飄最討厭別人說這種話，杏眼圓睜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根本沒有感情。」

「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友情可以培養，愛情是心靈的交會，培養不來。」

「花滿樓的想法不同，希望早日喝到你們的喜酒。」

「不可能，不可能，這杯喜酒他永遠喝不到。」

這是一件惱人的事，白雲飄不願再作深談，話鋒一轉，改口道：「聽說花師兄昨夜曾現身北城？」

「確有其事。」

「今夜為何沒來？」

「因故來不了。」

「哼，你不說本姑娘也心裡有數。」

「姑娘有何高見？」

「昨夜是為了救二師兄的命，今夜是想給他一個表現的機會，可惜運氣欠佳，自陷陣中。」

在內心深處，白雲飄似是積壓了很多話，恨不得一下子全部渲洩出來，含着熱淚，哀哀怨怨的訴說道：「旋風俠，倘若你是花師兄的化身，那是最好，不然就請轉告他，叫他不必再白費心思，千方百計去撮合別人，我不是禮物，拒絕餽贈，也不是錢財，拒絕轉讓，小妹生為花家的人，死為花家的鬼，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不是嫁他為妻，就是去死！」

言來詞懇意摯，聲淚俱下，好似千百支鋼針插在花滿樓心上，在心內狂喊道：「雲妹，你這是何苦，這是何苦啊。」

有淚強自往肚裡吞，還是不肯改變成全他人的初衷，也不想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來，花滿樓道：「右園已到，見了王侯之後也許妳的想法會不一樣，或者返轉逍遙谷，由令師先知老人解決好了。」

是的，右園已到。

却沒有找到小霸王。

沒人知道王侯是如何離開的，去向何方？

事情透着古怪，花滿樓滿腹狐疑，當即奔離北城，在長街上藉詞離去，獨自一人往北城客棧如飛而去，欲以酒鬼的身份追查究竟發生何事。

＊　＊　＊

千眞萬確。

長街上是鬧出了人命。

地點就在北城客棧。

死者是大狗子。

玲瓏刀不翼而飛。

小猴子也離奇失踪了。

死了一個大狗子，乃小事一樁，丟了一把玲瓏刀却非同小可，這在北城來說可謂大失顏面，須知玲瓏刀關係重大，諸葛世家早有染指之心。

一得到消息，諸葛三英與諸葛嵐四兄妹便聯袂趕到現場。

客房在西南角上，靠近小巷，進出十分方便。

大狗子死在床上，身首異處，鮮血流滿一地，這時候尚未凝固。

小猴子的床被褥零亂，餘溫猶存，豹皮裝仍留在床尾，想必是從熱被窩裡被人擒去的。

北城四兄妹一到，立即展開察查，找到一名目擊者。據目擊者的描述，先後一共出現兩批人。

先來之人身手矯健，行動快速，入屋未久，便有慘叫傳出，接見來人手提一物，奪門逃走。

僅一瞬之隔，又有人潛入，黑忽忽的抱着一件較大物件，倉皇而

遁。

至於究有幾人，臉貌如何，夜色朦朧中匆匆一瞥，目擊者也說不清楚。

憑經驗，靠閱歷，諸葛三英作出了如下研判：

第一批人志在玲瓏刀，得刀之後被大狗子發現，乾脆殺之滅口。此刻，第二批人將至，來不及對付小猴子便逃之夭夭。

第二批人見寶刀已失，只好退而求其次，將小猴子擄走，欲從他的身上探隱索密。

只是研判，事實究竟如何，誰也猜不透。

諸葛崢臉色鐵青，字斟句酌道：「這事麻煩不小，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二弟諸葛嶸道：「必須封鎖消息，若是傳到別派耳中，準會興風作浪，借題發揮。」

三弟諸葛峯道：「北城只有一條通路，立刻派人手加强檢查，任憑兇手如何詭詐狡猾也休想瞞天過海，不難截獲玲瓏刀。」

諸葛嵐憂心忡忡地道：「三位兄長所言固是，只怕消息早已不脛而走……」

一語未畢，有人接口道：「不錯，非但長了腿，還生了翅膀，早就飛到長街，鬧得滿城風雨，連北城酒樓的小哥都知道了。」

小神童人隨聲至。

孫飛虎如影隨形。

主僕倆一見到大狗子的屍體，不禁悲從中來，熱淚滾滾而下，尤其是小神童，簡直哭成了淚人兒。

過了好一會兒，小神童才擦乾眼淚，面對諸葛三英道：「是誰幹的？」

諸葛崢含糊其詞道：「我們正在查。」

諸葛嶸的話比較具體，把目擊者介紹給小神童，道：「他是唯一的目擊者，你可以自己問他。」

人命關天，小神童不能不問，聽完了目擊者的敘述後，追根究底道：「你說兇手分成兩批？」

目擊者點頭道：「沒錯。」

「一共幾個人？」

「至少二人。」

「是何來歷？」

「這就不得而知了。」

「如再相見，能否辨認？」

「很困難。」

「什麼意思？」

「距離甚遠，角度不好，臉貌模糊，難以確認。」

小神童打破砂鍋問到底：「三更半夜的，你怎會在此？」

目擊者小心翼翼地回說：「小的是北城客棧的一名執事，因起床小解時不巧撞見的。」

小神童一聞此言，雙目陡然瞪大了許多，怒視着諸葛兄妹道：「你們自家人的一面之詞難以採信，我小神童以被害人家屬的身份，要求北城負全責！」

諸葛嵐一揚柳眉兒，疑雲滿面地道：「你是被害人的家屬？」

小神童的話理直氣壯：「錯不了，也假不了，我們曾經在一起生活，親如一家人。」

諸葛峯道：「就算此話屬實，又與北城何干，諸葛世家無責可負。」

小神童不同意，冷笑道：「哼，三少爺倒推得乾淨，我問你，這裡的一大片土地是否全歸北城所有？」

「這是不爭的事實。」

「包括長街上所有的房舍？」

「那當然，北城的一切全歸諸葛世家所有。」

「這就對了，大狗子、小猴子既是在北城的地盤上出事，諸葛世家想推也推不掉，查出兇手，以命相抵不算，還要交出玲瓏刀、送還小猴子。」

諸葛崢臉色一沉，道：「小俠此言差矣，北城客棧的產權雖屬我們所有，經營者則是由外姓人承租，何況客人住店，店家只管吃住，不管生死，玲瓏刀又未交店上保管，與北城固然無涉，店家也同樣無責。」

儘管說的頭頭是道，無懈可擊，小神童却不肯罷休，道：「說來說去，還是一面之詞，想要本俠心服，必須在極短時間之內抓到眞兇，找回小猴子、玲瓏刀。」

早已驚動四鄰，以及住店房客，圍觀的人不在少數，諸葛峯一眼瞧見酒鬼也在其中，忙道：「小友信不過我們兄妹，可以問一下酒鬼。」

酒鬼剛到不久，所知有限，大半夜都耗在九宮迷魂陣中，聞言不由一怔，主動向小神童行去。

小神童立道：「酒鬼，你住在北城客棧，近水樓台，當知事實眞相，大狗子是怎麼死的？小猴子、玲瓏刀落在何人手中？」

酒鬼花滿樓苦笑道：「說來慚愧，酒鬼一無所知。」

「距離這麼近，你……」

「我在睡覺。」

「總該聽到一些風吹草動吧？」

「昨夜酒醉，睡得很沉，天塌下來也聽不見。」

諸葛嶸眸中精芒一閃，橫跨三步，靠近酒鬼道：「不對吧，朋友身上好像並無酒味。」

酒鬼花滿樓淡淡一笑，道：「酒醒了，酒味自然散去，何必大驚小怪。」

（未完・十）

上文提要：繼劉寨主之後，席本初與李士良亦替他們的女兒向石不悔提親，石不悔一一答應……流寇們截劫官府糧車，得以渡過一段日子，打算與劉家寨鬥到底。流寇們這次沒有甚麼進攻的實際行動，只是在寨牆下大呼小叫罵人，令到快樂幫主弄不明白他們眞正的目的……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出寨查究竟　洞口設陷阱

「快樂幫主」道：「誰說的？」

石不悔道：「我說的，哈……」

「什麼意思？」

「很簡單，我說他這是佯攻。」

「佯攻，什麼佯攻？」

「好小子，你連佯攻也不知道呀！」

「快樂幫主」道：「所以我前來請教呀！」

他笑笑，一頓之後又道：「我記得不少年長的人都說過，他所吃的鹽已比年輕人吃的米還多，這就叫經驗加學問等於百事通！」

石不悔道：「好嘛，你這話褒貶全有呀！」

「快樂幫主」道：「我只請教呀！」

石不悔道：「我可以告訴你，用二分心去注意攻城的人，八分心注意流寇的動向。」

「快樂幫主」道：「我不知道流寇頭子葫蘆裡賣什麼藥，他好像比過去又見聰明了。」

石不悔道：「去，找兩個兄弟來，背我寨上去瞧瞧，倒要看看這叫天張使什麼詭計。」

「快樂幫主」道：「快，我背長老上寨牆上。」

石不悔道：「不，那有幫主出力背人的。」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我背你也是應該的，是你提拔我還俗當幫主，別管花子幫怎麼樣，我心深處好感激，未曾稍有不恭之心，老實說……」

他有些黯然也啞然的噓了一口氣，又道：「等到年月太平了，我不打算叫你老再辛勞，我打算拜你做乾爹，我背你老一輩子。」

「嗚……」

石不悔雙肩聳動，他感動得流下了淚來。

他伸手拍拍「快樂幫主」的肩頭，道：「眞是好孩子，我老人家沒有看錯人，唉，我以前曾在西門風四師兄弟之間下苦功，就等着他四人之中有人開口說這幾句話，可是……可是，七八年來沒有一人說這些話的，令我心中有疙瘩，想不到這才幾天，你小子開口把話抛進我的心窩裡了。」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但願咱們能平安，但願有一天我侍候你老，找個淸靜地方去頤養天年。」

石不悔大爲感動，道：「看看，我心裡所想的都被你小子說完了，好，好，如果天可憐見，咱們會有那一天的，你說是不是？」

「快樂幫主」道：「那當然，當然。」

他把背迎上去，又道：「石長老，我背你。」

石不悔也不客氣了，兩臂一勾，便爬在「快樂幫主」的背上了。

「快樂幫主」背起石不悔便往劉家寨牆上奔上去，寨牆上的花子幫弟兄們正在摩掌擦拳準備幹了。

「快樂幫主」背着石不悔來到寨牆的門牆上，西門風四師兄弟早已迎上來。

司馬雪急叫兩個花子幫大漢走過來，慢慢的抱起石不悔在牆寨垜子一邊。

「九節公」石不悔低頭來看，他看得很仔細，也看得直瞪眼，更看得冷笑了。

「娘的，這正是佯攻，咱們可以不理會他。」

「快樂幫主」道：「什麼目的？」

石不悔道：「還難下定論。」

一邊的東方雷嘶啞着聲音，道：「師父呀，你聽聽，流寇們罵得好難聽。」

石不悔道：「他們用什麼罵呀？」

東方雷一怔，道：「當然用嘴巴罵呀！」

石不悔再問：「咱們有沒有嘴巴？」

他此言一出，衆人都笑了。

「快樂幫主」道：「咱們不是惡人，咱們如何同他們一般粗野的開罵？」

石不悔叱道：「咱們是什麼身份？」

「花子呀！」

「不就結了，花子還講什麼身份呀！」

他看看圍在四週的花子幫衆家弟兄，又道：「當年我七歲就會罵有錢的大爺們。」

西門風道：「師父七歲就罵人？」

「我罵的還是大掌櫃，你信不信？」

西門風道：「你……呀，師傅準挨人揍了。」

石不悔道：「那個胖子掌櫃想打我，可是他追不到我，我跑得大人也追不上。」

司馬雪笑問道：「師父，你可不可以說淸楚？」

石不悔看看寨外面，他這才笑了道：「可以！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就說與你們知道。」

他指指地，又道：「放下我，放下我。」

兩個大個子花子便把石不悔放下來了。

石不悔先是哈哈笑，他大概一想到這件事就會忍不住的笑出聲來似的。

「那是個好熱的天呀，我手打竹板進了葉縣城，城裡的大街上有一家醬菜園，大老闆披着絲綢涼衫正在噗噗噗的煽涼風吶，大老闆的肚皮比我的小屁股還大兩倍。

「我過去了，口中說的當然是拍他馬屁的好聽話。『哎，竹板一打抬頭看，店前坐的是大老闆，大老闆你賺大錢，你開醬園有得賺，穿得好吃得飽，肥肥胖胖不得了，嗯，你每天豬肉七八斤，橫身一倒壓死人。』

「胖掌櫃立刻火大了，他吼我，『滾你媽的蛋，再不走我叫伙計來揍你。』

「那時候我一看才知道自己弄錯了。」

石不悔又忍不住的笑了。

西門風急問：「後來怎麼了？」

石不悔道：「怎……麼……了呀，這家醬園是回回，他們在教的回回，我說他吃七八斤豬肉，他不揍我才怪。」

「哈……」大伙全笑了。

笑聲傳到寨牆外，流寇們怔住了。

西門風又問：「師父逃了？」

石不悔道：「不能逃呀，逃了餓肚子。」

西門風笑道：「你同胖掌櫃泡上了？」

石不悔又道：「聽了就知道。」

石不悔的笑是引人發笑的，他下巴少了一排牙，上面的牙落一半，張嘴如稀疏寒星點點而已。

石不悔又說下去了！

「那時候我閃退七八步，立刻打起竹板來！『打竹板，响連聲，小子我給你鞠個躬，小子不知你老是在教，胡言亂語當屁崩，小子我把猪肉換牛肉，猪肉就叫那些王八蛋們去享用！』」

「哈……」花子幫的人又笑開懷了。

西門風道：「師父，別人聽了會揍你的！」

石不悔道：「管他呢，先弄到吃的再說呀！」

西門風笑問：「你弄到吃的了？」

石不悔道：「一碗涼麵上面放了一塊大頭菜，哈，我吃了一頓頂好幾餐，土地廟睡大覺去也！哈……」

* * *

劉家寨的寨牆上傳笑聲，寨門外有個流寇便匆匆忙忙的奔進樹林子裡！

這人不是別人，乃叫天張新聘的狗頭軍師古懷今是也！

「頭兒呀，奇怪呀！」

正喝了酒之後閉目養精神的叫天張猛開眼，道：「軍師，甚麼事？」

古懷今道：「咱們寨外開口高聲罵，奶奶的，寨牆上不時傳來大笑聲，這……千古奇聞也！」

叫天張猛起身，道：「會有這種事？」

古懷今道：「是呀！」

叫天張手一揮，道：「快抬我去瞧瞧！」

於是，叫天張往軟兜上一坐，兩個大漢抬起他便往劉家寨那條小河奔去了。

就在小河邊停下來，叫天張抬頭寨牆看着，寨垛上出現花子幫的人，果然，他似乎聽到衆人在大笑。

叫天張想了一陣想不通，他怎麼會知道石不悔在寨牆之上說故事。

叫天張把古懷今叫到身邊來，「娘的，邪門得緊，你看看他們爲何不生氣，反而開懷的笑呀？」

古懷今道：「頭兒，我有兩種猜想！」

「快說！」

「一種是他們被咱們罵得發了神經病，另一種便是想反制。」

「甚麼叫反制？」

「反制就是咱們罵他們不生氣，反而笑，笑得咱們罵不下去了，自然他們就成功了！」

叫天張重重的點頭，道：「對，你說的對極了！」

這兩人又在打主意，而寨牆上……

寨牆上的石不悔開口沉聲道：「剛才我問你們有沒有嘴，你們大概都有嘴，快樂，你也有嘴巴吧！」

這眞是廢話一句，令人哭笑不得！

這樣的問話，一般只是上司對下屬才有的，誰聽過下屬敢問上司有沒有嘴巴？

石不悔指指外面，又道：「回罵，天底下都知道花子幫兄弟最在行是罵人的話，你們罵，我要回去多想想，爲甚麼這叫天張用如此手段對付咱們！」

於是，這一回由兩個大漢抬起他，匆匆的抬回大院子的大廂房中去了。

* * *

「快樂幫主」正在猶豫着，因爲他乃少林出家和尚，當了花子還是最近之事，此刻叫他高聲罵人，一時間他還眞的開不了口！

開不了口沒關係，別的花子可以罵！

西門風道：「幫主，長老的話如何？」

「快樂幫主」道：「罵人……」

西門風道：「人都殺了，罵人還有甚麼顧忌的？」

「快樂幫主」道：「好，那就開罵吧！」

西門風立刻對花子幫的人道：「兄弟們，幫主說了，回罵！」

嘍，他這麼一說不得了，花子幫的人站在寨垛子邊上指着寨下的流寇們開罵了！

* * *

寨下面的流寇們罵的是「操你們親娘的，盡在寨子裡龜縮不是？有種出來較量呀！」

寨上面罵的聲音大，罵的是，「叫天張，操你娘，湊合羣狗想當王，王……王……王八蛋呀！哈……」

花子幫的人會罵人，罵起人來有學問，還成套，聽得人可毛燥的跳脚罵：「操，他們不笑了。」

河岸邊的那叫天張也聽到了！

叫天張氣得一瞪眼，對古懷今道：「聽聽，這是回罵，花子幫的人會罵人，他們把咱們全罵上了！」

一笑，古懷今道：「當家的，你若生氣你上當，咱們目的是甚麼？不就是正在進行嗎？罵，只是把花子幫與寨子裡的人注意力引開呀！」

「哈……」

叫天張粗聲大笑起來，這笑聲也引得附近守着的十多名頭目也跟着笑起來。

* * *

唷，這笑聲立刻傳進劉家寨，立刻引得「快樂幫主」的花子幫人全怔住了。

「快樂幫主」道：「喂，他們也笑了！」

申屠雨道：「難道叫天張也會說故事？」

「快樂幫主」道：「看來事情咱們要弄明白，不明白我的心就不自在！」

西門風道：「咱們如何才會弄明白？」

「快樂幫主」道：「且容我仔細想一想！」

就在這時候，寨上寨下早已對罵上了！

寨牆下流寇們罵人「狠」字訣！

寨牆上，花子幫罵人有技巧！

* * *

「且等爺們攻進去，男的一個也不留，女的衣衫全剝光，男的碎屍在河邊的萬人坑，奶奶的，女的咱們盡興玩，如果此刻開寨門，大家還可以好商量，娘的皮，你們是一羣死囚！」

花子幫的人回罵着，「婊子養的李闖王，殺人如蔴想當王，亂刀分屍他死得慘，操你親娘的，剩下你們到處竄，就快完蛋了！」

「哈！」

花子幫的人，在寨上也笑開懷了！

於是，這一天就這麼的混過去了！

* * *

混是混過一天了，可是寨外的

流寇們不得閒，他們還在夜裡前來寨前罵，就好像非把寨裡人激怒了開寨門出去大家拚命似的。

「快樂幫主」與席本初、李士艮、劉世芳，四個人坐在劉世芳的後廳堂。

四個圍着桌子坐下來，桌面上燒酒一壺小菜四樣，大家都向「快樂幫主」敬酒示好。

當然，此刻的「快樂幫主」在他們的心中是嬌客，他們各以爲「快樂幫主」是他的金龜婿！

「快樂幫主」喝着酒，可是臉上在發愁，當其把流寇之事細說一遍，四人便都低下頭！

低頭是想辦法，這是作戰呀，作戰最重要的條件是知彼的功夫！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四個人就是想不通，這叫天張在幹的甚麼勾當，爲甚麼只在寨前叫罵而不攻上來？

* * *

四個人停了酒，劉世芳最後才拍拍「快樂幫主」，緊張的道：「我親愛的……」他回頭看看李士艮與席本初二人已走出正廳，才又低聲的道：「我親愛的女婿，咱們如今把希望全托付你了，多辛苦呀！」

「快樂幫主」道：「岳父大人，你寬心，擔子放在我肩上，今夜我有打算。」

劉世芳急問：「什麼打算？」

「快樂幫主」一笑，道：「先不說出口，我走了！」

劉世芳當然不能逼，他怔怔的看着「快樂幫主」。

* * *

二道院的轉角處，突閃出一人，「快樂幫主」一看之下，笑了，「是你呀，李堡主！」

那人正是西陵堡堡主李士艮。

李士艮一把拉過「快樂幫主」到暗處，「你應叫我什麼呀，嗯？」

「快樂幫主」道：「叫你……叫你未來岳父大人。」

李士艮沉聲，道：「什麼未來呀，把這未來二字去掉就對了。」

「岳父大人，你有指教？」

「不錯，是有事要告訴你。」

「請講！」

「你守正面，但我却不放心你的安全，流寇再來，且莫過於逞能，守牢就可以了。」

「快樂幫主」一聽之下很感動，這是關心自己的話，西陵堡眞的拿他當金龜女婿了呀！

他聽罷立刻重重點頭，道：「岳父大人，我謝謝你老的關懷了。」

「謝什麼，我還打算叫你回我的西陵堡去的。」

「快樂幫主」頓覺自己眞的快樂無比了。

* * *

「快樂幫主」離開李士艮之後，剛要走進大廂房，突聽得大廂房中傳來笑聲。

「快樂幫主」只一聽便知道是「快刀」席本初來了。

「快樂幫主」一怔，只聽石不悔道：「幫主嗎？請進來吧！」

「快樂幫主」舉步走入大廂中，他先是一笑，便對床前坐的席本初一禮，道：「席當家的也來了。」

席本初捋髯一笑，石不悔開口了，「幫主呀，該改口了，爲什麼還呼叫席當家呀？」

席本初仍然笑，「快樂幫主」忙改口道：「岳父大人，有何指教？」

席本初又笑了，他還眞愉快。

有這樣好的女婿，那比個兒子還好，恁誰也會愉快的哈哈笑。

「坐坐，我的女婿呀，我就是爲你而來呀！」

「快樂幫主」一笑，道：「爲小婿而來？剛才在後寨中，並未有什麼不對呀！」

笑笑，席本初道：「剛才人多不好說，所以我早一步來此，當着你們石長老的面，把我心裡的話說出來。」

「快樂幫主」帶着幾分緊張兮兮的樣子道：「岳父大人呀，聽起來好像很緊張的樣子嘛！」

席本初道：「生命攸關，怎不緊張？」

「快樂幫主」道：「那就請岳父大人快快的講吧！」

席本初指着外面，低聲但有力的道：「那批流寇又來了，是不是？」

「快樂幫主」一笑，道：「全寨男女都知道。」

席本初道：「叫天張一心要拿下劉家寨，他是看中這塊肥肉了。」

「不錯，但也夠他瞧的。」

「去而復返必有大陰謀。」

「小婿正在注意。」

席本初拍得桌面「彭彭」響，緊張的道：「正就是爲了你的這句話，我的女婿呀，我擔心的就是這些，我怕你年輕氣盛，不知厲害的一馬當先走在人前面，逞英雄而又當俠士，落了敵人的圈套。」

「快樂幫主」笑笑道：「岳父大人呀，對於你的這些關心，小婿心中熱呼呼的舒服，你老盡放心，小婿還不放這些流寇在眼裡。」

「千萬別自大，危險！」

他伸手拉住「快樂幫主」又道：「我可要告訴你，我的大紅最關心的如今不是席家她爹娘，她關心的可是你，她時常暗中注意你，你不知道呀！」

「謝謝，謝謝，代小婿謝謝大紅……妹……」

席本初很喜歡「快樂幫主」的這最後一句話，只要他把話帶到席大紅那裡，只要「快樂幫主」有回話，他的這一趟就算是沒有白跑。

他哈哈笑的跳起來，他對床上半瞇眼的石不悔道：「石兄，我走了，你們聊聊！」

石不悔一睜眼，笑道：「不送，不送！」

席本初點着頭，石不悔接着又對「快樂幫主」道：「聽聽，你岳父對你有多好，快送你的岳父大人。」

「快樂幫主」當然送，他已經送到大廂房門外了。

席本初攔住「快樂幫主」道：「你去忙吧，可記住，定要小心吶！」

「快樂幫主」直點頭，揮揮手送走了席本初。

當他轉入廂房中的時候，就見石不悔在搖頭，滿臉都是疑問哩！

「石長老，你想甚麼？」

石不悔猛抬頭，道：「小子呀，難道這席本初他是眞心的打算女兒嫁給你了？」

「快樂幫主」道：「你老以爲呢？」

「若非眞心要嫁給你，他就不會這麼關心你的安危，他是眞的，我可以從他的表情看出來。」

「石長老呀，我告訴你，我在前來之前，也聽到兩次同樣的話。」

「什麼話？」

「劉寨主千萬交代我，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還有呢？」

「還有在二院轉角處遇上李家，李堡主告訴我少逞能，只求安全，別太過露鋒芒，他還說我的命已不只是我自己的，你看……他們都在關心我。」

石不悔一聽發了楞，道：「不好了，不好了！」

「快樂幫主」急忙問道：「怎麼了？」

石不悔道：「他們三家都不放過你了呀！」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你不是說過，咱可以娶三個女人嗎？」

石不悔苦笑一聲拍床邊，道：「能娶一個就不錯了，娶三個多麻煩，他們的後台均是一方霸主，我看你要慘。」

「快樂幫主」道：「還不都是你替我惹出來的？你快設法去說說。」

那石不悔搖搖頭，道：「不用急，我自然有主意。」

「是什麼主意？」

「等到劉家寨解了危，看他們會不會再這麼的如此關心你。」

「要是他們關心我呢？」

「乾脆，把話挑明了，看他們那一家願讓賢。」

「我看也只有這樣子了。」

* * *

劉家寨中，梆子慢慢的响，一共只响三聲，這是記號，大伙兒吃飯的時候來到了！

那守在寨牆上的三方面人，立刻就會派人到後寨提吃的，吃的雖然是粗糙，可也比寨外的流寇們吃的好多了，玉米麵油餅一大張，糊塗稀飯盡是湯，小菜兩樣油不多，人們吃得笑哈哈！

爲甚麼笑哈哈，那年頭餓死的人太多，好像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是那時候人們想出來的一句凄慘名言吧！

* * *

林子邊上支上個大鐵鍋，小河的水放了大半鍋，十個流寇把袋子鬆下來，找了個大石臼，玉米全放入石臼中搗着，直到搗碎那些玉米包穀才下鍋！

五個流寇專門弄吃的，這一頓熬的玉米粥就快一個時辰之久，他們熬了滿滿一大鍋！

他們不是敲梆子，先是爲他們的頭目們送過去幾大碗，然後鐵杓子敲鍋邊「開飯了！開飯了！」

只這麼一聲叫，看去就如同養猪戶養的猪一般，剎時擠來一堆人，個個手擧個藍瓷碗！

「排隊，排隊！」

於是，排好隊了，這才一個個的裝上滿滿一碗玉米粥，還眞不錯，都笑開懷了！

那年頭，有吃的已不錯了。

* * *

吃歸吃，那面攻寨子的人依然分批去叫罵，只不過罵得久了，雙方也罵得有氣無力了！

有個流寇還走近了寨牆抬頭罵，「操你們老舅媽呀，開門投降吧！」

有個花子在牆上回罵「去把你們死絕的李自成叫來，看爺們含糊他不！」

那人低頭伸舌頭，他不但餓，還渴，渴得舌頭似野狗一樣的，他回頭就走——罵得沒勁了！

罵得沒勁去換班，換了班好去喝那一碗包穀湯了！

* * *

這第一個夜晚就那麼令人緊張兮兮的過去了！

寨子外面，流寇們仍然在開罵，那光景非要把寨子裡的人罵出來才甘心！

也就是說，早晚非出寨來拚殺才有結果，否則他們天天寨前罵街！

罵就罵吧，寨上的人也回罵，罵得多了，便誰的祖先老祖宗十八代的人一個也都沒倖免的全罵過無數遍了！

寨牆上，大伙拿罵當歌聽，因爲上面有人笑，當下面罵出一長串的惡毒之語時候，寨牆上的花子還有拍巴掌合拍子吶！

「操你祖先的一羣王八蛋，關緊了寨門不出城，膽小如鼠的花子們，你們那一個敢出來同爺們過過招？奶奶的呀，一窩不好種呀！」

等到下面罵完後，寨牆上一羣花子齊開口，「餓死你們這批狗操的！」

天亮了，今天的太陽特別熱，每個人的額角有油水，閃閃發光滴汗珠，忽然，「快樂幫主」怔住了！

「快樂幫主」大聲叫：「快，去把石長老抬上來，娘的，有陰謀！」

西門風又叫兩個大漢奔到大廂房，匆匆的把石不悔又抬上來了。

石不悔到了寨牆上，嘆口氣，道：「怎麼了，我老人家睡不穩呀！」

「快樂幫主」忙上前，他直叫「對不起」！

隨之，他指向寨外，又道：「石長老你瞧瞧，這批罵人的傢伙怎麼變了灰頭土臉的，我看有點不對勁，所以把你老請上來，你看！」

石不悔看了又看，道：「見微知著，你的腦袋不壞，花子幫有前途了！」

「快樂幫主」道：「長老呀，看流寇呀，你瞧，一個個的頭臉盡是灰，難道他們夜來睡在地洞裡？」

石不悔一瞪眼，道：「洞！」

他也立刻吃驚的又道：「娘的，我看他們是換班幹，昨日罵大街的流寇換了班，也許在某個地方打窟窿去了吧！」

「快樂幫主」也吃一驚，道：「操，鑽窟窿打洞老鼠精，他們想暗裡打洞進來呀！」

西門風一伙也吃驚，如果打洞進寨子，誰能知道他們由何處進來？

花子幫的人都吃驚，當然，這事還要証明！

只不過這光景必須告知全寨的人！

於是，「快樂幫主」立刻派人把劉世芳、席本初與李士艮三人請上了寨子上。

「快樂幫主」指着寨外七八丈處的流寇們對三人道：「看，流寇們身上盡是土，我們長老以爲流寇們暗中在鑽窟窿，你們看！」

劉世芳也吃一驚，道：「有這種手段呀！」

「快樂幫主」道：「昨日前來罵人挑戰的，早上乾乾淨淨的，今日來的都是灰頭土臉的，我們石長老以爲……」

席本初道：「難怪他們只叫罵不來攻，原來是暗中在挖牆根呀！」

李士艮道：「萬一被他們挖個地道長驅直入進寨來，那還得了呀，何不如殺出寨去拚個痛快！」

「快樂幫主」笑笑道：「三位老爺子休煩心，咱們還只是猜測，並未証實。」

劉世芳道：「咱們如何証實？」

「快樂幫主」道：「這件事我只是叫大伙知道，知道之後有警覺，至於查看，那是我的事，各位老爺子回去吧，別在這裡聽挨罵，流寇們下流呀！」

席本初道：「但要小心，切莫冒險！」

他這是叮嚀，早把「快樂幫主」當作女婿了！

* * *

劉世芳也暗自告訴「快樂幫主」道：「你……孩子呀，爲咱們劉家呀，少去冒險唷！」

「快樂幫主」直覺得飄飄然，好像幸福在眼前！

當然，那李士艮也不忘暗自對「快樂幫主」提醒：「記住，不到最後頭，絕不輕言犧牲呀！」

「快樂幫主」再點頭，三位當家的下寨去了！

「快樂幫主」快樂了，他對石不悔道：「長老，下去吧，有你的提醒就夠了，我想了半天也以爲這批流寇們在打窟窿，我找個方向瞧一瞧，他們會在甚麼地方動陰手，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石不悔道：「你有甚麼辦法？」

「快樂幫主」道：「咱們怎麼抓老鼠？」

石不悔笑了。

他揮揮手道：「送我老人家回去吧，我等着你去抓老鼠！」

西門風立刻命那兩個大漢，再把石不悔抬到大廂房中，石不悔臨去丟下一句話，「別嚇着人家姑娘唷！」

這句話只有「快樂幫主」聽得懂，其他的花子們便西門風等四人也不知情。

西門風還怔怔的看了「快樂幫主」，怎麼會嚇着人家的姑娘？

「快樂幫主」却哈哈的笑了。

* * *

東方雷見石不悔已走，低聲向「快樂幫主」道：「幫主，嚇那家姑娘呀！」

他能說是三家的姑娘嗎？他只有乾乾的一笑。

「快樂幫主」此刻是快樂或是憂愁，只怕他自己也無法分辨得出來。

* * *

「快樂幫主」把西門風等四人叫到身邊來，他有些心事沉重的對四

人道：「爲了查知這些流寇們在耍什麼陰謀，我要出寨子去。」

西門風道：「何必獨自一人去冒險，幫主，咱們只要加强防備，怕他什麼？」

東方雷道：「我陪幫主去，也好有個幫手。」

「快樂幫主」搖頭道：「不用，人多反而誤事，我一個人就行。」

司馬雪道：「幫主，應該由我去，你是這兒的柱石，花子幫的當家主事人，怎可輕言涉險，還是我去。」

「快樂幫主」一笑，道：「你們只要按班注意外面，小心把守正面的垛子，休被他們爬上來就好了。」

申屠雨四人知道幫主的武功高，只要不是去動手，應該不會出問題，遂各自點頭，分別走回崗位上。

這件事「快樂幫主」就沒有去告訴「九節公」石不悔，因爲石不悔已對他產生了信心，做什麼事只管放手去做，休要婆婆媽媽的。

* * *

那是一道斜坡，坡的中間與劉家寨開寨的這座圓型山坡有十幾公尺是相連接的。

再看這座山坡，樹木十分茂盛，可也阻擋住冬天刮過來的西北風。

劉家寨有了這一處山坡老林阻擋，再加上劉家寨後面一道長長的斷崖還冒泉水，那地方連下脚的地方也沒有，七八丈高到寨牆頂，這也是當年劉家在此屯住的最好選擇，如果要進劉家寨，正面的才最方便。

劉家寨左面一半是斷崖，一半是斜坡，右邊的更多斷崖，李士良兄弟與十幾個李家男子漢們就守在那兒。

雖然只有這麼十幾人，想自左右登上寨可也眞的難。

只不過有這座林子山坡之中間連上劉家寨的左邊，左邊防守的乃是席本初與他的十六七個人，他們在聽了席本初的解說後，立刻注意着寨裡面的幾處地方來。

* * *

現在，「快樂幫主」出動了。

「快樂幫主」收拾妥當，轉而自左面的斷崖處躍出寨墻外，只因爲那兒望去不見人。

「快樂幫主」出了那一段崖子才走了沒有半里，便聽得林子裡有人聲。

那聲音不是叫天張，叫天張的聲音似鴉叫。

聲音很沉，聽到還以爲這人是個啞了喉嚨似的，「多深了？」

「洪頭目，應該到寨牆下了吧！」

「那就叫他們落力挖，咱們不能只罵不攻，那會引起寨子裡面的人起疑心的。」

「是，洪爺你放心，今夜就可以打通了。」

姓洪的忽然雙手拍巴掌，道：「寨裡面可有懷疑的嗎？」

嚄，樹上有人答話了。

樹上的人還眞不少，少說也有七八個，月光之下抬頭看，兩張灰慘慘的大網掛樹上，另外還有幾個人各自抓了兩根槍，準備自樹上往下擲，這個防備很新鮮，只要發現有敵人出現，一兩個人怕是防不勝防的上大當。

此時，「快樂幫主」原是要過去看仔細，但見那附近有埋伏，他才不上這個當。

他躍身也上了樹，抱緊了樹往下看，他這才微微的笑了。

「快樂幫主」發現一道小渠溝已挖成功，十幾個漢子正用竹籃子把土提出渠道外，「嘩」的一下子便倒在林子的草叢中，然後匆匆忙忙的又去提。

附近不只是埋伏在樹上的人，便是渠道兩邊十幾丈處也藏了人，這大概是防備被人撞見吧！

向灰色的林子裡往外看，「快樂幫主」在琢磨，那些人到了斜坡便往一道地道鑽，那地方就在劉家寨的左邊，十七八丈遠處。

流寇們如果再往前走幾丈，便很容易被寨子上的人發現，也正是這地方是土坡，地下沒石好開坑，這地方也是古懷今選的地方，如今……

如今十幾個人進入洞中半天才一個一個的提着泥土走出來，他們走的距離，應該入洞超過十丈遠了。

「快樂幫主」心中想，果然猜中了。

這也是流寇們百密一疏，他們再也想不到，只因爲換班挖地道，衣衫被泥土弄髒也會引起「快樂幫主」的注意，實在出乎他們的意外。

* * *

「快樂幫主」正在樹上觀看吶，忽然間，附近有一批人過來了。

這批人中就有叫天張，叫天張仍然坐在軟兜上。

這可是搏殺張獠的好機會，「快樂幫主」打算要一擊而中，他暗中抓住刀柄在咬牙。

便在這時候，古懷今已笑對叫天張道：「當家的，這洞就快挖好了。」

「哈……叫那批臭花子們吃一驚吧！」

古懷今道：「咱們選個月黑頭，四更天摸進去，我已爲當家的想過了，咱們進去之後先把女的抓

起來，再逼男人們放下刀，等到一個個串上繩，哈……當家的，挑肥撿瘦任你選了。」

「哈……」

叫天張道：「我不會放過那些臭花子，我要一個一個的刀祭，哈……」

「刀祭」，那是當年流寇們的口語，也叫「血祭」，就是拿人開膛破肚的意思。

這時候，暗中的「快樂幫主」反而不打算對這叫天張下手了。

「快樂幫主」以爲，此時殺叫天張，流寇們就不會再用這一條地道了，爲了抓活的，「快樂幫主」放過叫天張，他輕悄悄的溜下樹，轉彎繞道的又到了寨牆下。

「快樂幫主」剛自一片亂草中閃到寨墻邊，就有那麼巧，有個漢子正蹲在草地一邊拉着吶。

「快樂幫主」沒看見，因爲那人蹲在地上與草齊。

只不過那個拉屎的人開了腔：「喂，你幹什麼？」

那人把「快樂幫主」當成自己人了。

「快樂幫主」暗自吃一驚，立刻回過身來瞧，他這才發覺有人在這兒拉屎吶。

呵呵一聲笑，「快樂幫主」道：「找地方攻上去呀！」

「就憑你呀，快過來吧，明天夜裡就成了，你出的什麼風頭想立大功？」

「快樂幫主」走到那人前來，看得那人一瞪眼。

那人不只一瞪眼，他抓起刀來就要砍，另一手還知道提褲子：「王八蛋，你的膽子眞大，吃我一刀！」

「快樂幫主」冷冷笑，他不等敵人的刀砍下，右手平着猛一送，就聽得「噗」的一聲叫：「呀！」

「快樂幫主」右手及時的按緊敵人的口，怕的是他驚動附近的流寇們！

那流寇把手鬆開了，褲子先掉，「快樂幫主」手一鬆，隨之尖刀自那人的肚皮裡拔出來，他人已在過丈外！

再一冷笑，「快樂幫主」乾淨俐落的躍到寨牆下，他抬頭打口哨——這是暗號！

寨牆上面，司馬雪四人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忽聽暗號傳過來，立刻就聽司馬雪回一聲口哨，並告訴寨牆上的花子們！「幫主回來了，別誤傷自己人！」

花子幾個往暗中瞧去，果見「快樂幫主」正揉身貼牆快到牆垛邊上了！

這壁虎功，少林第二代高手，也只有空空和尚才使得如此的絕妙！

到了垛子邊，只見「快樂幫主」雙手力攀，賣弄個「猴攀斷崖」身法，腰肢一閃到了牆裡面！

西門風等四個人可就圍過來了！

申屠雨忙問：「幫主，發現甚麼了？」

「快樂幫主」道：「劉家寨就那麼一段是土地，別處多是石岩子，流寇們就在那兒挖地道，已經快挖到寨牆下面來了！」

西門風忙問：「那一段？」

「快樂幫主」左右直看，遂指向劉家寨的左面，道：「你們看，就是西陵堡守的那一段下方，你們再看外面，不是有一段土坡嗎？」

衆花子就要下寨去抓活的了，「快樂幫主」道：「且等等，我把這件事告知石長老，且聽他的意見再決定！」

一聽要先告知長老，誰也不反對！

「快樂幫主」匆匆走下寨牆去了，這時候快四更天五更還早吶！

這時候的石不悔可沒睡覺，他直不楞的坐在床上等，他當然知道「快樂幫主」會自己探險，所以他睡不着覺！

* * *

現在「快樂幫主」匆忙的進來了，石不悔一個大喘氣，道：「老夫瞎擔心了！」

「快樂幫主」道：「你老怎麼不睡呀！」

「等你呀！」

「快樂幫主」笑笑道：「石長老呀，果然不出所料，流寇們在挖地道了！」

石不悔道：「這麼說，他們快打通了吧！」

「快樂幫主」道：「已到寨牆下了，我看吶，過了今天他們就會得手！」

石不悔冷笑了！

「快樂幫主」又道：「石長老，如何應付？」

石不悔道：「我問你，抓活的還是要死的？」

一怔，沉默了。

「說呀，小子，一切應由你決定！」

「快樂幫主」道：「爲甚麼由我來決定？」

「你小子是幫主呀！」

「不，我以爲應由劉寨主去決定！」

石不悔道：「你……是不是不想宰人？」

「快樂幫主」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他們也是人生父母養大的，當流寇也是不得已，所以……」

石不悔臉皮一緊，叱道：「婦人之仁，要知每個人都是父母生，他們不得已，可以當花子呀，怎

麼，他們自以爲刀在手就橫行呀！那麼，中原死了千萬人，那一個是天上掉下來的？那一個又是地上長出來的？」

「快樂幫主」仁慈心，他又道：「殺死那麼多人……」

石不悔又叱道：「你小子是當家的，該心軟時要慈悲，該出刀就別猶豫，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你不殺人，人殺你，你去琢磨吧，我老人家要睡了！」

「快樂幫主」似是沒主意，他枯坐到天大亮，才慢吞吞的往後寨走去！

他去後寨，當然是去見劉世芳了！

* * *

就在後寨廳廊上，「快樂幫主」發現那兒站着一位美嬌娃娃，淡粧薄施花衣衫，脚上一雙薄底鞋，那姑娘可不正是劉翠花！

「快樂幫主」一見是未婚妻子劉翠花，他老弟頓時沒主張了，忘了來此幹甚麼的！

劉翠花知道他來幹甚麼的，未婚夫來會未婚妻子嘛！

「快樂幫主」不能拔腿再回頭，因爲他看到翠花大妹子扭了扭腰一副嬌羞樣，差一點就如同那一位風流人物說過的那句逗趣話：「劉姐脆脆崩崩，一把拉住那相公！」

翠花當然沒有去拉「快樂幫主」，她的那個表情比拉人可妙多了，要不然「快樂幫主」怎會走上前？

* * *

這兩人後廳廊上碰上面，半天未出聲！

劉翠花幾次想開口，但是看到「快樂幫主」的焦急，才又不開口了！

有人開口了。

隔着落地大門的玻璃窗，廳內暗屋中的劉世芳開口對身邊的老伴低聲道：「妳看看，他們怎麼不說話呀！」

劉夫人在老伴的腿上輕輕擰，道：「你懂甚麼，有時無聲比有聲更妙！」

終於，還是「快樂幫主」開口了，「妳……好？」

「嗯！」

「妳吃飽了？」

「天還早吶！」

「快樂幫主」頓覺失言，這才五更天呀，怎麼就已經吃過早飯呀！

不自然的一笑，「快樂幫主」又道：「岳父母大人好？」

「嗯，好！」

「快樂幫主」道：「今天天氣好吧！」

他就知道這個好那個好，可幾乎引得劉翠花笑！

兩人又僵窒一會兒，翠花才低聲道：「你等等，我再去給你拿些好吃的！」

她轉身又回頭，問道：「上一回的糖葫蘆好吃嗎？」

「快樂幫主」忙點頭，道：「好吃，好吃得不得了！」

翠花扭身便跑，她又去爲「快樂幫主」弄吃的去了！

她怎知「快樂幫主」把糖葫蘆分給衆家兄弟們吃掉了，而翠花她當然不會知道！

* * *

就在「快樂幫主」怔怔的站在廳上不知如何是好，廳裡面傳來一聲咳嗽「嗯咳」！

「快樂幫主」一聽便知道這是劉寨主，立刻高聲道：「岳父大人嗎？小婿有急事！」

廳門拉開，劉世芳已跨出門來，道：「有甚麼事，快快說呀！」

「快樂幫主」道：「夜來小婿出寨查看，果見那批流寇們不停的在挖地道！」

劉世芳一聽，吃一驚道：「在甚麼地方挖？」

「快樂幫主」指向左面，道：「有一段連着一段斜山坡，流寇們就在那一段開挖，而且已經挖到寨牆下了！」

劉世芳更驚，他冒冷汗了！

「快樂幫主」道：「岳父大人休得驚慌，咱們既已知道流寇們的陰謀，自然有辦法對付。」

劉世芳道：「女婿已有對策？」

「快樂幫主」道：「有，小婿此來，是問一問岳父大人的意見，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劉世芳道：「什麼死呀活的？」

「快樂幫主」道：「要流寇死，咱們就守在洞口，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如果要活的，也簡單啦，弄根繩子拴就成了。」

劉世芳想了一下，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以爲咱們抓活的吧！」

「快樂幫主」道：「寨主不打算爲劉家寨報仇了？」

劉世芳道：「報仇？這是什麼年月喲，人吶，都是被迫得上梁山，好日子誰不想去過？」

「快樂幫主」道：「也是岳父大人慈悲，小婿也贊成，只不過我們長老不高興。」

劉世芳道：「石長老怎麼說？」

「石長老的意思是殺一個少一個。」

劉世芳道：「劉家寨豈不變成殺人場了？」

「快樂幫主」道：「咱們不殺，但要教訓他們，岳父大人，可有蔴繩？」

劉世芳指指一邊廂房，道：「有，廂房堆的是雜物。」

他在前面帶路，「快樂幫主」立

刻跟上去，他二人來到廂房外，「快樂幫主」立刻發覺廂房中堆放了十多個用粗竹子編的竹簍子。

「岳父大人，這些竹簍子幹什麼的？」

劉世芳道：「販豬用的竹簍子，這兩年一直空在這裡沒有用。」

「快樂幫主」笑笑道：「這些全都用上了，哈哈！」

劉世芳道：「你打算把人囚在竹簍中？」

「不錯！」

劉世芳道：「只要不殺就行。」

於是，他叫人抬出來，把十幾隻竹簍子抬在院子裡。

「快樂幫主」立刻就要到前寨派人來抬竹簍子，却見劉翠花匆匆過來了。

劉翠花的手上包了一包好吃的，「拿回去，菜包子。」

還有菜包子吃，眞是不容易呀，「快樂幫主」接在手，心熱呼呼的道：「謝謝！」

他提了包子往前走，劉翠花滿臉笑，那比她自己吃還令她高興不已。

* * *

劉家寨中忙起來了，西門風率領二十多名花子幫弟兄奔到了後寨來，匆匆的抬了竹簍子便往寨前奔去，除了竹簍子外，蔴繩也弄了一大綑。

「快樂幫主」把花子幫一半的弟兄分派在左面寨內牆下，就等着流寇們進來抓活人了。

* * *

「快樂幫主」提着包子奔進大廂房，他笑對石不悔道：「石長老呀，吃包子！」

石不悔哈哈笑，道：「這時候還有包子吃？」

「快樂幫主」已打開包來，他把包子抓了幾個送在石不悔手上，笑道：「石長老，趁熱吃。」

石不悔道：「好嘛，我老人家這是禿子跟着月亮走，盡沾你小子的光了，哈！」

他當然知道這些包子是劉家大姑娘送她未來夫婿的，早飯還未送來吶！

包裡還有十幾個包子，石不悔道：「噫，你也吃呀！」

「快樂幫主」道：「我拿着，弟兄們每人吃上一小口。」

他提了包子往外走，十幾個包子由他一分爲四，每人剛好塞牙縫。

別管只是塞塞牙縫嚐嚐包子什麼味道，可大伙都吃得哈哈笑，比吃上一桌上好的酒席還有味道。

這就是天才，「快樂幫主」帶領這批花子弟兄們，漸漸的，他表現出眞正的領導能力，他帶人帶心，能眞正的與弟兄們甘苦與共，玩命走在最前面，花子幫弟兄對他已是佩服得個個想哭。

有道是：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國乃强，而花子幫雖然如今是小組合，大家已是一條心了。

* * *

劉家寨外面，流寇們喝了玉米粥以後，又分批來寨前罵大街，他們越罵越凶，罵人十八代老祖宗。

寨牆上的人已不回罵了。

寨牆上的人爲什麼不回罵？只因爲知道這是流寇們的陰謀，更何況罵來罵去就是那麼幾句惡毒的話，誰還願意去對罵。

不對罵也就算了，偏見幾個花子幫的人還衝着寨外哈哈笑，笑什麼？

那當然是笑這批流寇全是豬，就快完蛋了還不知道吶。

* * *

十三個竹簍子並排放在牆角下，對面三丈處便是劉家寨的寨牆了。

時間還眞過得快，轉眼之間，天就快黑了。

守在劉家寨右方的李士良與李士雄兄弟二人，與席本初三人早已知道流寇在挖地道了。

這手段李自成發明的，至今還有人在用，可惜容易被發現。

叫天張就不知道，他這手段早被人發現了，他既然不知道，當然也就等着奪取劉家寨了。

古懷今笑指劉家寨，「當家的，你看看！」

叫天張道：「看？看什麼？」

古懷今道：「你看寨子上的那羣傻蛋，守緊了寨牆不出戰，不知道咱們的人就快進去了，哈！」

叫天張也笑道：「奶奶的，到時候叫他們挨刀吧，看他們撒鴨子了，哈……」

古懷今道：「咱們十二位頭目要分派，那幾個攻堡，那些去抓女人集中起來，不能進去亂哄哄。」

叫天張道：「眞是我的諸葛亮，我就沒想到這一樁。」

他把手一揮，又道：「去把錢大孔找過來。」

「有，我在這兒吶。」

有個毛面莽漢過來了，這人六尺高，一把抓緊砍刀擱肩上，一雙草鞋套雨鞋，袖子半截不見了。

「頭兒，你叫我？」

叫天張道：「你們十二排的人分開來，等半夜摸進去以後，一半往寨牆上衝，另一半把女人給我集中，咱們迫他們棄械投降以後再慢慢的宰活人。」

錢大孔一聲吼道：「是，我這就找去分派他們。」

（未完‧八）

上文提要：辛勤等伺機欲盜走「太極圈」，被阮羊發覺，用它擋格辛勤等人的兵器，不愼讓太極圈脫手飛去，被一個像齊琳的女人取走，齊琳已逝，其屍浸在石槽中，辛氏父女回「陰陽會」，經過檢視，石槽並無此圈，再由小毛竄入郡王府搜索，也理不出頭緒來，現在只有到黃瓦屋子裡偵察是否有此圈……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驅離魂作惡　顯邪教神通

毛不凡睡過一夜，以爲這女人還不錯。

至少還沒有染上一般賣春女人那種職業作風。

就在這時，樓梯忽然出現了兩個少女。

毛不凡和紅花同時一怔，也不由眼前一亮。

這兩個少女都很標緻入時，看來不像小家碧玉。

一個略爲豐滿。

另一個是燕瘦型的。

這麼晚了，這兩個陌生少女來幹什麼？

何況，二人上樓，毛、紅二人都未聽到。

毛不凡道：「兩位姑娘是……」

燕瘦的道：「我們是來作生意的。」

「作生意？」

豐滿的道：「是啊！我們是來作生意的。」

紅花三句話不離本行，霍然一站起來道：「下海？」

因爲這是兩棵搖錢樹。

這種貨色可遇而不可求，說不定還是名門閨秀呢，紅花道：「兩位姑娘以前在哪裡得意？」

「鄭州！」

鄭州是河南的大地方。

她們以前在鄭州幹過，即使不是原封沒動的清倌，看來還相當地清新稚嫩，眞是財神爺或者招財童子上了門。

「太好了！妳們在此躭下，很快就會紅起來的。」

「我們並不希望太紅。」

「不希望紅？」紅花道：「下海的姑娘那一個不希望大紅大紫？因爲紅了以後，才會有人『叫條子』（即是出堂差，這是江南的說法，也就是嫖客在外面寫一張條子，叫人送到妓院，召某某姑娘陪酒，或者作別的事），才會大發利市。」

「我們並不想發大財。」

毛不凡道：「妳們兩位到此是爲了什麼？」

豐滿的道：「我們只是在迴避一些人。」

「在躲避一些人，是什麼人哪？」

兩女都不肯說。

毛不凡道：「兩位儘管放心，只要進了此門，天大的事，都由本院扛着，沒有人敢欺負到門上來！」

「謝謝！不過我們二人只有晚上才接客。」

紅花道：「白天不接有多可惜！」

「我們一定不接，合則留下，如果……」

毛不凡道：「好好，就照姑娘的意思好了！」

「我們住在這裡，要和其他姑娘隔離開。」

「成成！」紅花道：「我們爲妳們騰出一個跨院，不會有人干擾妳們的，這樣總該成了吧？」

二女點點頭。

毛不凡打量二女，總以爲有點不大對路，道：「說了半天，還沒有問兩位姑娘貴姓，眞是失禮。」

豐滿的道：「我叫邱愛蓮。」

燕瘦的道：「小女子林梅枝。」

紅花道：「來，我爲妳們騰個院落。」

一切安頓好了，毛不凡和紅花回到樓上，擧杯大樂，紅花道：「老毛，這大概正是人要走運城墻也擋不住。」

「的確！這兩個姑娘必會大紅，紅花，妳就等着收銀子就成了！」

此刻大約是四更初光景。

妓院中猜拳行令聲已沉寂下來，有的房中早已熄了燈。

這工夫毛不凡和紅花隱隱聽到有人在下面爭執之聲，毛不凡道：「這光景還有嫖客上門。」

「有啊！就有一種趕熱被窩的夜貓子。」

這工夫隱隱傳來了龜頭金二的口音道：「貴客，小的說過，沒有這麼兩位姑娘，你們怎麼老是不信？」

一個陌生口音道：「我們知道她們在此！」

金二道：「這不是無理取鬧嗎？」

「什麼無理取鬧，你們拐帶良家婦女，販賣人口！」

「客人可別胡扯，本院的姑娘個個來路明白。」

另一個陌生口音道：「她們今夜來的，我們知道。」

「今夜來的？」金二火大了。

本院來了新姑娘，他是絕對第一個先知道的，以便發一個鑼子給她，如不是紅姑娘，還要由他教導一番呢。

所以有些龜頭是第一個先玩新姑娘的人。

「簡直是胡說八道。」金二火了，就語無倫次。

對客人是不可如此的。

兩個嫖客大怒，其中一個高個子的道：「你剛才說什麼？你這龜奴敢罵人？」

由於客人罵他龜奴，金二也火了，道：「罵人又如何？你們無理取鬧，又罵我龜奴，哥們，這可不是撒野的地方。」

金二煽過一掌，那知不知怎回事？「蓬」然摔在地上，幾乎昏了過去。

此刻毛不凡和紅花已來到樓下。

毛不凡道：「兩位貴客找誰？」

「林梅枝和邱愛蓮。」

毛不凡心想，他們必有相當的關係，不可直說，道：「二位和這兩位姑娘的關係是……」

「她們是我們的相好的。」

毛不凡一聽原來是嫖客和窰姐的關係，道：「原來兩位是來嫖的。」

「也可以這麼說。」

「沒有別的親屬關係？」

高的厲聲道：「到底在不在這裡？」

毛不凡道：「老弟你客氣點好不好？」

矮的忽然出了手。

毛不凡在武林中也算是個高手了，接了這年輕人三招，居然未沾到便宜，另一個人一上，毛不凡不久就被砸昏了過去。

醒來時發現自己是躺在妓院後面的墓地中。

他身邊還有鴇母紅花。

另外還有龜奴金二。

這工夫三人都先後醒來，只是毛不凡先醒，站在二人身邊。

紅花爬了起來道：「老毛，這是怎麼回事？」

毛不凡道：「你們二人被人擊昏，被弄來此地。」

「是你救了我們的？」

「當然。」

金二拍拍後腦也站了起來道：「毛掌櫃的，據我回憶所知，當時似乎是你先倒下的，是不是這樣？」

毛不凡道：「那不過是誘敵，因爲我發現那兩個年輕人是名人門下，二人聯手，實力非同小可！」

「故意倒下誘敵？」

「對，所以不久我就把他們打跑了！」

金二道：「我們爲什麼會在此？」

毛不凡道：「那知兩個小子去而復返，拿你們二人出氣，把你們二人打昏了，弄到這兒來的。」

金二搖搖頭道：「好像不是這樣的。」

毛不凡道：「好哩！快回去吧！」

金二看看墓地道：「不知這是誰家的墓地？」

「誰知道？」紅花道：「趕快走吧！陰森森地。」

三人返回妓院，特別到邱愛蓮和林梅枝的跨院後窗外偷聽了一下，屋中還在打情罵俏葷話連篇哩！

金二道：「毛掌櫃的，這口氣一定要出，那兩個小子還沒走，他們找到了二女，萬一拐走了二女怎麼辦？」

紅花道：「是啊！這兩個丫頭

可和別的姑娘不大一樣。」

金二道：「她們能來也能偷偷溜走。」

紅花道：「金二，交代下去，小心防守看牢。」

金二道：「這是防不勝防的事，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我看還是由毛掌櫃的教訓他們一頓，也好殺鷄儆猴。」

毛不凡道：「只要嫖客付銀子，還是不得罪客人爲妙。」

「可是他們把我們砸昏弄到墓地去了呀！」

「好吧！明天一早我去找這兩個小子。」

* * *

第二天一早，金二上了樓敲着毛不凡的房門。

紅花道：「誰呀？這麼早就像叫魂兒似的。」

金二在門外道：「掌櫃的，我說過那兩個小子不可靠，果然把兩個姑娘拐跑了。」

毛不凡道：「叫你盯住，你到底有沒有盯？」

金二道：「我是派了人，一直看到天亮，並沒有看到有人外出呀！」

「沒有外出，人却不見了？」

紅花道：「連姑娘和嫖客都不見了？」

金二道：「是啊！」

毛不凡和紅花來到這跨院中，果然人去屋空。

只不過屋內一切都井井有條，不像有人住過的樣子，兩個姑娘要逃走還會把屋子執拾得乾乾淨淨？

毛不凡道：「金二，是不是你手下的人偷睡懶覺造成的損失？」

紅花道：「這話我信，要不四個大活人跑了，怎麼會沒有看到？你不想幹了，自管說出來。」

「不不！掌櫃的，奴才絕沒有這意思，我只是奇怪，他們難道會飛不成？幾個部下沒有睡呀！」

只有毛不凡心裡清楚，那兩個小子不單純。

甚至連兩個少女只怕也是高手。

只不過一些年輕高手到妓院中來幹甚麼？

說不定眞的是來此避仇吧！

毛不凡對紅花道：「眞正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空歡喜了一場啊！」

紅花道：「都是金二沒有用，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金二一肚子委屈，却又不敢力辯。

他昨夜眞的盡了力，部下也沒敢偷睡懶覺。

只不過人不見了却是事實。

今夜毛不凡和紅花又在對飲，紅花才四十正，看來三十左右，加上衣着入時，毛不凡對她還眞有胃口。

就在這時，樓下又有人在爭執。

毛不凡側耳一聽，道：「紅花，有點邪門。」

「什麼事？」

「昨夜那兩個小子又來鬧事。」

「他們是不是誠心來砸窰子的？」

「當然可能，他們又要來找邱愛蓮和林梅枝。」

「放他娘的春秋屁！人都被他們拐走了，又來訛詐。」

毛不凡道：「應該不會的。」

「你聽，他們不是在找那兩個小浪貨嗎？」

這工夫金二喘着氣上了樓，道：「掌櫃的，這欺人太甚了。」

毛不凡道：「他們想來訛詐是不是？」

「那還用說，人被他們拐跑了，又回過頭來要人。」

紅花道：「老毛，下去教訓他們一頓。」

毛不凡還眞沒有把握，很怕當場出醜。

在這種場合，講的是拳頭大胳膊粗，那個是吃生米那個就能獨霸一方，萬一當場出了醜，怎麼混下去？

只不過他又不能不出面。

毛不凡一邊往地下走也一邊盤算。

用什麼方法才能擺平這兩個小子？

果然，還是昨夜那兩個，一高一矮，人品還不錯。

不知是那一派的紈袴子弟不學好，這點年紀就嫖妓。

毛不凡道：「兩位又來了！」

「不但『肉』來了，骨頭也來了。」

毛不凡道：「兩位要幹什麼？」

「我們要找邱愛蓮和林梅枝。」

「她們二人不是昨夜已被兩位帶走了？」

「誰說的？」

「事實如此，人不見了還會假得了嗎？」

「人明明在你們這兒。」

「在那裡？」

「不是在那跨院中？」

毛不凡道：「老弟，可別瞪着眼睛說瞎話。」

矮的年輕人厲聲道：「去看是不是就知道了。」

毛不凡道：「金二，帶他們去看看。」

金二顛着屁股帶着二人來到西跨院中。

毛不凡和紅花也跟來了。

他們二人還沒進入西跨院，已聽到金二的驚呼聲以及那兩個小子

的叱責聲，另外還有二女的談話聲。

毛不凡和紅花怔在門外。

這是怎麼回事？

似乎那兩個少女確在這西跨院之中。

這也未免太疏忽了吧？兩人在此，竟然一個人也沒有注意到。金二奔出報告時，紅花砸了他一個耳光。

金二沒有話說。

人在此，他居然不知道。紅花指着他的鼻尖又道：「你是幹什麼吃的？混吃等死啊？眞是飯桶！」

金二以爲自己和部下的確都是飯桶。

毛不凡和紅花入內向兩個年輕人道歉，道：「兩位公子別見怪，部下馬虎，只不過昨夜不知爲何四位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高的年輕人道：「胡說八道！」

「昨夜四位還在，可是早上我們沒見到人。」

邱愛蓮道：「掌櫃的，事先我們聲明過，白天不接客。」

「是是，是的，可是兩位白天不接客在什麼地方？」

「這就不必多操心了。」

紅花笑笑道：「兩位貴客，昨夜的渡夜費還沒有付吧！」

矮的年輕人道：「昨夜我們沒有關門，也未拉鋪，只是打茶圍，應該多少？」

紅花道：「這是紅姑娘，每人二百兩！」

高的掏出兩個小金元寶，道：「夠不夠？」

紅花大喜道：「夠了！夠了！金二！」

「是……」

毛不凡和紅花回到樓上道：「紅花，還是那句話，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你說這事兒怪不怪，憑空掉下兩隻天鵝。」

「是啊！看來咱們的老運還不錯。」

就在這時，後窗「忽達」一聲，屋中站定一人。

來人竟是小毛。

「小子，進來要在門外先問一下！」

小毛道：「爹，你越來越有出息了。」

「怎麼說？」

「好人還有開窰子，擺人肉攤子的？」

「爹還不是爲了你。」

「少來，我才不用你這種骯髒錢哩！」

「小子，見過你紅花阿姨！」

小毛不出聲也沒有動。

紅花道：「老毛，你的家教太差了。」

小毛道：「和妳這婊子在一起，還能談得上家教？」

毛不凡大聲斥責道：「小子，你敢無禮？」

小毛道：「爹，我是來找人的！」

「找我嗎？我沒有你這麼一個孽子！」

「爹，我找你幹甚麼？毛家的人都被你丟光了！」

「你找誰？」

「我找邱愛蓮和林梅枝……」

「甚麼？」紅花忍不住道：「原來你也是個嫖客。」

「甚麼嫖客？」

「你不是來嫖她們的？」

「去你的吧！我是來救她們的！」

毛不凡厲聲道：「小子，你快滾！要是來此找我的麻煩，老實告訴你，我更不會顧念父子之情。」

「這一點不須你說，我早已知道了！」

紅花道：「要嫖她們也成，先交過夜費！」

小毛道：「她們是我的女人，我要玩她們還要交甚麼夜渡資？」

毛不凡道：「小子，你要怎麼樣？白玩？」

小毛道：「我要來救她們！」

「小子，是她們自己來的，用不着你救。」

小毛道：「爹，讓我把她們帶走沒有錯。」

「你少唬我！」

「爹，你不知道，她們不是……」

「不是甚麼？」老毛指着梯口厲聲道：「滾！快滾！我們父子沒有甚麼好說的！我永遠不想見你！」

小毛道：「爹，她們現在正接客嗎？」

「正是。」

「糟了！爹，客人只怕活不成了。」

「你……說什麼？」

「我是說和她共宿的人一定死了！」

「爲什麼？他們已經是第二夜了！」

「第二夜？你是說他們昨夜在一起，今天早晨還好好地？」

「是啊！」

「那兩個嫖客是甚麼樣子？」

「年紀很輕，人也長得不錯。」

「爹，你跟我來，帶我去看看……」

毛不凡茫然地跟着小毛下了樓，道：「小子，你可別動甚麼歪腦筋！你老爹可不是個老傻蛋！」

小毛道：「爹，咱們在暗中看着，別弄出聲音。」

「怎麼？竊春哪！」

「當然不是……」

兩人在後窗外望進去，老毛不由大吃一驚。

屋內本有床及簡單的梳粧枱，此刻甚麼也不見了。

只有四個大石槽，石槽的水中隱隱地倒臥着四個人。

老毛正要出聲，小毛示意噤聲。

石槽中有水，水很清冽。就在這時，其中一個石槽中「嘩啦」一聲，坐起一個人，正是那個年輕嫖客之一。

好像水份很快就離開了他的身子和頭髮。

他直挺挺地站起來，走出石槽外，來到另一個石槽前，伸手在石槽的水中劃了個圈圈。

不一會，「嘩啦」一聲，石槽中的少女也坐了起來。

唯一與常人不同的是，他們的膚色都是煞白的。

老毛目瞪口呆，這工夫另一石槽中坐起一個年輕人，也像剛才那個一樣，在另一石槽中劃了一個圈圈。

這石槽中的少女坐起走出石槽外。

四個濕淋淋的人突然互相噴出水霧。

原來他們口中都含了一口水，四口水霧會有多少水？但是，整個屋中却被水霧瀰漫，一片水汽。

老毛側頭呆呆地看了兒子一眼。

稍後再向屋中望去，空空地，甚麼也沒有了。

老毛大叫着，破後門而入。

屋內眞的不見了人，而且更沒有甚麼石槽。

「小子……這是怎麼回事？」

「你現在還不明白？那兩個少女是兩個半死人。」

「死人？」

「對！」小毛道：「你曾經進入過『陰陽會』吧？」

「是啊！」

「你沒有到過陰陽會藏屍的地窖去過？」

「沒有，我是去盜『太極圈』的。」

「這兩個少女一個叫林梅枝，一個叫邱愛蓮，都是清廷一位齊琳格格身邊的侍女，已經算是死了，却淬在地窖中的石槽冷泉中，是該會女會主驅使的殭屍之一。」

「有……有這麼回事？那兩個男的呢？」

「我發現也是該會地窖石槽中的兩個年輕男屍。」

「可……可是……這兩個少女是自動找上門來，要在此下海的……第二天就來了這兩個年輕人。」

小毛道：「為何如此，還有待查証。走，我們找找看。」

父子兩人在附近找了很久，最後來到妓院後面的墓地中，此刻已是四更過半了，死寂無聲。老毛道：「以前來此沒有這種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爹，只怕你有麻煩了！」

「甚……甚麼麻煩？」

「你沾上了煞氣，後患無窮。」

「是他們自動找上門來，要在此作生意的，我還以為財神爺找上門了呢！」

「爹……你看……」小毛指指這墓地中的一座墓，泥土都是濕的，而這一帶已有十餘天未下雨了。

除了墳墓上，旁邊地上却都是乾的。

「小子，這……這怎麼回事？」

「爹，很不妙，我雖然並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却知道那兩個少女以前曾被父母賣入娼家，但第三天就被齊琳格格贖了出來。」

「小子，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小毛當然不能說和她們有過那事，道：「這不重要，爹，你快走吧！」

「到哪裡去？」

「不要再在這兒開人肉攤子了！」

「這是我花了數十萬両銀子頂下來的一座妓院，你叫我放棄不要？你小子能為我養老到終？」

「爹，這還用問嗎？」

「小子，我不信她們能把我怎麼樣。」

小毛道：「爹，我若是你就馬上遠走。」

「老子不信這份邪。」兩人返回妓院內，發現金二和一干下人圍在院中大花缸四周，赫然發現紅花鴇母頭下脚上，栽在花缸內的水中，已經死了。

這荷缸雖有一圍多粗，高可及腰以上，但紅花倒栽在內，小腿還是露在外面。

毛不凡臉色大變，道：「這事是怎麼發生的？」

金二道：「掌柜的，您問珠子。」

珠子是個做粗活的侍女，她餘悸猶存地指指樓上欄杆處道：「我親眼看到女掌櫃的在那欄杆處被兩個姑娘架着按了下去。」

「哪兩個姑娘？」

「就……就是昨天剛來住在西跨院中那兩個。」

他們指的當然是林梅枝和邱愛蓮二女了。

老毛終於有點信了。只不過要他放棄這妓院遠走高飛，他還是善財難捨。

老毛交代人死了這是意外，對外不必渲染。他對小毛道：「小子，你願意陪爹在此住三天嗎？」

「為甚麼？」

「三天內再發生這種事，就放棄這人肉攤子。」

「爹，就是不再發生甚麼怪事，你也該洗手不幹。開妓院會辱沒列祖列宗的。」

「小子，三天後再說。」

* * *

第一夜過去了，沒有甚麼事。

第二夜也過去了，小毛叫他走，老毛不想走，一定要小毛再陪他一夜，小毛以為，兩夜都陪了，也不差這一夜。況且紅花還沒有大葬。

深夜，兩人在後樓上對飲。而紅花的遺體還沒有入殮，就停放在這樓上的外間之中，兩人在內間飲酒。

紅花由於是荷缸淹死的，所以面孔泛紫。

老毛交代把她最喜歡的一套大紅衣衫穿上，準備明天大殮，後天就葬了。好多和她有一腿的，還一天三時燒香哩。

兩人在內間飲酒，談了一些近日武林中的事。

在內間小毛的位子，正好是背向外間，老毛却是面向外間，在他位子上能看到外間紅花屍體的脚部。

兩人都有五六分酒意，反正無事，還無意睡覺。老毛道：「小子，和小余在一起，永遠不得安寧，他和『陰陽會』有仇，和清廷一些人物也結有樑子。」

「爹，你又如何？沒有仇人嗎？」

「小子，無論如何，爹還指望你為毛家傳宗接代。」

「爹，只怕我是完了……」

「甚麼完了？」

「爹，我目前只能和女人玩玩，却不能接續香烟了。」

「甚麼，你眞的不能？為甚麼？」

「爹，一言難盡，總之常和女人打交道，總不會有甚麼好結果的。你還是再討一房留個種吧！」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毛說了秦蝶捏碎了他的睪丸之事。

毛不凡道：「都是為了小余這個害人精！」

「爹，小余是個夠意思的人。」

「你還說他好，你不是代他去做那事，又怎會落到這種田地？小子，今後你不要再和那小子在一起了！」

「爹，你不懂，你是只知利害而不講交情的人。」

這工夫老毛向外間一看，突然好像被潑了一頭冷水，外間床上紅花的屍體不見了。死了的人會跑了？

「小……小子……這是怎……怎麼回事？」

別看老毛見多識廣，膽子却不怎麼大。

「甚麼事？」

「你……你看……」

小毛回頭向外間望去，也不由心頭一寒，果然，床上的屍體不見了。兩人站起，由小毛領先來到了外間。

外間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却有一行濕濕的足印。

這濕足印是甚麼人留下來的？看來是走出去的，而不是由外面走進來的。

兩人凜然互視了一眼，順着足印下了樓。

這濕足印居然由後門外通到墓地中。

毛氏父子兩人駭然打住，而且蹲了下來。

墓地中參天古樹很多，十分黑暗，但天上有些星星。

極目望去，看不到人，却聽到猜拳行令之聲，其中還夾雜着嫖客和窰姐葷話連篇的聲音。

父子兩人不由寒意陡生。

甚至小毛還能聽出林梅枝和邱愛蓮的口音夾雜其中。

儘管如此之熱鬧，却看不到一個人影。

「小子，眞邪門！」

「爹，今天我問了一下隔壁的紮紙店（即人死了用的紙馬和紙人等）師父，他說這墓地中葬的都是這妓院中死亡的鴇母和妓女。」

「怎麼會有這麼多？」

「他說歷年妓女生花柳病死的不少。」

「小子，回去吧！爹有點信了。」

兩人回到樓梯上時，又看到了一行濕足印。

本來有一行濕足印是由樓上下樓的。如今另有一行，却是由樓下走上樓去的，父子兩人渾身又是一陣涼意。

到了樓上看，老毛差點驚叫出聲。

紅花的屍體又躺在床上，濕足印到床邊為止。

她的雙足是濕的，還在滴水。

毛老也顧不得在兒子面前的尊嚴了，掉頭奔下樓去，小毛大膽地走近捏捏紅花的脈門，早已殭了。

他也下了樓。

毛不凡道：「兒子，怎麼會有此事？」

小毛道：「這當然和林梅枝及邱愛蓮有關。她們兩人雖非殭屍，却是『離魂』，和死人差不多。」

「我眞不懂……」

「那兩個少女以前在娼家躭過三天，才會到這兒來。至於那另外

兩個年輕人爲何來此，我雖不敢確定，大概是兩女生前的愛慕者。」

* * *

少林寺，雨夜。

大約不到三更，知客僧了空晚課完畢，正在大門內巡視，看看小沙彌有無偷懶之事，忽然大門外走進一人。

了空瞇着眼凝神望去，以爲視覺不對勁了。

進來的人竟是失踪已久的八大長老之一的性空。

這可眞是大喜事一件了。

此刻他該馬上去稟報掌門人才對。

只不過他總要先去招呼一下，他迎上前去，性空好像沒有看到他，雙目前視，也可以說雙目發直。

這是爲甚麼，性空長老不認識他了？不可能。

或者性空長老不屑和他打招呼，那也不可能。

因爲性空長老是位很隨和的長者。

了空只好緊跟上幾步，來到側面甬道上，合什道：「弟子了空，恭迎長老返回本寺……」

那知尾音未畢，性空陡然迴身，抖手就是一記獨步武林的「大力金剛掌」，這是少林最出名剛猛掌法。

了空絕對未提防。

性空是本寺的長老，也是長輩，晚輩要是提防，那就是不敬了。

了空急切中道：「長老您……」

閃避不及，「蓬」地一聲，身子飛出，人未落地已經死去了。

性空沒有看了空一眼，繼續前行。

轉過甬道盡頭，就是前殿了。

殿門外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無意和尚，一個是無心和尚，他們都比了空大一輩，都在四十左右。

性空算是他們的師兄。

兩僧乍見大師兄突然返來，激動地奔上招呼，而且行禮，但是，又是大力金剛掌……

在不備之下，兩人雖比了空高明，怎奈正在行禮，防不勝防，「蓬蓬」聲中，兩人又倒飛出去，由於是以一對二，兩人傷得極重，但尚未死。

似乎性空只是一擊即止，看也不看兩人一眼又向大殿門內走去。

晚課已畢，有些小沙彌正在打掃。

性空似乎對這些小沙彌沒興趣，穿過大殿向後走，迎面來了一人，正是八大長老之一的性寂。

這是八大長老的第二名，性空列名第三。

性寂乍見師弟歸來，激動地唸着佛號，道：「師弟久別返來，眞是可喜可賀。」

性空走近，面無表情，突然出了手。

這一次不是「大力金剛掌」，而是「單撞掌」。

這可能是角度的問題。

再說性空還比這位性寂大師次一級，應該以更具有威力的方式狙擊，性寂畢竟是見多識廣。

性空臉上十分冷漠，已使性寂有了戒心。

本來嘛，失踪近兩年，突然出現，却面無表情。

返回本寺本是喜事，爲何一臉殺機？

性寂閃過一記「單撞掌」，並不還手，却沉着道：「性空師弟，你怎麼哩？」

性空一擊落空，忽然發出「咻」地一聲低吼。

另一次狂猛的攻擊是「雙撞掌」。

這都是少林寺的看家功夫，也是外家功夫的極致。

性寂又閃了開去。

所過之處，帶動酷寒的掌罡，性寂不由大驚。

這是什麼功夫？

一般來說，有些掌法如寒冰掌等，發掌之下會徹骨生寒，但身上放射出森寒之氣却極少見。

「師弟，你怎麼了？」

性空再次撲上，那勢道和神色，簡直就是深仇大敵相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只見性空雙目發直，白多黑少。

性空再攻還是不成，突然撤退。

他自殿的側門穿出，性寂却未追上。

性寂追了一會越想越不妙，心頭也很怕。

他以爲性空似乎失去理智。

就在這時有人奔來要去報告掌門人，見了性寂立刻行禮，道：「啓稟長老，性空長輩回寺，有人看到，他殺了三個人。」

「三個，哪三個？」

「知客僧了空和無心及無意兩位長輩！」

「都……都死了？」

「本來無心和無意兩位還有氣，但不久傷重不治，死時都說是性空長老狙擊所致，晚輩這就要去稟告掌門人。」

性寂道：「好，你快去稟報掌門人，我來召集全寺之人立刻全力生擒這個叛逆。」

性寂上了鐘樓，敲響起了喪鐘。

這巨鐘只有在大喜慶或大喪事才能敲。

那知小和尚還未到達掌門人的

居處，性空已來到天元大師的禪房中，天元大師在打坐，這時睜開眼來。

天元目光一凝，道：「回來了？」

「回來了！」

「只可惜你的人回來了，心沒有回來！」一代掌門就是不同。

性空緩緩走近，突然攻擊了一記「劈空掌」。

天元大師何許人，豈能看不出他一臉殺機？

原勢不變，橫移五步，道：「性空，你似乎本性已失，是中了邪還是中了別人的蓄意暗算，被人控制了？」

性空突然在出掌之中，張口噴出一口黑氣。

天元大驚，他是內行。

以毒氣傷人的邪門人物他也見過，沒有人能噴出如此漆黑的氣，急切中再次橫移六、七步，順手推出一掌。

這一掌，確有九成內力，非同小可。

性空似也知道厲害，立刻閃讓。

天元大師正要一擊而生擒他，這工夫小和尚也到了門外，發現掌門人的馬步不穩，好像中了毒。

小和尚一驚就狂叫起來。

他叫到第三聲時，頭顱已被砸扁。

這工夫來了六、七人之多，掌門人雖然馬步不穩，却還閃過了性空兩次攻擊。這六、七人齊上之下，由於其中有一名長老，性空自然不敵。

天元大師道：「千萬要小心他的毒氣。」

這工夫性空又噴出一道黑氣。

衆人紛紛閃避，但都吸了少許而馬步不穩。

天元大師却趁此機會劈出一掌。

性空無法及時閃避，被震到門外院中，幾乎倒下，立刻消失在院外，而現在全寺中人都在搜索性空。

性空不見了，天元大師却倒了下來，渾身發黑。

八大長老之一，也就是首席長老性一，立刻下令盡快去請浪醫江淼，一邊下藥袪毒。

在此同時，武當山上……

掌門人一陽子正在和四大護法之三議事。

天陰風大，油燈被風吹滅，小道士把門窗閉上，正要點燈，室內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影。

一陽子目力好，道：「什麼人？」

出現的人輕功並不是很好，步法沉重，像木柱在地上移動着發出的聲音，屋中好像一下子變爲深秋了。

「什麼人？」

問了兩次都未回答，這工夫三位護法也看到了那個直挺挺的人影，只是這人影手一揮，好像一根似有似無的棍棒向一陽子掌門人當頭砸到。

一陽子很精明，他不去接，疾閃五步，道：「各位小心了！」但這棒只是黑氣所成，一揮就散了開來。

不但有一股腐屍臭味，還冷徹骨髓。

一陽子見多識廣，這類似「寒屍掌法」。

一陽子大聲道：「速到屋外上風處，快！」

他首先破窗而出，其中兩名護法慢了一步。

僅是慢了一步，已雙雙坐地不起。

屋中的黑氣還未完全消散。

一陽子一出屋就發動了火攻，道：「各位仔細看他，不是活人的樣子，他可以說已經是個死人了！」

所謂火攻，是以火器招呼。鬼也好，殭屍也好，凡是屬於陰暗的東西，都會懼怕光和熱。

一連幾個火龍鏢，不久長春子就不見了。

當然，在華山上所發生的同一類的事，也在同一時間進行。

掌門長孫起正在閉關。

盡管有兩名高手守護，却因一時疏忽，而被人擊斃，連屍體都丢到深谷絕崖之下去了。

其實也不能算是疏忽。

誰人會知道有人會來施襲呢？

華山派畢竟是個大門派，僅次於少林和武當。石洞的石門被拉開，一個人直挺挺地蹦了進去。

掌門人長孫起正在倒立行功。

這種行功法很少，但却事半功倍，和天竺的瑜珈原理相似。所以單就內功來說，長孫起比少林的天元大師及武當的一陽子還稍深厚些。

長孫起知道有變。

只不過人在閉關，且在倒立，看到一個人站在洞口內，仔細一看才看出，正是本派失踪兩年已久的裴登。

他不能說話，也不能放棄倒立，反之將會前功盡棄，也會受傷，可是他隱隱看出，裴登來意不善。

裴登大刺刺地前行，來到長孫起身前三步處。

長孫起非應付不可，向左側一翻，雙足才落地，爲防對方施襲，已不計內傷，放出護身罡氣自衞。

但是，裴登忽然雙手平伸，自

袖內射出兩道黑氣。長孫起絕對沒有想到已吸入少許，立刻外奔，一出洞門就大叫：「裴登反了，大家小心……」由於吸入毒氣已發作，往前一仆，倒地不起。

來了不少的人，但由於這些人未聽清長孫起說的話，待裴登再射出黑氣，仍有很多人中毒。

這才知道搶到上風頭，而用火攻。

這已經是死了二十餘人之後的事了。

＊　＊　＊

小余自一家酒樓走出來，一個年輕和尚一頭大汗地走進來，進門就道：「施主，有沒有乾糧？」

小二道：「賣完了。」

和尚回頭就走，出門就要上馬。

小余仔細一看，今天不熱，不但這年輕和尚的袈裟幾乎被汗濕透，馬也濕透了全身，不由心頭一動。

這和尚一定有十萬火急之事，道：「師父可是少林寺中人？」

和尚道：「少俠是……」

「在下余心齋！」

「原來是鳳先生門下高足，貧僧正是少林來的。」

「看小師父汗流浹背，莫非有什麼急事？」

小和尚欲言又止。

小余道：「師父請相信，在下只是想幫助你。」

年輕和尚吶吶道：「本派遭遇不幸。」

「是什麼事？」

「本派失踪了一位長老叫性空的……」

小余道：「聽說過，是不是又回去了？」

年輕和尚一驚，吶吶道：「施主怎麼知道？」

小余道：「這是因爲在下進入『陰陽會』數次！在地窖的石槽冷泉中見過一些冰淬的屍體，其中有貴派的性空，武當的長春子及華山派的裴登，有人說他們只是『離魂』，還不能算是死亡，但在我看來，那都不能算是活人了。」

年輕和尚合什道：「余施主請原諒貧僧……」

「不必介意，目前武林中危機四伏，逢人當然要說三分話了！師父要去何處？有什麼大事？」

年輕和尚說了一切。

小余道：「浪醫江淼這人不大務正，吃喝嫖賭，浪蕩逍遙，只怕你趕去他未必在家，萬一……」

「萬一江大夫不在家……」

「令師很嚴重嗎？」

「是的，據說最多只能熬過七天。」

小余道：「走，在下陪你走一趟。」

辛沁道：「本來我不要去，但我也許去少林比較好些。」

「妳去？有辦法治那屍毒黑氣？」

「試試看吧！」

小余道：「我却以爲不大好。」

「爲什麼？」

「他們對妳的身份就不會諒解。」

年輕和尚道：「這位女施主是……」

「『陰陽會』的少會主。」

和尚一驚，退了一步。

小余道：「小師父別介意，她雖是少會主，却不和他們同流合汚。」說了辛沁和父親一條心與母親不同流合汚的事。

「原來如此，貧僧萬分佩服，但女施主如果去少林，極可能引起誤會，還是不去爲妙。」

小余道：「我們還是一道走吧。」

「要不，我回去一趟。」

「是不是把此事報告辛大叔？」

「是的，三大門派發生此事，可能家父還不知道。」

小余道：「三大門派都……」

「你想想看，『陰陽會』中地窖內石槽中有三派的高手各一人，他們控制少林長老性空回去殺人，會不同時操縱武當派的長春子及華山派的裴登回去行兇？」

小余道：「對！還是妳設想得週到。」

＊　＊　＊

江淼不在家。

江淼的老婆譚丹在家，見了小余眞是眉開眼笑。

辛沁似不知道小余和譚丹那一段，道：「江夫人，江大夫去了何處？不知何時能回來？」

譚丹道：「他這人可沒有準兒，有時去找女人，有時去賭，何時回來，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小余道：「這眞是太不巧了。」

譚丹道：「什麼事？」

和尚說了一切。

譚丹道：「這是屍毒，可麻煩哩！」

辛沁道：「江夫人會不會醫治？」

譚丹瞟了小余一眼，道：「說會嘛！也不太會，若說不會嘛！却又不便妄自菲薄。」

小余心頭一動，她八成會，却要趁機拿蹺。

辛沁道：「江夫人去一下如何？救人如救火，一切費用，統通由我和心齋哥負擔，絕無問題。」

和尚道：「這不敢當，一切費用全部由本寺支付。」

（未完・十六）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